湖畔詩圖

第十冊

中共社会主义学

74093

湖鑒類圖

〔清〕张英 王士祯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圖书館
藏书

册

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　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温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冶仕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敢之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圜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語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鄰寄遊說以諛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弱幼主天下晏然過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發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早辭厚禮求爲己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邪又問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景寔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健噉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誕嫚朝士及見戩歎曰所謂劬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頴冉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介也　世說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蔡馥倚琦玉樹又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蜉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皓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璿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增 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綽累十二博棋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　又曰王僧虔退默少文雅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且內文明而外柔順必爲一代名臣　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唐書曰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徵長　又曰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

王勃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慕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滑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澣曰子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夷吾澣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曼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滑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爲穀記室穀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顯德中扈蹕以文章馳名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李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

載遂知制誥未幾卒　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富言者業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兼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子即弼也　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

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爲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又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蓼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又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人物志曰夏竦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乞詩竦題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眞宰相器也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氷清玉剛廉潔不撓濼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嗤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藺筋未就耳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

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又曰豐稷字相之相之所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肇皆知名當世人服其藻鑑
　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曹布貶居合浦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
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
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
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又曰寶默謂世祖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　又曰安童
木華黎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
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又曰世祖嘗以槩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
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槩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
皆知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
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　明
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
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也　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
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又曰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
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
楊憲爲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
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債輒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
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
前諸人臣寒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
質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乘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珙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憨直而苛人怨不悛陳洽疏通警不失正方寡簿書之末駈倫之心　又曰天順間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請以禮部侍郎李紹兼領之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明紀事本末曰于謙自少骨相異常僧關古春見而異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　又曰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大司馬劉大夏在廣東時獻章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得也後歸居東山草堂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大事如子明　又曰陳伯獻嘗稱兵部尚書林瀚曰賢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稟然不可犯也　又曰世宗登極用廷臣薦陞楊廉南禮部尚書進大學行義節略上以忠愛褒之引年益力得温諭以歸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劉晦菴嘗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劉君教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王陽明稱公爲君子有用之學

品藻三

水鏡

玉人　裴陽記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晉書王敦以衛玠爲玉人　聲絕倫　稱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聞馬超來降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若髯之絕倫等不至因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先後蕃曰閎王公之絕倫也穉清高絕俗閎遁世無悶蜀志龐統字士元爲郡功曹性好人倫多稱述其才人間之統曰識世善惡有時而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一時之佳一世之烈

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而不知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亭　唐書陸贄整昂霄聳峭雖類書許劭山峙淵亭行應規表邵陵謝甄高才遠識見劭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江左夷吾　晉書南渡時綱維未舉温嶠以爲憂及見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當代子房　晉書南渡時綱維未舉温嶠以爲憂及見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復何憂由是士大夫皆想望丰采

知名　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錄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方正廟堂之器

問　唐書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曰卿相材也　温大雅

下得之矣　曰要公雅量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宋史韓琦

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則師服王曾　唐書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頓輕之武后器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師德之大非臣所及也

錢若水號知人　宋史文彥博在朝契丹使者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串古今博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大之器也他日自當代宗時趙蛟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

真宰相　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錄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方正廟堂之器

傑　唐書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頓輕之武后器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師德之大非臣所及也

師服王曾　唐書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頓輕之武后器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師德之大非臣所及也

年有王者出我當輔之衆皆未信惟薦士各有品目　秘笈宋度宗時趙蛟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

蜀人趙天澤奇之曰當代子房也　夫皆想望丰采明史紀事劉基聽穎絶人嘗與諸友遊眺西湖酒酣放言曰後十年有異人吾復何憂由是士大夫皆想望丰采

風節大較似之　人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冰幼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錄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方正廟堂之器

人自經奬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者稱蕭功曹焉　門第人文皆第一　官官宮妾不

皇甫冉呂渭等數十人　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冰幼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錄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方正廟堂之器

知名問　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錄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方正廟堂之器

貴苑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鋼紀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遠陳
留則友符融明遊太學則師仇季和之東國則鄉
里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鬷
曰是子鋒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
出鎮隨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他官
人所謂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也

貌厚心小五代史後唐高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謀
害行周行周知之乃定先計以行面受旨則蘇公拜右僕射制也
退歸玉堂視所攜視則頃年蘇公一笑而已

言若鹽酒通鑑崔浩言於魏主曰臣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皝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語至中夜賜浩燭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不衣

盧幸攜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

不如也明練簡至　異日秉鈞事文類聚王沂公
立功立事過之　公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
公曰何以知之　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辛與並相沂公從容爲
善李文靖爲相丁尚爲兩制菜公屢薦而公不用
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終能抑之乎文靖曰行
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丁公果

輞苑名流

疑遠目光射人　江左之秀晉書桓溫
文章冠世廊廟　清靜默識又張茂先
西子世說庾亮
朱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尉至精也程至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品藻五

原論

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
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
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
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
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閑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
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元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旨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
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
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幷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
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遘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
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變將使即墨甘人願仇其上願舉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

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曩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徵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乘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屑二城

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鼎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遲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眞所以爲良史也

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元德也余以元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元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然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元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元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元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樂毅諸葛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服尸流血不足爲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元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親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親孔明之忠森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爲清柳下惠孟子謂之爲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行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蛾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存薰蕕不同河濟不雜此之用於與奪爲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易爲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迹疑於往而敝於今使末代倫荀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以聖人爲準的中庸爲基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丘生招權傾金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奪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審智不足稱也　宋蘇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之難讓起而難平蓋嘗聞古者英雄之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兩虎相捽齒牙氣力

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惟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顒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因其所用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遂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為不可及也夫　明歸有光泰伯至德論曰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必不慊焉論語於泰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翦商之事先儒嘗已辨之而論語之註蔑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

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纂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愛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馮從吾董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推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馮從吾董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沒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事不副其作太元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眞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子以爲知言揚雄製作深奧而行眞足羽翼道術裨也衆人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騷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宣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嫌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吹韲何異況獻策不報即退而講道河汾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復越百餘年

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說者議其因文以見道蓋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冀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

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執朝廷之政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奇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爲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內而伾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政亦未至於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譽之盛君子莫不以伾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其材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爲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爲姻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异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伾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張采宋名臣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名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眞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旦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眞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

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璋非李迪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遯世之心夫　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則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蓋神宗弟以諸君子爲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爲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一

原行浮　德蕩　禮行浮於名　莊子德蕩於名　勿取名　可責實　魏志文帝謂盧毓曰取士勿取名有名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也　飾非釣名　違道干譽　上見漢書弘傳　下見漢書公孫弘傳　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濮大河爲其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動宮禁　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人謂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實識俊進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騖於世太宗於蘇易簡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爲承旨　原實鼓　游揚　莊子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實誖而不知其所自已　漢書曹丘生謂季布曰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擢共相標榜　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榜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廚　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金史世宗嘗召張汝霖謂曰卿輩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不實亦然卿今爲臺官何事其糞

原實實　公器　名者

實之賓
名公器也

名譽二

爲善無近名 見莊子

死名 莊子伯夷死名於西山之下

狗名 漢書賈誼傳人物志晉繫欽字休伯以文頴聞

爲吏不好名 又直不疑惟恐人知爲吏不好立名譽長者

李杜齊名 後漢書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復何恨謂李膺杜密也

少得名譽 章懷辨疑人才會稽孔稚圭書令世說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稚圭書令時知孔稚圭為時人所歸附少得名譽於汝潁間

無惜盜牙 晉書劉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勤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崔蘇齊名 又李憕與王翃楊炯接中又房琯與杜甫善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小過人者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宜稍自抑 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與崔融蘇味道齊名 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盛名難居 又房琯與杜甫善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小過人者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實不副則 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又韓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

皆咎深也 揚雄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人

名動里中 又韓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

死留名 五代史王彥章傳勍死留皮人

不求聲譽 宋史李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

爲善近名 又蔡襄疏一曰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士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勸世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

實美得名 又田況知人哉

名實不副 又田況知人哉

名譽不可得 耶陸下憲章舊典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修華風俗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有事則名從而生非徒好而為之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挾間審明之事則名從而生非徒好而為之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挾間審明之事則名從而生非徒好而為之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挾間審明之

人部五十二

風流

原王樂爲首晉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見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爲首　終日清談王衍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原嘯傲又庾亮過陶侃坐嘯傲竟坐譚論　原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　潭風流宰相南史王儉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　潭登樓晉書庾亮都督江荊鎮武昌佐

支殷浩之徒乘秋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牀竟坐譚論　又東宏瞰汝令勗之子少孤以租運自業謝尚鎮牛渚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船中誦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拔令問之東宏即尚送就之升舟與譚　宰相惟有謝安　風流人豪雜錄程誠

意以自況也　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風流別駕人物志宋晁補之字無咎與秦觀張耒晁補之唱和號稱其爲風流別駕　季眞清談潛確類書賀知章性曠爽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黃樓待客宋史王肇日之孫也有儁才長於詩歌試守徐州肇往訪之與客泗水登黃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賦詩待之於黃樓調肇曰李太

質文一

原禮記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璪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樽杓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一獻質三獻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質文二

原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左傳曰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甚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又曰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

乃上疏言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　又曰元宗時太常議加宗廟邊豆崔沔議曰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邊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太常所謂臣所未安　又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曰崔縱貞元二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詘縱樽節文物儉而不陋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又曰啖助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爲集傳十年乃成復撮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又曰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

以巫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爭口辯亡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操可謂彬彬君子矣　唐書曰薛登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

宗謂祕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中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又曰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　又曰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又曰上與宰臣論諸王行事左丞張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又曰有司奏重脩上京御容殿上謂宰相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正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脩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又曰世宗嘗言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爲人有所難能者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猶有布衣麤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　元史曰姚樞言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踰於文華　又曰不忽木爲相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與詹同論文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又曰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所以稱朕意也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又曰解縉疏言夫粲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鉅之巧此治民之末也又曰世宗視太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貨文三

增 白貨　黃離　易賁上九白賁无咎　離六二黃離元吉　茅茨采椽　丹桷　刻楹　史記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木名　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又元酒大羹　禮貨祭而土鼓　又元酒明水之尚　貨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貨其質也　炳蔚　文選

增 白貨 易賁上九白賁无咎 離六二黃離元吉 茅茨采椽 丹楹刻桷 史記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木名 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又元酒大羹 禮貨祭而土鼓 又元酒明水之尚 貨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貨其質也 炳蔚 文選
纂修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貨粹土鼓 元酒大羹 禮貨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貨其質也 炳蔚 文選

渾圖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大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 陽子夏書渾渾噩噩
誠敬榮其外之儀物 不居其華 復歸於樸 老子居其實不
居其華又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本立文行 內尊外榮禮無本不立辭文不行 又內之爲尊外之爲榮注尊其內之

質文四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岐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憊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所容及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孕靈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趣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華於廊廟袞冕旂旒煜爚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元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徵言之所褒若乃和氏之明璧輕轂之桂棗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傳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仲之小尋老氏之敵所謂循軌常趨末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惟德是建惟賢是與陸卿揭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謀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敬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管窺廟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疆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鄰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嘑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圖典辭定

皇居然後知賢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鑒誡一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愼無虞罔失法度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成禮而已矣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有至言可實而佩也一曰無內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三言可以免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徼而生禍自徼而成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說苑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及之

鑒誡二

書曰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冀冀乎懼不敢息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肎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恒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肎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孫卿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　鬻子曰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罪而不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謂也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瘡也孟孫之惡我惡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之　管子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左傳曰晉旣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瘡也孟孫之惡我惡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愼諸　焉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蓄飾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惲內懷不服坐腰斬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善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誚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

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遠人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務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東觀漢記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富當可使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魏志曰吏部尚書何晏詣管輅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異多福之道也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慎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嵇紹爲侍中憲帝復祚紹居本職上言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唐書曰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薛德音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又曰太宗以魏徵所上十漸疏列爲屏障使朝夕見之　又曰魏徵既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又曰房元齡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又曰張蘊古上大寶箴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又曰孔若思中宗時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又曰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秉政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元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勢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又曰德宗奉天之難每自剋責贊言致寇由羣臣意指盧杞等帝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事贊極論以爲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　又曰柳玭昭宗時以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嘗遺家訓以戒子孫唐世家法之美以柳氏爲稱首　宋史曰符彥卿鎮大名太祖疑之使王祐察動靜

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家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孝
太宗嘗賜手札戒論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過事無
自恃無恐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　又曰蘇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又曰仁宗時楊安國言請書無逸篇於通天
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又曰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
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
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衆非者怨喜者未能濟
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又曰范純仁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
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大
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　又曰范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
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
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又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人物
志曰宋崔清獻與之座右銘曰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又
曰周益公必大書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　仝史
曰世宗謂太子詹事劉仲誨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修惟當
事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元史曰乃燕木華黎之後也雖居顯要而小
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搴旗勳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
一家家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情以墮先人之名爾曹戒之　又曰世祖尊禮國師帝命藏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曰希憲誠子曰汝讀
秋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禁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

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遵觀羣下所進牋文多舉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又曰新内三殿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施繪畫朕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又曰太祖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且貴易騎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見聞錄曰明初廬陵劉公季道以明經被薦拜起居注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敢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閒關之句上謂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銀帶有差　又曰宣宗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一日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爲我有侍臣頓首曰祭紂之跡詎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又曰賀欽成化進士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偏書深沉和平之語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爲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又曰弘治十年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上悟納之召中官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又曰胡端敏世寧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戚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浅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以終身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　又曰賀欽曰楊鼎以才堪經理擢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晝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恭下行思恕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引年至再　又曰鄭端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言語人及諸子曰吾生平簡曉父儒泰授曉經傳以諸經史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誡之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爲小人公聞教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之教也　又曰楊文懿守陳爲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書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閣臣之禍有高居無爲惟靈羣賢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董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羣相去凶無一不盡

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

竦然　又曰冢宰李公裕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不讀書爲三戒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原詩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書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關則云補　又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縢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和其光遘瑗貴可懷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縢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誡多端未若酒之賦内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氷豈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贓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掇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潛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慙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衆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顛冉之遵命慥慥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盛乎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肩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雖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貲納於弓于鉅台讚庶績于帝堂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貞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覩七貴于漢庭嘻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遍以示尊陷逆亂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違與圖而舒卷苟敝徹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逢轉

宿賢　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識攀逾昏騖淫殲太心與愼乘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鋒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畢慴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宿儒　梁武帝凡百藏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嘗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覩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唐李德裕丹扆六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皇慨然亦讓縲紲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畢白浮鍾魏徽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朔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邁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戒懼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末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蓂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揉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書梁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詿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矩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曇卿司戒敢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西征賦曰登崤函而兩階銅人訓曰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忽豈在大纖芥是興　唐柳玭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優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子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童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宋】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俟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尊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誡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遨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劒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侈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青紫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

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丟退懼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燿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飄恭致冰嗟爾有位祿厚官尊固當脅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玭奢侈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獻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餘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弃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棗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有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有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議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詰宋頗延之庭詰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窮奠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議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疑膚於革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藐鉄束蒭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漸之由

座右銘 後漢崔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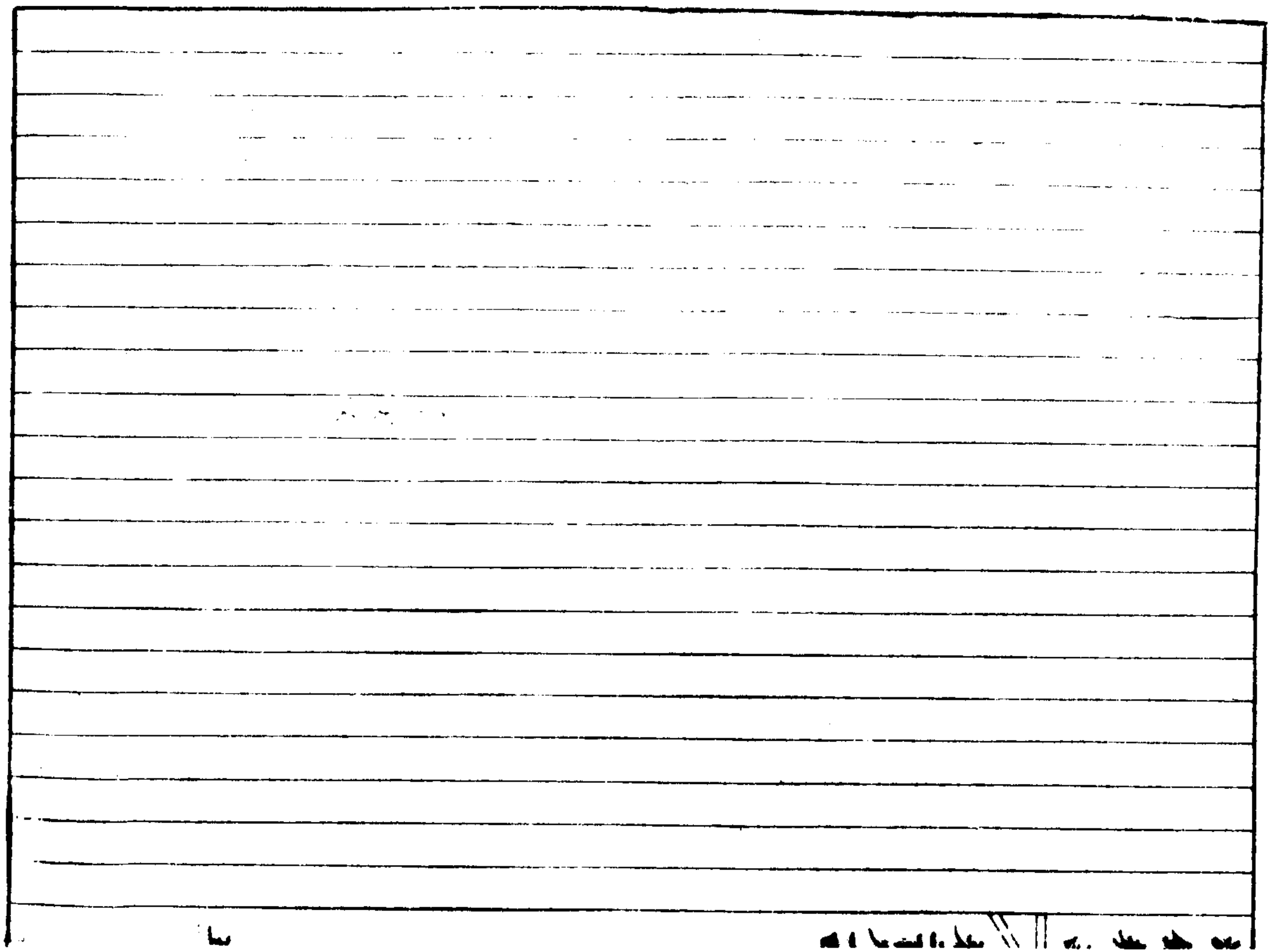
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蠱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庶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瞻深終始惟純 宋張載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繇遂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蔽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冠書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恩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關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糟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因矣抑又聞曰漢人流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童蒙不知燔火爲徵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其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孥叢薄不無紛紜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

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廣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讜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增宋畢仲游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敏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埽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皆安石之徒以此救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洪恐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能通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憤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志則然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增魏曹冏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

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室宜于閭閻不閒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圖書館
★藏書★

原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　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史記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者乎　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云云詳馬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　又曰魯哀

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絶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匠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臺未有不殘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左傳曰魏獻子爲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閽沒女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飲酒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袒揚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明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三者君唐叔射鵰兒於徒林殪以爲大田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鵰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恒悔之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鵰使賢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趨而出次仟踵踵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瞿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瞿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說苑曰吳王欲伐荊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哉乃罷兵詳雀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

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户奉其祀　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爲漆耳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寵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上默然遂赦之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達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柔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爲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詳酒

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說曰桓元好獵麏兎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自此少差　晉經濟類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數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

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又曰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陸下遊獵薄暮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陸下甚忠嘗侍宴拔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場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麈臺非興王之所爲耶高祖深然之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雖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兩沾濕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　又曰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陸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　又曰崔日用爲吏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又曰裴耀爲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酤利歲出納幾何請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請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陸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呂蒙正晝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陸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爲御史中丞懷唐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爲不聞者讀畢乃止　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錄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徵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又曰世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石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悵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感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以元妃李氏隆寵過戚故微諫云　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剝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　又曰嘗嘗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嘗嘗日勸帝勝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媿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譏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駡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駡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自是而直竟裹矣

諷三

原抒情　補察闕白

寤意　班固賜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奉揚頌之發一言寤意動千秋無窮伐閱功勞特以節賜之琦作外戚藏白錫

景伯諫官　鄧侯小友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輒稱善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吳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翰林帝指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置坐旁或時不見輒呼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景伯獨為箴規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忽世務以節儉自修琦作外戚箴白錫

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輒稱善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吳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翰林帝指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置坐旁或時不見輒呼小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忽世務以節儉自修琦作外戚箴白錫

寤意　班固賜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奉揚頌之發一言寤意動千秋無窮伐閱功勞特以節賜之琦作外戚箴白錫

景伯諫官　鄧侯小友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輒稱善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吳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翰林帝指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置坐旁或時不見輒呼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景伯獨為箴規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忽世務以節儉自修琦作外戚箴白錫

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輒稱善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吳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翰林帝指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置坐旁或時不見輒呼小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忽世務以節儉自修琦作外戚箴白錫

景伯諫官　鄧侯小友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輒稱善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吳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翰林帝指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置坐旁或時不見輒呼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景伯獨為箴規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忽世務以節儉自修琦作外戚箴白錫

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輒稱善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吳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翰林帝指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置坐旁或時不見輒呼小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忽世務以節儉自修琦作外戚箴白錫

寤意　班固賜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奉揚頌之發一言寤意動千秋無窮伐閱功勞特以節賜之

晏子生飯豆羹三弧三反而已曰以此待賓客
比之曰子殆爲大臺之仮廩人所罷之

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爲直者

諷四

原舍肉聞之左傳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　刺今白帖陳古以刺今

增終之以正漢侯

不怒天何言哉宋史眞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孫奭貞笑而言於帝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邪對曰徒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

下獄搥楚流吉陽軍　不忘規戒金史海陵壁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炎暑到清涼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　治道貴

靜又海陵銳於求治楊伯雄爲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講論每至夜分書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　治道貴

策也所謂靜者　應制規諷元史閻復字子高至元間王磐爲翰林應奉應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寫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乃不擾之耳　留題壽壁人物志宋張伯端字慶符以明經入太學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毋言伯端獨上書言檜隱士晚乃徇權之留題壽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報父乎檜聞之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況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檜通大悅即江西致仕

通爲都給事一日成祖覽奏牘鎮紙金鈴敬側將墜通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況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檜通大悅即江西致仕

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安處則安況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檜通大悅即江西致仕

理寺卿　不盡有常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徵斂煩擾今而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　何患無夷齊又王守仁傳守仁見宸濠舉賓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政事闕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　納桑婦見閻錄明武宗南巡至南都中使諭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女荒納之宮中俾受藝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但水寬

漸通一日守仁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舉賓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政事闕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　納桑婦見閻錄明武宗南巡至南都中使諭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女荒納之宮中俾受藝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但水寬

耳又明屬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憚違求解曰但冰寬耳僕以此獲免

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夫人笑謂買一大魚

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爲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翦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嬰辠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郡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圖是恢唯謀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遷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徼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崔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潘遵文妃蕭氏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彝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劒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宋賦　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怒失世砆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瑤琳不知寶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婦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知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謁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窈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實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泉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元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鐵其餌非蟲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

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鈞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鈞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韌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颸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覺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尊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譽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遨志豈咎丞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凉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蔚蔚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蔚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窬其中紛錯以交亂先翬卉以效諂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蔽高殿雲騫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建宜乎蒔

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蓀若蘭荃倚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墻姦回得而窺覬於是命斧伐盤根密葉剥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蕭蕭明明曠蕩堦軒此賦謂李林甫也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取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惟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騷讒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畎畝思君覊心蘗苦別緒絲棼岷山一屬幸天鑱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嘵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鵙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之梟將巢於吳鴟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子之聲鴟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蟅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烏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唐】杜牧愼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益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

人部五十五

諫一

原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是非相間葦更其行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更其非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詳諷　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原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鄙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鄙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逆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從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辜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罪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爵子食糟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有臭肉糟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糟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禁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乘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禁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屬臺罷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從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從手

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曰善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綦子置其下加九雞子之上公曰危哉孫息曰危此者公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大差爲禽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

僞臣竊有所憂言之佛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戭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軨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敕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謂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懽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續漢志曰孝靈帝時鴻都門下賣官錢各有差秩二千石者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斗食三百萬　續漢書曰靈帝好聖善之術數遣中使賫金錢詣濟南買黃巾符水

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家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嘖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俎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　經濟類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令聞讓言虛懷以改　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嵩敬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唐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羞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議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當同道聽加賢則寡故頃不詔大對豈曰倦哉贊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論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名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名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慰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注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餘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爲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名誡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跡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眞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輾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宰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傾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
密副使　宋史曰眞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
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
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費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
紀事曰眞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
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
垂拱殿伏奏殿門閉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使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
曰何郊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
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彦博緣閹
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
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汚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
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汚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治之色宸禁晝嚴
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
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
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
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
耳目以除弊敝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
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
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
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衆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默陷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正叔貞祐時為監察御史宣宗嘗名文繡署令王壽孫

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名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重厚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辭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不可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當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蘗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納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

時以五星參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董
其一事難知而惠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
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
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
待讜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
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
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
録曰鍾同爲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
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于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
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旣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
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牲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
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
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
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遇爲隱
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廠壽寧侯尤切至疏
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
涕求加重刑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
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瑾尤獪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
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殺然曰是也即事勿淸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
文文贊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臣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持章不下
閣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
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閣益窘自求
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
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
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
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
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
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陛
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
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劒起曰不草制盍此劒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劒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又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肇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

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璁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名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部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羞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疏

諫三

后聖臣直　上諫一下不聽　漢書鮑宣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陛臣自刎血汗車輪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當車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爲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陰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鄧狩於西山堅上詳前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旌之以旌直臣

折檻汗輪　上詳前漢書鄧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陛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旌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　並詳

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立
王問輔政騐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
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四夷交伐不以爲念其失五罔曰孤不能以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　斷鞅攬轡　上詳諫二段龍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馬奔溝壑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隨表盡體轡之言　犯顏逆意　以後漢書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則令不行矣駁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遂自刖也　補袞闕　詩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識履聲　詩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每見曳履聲

面折　漢書鄭崇爲尚書僕射數與上爭論初納用之每見曳履聲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諾諾不如一士之

斷鞅攬轡　上詳諫二段龍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

犯顏逆意　以後漢書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則令不行矣駁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面折頭軔　漢書鄭崇爲尚書僕射數與上爭論初納用之每見曳履聲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謂王陵晉書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四夷交伐不以爲念其失五罔曰孤不能以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

斷鞅攬轡　上詳諫二段龍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馬奔溝壑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隨表盡體轡之言　犯顏逆意　以後漢書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則令不行矣駁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面折頭軔　漢書鄭崇爲尚書僕射數與上爭論初納用之每見曳履聲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謂王陵晉書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四夷交伐不以爲念其失五罔曰孤不能以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諾諾不如一士之

斷鞅攬轡　上詳諫二段龍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

柱經濟類編宋臧宗時晝賈與貴經臣用事陳禾上書言買經臣沽寵弄權之罪願亟賜方論奏未終帝不悅而罷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遂良諫不聽乃稱疾篤上表乞骸骨帝不許 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時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笏注搆宋申錫元亮奉諫官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元亮復數百言文宗未論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高元裕清儉正直文宗以居屋紀則臺綱婦地名而綴將作院官閻之名臺臣言閭閻史理宗時洪咨夔名臺諫崇不敢作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數列之語俊直聲振海內人塞臺諫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量議論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論諫職 元史文宗時臺臣嘗奏除目官閻閻人訴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為人訴諧惟可任教坊司宋理宗時洪咨夔名臺諫崇不敢作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數列之語俊直聲振海內人塞臺諫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量議論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設諫鼓 請諫紙 唐書吳兢疏云堯設諫鼓舜立誹謗之木 貞觀政要卷 唐書元載傳載死籍其家得胡椒八百石 唐書元載傳載死籍其家得胡椒八百石

事文類聚 白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為諫官嘗曰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副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哲宗時諫官上疏極論一時素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簡卻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素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晁補之鼂錯論晁補之鼂錯論

明林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術近倖梁方以秘術 簡卻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素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晁補之鼂錯論晁補之鼂錯論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為諫官嘗曰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副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哲宗時諫官上疏極論一時素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簡卻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素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晁補之鼂錯論晁補之鼂錯論

明林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術近倖梁方以秘術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況當不諱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劾於公忠　豈敢辭於戮辱　既非言涎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默陷惡何以臣爲　謙言嘉謀匪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訐爲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冶之罪　上詳殷本紀下詳春秋

增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並經濟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　堯舍民莫匪爾極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議　漢書周昌還走帝還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　盎引郤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夫人坐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盎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徹去慎夫人以禍之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漢書周昌還走帝還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　盎引郤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夫人坐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盎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徹去慎夫人以禍之也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壞　並獻徵錄　城門閉言路閉　宋晁補之詳宋史

人部五十六　諫四

開說

明帝時百姓猥匱而役務方殷上諫曰非陛下家志身成君者誰犯顏忌諱處一言開忠君道

不忘諫

左傳臧僖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能以德

不惡切諫

漢書明主不惡切諫忠臣不避重誅小人之徒事必緣飾

詢于芻蕘　詢荏黃髮

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容指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緩小人奏事必急

小人之箴　小人之攸箴

漢書鄭崇字子游相高善惡人為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內諫爭甚數

面稱過　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尚書令王動忠厚時有大節內諫爭甚數

匡直

又徐有功遷秋官御中時周興來俊臣以周內病恐冥故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匡直所全活甚衆

善槐人　漢書鄭崇遷尚書令帝上林苑

為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內諫爭甚數

面稱過

後漢書

又穆宗立不悅國事鄆帥與崔群等廷對進諫帝不懌帝意解因詔羣曰聞中殊不歎歎後有爲我言者嘗見卿延英時聞中奏事久廢至是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漢之

不由門下事錄一

唐書德宗使人訴陸贄曰自今要奏事勿對趙憬陳論書密封手疏以之

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詆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

疏辭密封

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封出尤損紀綱凡入上章命竟

頗厭其數

宋史魯宗道謙慎好學每奏事數十上帝嘉納之

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

聞贊上奏曰昨臣所奏惟陛下委曲防護是即心皆之內尚

不進揭帖

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清恐奏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明史於謙傳帝嘗謂可揭帖啟朕大夏對曰不敢上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

欲名卿議進朝廷以揭又人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

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

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頌上綸善

頗厭其數

宋史魯宗道謙慎好學每奏事數十上帝嘉納之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

鋅曰諫官職在論思事或不行足矣

事文類聚韓忠獻爲右司諫朝廷缺失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奏牘焚之

龐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奏牘焚之

魯宗道傳

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帝曰嘉王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奏牘焚之

宴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帝曰嘉王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奏牘焚之

酒悲爾諸押客共以媢言朝權之生上喧然行不能省也

希憲木強元史仁宗時劉秉忠孫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容受今爲天子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前後章十九上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儲前後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疏數皆白奏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疏數十萬言又眞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

六月二十餘奏又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半

歲一百八疏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誠結主知元史竇默與劉秉忠倚上前默言君

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慶殿禱者失一

大言謂宜加罪帝怒其迎合命杖之擇擲者不問既退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諫

或不入又出不告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

四鐵御史

御史傳錄明世宗時馮恩爲汪鋐以上寵勢張

甚誑而險阿諛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爲腹心譬并及二相上悉甚遽下詔獄律斬時汪驟遷太宰益恕謂

尋當論決例會審南薰門汪太宰持公韓滕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故令校卒持書欲死我宰

公應之聲益厲觀者咸憤擲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恕謂

欲舉公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恕謂

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

而無君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怒甚推案下欲

其觸口則亦纖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

爲四鐵御史上所使聞事者密以聞上爲動容減死戍雷州

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

兩繫詔獄

明史楊爵爲兵科給事中嘉靖間上封事大約

其觸口則亦纖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

爲四鐵御史上所使聞事者密以聞上爲動容減死戍雷州

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

兩繫詔獄

明史楊爵爲兵科給事中嘉靖間上封事大約

謂天下大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謂天下大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謂天下大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附諫

防川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防川壅川者必多

國語邵公告厲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惡訕

賞謗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國語邵公告厲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令曰有謗讓於市朝閭巷之議祝釐得仙人之耳者受下賞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 並白帖

殺臣諫之輒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石投水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廷辱東朝乎帝改容謝之如所言非無累於朝

有益於國 又吳兢古今之封事 已過

是有益於國使陛下何處加斥逐以杜塞言路

狂夫之言 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人皆無罪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令天下詔敢小人誹謗相告者小人所告罪莫大焉參欲國家不殺一人

不收斗租宮人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太宗乃賜帛二十匹遣拜監察御

爲流涕者二

除妖謗法 魏志文帝踐祚以高柔爲治書侍御史時人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詔敢小人誹謗相告者小人所告罪莫大焉於是遂絕 何廷

折我 唐書柳範貞元末爲監察御史時陛下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上疏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範進曰房玄齡等曰德參所言非無累於朝廷折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進曰主聖則臣直帝

乃訕謗 唐書柳冕貞元末爲左補闕時程文德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撰元文文德以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撰元文文德以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旨貶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爲訕謗命制籍

不諫 陷

原陷主 棄君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左傳君之爲君臣之爲臣君臣生則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何臣之有

求之不言 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郭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論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人君不足與用帝曰世充愎諫尚何仕食隋祿忘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充免淹辭窮不得對帝歡

獨懷道隱 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帝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將誰責哉

原責以不諫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左傳君之爲君臣之爲臣君臣生則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何臣之有

違忤以納善 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帝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將誰責哉

不臣其失宜及墨刑 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書臣下不臣其刑墨 陳忠謙之

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厲節豈可從君之辟

原陷主 棄君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左傳君之爲君臣之爲臣君臣生則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何臣之有

求之不言 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郭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論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人君不足與用帝曰世充愎諫尚何仕食隋祿忘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充免淹辭窮不得對帝歡

違忤以納善 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帝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將誰責哉

不臣其失宜及墨刑 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書臣下不臣其刑墨 陳忠謙之

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厲節豈可從君之辟

立仗之馬 暗口朝陽之鳳 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終日鵰聲和調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敗馬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樂天命不佑下脫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猶能攀風旋首而已豈獨無事 彌縫其間 元史阿魯渾薩理與桑哥同視事及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攻如此卿何故不言也

立仗之馬 暗口朝陽之鳳 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終日鵰聲和調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敗馬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樂天命不佑下脫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猶能攀風旋首而已豈獨無事 彌縫其間 元史阿魯渾薩理與桑哥同視事及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攻如此卿何故不言也

飫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 下見諫三

猶躑躅 唐書高祖等謂五品以上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見諫三

猶躑躅 唐書高祖等謂五品以上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

豈獨無事 又高宗詔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於

豈獨無事 又高宗詔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於

彌縫其間 元史阿魯渾薩理與桑哥同視事及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攻如此卿何故不言也

彌縫其間 元史阿魯渾薩理與桑哥同視事及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攻如此卿何故不言也

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臣臣言抱禁救火不

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臣臣言抱禁救火不

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間使無傷國

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間使無傷國

諫五

原褐受其咎 左傳

詩

宋謝惠連雪賦曰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騁力狠戾偏強忠良是棄諂佞斯奬構棠臺以造天穿深池而絶壤厚賦重役積貨載鑪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般辛易兩

宋鄭鮮之請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令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裏平之城戮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水潦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車不得待雪之吳西有倘隙之蜀吳起庸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機疾雪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動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慶賚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三敵何慮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讓言表

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闕衢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增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曩歷朝臨冬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戩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尊事昭塞職蹈寨謬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籲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墻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興規袞廢能補則壞詠無遠輶樂可追

【注】唐魏徵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畢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玉卑辭返朴還淳今則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思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來由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慢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逃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

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者順旨而忠直之語不聞矣上驕陵必不盡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憚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

擴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傑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士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幾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難言者則嗜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進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士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幾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難言者則嗜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　程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擇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李綱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欽洽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召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奏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遽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

廷之臣莫不以此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
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東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
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時戴銑等以改劉瑾以
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從爲平易以特立爲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陝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蔬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重以軍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
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重鄱不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了不之郵而沾沾焉以爲治安
今日須手詔明日降勑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達
宋之尚林甫安石爲戒

漢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
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
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壁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
馬騄駬不實外廄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也　漢鄒陽上書

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而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
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千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侯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諸侯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爲大王慮也夫舉吳兵以誉於漢譬猶蠭蚊之利劍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愈衆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蓋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過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譬蓋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還咎延祚轉禍爲福　唐杜牧見怨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與人論也書曰某咻愚放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怨諫而激怒之辭以早凌厚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人者小人愈龍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譬譬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嘗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憤戾嫉惡而顯利祿不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嘗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聖人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禍畏誅其情可憫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敢爲乃愚者之不遠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彌謗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攬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　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奏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

宸斥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投鼎鑊離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剸斬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豬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灑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

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絶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禍商郊致白旗之戮 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眞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既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作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其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贊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眉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眉】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

之衛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之術也故曰說難在知說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

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之術也故曰說難在知說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

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之術也故曰說難在知說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

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彌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無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

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鄶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舉此利而誘

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鄙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劉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愚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殿坐　庭詰　聰志鍾縣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

等識而有疾以為故事　漢書公孫弘書與公

今時之　上繭便時之須臾至上繭便時之須臾踏庭詰弘曰

大貴重　毛　贊引　盤辟　籍書游楚為隴西太守功

心如酲也　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衣褐見　被酒伏　漢書廣將軍與婁敬解衣

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

敢易衣後漢書

盱食易晝日三餐書張湯每朝奏事天

子日昃食乃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敷奏　延訪　書敷奏以言　通鑑

前編成王延訪羣臣

字於上前　讀於

上前 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請上以是親信之 班荐人遒進讀書於前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書馬武字子張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聽在前面折同列 下至今見譏傳故傳之也

書錢唐一日名講廣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屈 上籲納陸障嘉貞慎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拱揖不名呼又以端愨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爲陸登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輿若有苦乘輦而進對 臨軒金史世宗時尚書令張浩以疾入對即詔毋拜謀然後進對 唐書元宗初立寘禮大臣故老雖尊遇姚崇每見輒下以爲可 不拜唐書盧鴻字灝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謁見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書令名入朝及陛見陳所以入覲意感愧流涕伏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苦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又以端愨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爲陸登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輿若有苦乘輦而進對 不跪唐書盧鴻字灝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謁見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書令名入朝及陛見陳所以入覲意感愧流涕伏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苦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又以端愨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爲陸登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輿若有苦乘輦而進對 不知君爲屈 上籲納陸障嘉貞慎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拱揖不名呼又以端愨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爲陸登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輿若有苦乘輦而進對 不拜唐書盧鴻字灝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謁見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書令名入朝及陛見陳所以入覲意感愧流涕伏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苦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又以端愨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爲陸登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輿若有苦乘輦而進對 不跪唐書盧鴻字灝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謁見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書令名入朝及陛見陳所以入覲意感愧流涕伏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苦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

與范唯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獨員上殿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上殿 朝紳動色 獻徵録明世宗朝梁材爲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進對詞辨明敏 夙具 獻徵録明世宗朝梁材爲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事朕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詢太祖嘗名功臣子弟詢明白太祖嘗名保與守信子也

京陛見上注視久之 名對不名 元史成宗即位語阿阿哥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真得大體自是名而不名雖名不名至今乃位諸阿哥上

訪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又揭傒斯爲奎章閣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 爲諫議大夫每延英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歎甚

對問一

原 前業據經 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問據經而對 獻徵録明世宗朝詳雅

明白辯 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詢太祖嘗名功臣子弟詢明白太祖嘗名保與守信子也 石保興守信 宋史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廢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問據經而對 獻徵録明世宗朝詳雅

亮 唐書武后時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舉進士 唐書文宗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漏下十一刻 唐書李絳爲相當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宮女子 唐書文成公主至吐蕃贊普見之大悅 唐書李絳爲相當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宮女子 唐書文成公主至吐蕃贊普見之大悅

元帥宗翰弟也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上殿 獨員上殿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上殿 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名對不名 元史成宗即位語阿阿哥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真得大體自是名而不名雖名不名至今乃位諸阿哥上

上嗟歎久之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上殿 獨員上殿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上殿 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對問二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慴三部尚書詣晉卿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廢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問據經而對 獻徵録明世宗朝詳雅

對待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奏對如流未嘗有誤 小冊籌兵寸紙訪事 宋史李迪名對詳雅善應對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廢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問據經而對 獻徵録明世宗朝詳雅

應荅如響 奏對如流 人物志梁徐幹字偉長北海人舉上計掾公府辟不就著中論二十篇 人物志宋梁顥每奏事輒先具草稿當御前口陳不復遺忘 人物志宋梁顥每奏事輒先具草稿當御前口陳不復遺忘

朝笏記事 漆簡荅問 還奏事記利害綱目 人物志唐義問從曾孝寬使河東荅問已荅奏輒并稟封上 眞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慎密 人物志宋梁顥每奏事輒先具草稿當御前口陳不復遺忘

不得獨對 唐書蔣伸改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 人物志宋梁顥每奏事輒先具草稿當御前口陳不復遺忘

對問三

原 咨訪 吳志闞澤字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清問書 增明敏 人物志宋梁顥每進對詞辨明敏 夙具 獻徵録明世宗朝梁材爲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事朕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詢太祖嘗名功臣子弟詢明白太祖嘗名保與守信子也

事實以意氣挂折公卿一日於朝堂罵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 失次 唐書裴耀卿進士對策高第調授秘書郎 唐書裴耀卿進士對策高第調授秘書郎

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弱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果若是 唐書裴耀卿進士對策高第調授秘書郎 唐書裴耀卿進士對策高第調授秘書郎

下平章事琳年高且瞶每 宋史劉隨上言比年庶官僥倖

進對失次所言不歆帝旨 祈恩 宋史劉隨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

說一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　又揣篇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攖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說二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以填其壑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囊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遣赦罪閒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繕備三鄙慎守實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也大王以不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甲兵以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甲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郎鄚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羞之嗛於口未嘗不分與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有寶辟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支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至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秦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過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東擊而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此與天下同利也夫以漢之彊據天下之半南鄉而爭楚楚之銳師必頓於滎陽成皐之間漢之衆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土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厮養卒乃走燕壁門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棰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　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旅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饒音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媮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善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奉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闊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入爲設酒食與幹周覽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既訖

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已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鄒
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
士亦以此多之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
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
五湖卒伏劒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
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
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
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
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搆逆王僧達迴惑不知
所從有客說之曰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
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
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
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
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 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 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槩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
國家廢興在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 又曰王琚補諸暨
縣主簿遷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瑯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

見瑤曰韋氏躬行叛逆天下動搖人懷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尊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瑤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名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要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曰與寡人游
瑤曰臣善丹砂且工諂隱顯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慕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
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　又曰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攜惟岳疑之既出恒州謂衞常寧曰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
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又曰朱滔反謀益甚遣涿州刺史劉怦其
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忠　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
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即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
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　唐書曰王武俊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惠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
之林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攘臂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
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
逆首而宰相間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
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寡人也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
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焉遂盟　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
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攀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疆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　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櫜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晝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日從鄆州入冀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劉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爲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勤用兵者皆爲身謀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蹟國植黨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恭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舍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實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猾敝於外經略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經應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名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桑哥怙寵還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乎桑哥罷甚於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貫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時帝畋漸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為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誅之籍其家　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闕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睹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　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

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苦心勞志收名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緣兵旅御將帥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亦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杭州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實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參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裨益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請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寘鐇之反以誅瑾為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嬌瑾行事呂强張承業璧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又曰世宗時姚鎮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璋爲猛婦翁鎮感其黨猛仍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爲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嘆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嘆也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

得言口舌存國

雪義 服口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 莊子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圖也 離合 堅白 魯連子齊有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諸儒為之乃終身不談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萬石君者名慶充宗稱慶為堅白異同之辯 巵言 美言 莊子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老子美言可以市 說楚 絕秦 戰子說楚呂相絕秦並詳左傳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顏淵使二國辯忠唯賜能之子曰辯哉 縞衣白冠 陳說其間利害 漢書婁護為人短小辯議論常依名節稱之安號曰婁君卿唇舌 陸賈宏辯 伊籍應聲 上詳淮南 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君故諸儒為之解連環可解也 三端 三妙 辯士舌端武士鋒端吳鉤吳典沈反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來咸言其以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也 皆變於人也 三端二妙 辯詩外傳鳥之美羽勿乘者鳥共長之人之利口巧辯者人共長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 彫萬物 驚四筵 莊子古之王天下者智雖絡天地不自慮也辯 沛公轢洗 張昭盡爵 漢書其入拜沛公罵曰豎儒夫公方跼蹐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長揖不拜曰欲助秦攻諸侯子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 如流 南史局辯音辭捷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賓友晤語酬讀如流與張融齊名融謂人曰吾與顧歡言相遇輒以元言相滯歡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大令中庶子徐湛之深也布大沈引入為上客布名所以顯申荅屢奪其說衆坐咨嗟 唐書元行沖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譽梁楚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快耶 為人 元史臣虎臣字子恭回回人至元中為翰林學士承旨嘗與諸儒論事辯數百端皆當理服人 梁書簡文在東宮名臧哀談論又書置宴集元儒之士命道學互相質難哀見辯詐大驚號萬紙軍中悉以傳觀 辯詐無窮 辯論不屈 辯諫如流 對荅意明 遽言亟辯 陳辯白有指趣世祖大悅曰辯簡意明令人願不勝邪 唐書權德輿善辯論陳古今本末以覺時弊 漢炯以軍事入秦象宇以軍事入秦象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辯簡意明 唐書德輿善辯論陳古今本末以覺時弊 漢炯以軍事入秦象宇以軍事入秦象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逢占射覆 擘肌分理 東方朔傳朔之諏諫論難占射覆其事浮淺 張衡西京賦 逢占射覆 擘肌分理 東方朔傳朔之諏諫論難占射覆其事浮淺 張衡西京賦 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與衰以存魯 上詳史記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駿白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楊雄譚新論公孫龍為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非馬非馬所以名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蘇秦陳六 河注 泉湧 喋

喋利口　截截論言　彈射臧否　商榷得失　言惟可矣　利亦薄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之言億則屢中　不可與辯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　附

原一曰伏千人詳辯一詳辯飛言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智囊漢書竈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口諧辭給東方朔傳朔在位弭皆傲弄編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懸河世說郭象口如懸河不竭　一佛出世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都下僧及萬人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求至當不啻元史揭傒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不啻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無可攻晉書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論辯元史順帝時帝伯顏專恣弟之子脫脫宿衛侍帝左右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知其心　聰敏辯給金史阿離合懣爲人聰敏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或隔年舊事人有遺忘輒一一辯析言之世祖嘗稱其強記也　變詐鏟出東方朔傳郭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鏟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往復

說五

原晉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慶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纂也遺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桓公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爲敗軍禽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　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揚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
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
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粹洞鑿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
壅垂仁義之統以體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鑾揚聲
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鴟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
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于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鬬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
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違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思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鴈風而鳖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叔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幷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
軍之事豈得在於珪鼻其行東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脩極羣
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名虎夷吾安其體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
衍聞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郡郭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
乎　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盧綰懼畏於已除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
孤心近處事勢達春見簿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
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
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劒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清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艦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瀆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劉木以來舟車之用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畧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汚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
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會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
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赴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荊豫所以一旦敗亡
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實驍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倫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
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
若晨霜秋露零落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
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實全其職業則身與金石
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遠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
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薩州刺史表顯書曰天道輔順誠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

臣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來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應機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開投昔人爲誠鄰薄贈藥有可虛懷遠驛輕郵側望歸簡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謙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赴寒揚湯止沸俟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慶鬬二虎且猶不關況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莫聽識一聞斯悟　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帝亡之虜間鳴鏑而股戰對宮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慷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魏高祖荅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冀翼京洛強弩圍城膰膰周原僵屍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翼戴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翼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過郃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記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實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衆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攻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勵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貴坐俟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難悔難追

岑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與吾擊析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類先相公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茲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攜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改惟岳）

（之脫惟誠惟岳庶兄）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繫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曰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歷其首梁薄其翼魏斬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墜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

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巢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絶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怒攜士卒崩離生爲暗愎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謝曈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韋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　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朕承周室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爪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　宋范仲淹奏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絶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絶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志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

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睚爲妖爲災仲淹與
格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　明太
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
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
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
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
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傔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
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　太祖與元將擴
廓帖木兒書曰閣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
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畜變於肘腋王信
生釁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
書瀆聽者是子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
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
濠泗之將自陳汝潁沒壽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
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高巍爲建文帝上書燕王
曰巍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
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撤遠
遏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爲名恐一旦奸

雄豪傑鴈集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乎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寛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艱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嘲戲一

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論語孔子曰前言戲之耳　禮儒行孔子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　梁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宋程子遺書曰戲謔不唯害事兼亦志爲氣所動不戲謔是持志之一端　張橫渠東銘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于聲見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他人已從不能也

嘲戲二

原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慕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慕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于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婁不肖故使王爾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至王問何爲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踰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子百鯈子路嗤嗤尚飲百樝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鯈子路嗤嗤尚飲百樝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曰平原君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漢書曰東方朔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公卿在位皆倣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實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對曰自唐虞

足以踰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傅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文帝典論曰孔融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太祖謂斐曰卿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人不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朗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可折而不折　吳志曰蜀張奉使孫權以姓名調闞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盧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欲借取以爲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闕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爲郎中曰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

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欲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但當出閤不能不顧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謀見蜀使費禕遜敖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欲怖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郤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王母不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悅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歎以爲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有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　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俱會張茂先坐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羅弓弩射雲間矢荀答曰本謂是雲龍驟騑乃是山鹿野麋歐微弩強是以發遲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謂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喚恪出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曰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顧凱之家傳曰凱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邪萬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輿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穭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穭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牀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又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眞長歎曰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陣　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

撻 晉中興書曰刁奭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復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他自壯刁那得是韓盧復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擣爽西施邪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晉山堂肆考曰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啁之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猶猴騎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世說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大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山堂肆考曰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桓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答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晉人物志曰丘靈鞠躬人物志曰丘靈鞠躬事文頻聚曰宋孝武卬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髯者謂之羊頰師伯缺齒號曰漏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每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王元謨太原人亦受老儉之目 又曰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施容一斛瓶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猵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 又曰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識北人云榆生欲飽漠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即續之曰共餧分炊飯同鐺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餾也 山堂肆考曰齊單長不肥縣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即續之曰共餧分炊飯同鐺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餾也 又曰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識北人云榆生欲飽漠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即續之曰共餧分炊飯同鐺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餾也 山堂肆考曰齊單長不肥縣

能屈　又曰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僧脚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巍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
煖漫襠長肚寒袱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事文類聚曰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
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
爲絲明月爲鈎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
劉洽等軍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共攻徐州上爲發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
臣將之與劉洽等共救之時朔方兵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
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遂涉水橫擊之斬首數千級盡得其輜重乃謂
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
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
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煠了火中揉一團開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唐書曰潭帥年十一善騎射隨
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又曰李藩爲秘書郎時王仲舒與同
舍郎韋貫成季呂洞日置酒相樂慕藩名强致之使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　又曰鄭縡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及貶宗用爲相宗成詣慶縡搔首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山堂肆考曰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爲詩嘲
多蝟觀戲豹曰青蝟被扇扇離席豹見户上白釋圖即答曰白釋遭釘釘在門　五代史曰晉軍破燕執劉仁
恭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田家擒之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士引見守光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　又
曰後唐孫晟奔于吳李昇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爲相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
文類聚曰楊大年億嘗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貫誼鵩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
開厮石遷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又曰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
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貴生菜於是公大笑而易之　又曰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眷目

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
先焚香兩爐以公服置之出則如柚郁然滿室皆香公退更衣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庾臭香實臭也　又曰晏元獻公少年性豪侈所至
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鵰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呵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山堂肆考曰晉
宗道直龍圖罷待漏陽丁公方用事一日晉以公事造其第盤桓之際丁即曰學士拜時杉窣地晉應聲曰侍
中宴處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飽殆不能支　又曰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
恩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閱洪休宋見之曰非夢不祥題門大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
曰李翔傳云震寢無服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之　又曰王介甫多思而善繫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
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輒勸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進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處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戀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
直史館名秩秩遞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讀　十卷自謂
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置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　介甫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人物志曰劉貢父善戲嘗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
熹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又曰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決梁山泊可得既田萬頃但須得一水之地介甫
沉思良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山堂肆考曰宋王
良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
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可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括囊　又曰王介性輕
洲諸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率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荊公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王見關請速赴任
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姓名爭一物僧曰張良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
曰禹傘次公曰許由竇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又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宋制常朝知班吏多云班謂之喚班汾音焚山堂肆
考曰陳少卿亞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
裏無口便成衰　又曰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只是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即
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書二心　又曰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驚鴛之步難度鶯惶得天上麒麟之兒宜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
深嗅得油醬醋之香　又曰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
花下覩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喫茶松下喝道晏元獻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置二賦詩曰稽山新
茗綠如煙靜掌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又王荆公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
山聽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
夜相投　又曰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
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韭蔔一盤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畠飯坡不復省憶云貢父讀書多
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爲戲將去云明日可見過當具麤飯貢
父雖知其爲戲且不知麤飯所設何物逾性詰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貢父曰
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麤飯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
坡始命進食而去至今俗呼糜曰毛　又曰尤延之與楊誠齋爲金石交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
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　又曰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呼楊爲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饒
心綉腸亦爲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又曰
西涯李公喜讀唐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西其多各愿一語應之曰

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又曰陸式齋大參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爲善謔

物戲三

題驢面　覓鵬父　吳志謨萬曆甲子瑜面長似驢吳王攜使題驢面上曰諸葛瑾宇子瑜格侍曰白頭鳥係韵格曰白頭翁坐有白頭鳥名白頭翁請覓鵬母格曰鳥有鵬母請覓鵬父　天子無戲　先祖相讌呂氏春秋成王援桐葉以告周公請封王以爲珪授唐叔虞曰此以汝度以告周公請封王曰與虞戲爾公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虞于唐　晉賈充實劉毅女毅以妹妻之充曾在人前說毅短毅銳之先曾爲市丁屢以妹壻之充曰始吾敬子今子不敬我也吾不敬子矣　左傳宋蕩虺之妻美宋公通焉虺弗堪將殺之妻訴公公使殺虺而納其妻君子謂宋公於是乎不義　世說珠崖郡罷朱崖縣調與習曰汝之汰之毛棄在後習曰漢元帝時賈捐之議棄珠崖郡棄之如棄草芥今以一縣之民比之草芥不可乎　宋史王欽若考宋宋公之謚獻之曰始吾敬子今子不敬我也獻之曰以其病之故謚之曰獻　南史王儉與王僧虔共行緜在前儉在後習曰汝之汰之毛棄在後儉調與習曰汝之汰之毛棄在前　押侮　矜莊　簽書　押侮　矜莊　簽書

相讌　上見詩習曰沙之汰之毛棄在後儉調與習曰汝之汰之毛棄在前　故有戲謔之云耳

丙諸癩相

唐書李守素世號肉譜可畏署之曰肉譜癩相　左傳宋華元與樂呂爲質華元驟如樂氏樂呂曰子之來無乃以我爲質乎華元曰不敢固以請樂呂曰子以盡其心不然吾將殺子華元曰不敢盡心焉不敢愛死

眞神童隱何故云費鄴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今隱狀元淄良貴丈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郎也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神宗時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纔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

呂溱字清叔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山堂肆考王知訓仲宣州人因入覲賜宴伶人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舊牛鬱跋下車謝楚宗雄拿戲曰落水三公隨車僕射

本白帖詳前下同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輿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仲尼發割雞之戲

朝戲四

原 謔浪 見詩

旁狎 禮不狎旁

啟寵書無故寵納侮

好弄 左傳爽吾弱不好弄

朱儒 左傳臧紇救鄫侵邾臧賁于狐駘狄人曰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禁臠 晉書謝混少有美譽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壻帝曰王珣弟珉亦佳可自求之主乃降車觀混神情俊徹不覺驚絕還謂帝曰得婿如此足矣何必王家帝笑曰卿可謂小富貴便滿

遲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誦曰睪其目繞其纓棄甲而復于思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眞神童隱何故云費鄴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今隱狀元淄良貴丈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郎也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神宗時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纔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

呂溱字清叔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山堂肆考王知訓仲宣州人因入覲賜宴伶人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舊牛鬱跋下車謝楚宗雄拿戲曰落水三公隨車僕射

本白帖詳前下同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輿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仲尼發割雞之戲

朝戲四

原 謔浪 見詩

旁狎 禮不狎旁

啟寵書無故寵納侮

好弄 左傳爽吾弱不好弄

朱儒 左傳臧紇救鄫侵邾臧賁于狐駘狄人曰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禁臠 晉書謝混少有美譽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壻帝曰王珣弟珉亦佳可自求之主乃降車觀混神情俊徹不覺驚絕還謂帝曰得婿如此足矣何必王家帝笑曰卿可謂小富貴便滿

遲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誦曰睪其目繞其纓棄甲而復于思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眞神童隱何故云費鄴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今隱狀元淄良貴丈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郎也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神宗時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纔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

呂溱字清叔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山堂肆考王知訓仲宣州人因入覲賜宴伶人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舊牛鬱跋下車謝楚宗雄拿戲曰落水三公隨車僕射

本白帖詳前下同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輿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仲尼發割雞之戲

朝戲四

原 謔浪 見詩

旁狎 禮不狎旁

啟寵書無故寵納侮

好弄 左傳爽吾弱不好弄

朱儒 左傳臧紇救鄫侵邾臧賁于狐駘狄人曰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禁臠 晉書謝混少有美譽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壻帝曰王珣弟珉亦佳可自求之主乃降車觀混神情俊徹不覺驚絕還謂帝曰得婿如此足矣何必王家帝笑曰卿可謂小富貴便滿

遲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誦曰睪其目繞其纓棄甲而復于思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人家事瑣對曰謝混不及眞長不滅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哀慟欲以女妻混混不許以爲珍美而頃上一牓尤美擇下未敢食帝以問元帝領建康時公私窘蹙每得一牓以問公曰且止有瑒中題

和鼓 宋史曹利用掌樞府馮瓊自次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爲和鼓

騭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何所以然乎衆恩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度撰 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湯云陶家

蠶賦事文類聚范文正公少時作蠶賦其警句云簇成碧繭繅青黃揩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 策結 見聞錄明二編綿認李西涯

內淹咸碧繭繅青黃揩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 策結 見聞錄明二編綿認李西涯

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

相者重論以崔協對圍前爭曰重論未論朝廷人物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

號爲沒字碑 劉棉花 事劉吉

字士輔戲曰造棒天也以讒展進非其時 沒字碑 五代史後唐豆盧革羅相任圜與安重誨鄭珏孔

晡方遷幸六月矯出後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

甚暑他學士輔者重圜意爲李琪他日明宗問誰可

在內閣人呼爲劉棉花謂其怠墮 姜制之 山堂肆考鮮于樞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

花謂其怠墮 姜制之 山堂肆考鮮于樞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

朴姜謂其故曰非半夏 解事僕射 唐書竇參傳乃詰窕本末由是當時多稱仁執號爲解事僕射

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解事僕射 唐書竇參傳乃詰窕本末由是當時多稱仁執號爲解事僕射

省至德已收諜輒乃復取曰初以 崔協對圜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

爲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 汗淋學士 事文類聚王平甫學士驅幹魁碩盛夏入館下汗淋學士也 相公問否 山堂肆考鮮于樞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

自難記 曰人故

詼然日率以爲常題一絕于門曰北山松粉未配

年一度到君家楊吟賞久之曾稱于王荊公

與楊儀同爲侍從儀善談謔凡衆友無不狎侮至

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許爲長史 宋書太祖嘗面許張融長史數旬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何瘦如此張曰臣

計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刑于寡妻 南齊書謝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懶刀欲

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謝自敘謙抑沈昭畧謂之

曰卿人地之美緬此職 尋常百姓 山堂肆考宋楊徽之或謂其不聰也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耳 尋常百姓 山堂肆考宋楊徽之或謂其不聰也

曰卿人地之美緬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耳 尋常百姓 山堂肆考宋楊徽之或謂其不聰也

朝戲五

詩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闈似商參爾隔北山陰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遵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增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及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七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前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纖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文】漢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内無雙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徙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俠士亡常君圖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纓垂紳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蒭吾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之島乘鷹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棄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攘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曼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阬隤雖其人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止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實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軼戰國橫驁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于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實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竊爾自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曰或說已曰今子韜精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人師友道德合符襄異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信乎子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戚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絺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擾處叫呼衒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曝智曜世回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勝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享天爵而應睿哲也

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
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
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鷺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滄爾無
求沈緇濬壑棲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
嗇六合之穢憑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
躓跌之敗也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瞑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舉願榮未副從而顯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徵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
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聖賢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然
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剥落元元結疑本
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
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禍亂也故聖
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誓勞
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況濫中國伯禹治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
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嬾樂乎蓋以彼勞求斯
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任矣陳俎豆之器於

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
主君乃芟山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澄守職也既乃卓爲封蛇幽鴆帝后強以篡國非力所討遷而去之宜也
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也今以寬弘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兼故嘗其
閒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量觀之崇高則恤
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賈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譽恐
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
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
物而能病子乎愁之爲物惟怳惟惚不名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
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鹹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蘭膏
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撓之以巧笑不怡樂之以絲竹增悲腎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
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
末季沉溺流俗驻意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灸子以淳朴之方妥子以恢
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
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輒雲以翱翔於是精騶魄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宋蘇軾補龍山文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趣卓四
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掾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
爲中觴一笑棨發楔補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驚驟先驟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顧茁髮維明將
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楊觶兕觥吾閭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隆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
誓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吾閭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右解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唐王績答刺史杜松之書曰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耆或徒輿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任生見待歌士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常恐盡惟天席地六月朋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雖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密對長松一樹高峰朗燭擎燈直取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損讓邯鄲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設補袞近藥醉酣必不能矣亦將恐獨狗貽夢樗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與吾事

明屠隆與莫秋水書曰足下驂雅領袖煙霞總管一路吳土通都若在秦走足下江南花鳥行處滿邊青娃陌上驟過從必衆一石復基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倫寫恐山靈大如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令足下腹不復記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態然臃腫向人飲唉而已豈不令塵尘對掌彌大快哉

別一

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又曰侁今遠今在城闕今一日不見如三月今　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言已教逐離別中心愁思也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教逐離別中心愁思也　又曰攬揔轡兮將往遵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又曰趙北梁兮永辭送美人兮南浦　樂莫樂兮新相知　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乎凡富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　左傳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離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曰二三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吳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又曰句踐入臣于吳群臣送至浙水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爲祝句踐辭曰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史記曰吳起少時舉杯垂淚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覩武侯送之與起相辭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外與其母訣當屑而盟曰起家累千金游仕不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人而東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孔叢子曰子高遊乎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二子善彼有戚戚之心懷愴流涕而先生馮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矣乃今知其婦人也人豈廢家也哉而常聚乎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中泣我　又曰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拊其背曰去矣即貴願無

相忘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爲祖道至渭橋
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遂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去或歎息爲之下泣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之外以
傳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訣 東觀漢記曰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敕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
身爲本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歙耐畢有司復奏遣蒼乃
所苦異頓首受命 又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遵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亙覆唯我二人爲天地
所遣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又曰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輦宮
慢然憮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
歎息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歙耐畢有司復奏遣蒼乃
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 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則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
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與王奐親善奐爲漢陽太守丹
於道餞別之飲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
追將有慕責之議矣使起告違揮衣而去奐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
蕭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羽驍猛計將安出於是越席就之附其背
曰呂子明吾不如卿才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孟嘗亡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安撫之
左右皆曰慈心北去不還策曰子義信士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 吳錄曰慈祖母祖母相奉篤曰三當遠去願一將陛下贐無所恨憾慈几前席桓進拜贐曰臣今日可
謂持虎鼠者權大其 蜀志曰宗豫聘吳孫權延豫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老
矣恐不復相見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軍事車駕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與駱別戚以二言曰鮑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 管輅別傳曰諸葛樂
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曰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采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返乃

改名逆迎書與婦別　語林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哀雲謝公曰王濛嘗之荊州還諸已所別處道上有鵲巢路傍數曰吾亦思採南山蔌飲三江水耳輸遂稱疾徑歸　文士傳曰

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數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

沈約宋書曰張敷舅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

及不乞故手舒物戶人皆逐不執手熟視良面云祖故是梨終不滅者便去　宋書曰殷仲文

劉恒錄尚書事北大將軍刺史帝錢餞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竝聽射帝送稍下階流漸而升

南安王祕書監領著作郎弘同平之　曰經籍遺別心在有時

人物志曰陸爲恩愛多言

主不及世利治於詔書必側爭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以答所言輒四座中參遂託鄉人輸租者

詔爲御車出關　又曰隋楊素將西征詣牛弘別弘送至中門素曰大將遠征何送之近弘揖而退素曰奇章

公其愚不可及　弘行奇公　唐書曰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有朝用事謹密莫敢望謂告上冢詔

祖道上東門賜錦袍衫千騎及還帝幸白馬寺迎勞之　又曰明皇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

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劄各曰所進當書之庭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又曰安

祿山反帝命舒翰爲元帥率兵二十萬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通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

亘二百里　又曰陽城左遷國子司業時有薛約者在而直言事得罪州吏捕逐得之城家詔宰相諸司長官

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既行太學諸生何蕃等皆泣滂立石紀德　又曰貶宗

反正轉僕射功臣位侍郎學士朱全忠至汴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滂曰我左右無人矣　五代史曰韓熙載

北海尚文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　宋史曰太宗時趙普罷相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

太尉兼侍中帝作詩餞之帝拜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歎泣下朕亦爲之墮淚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又曰普復相三上表致仕太宗賜手詔曰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　山堂肆考曰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爲徐州教授告徐守孫覺願往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後歸爲劉安世所彈　又曰理宗時魏了翁被命出視師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金史曰胡剌一名文大定初改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上賜常御絛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　又曰伯玉以疾求補外除寧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爲同知宣徽院事伯玉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　元史曰世祖出王秦中名許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那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河內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又曰王磐以文鳴於時世祖南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爲榮　又曰世祖詔起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機事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遼害户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體朕此意　又曰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嘗酒以餞伯顏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又曰李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請告歸葬仁宗勞餞之曰事就速還毋久留孤朕望　又曰泰定間吳澄爲平章政事移疾不出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　又曰泰不華上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邪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　明史紀事曰孝宗朝都御史戴珊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屬劉大夏一從吏上謂珊卿何亟求去珊

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獨不能爲朕留邪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去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頭泣珊出謂大夏曰死此官矣　又曰武宗時楊廷和與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瑾曰二人當令南京去乃皆還侍郎時南部侍郎無缺皆添注雖陞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等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大夏以李東陽解乃與潘蕃同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僱騾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塞檐願大夏生還者

別三

寇宿濟　**餞鄒**　上詳別一　詩申

洛　詩總攝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　陸機赴洛詩悲攝登長路馬悶鄰舍親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曹植送美人兮南浦　曹植

離合豈非常　**警彼弦與柝**　子侯於北館與家別　陸機贈馬文羆詩風駕送子臨河曲登樓望峻坂時逝一何速　**白雲**

出東城送北林友詩日匿景兮天徵陰經迴路兮造北林　**送南浦**　**造北林**　楚辭余交手兮東行

黃鵠　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川間之下見李陵贈蘇武詩　**參辰**　**弦栝**　上見李陵贈蘇武詩

二鳧雙鷺　上見蘇武別李陵詩　**北路**　陵詩戰翼太山西單雌偏獨遊哀吟傷生離　**南津**　曹彪答東阿王詩雙鷺匿景曜陸雲答兄機詩悠遠途可極別悤會與君訣即車登北路永歎尋先軌何長南津有絕清北渚有河湄參商乖音信曠不達　**蘭圖**　**桃館**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趾人逝矣言盡與君子　荊州圖記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桃林

東津　**西渚**　鄺道元注水經壽春縣城東臨淮津津側有才堂此亭迎送所泊也孔子曰何以知之以此　**薤露**　**蒿里**　古辭人死魂歸蒿里一說泰山下見

三荊　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甚茂共議破爲三待明載之忽一夕枝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以此　**對家語**　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聞有哭聲甚哀顏回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離非可離異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更合　**秣馬**　**理棹**　徐幹哀別賦秣余馬以候濟兮心悵恨而內管仰深沈之嘯藹兮重增悲以傷王慰之與諸兄弟方山別詩脂車總駟輪汎舟理飛棹絳染墨悲歎路岐楊感悼　**飛鵾**　**翔鴻**　樂府飛鵾詩行念與君離別氣絕不能言各言重自愛遠道歸來難丘荊州詩鵾飛舉萬里一翮墮昊蒼翔高志難得離鴻失所望　**雲乖**　**雨絕**　張載告歸詩雙鵾俱遊翔候東海傷雄飛寓北翔雌逝南湘豫我交頸歡離別各安足驚　**發軫**　**弭棹**　曹植詩雙鵾俱遊翔候東海傷雄飛寓北翔雌逝南湘豫我交頸歡離別各安足驚　**結轍**　**揚舲**　范廣泉征廣陸機贈馮文羆詩贈合理之常聚散安足驚若迅風歎逝川千里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歸客逐海鳥脫冠謝朝列頹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闋　**一方**　**歸雲征**　**驚風散**　李充送許從詩來若迅風歎逝如歸雲征難合理之常聚散安足驚忽若驚風散分給豫難析對樂增累歡　**發軫**　**弭棹**　張載遠懷詩駿波山川千里悲志士多苦心　**結轍**　**揚舲**　范廣泉征廣亭渡王少傅

詩挂冠東門闕歸調西唐足結轍塵高興供懸長歲亭祖王少傳詩若人鑒玷辱解紱揚歸具感屬神慮高

悽心相纓嬰 謝靈運送雷大宗詩特珠中

邊楚感念悽城 陳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涸

而鼓之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史記燕太子送荊軻

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道高漸離為之擊筑 陟陽

候祖道詩見後 荀雍臨川亭詩目極依春

路披揭懷良辰明發戒徒御臨流餞歸人 即長衢

軍府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韓炯酬鞏路疎傳知珍

謝琨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苦哉遠征人將乖等余

千秋 上詩別 李陵與蘇武詩下見 掩歡緒 起離端 宋孝武帝幸

室明窗通朝暉綠竹感葉辭條傳秋節

雌端起 來日 贈策 送錢 左傳士會將歸晉秦大夫繞朝贈之以策策馬鞭也

史記高祖以吏縣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而蕭何獨以五

風流雲散 離羣索居 文選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禮記

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秋 杜詩不堪秋 唐詩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岐言 離聲 梁任昉詩岐言未及申謂臨岐之語也

句處畫謂鷁客之心也 東西流 唐詩不言雲雨 斷蓬 蔓草 唐詩今日暫蓬飛

寓武林一旦異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

隱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 各自東西流 又既傷蔓草別 別比鄰 遣愛妾 元史胡長孺字汲仲婺州人晚

歎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離夢 別魂 江淹別賦知離夢之

悽獨意別魂之飛揚 分襟 揮 王粲詩分手不

槐坂 過虎溪 人物志漢郭泰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

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引領望之 送客亭 銷魂橋 李白詩天下傷

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踪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陶元亮陸修靜皆有道之士遠師會送此二人與語適合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送客亭 天寶遺事長安

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勞勞亭在江寧縣古送別之所 宿前亭 送江潭 范丹送王

東滿陵有橋迎來送往皆至此人呼爲銷魂橋李白詞年年柳色滿陵傷別 奐事詳別

二柳子厚 千里分岐 柳子厚別

追而送於江 去國 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

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 似墨洞庭春盡水

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又別劉夢得詩去國十年同赴難湘江千里又分岐 辰氣怨

結而不暢 送美人於南浦傷如之何

湲滿泣而橫流 泣本白帖下同 送荊軻於易水 餞疏廣於東門 泣詳別二

別行子於東門啜其泣矣

贈言 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乎曰不強不逆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而涕人謂之仙舟

出郭 後漢書陳蕃爲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慕從 潘岳西征賦送歸懷慕從之戀

薄送我畿 見詩畿門內也 **加以宴好**

官樹 唐詩斜官蟬滿

脂轄 左傳鄭子產曰市車脂轄人牧圉各以脂塗車轄

贈扇 見閒錄明費文憲宏記尚書張自警篇錄養生要節愼于是佩服之常若聞公之教

緘愁 唐詩空留錦字表心

萬里之路 華陽國志郡治少城西南有七橋直西門郫江南渡流曰萬里橋南八里蜀使費禕聘吳諸葛亮祖之禕歎曰萬里之路在成都縣未

千離詩 景苑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傷公由此出幕離廳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池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筆

千里命駕 晉書猛康呂安皆曠達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紅亭 唐詩紅亭綠酒送君還

加以宴好

驪歌 漢書王式傳歌驪駒服虔

才多識寡 人物志晉殷仲堪少有才名而慈悲令別吾去願一言濟我初仲堪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

一言濟我 和尚慈悲令別吾去願一言濟我初仲堪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

何有往來 唐書陸羽嘗問張志和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白雲慘然 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欷歔又梁瑫不歸弟兄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詩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才多識寡 人物志晉殷仲堪少有才名而慈悲令別吾去願一言濟我初仲堪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

保其耀用才在乎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年今子才多識寡無怖色舉手辭訣家人而去飄飄乃沒杜詩暫借上天迴即其事也

一揖而去 宋史趙昺罷相秦檜率執政餞之昺不爲禮一揖而去檜憾之

上樹辭訣 異苑烏傷陳氏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槐樹顛了無怖色舉手辭訣家人而去飄飄乃沒杜詩暫借上天迴即其事也

志表紹辭鄭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日至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 人皆離

登臺置酒 唐書河西李軌計窮與妻子登玉臺置酒而別安興貴執之以聞

離席奉觴 人物志晉殷仲堪少有才名而慈悲令別吾去願一言濟我初仲堪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

布鼈無恙 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鼈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人行安穩布鼈無恙

醉中分袂 山堂肆考蕭鳳使玉門關弟肅頻之酒謂曰醉中分袂庶不悲耳

絲竹陶寫 世說謝太傅語王羲之

使人酸然 人物志晉殷仲堪少有才名而慈悲令別吾去願一言濟我初仲堪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

辭職 之任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

卮酒解隙 元史明秋

上詩 又曰張光多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鷺歎曰像屬能詩而我初不識可愧因慰而薦之

**善與虞集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俱送出都門集先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出餞中有酌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

然恐不免爲人携問復初中原人也仕必書道伯生南人特爲復初權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聽而醳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滁已關矣

宗出關昉表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慕處張此圖遥張於貴心亭

陽關三疊曲

詔賜鏡湖錢御製詩送之云遺榮朝入道辭老早抽簪豈不惜賀士其如高尚心

時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乃

進貶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有旨命中書祖道都門外以餞之

更冠帶趨就車中書門下

朝官出祖唐書中宗暨書迎武攸緒詔見仙蛻舊巾不名不拜攸緒至

運中書門下

追送出界晉書郭奕字大業少選復往又數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詣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送人作郡晉羅友事

送吏部郎南史宋何尚之子彦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之

祖道飲宴明史紀事武宗時大學士謝遷劉健等以勃劉瑾致仕去惟李東陽稍緩默故得獨留健遷期行東陽祖道於

珪璋交映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序夏四月巳苑言陽告歸荆鄧公追賦上尊命

卧雪圖秘笈丁晉公始與金陵陸辭之日其

餞錢

元史程鉅夫請致仕賜上尊酒百壺以下飲餞于青化門外

不負臨賀唐書中宗暨書迎武攸緒詔見仙蛻舊巾不名不拜攸緒至

中書祖道元史成宗

臨賀負固乎

獨餞希文宋史范仲淹既貶朝士長寧相莫敢送獨集賢校理王質

扶景柳煙古詩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煙此劉夫

河橋古詩君在東一在西相隔之遠也

揚柳宋之問詩旦別河橋揚柳風夕卧伊川洮李月

岸上踏歌李白贈汪倫踏歌聲洮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三日刮目吳志呂蒙曰士別三日

離闕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

相待

悲泣與訣唐書武后名爲才人方十四母楊將

日則刮目

離闕如此白居易長慶集人生幾何離闕如此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奉擧乖隔各欲白首

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乃止

原詩晉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貳跡陝西實在我王內任王鉞外惟鷹揚四牡揚鑣元輅振綏庶寮羣后餞飲洛濱感離歎悽慕德遲遲　又祖道趙王應詔詩曰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煥彰發軔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裁裁我冠蓋習習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何敬祖洛水祖王公應詔詩曰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明神遊宴綢繆情戀所親薄言餞之于洛之濱嵩崖巖巖洪流湯湯春風動衿歸鴈和鳴我后饗客鼓瑟吹笙舉爵惟別間樂傷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羣司告旋鶯輿整綏我皇重離頓轡驂騑臨川永歎酸涕霑頤崇恩感物左右同悲　王濬祖道應令詩曰侯誰在矣東宮詵詵曰保曰傅弘道惟新前疑協衡顧問翼輪豈伊張仲專美前津渙乎唐德欽在四鄰齊軌上葉永垂清塵　陸雲餞太尉王公還京邑詩曰聖澤既渥嘉會惜惜庭旅鐘鼓堂有瑟琴飛轡清暉扶桑移陰視景柢慕揮袂露襟戀彼同棲悲關異林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潘岳北芒送別王世胄詩曰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行告離芒嶺情有遲延日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騁　孫楚答弘農故吏民詩曰昔我先侯邁德垂化康哉之詠實由是佳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貴邦仰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詵詵故臣羣士皓首老成率彼邑里闔棠高義長幼以齒　宋顏延之爲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曰太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緝民紀仰緯天經物資感變神以瑞形川無遁寶山不閟靈亦旣戒裝皇心載遠夕帳亭皐晨儀禁苑神行景驚發自靈閫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梁王筠侍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詩曰金版韜英玉牒韞精帝德乃武王威有征軒習弧矢夏陳干戚周鷹戎車漢馳羽檄我皇俊聖千年鍾武德洞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圯德水行失道胡馬南牧戎徒西保鴟食伊渥整居澶鎬金閨揚塵銅臺茂草命彼膳夫爰詔協律樂賦出車弦操吉日玉餌駢羅瓊漿泛溢聖德溫溫實儀秩秩

原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又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又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又曰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漢李陵贈蘇武

別詩曰晨風鳴北林熠耀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元鳥夜過庭驎驎能復

飛寨寨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又贈蘇武別詩曰良時不

再至離別在須臾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又贈蘇武別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

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又贈蘇武別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

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又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

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悵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

首以爲期 又贈蘇武別詩曰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雙鳧相違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珪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又

贈蘇武詩曰爛爛三星列峯峯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歸思塞耳

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遥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

情 又贈蘇武別詩曰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歟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

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蘇武別李

陵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

辰昔在常相近邊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

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又別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

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又別李陵詩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

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

來歸死當長相思　又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魏曹植詩曰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寒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又詩曰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又送應氏詩曰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竝集送置酒此河陽山川迴且遠別促會日長　應瑒別詩曰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還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又別詩曰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晉王浚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曰聖主應期運至德數彝倫神道垂大教元化被無垠欽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羽蓋高會洛水濱臨川講妙藝縱酒釣潛鱗八音以迭奏闌羞備時珍古人亦有言爲國不思貧與蒙廟庭施幸得側大鈞羣僚荷恩澤朱顏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感暢人神長流無舍逝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路無因馳情繫帷幄乃心戀軌塵　陸機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詩曰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遂時來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畢劉贊文武潘生蒞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又擬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佳人竟不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潘岳金谷集詩曰王生棠帶　又擬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佳人竟不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潘岳金谷集詩曰王生和鳧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遊郊畿朝發晉京陽夕丈金谷潛回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涼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元醴染朱顏但訴杯行遲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潘尼送盧弋陽景宣詩曰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紓衣獻貽言取諸懷　又皇太子集應令詩曰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醽醁芳饌備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袂生迴風曲裾揚輕塵　孫楚征西官屬於陟陽候祖道送別詩曰晨風飄岐路零

兩被芳草傾城遠相送餞我千里道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左貴嬪感離詩曰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被省所賜告情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歔欷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殷仲文送東陽太守詩曰昔人深誡歎臨良遊心事孱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緬逶迤　宋孝武與廬陵王紹別詩曰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窮晨暮開顏披所戚未盡歡晤懷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介飛旌背爾邑悄授徒旅戒圍樂流景入遲遲分手念高陵曲揮袂廣川濱黃塵昏白日悲風起浮雲蔽條萬里別泫泫登路泣　南平王代收淚就長路詩曰聳轡

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對之愁日暮漢廣雖容舫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願但論心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
金石固　劉繪送別詩曰春蒲方解舞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張融別詩曰白雲山上盡清
風松下歌欲識離人悲孤壹見明月　梁昭明春日宴晉熙王詩曰百六鍾期數三七厄時中國難悲如燬親
離歡數窮指遊沮夢揚化撫邊戎幸茲同宴醑引滿愛樽空　簡文帝餞廬陵內史王修應令詩曰餞行臨
上節開筵命羽觴迴池寫飛棟濃雲垂畫堂琼槐未合影仄日轄流光園梅斂新豔階蔥結初芳　又餞別詩
曰行樂出南皮宴餞臨華池簪解筮開飾花關鳥迷枝窗陰隨影度水色帶風移徒命衙杯酒絲成惘別離
又送別詩曰行行異沂海依依別路岐水苔隨纜聚岸柳拂舟垂石菌生懸葉江槎流卧枝懷揚早蟬飲和陪下
惜將離　沈約侍宴餞劭宅餞東歸應詔詩曰皇情悵東魯羽旆拂南墀夏雲清朝景秋風揚早蟬飲和陪下
席論道光上筵　又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沃若動龍驂參差凝鳳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會函輶方解帶曉武稍披衿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濱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又別范安成詩曰平生少
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又送友人
別詩曰君東我亦西衢悲涕如霰浮雲一南北何由展言宴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看發海鴻遠翮出簷
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別謝文學詩曰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
寸心從君千里外　丘遲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風吹輦黃承玉簪細草霑
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漬集空初鳥飛行亂新魚戲寒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庸穆恩波被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范雲之零陵郡次新亭詩曰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江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
滄流未可源高翮去何已　又別詩曰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又送沈記室夜
別詩曰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雨鄉怨秋月千里分寒芝寧共採霜蘅行獨聞門蘿正憶我折桂方思

君　又別詩曰孤煙起新豐候鴈出雲中草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別君河初滿思君月屢空折桂衡山北擣蘭沅水東蘭擣心孤寄桂折意誰通　江淹貽袁常侍詩曰昔我別楚水秋月屢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鬱鬱震上景悽悽雲外山涉江竟何望留滯空採蓮　又臨秋怨別詩曰四時煎日夜玉露催紫蘭榮始懷未及歎春意秋方驚涼草散蟲色衰樹斂蟬聲承君客江潭先愁鴻鳴吳山饒離袂楚水多別情金罇不惜歡華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開黃雲酸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舊前露已團不惜歡華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

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蒨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任昉詩曰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衆挨景巫衡阿臨風長歎渚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柳鶴渚詩曰掩袖出南浦驛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滯滯見歸旦潮平不肖余何惜無貴是勿輕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庾肩吾侍宴餞湘東王詩曰陳王從遊士高宴入承華竝載同連璧雕文類簡沙落援時動樹墜雪驚搖花念此離筵促方愁別路賒　又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綰詩曰洞庭資善政層城送遠離九歌揚妙曲八桂動芳枝兩足飛春殿雲峯入夏池郢路方遼遠湘山轉蔽虧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　又餞張孝總應令詩曰層臺臨迴漲耿耿望寒雲暗積水秋雨衆重嶂別念動神衿華文切離貶慙無寡和曲空陪郢中唱　又應令詩曰江上早寒生蕭條鏡管清別筵開帳殿離舟卷慢城前山黃葉起對岸白沙驚臨渦同極望臨吹悵才輕　又侍宴餞東陽太守范子雲詩曰東部貴良守北宮敦獻訓新枝漸接樹故濮欲含流早花少餘雲春寒極晚秋徙嗟白岸遠空想赤松遊　又新林送劉之遵詩曰旆轉黃山路舟纜白馬津送輪時合憶分驂各背塵常山春臨代隴頭悲望泰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人　朱超道別席中兵詩曰敕年共遊息一旦各聯翩莫論行近遠終是隔山川長波漫不極高岫鬱相連急風亂還鳥輕寒靜暮蟬扁舟已入浪孤帆漸遍天倚棹對空渚長望轉依然　吳均送呂外兵詩曰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送君長歎息徒使淚霑巾　又別夏侯故章詩曰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轡新知關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余達雲夢　又酬別詩曰故人杯酒別天清明月亮露下寒蛩中風起秋江上衣染潸淚摽犯參差浪匕首直千金

七寶雕葉狀生離何用表賴此持相飾　又別王謙詩曰嚴光不遂世流轉任飛蓬欲還天台嶺不押甘泉宮
離歌玉絃絕別酒金巵空儻遺故人念僕在東山東　又贈姚郎詩曰星漢正參差佳人不在斯宿昔警乖阻
何異遠分離露染蘼蕪葉日照芃蘭枝風光已飄薄雲采復遷遲勞夢無人覺默默心自知　又贈別詩曰客
子慘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方眇眇黃鳥尚關關紛紜巫山石合沓洞庭瀾行衣侵曉露征舸犯夜湍無因傳
合浦見此去珠還　又贈別詩曰樹響泱山來猨聲繞岫急旅帆飄揚行巾露霑濕深浪闇蓁葭淺濃雲沒城
邑不見別離人獨有相思泣　又贈別詩曰君留朱門裏我至廣江濱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
落葉尚紛紛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曰居人行轉載客子暫維舟念此一言笑分
爲兩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悵獨守故園秋　又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歷稔共追遊一
旦辭羣匹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雕室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　蕭琛別詩曰落日
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俟我式徽
歲共賞階前蘭　蕭子範侍宴餞陸倕應令詩曰儲皇餞離送廣命傳羽觴侍遊追曲水閑宴等清漳新泉已
激浪初卉始含芳兩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劉孝綽侍宴餞庾於陵應詔詩曰皇心眷將遠悵餞重芝側是
日青春獻林塘多秀色芳草疑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繚鶯領光風送綺翼下輦朝既盈盤留宴景將昃高辯競
談端奇文爭筆力伊臣獨無伎何由奉吹息　又侍宴餞張惠紹應詔詩曰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峻麗景花
上鮮油雲葉裏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餞言班俊造光私奬輶去徒然謬友隅何以窺重仞　又侍離宴
詩曰輶軒東北望江漢西南永羽旗映日移鐃吹臨風警令王愍追送纜舟餞俄傾掩袂望征雲銜杯惜餘景
晉燕徒有心扃步何由騁　又應令詩曰鮮雲積上月凍雨晦初陽迴風飄淑氣落景換新光竹萌始防霧柱
挺已含芳瑤堦變杜若玉沼發攢蔣聖衿惜岐路曲宴開蘭堂　又江津寄劉之遴詩曰與子如黃鵠將別復
徘徊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共摛雲氣藻同舉霞文杯佳人每晚遊禁門恒晚開欲寄一言別高鴈何由來
　宗夫詩曰別酒正參差乘情將陸離帳焉臨桂苑愍默贈華池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清滋滿眇眇追蘭徑悠悠
結芳枝眷言終何託心寄方在斯　劉顒發新林浦贈同省詩曰迴首望歸途山川邈離異落日懸秋浦歸鳥

飛相次感物傷我情惆悵懷親懿　劉孺侍宴餞新安太守蕭子雲詩曰
該洽聖思究前聞徵窓探精義優游妙典墳飲餞參多士贈言賦新文　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雲詩曰
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渌池解餘凍丹霞曜新雨良守謁承明徂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邁金樽留宴醑　周
王褒入關故人送別詩曰百年餘古樹千里闇黃塵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又別陸才子詩曰解纜出南
浦征棹且凌晨還看分手處唯餘送別人中流搖蓋影邊江落騎塵平湖開曙日細柳發新春滄波不可望行
雲聊共因　又別王都官詩曰連翩惆流水懷恰惜離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雲河橋兩隄絕橫岐數路分
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庾信應令詩曰望別非新館開舟即舊灣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
征帆獨背關　又和侃法師詩曰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落淚看君馬向南　又和侃法師詩曰客
遊經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鴈秋分俱度河　又和侃法師詩曰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
到在他鄉別　又寄王琳詩曰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還看東流水曲行住兩霑衣　又答林法師詩曰
石橋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黃鵠一反顧徘徊戀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琴絃　陳周弘
正隴頭送征客詩曰朝霜侵漠草流沙度隴飛一聞流水曲行住兩霑衣　又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十歲歲
暮遠徂征寒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近遠爲憶長安城　徐陵新亭送別應令詩曰風吹臨伊水時駕
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城聞上鼓迴洲隱去檣神襟愛遠別流睇極清漳　又別毛永嘉詩曰願
子騰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恐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劒空挂隴頭枝　張正
見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詩曰鳳吹臨南浦神駕餞東平亭迴漳水乘旆轉洛濱笙地凍班輪響風嚴羽蓋輕
燒田雲色暗古樹雪花明岐路一迴首流襟動春情　又秋日別庾正員詩曰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
凌疎木江風送上潮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　陰鏗送始興王詩曰良守別承明
枉道暫逢迎去帆收錦纜歸騎指蘭城紛紜連山暗潺湲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
懶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　又江津送劉光祿不及詩曰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帆勢
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闉　又廣陵岸送北使詩

曰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即是觀濤處仍爲郊贈衢江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壢馬檣轉向風烏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渚望飛鳥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江總別表昌州詩曰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又賦得攜手何悟是河梁　又別表昌州詩曰客子歎途窮此別異西東關山嗟隴葉岐路惘征蓬別鶴聲聲遠愁雲處處同　又別賓化侯詩曰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海若無流舊驚一羣起哀猿數處愁是日送歸客爲情自可求　又別永新侯詩曰送君張掖郡分悲函谷關欲知腸斷絕浮雲去不還　唐沈佺期古別詩曰白水東悠悠中有西行舟舟行有返櫂水去無還流奈何生別者戚戚懷遠遊自君闕芳躅青陽四五道皓月掩蘭室光風虛蕙樓相思無明晦長歎累春秋離居久遲暮高駕何淹留　陳子昂送客詩曰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平生　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詩曰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煙霧　又贈別王山人歸布山詩曰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毛還歸布山隱與入雲天高爾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　杜甫新婚別詩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擔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又垂老別詩曰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又無家別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萊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又夢李白詩曰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

星界猶疑照水深波浪關無使蛟龍得　王維送別詩曰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
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又齊州送祖三詩曰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
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遥望君猶佇立　又觀別者詩曰青青楊柳陌陌上別離人愛子遊燕趙高
堂有老親不行無可養行去百夏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都門帳飲畢從此謝親賓余亦辭家者看之淚
滿巾　常建送李十一射臨溪詩曰泠泠花下琴君當清渡江泠泠天際一帆影預愁離別心言念神仙尉因致瑶
華音回鈐搴商調越溪澄碧林　錢起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詩曰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惟
聞鼓琴聲　韋應物送李儋詩曰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
嶺花源遠惆悵曙雲還絶巘　韋應物送李儋詩曰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
東日昃不留宴罷車出崇墉行遊非所樂端憂道未通春野百卉發清川思無窮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王績古別離詩曰下堵欲離別相對映簷蓑含辭未及吐淚落蘭叢中高堂靜秋日羅衣翫暮風誰能待明月
迴首見林空　孟雲卿古別離詩曰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君行本遥遥苦樂良
難保宿昔夢同衾夢覺心常傾倒含酸欲誰訴展轉傷懷抱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
　孟郊古怨別詩曰颯颯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相向欲語氣先咽心曲千萬端悲來却難説別後准所
思天涯共明月　許渾汾上燕別詩曰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欲暮一樽花下酒落日
水西樹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　宋梅堯臣與蔣秘別二十六年田棐二十年羅拯十年始見之詩曰我今
五十二嘗苦難別煎屈指數離別正去一半年三君異出處相見有後先蔣最會遇早羅倍晚於田仕宦比我
遲官資居我前此亦浸輕量無限歸荒埏所喜笑語同各驚顏貌遷　陳師道送内詩曰鹿麋顧其子燕雀各
有隨與子爲夫婦五年三別離兒女豈不懷母老妹已笄父子各從母可喜亦可悲關河萬里道子去當何歸
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爲期吞聲不敢盡欲怨當歸誰　歐陽修別後寄聖俞詩曰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入歲
暮孤舟遠客心飛鳥急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我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
少君白髮已揕撓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遵檻穽一落誰引汲但今身尚在果得手重執歡言正喧譁
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共挹撓動翩翩晚水明熠燿行心去雖迫訣語出猶澀歎吁偶成篇聊用

綴君什　黃庭堅贈別李端叔詩曰我觀江南山如目不受垢憶食江南徽子獨於我厚在北思江山如懷冰雪頗千峰上雲雨岑絶何由攀白玉著石中與物太落落涇渭相將流世不名清濁我行風雨夜船窗聞遠雞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陸游送子龍赴吉州掾詩曰我老汝遠行知汝非得已駕言當送汝揮涕不能止人誰樂離別坐貧至於此汝爲吉州吏但飲吉州水一餅一鍋亦分明誰能肆讒毀我食自可營勿用念甘旨益公名位重寧若喬嶽峙汝以通家故或許望燕几得見已足榮切勿有所啟又若楊誠齋清介世莫比汝但問起居餘事勿挂齒汝去三年歸我儻未即死江中有鯉魚頻寄書一紙　王十朋留別太學同舍詩曰二年客函關傾蓋皆故人況我同舍郎何異手足親蓂鹽共牢落燈火同悲辛坐覺歲月忘所賴朋友仁西風起天末漸遲吹江蓴思歸適所願惜別還霑巾祖席歌驪駒別腸轉車輪離索恐孤陋重來約新春　翁卷思遠客詩曰涉夏思已深感秋念愈迫思念皆爲誰爲彼遠行客客行曷辰休悵望朝復夕邀邀阻前歡悠悠抱今戚中庭一株橘嘉實轉金碧爰意花開時花邊語離析惜此不忍餐留之候君摘擬君君未來回腸更如沂何當乘夢時儻遂徹容覩　徐璣漳州別王仲言詩曰百草各有種春至不栽培交情重故知豈論才不才相識十年初再見天之涯共飲一杯酒粲若紅顏開人生有此樂知復能幾回朔風從何來吹發枝上梅天寒日欲暮又乃行色催

留別曾植別友詩曰涼風蕭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　唐王適古別離詩曰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棲怨別離珠簾晝不捲羅幔曉長垂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須年鴈去無消息罷却鴛紋何用織夜還羅帳空有情春著裙腰自無力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氳已能憔悴令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李白金陵酒肆留別詩曰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杜甫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詩曰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栽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高適贈別晉處士詩曰有人家住清河源

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草此心惆悵誰能道知已從來不易知慕君爲人與君好別時九月桑葉疎出門千里無行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　白居易生別離詩曰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　李頎琴歌送別詩曰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高樹風入衣銅鑪華燭燭增輝初彈綠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王建寄遠曲曰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張籍送遠曲曰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起登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宋梅堯臣醉中留別永叔子履詩曰新霜未落汴水淺輕舸唯恐東下遲遶城假得老病馬一步一跋令人疲到君官舍欲取別君惜我去頻增嘻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開席羅酒巵烹雞炮兔下筯美盤實飣餖兩作寒色厭厭盡醉安可辭六街禁夜猶未去童僕竊訝吾儕癡但願音塵寄鳥翼慎勿却效兒女悲　歐陽脩贈別劉原父詩曰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徃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豈知前後不相及歲月忽忽行無涯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行莫加我後君歸祇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尚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蘇軾鄭州別于由詩曰不飲何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我今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又送陳睦知潭州詩曰華清縹緲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聲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我得生還雪滿鬢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騶人發嘲弄　楊萬里爲丞零陵代者未至送親攜老幼先歸詩曰吾父先歸吾未可

吾母已行猶顧我兒女喜歸不解悲我愁安得如兒癡牆頭人看不須羨居者那知行者歎昨日幸晴今又雨天公管得行人苦吾母病肺生怯寒晚風鳴屋正無端人家養子要作官吾親此行誰使然　又送王監簿民瞻南歸詩曰潮頭打雲雲不留月波發窗窗欲流夜寒報晴豈待曉天公端爲盧溪老盧溪在山不知年盧溪出山即日還黃紙苦催得高卧青霞成癖誰能那詔謂先生式國人掉頭已復煙林深路傍莫作兩疏看老儒不用橐中金　陸游古別離詩曰孤城窮巷秋寂寂美人停梭夜歎息空園露濕荆棘枝黃蜂已逐荒溪月照狐狸迹憶君去時兒在腹走如黃犢爺未識紫姑吉語元無據況憑尪兆占歸日嫁來不省出門前夢魂何因識酒泉粉綿磨鏡不忍照女子盛時無十年　元貫雲石別離情曰吁別離之苦兮蒼梧之野春草青黃陵廟前春水生日暮湘裙動輕翠玉樹亭亭染紅淚又聞垓下虞姬泣斗帳初驚楚歌畢佳人閣淚弃英雄劒血不銷原草碧何物謂之別離情肝腸剥剥如銅聲不如斫其竹剪其茅免使人生爲情老　薩天錫西樓別寄閨意諸公詩者閨闕一片月太行一片雲鴈書達寄隔山嶽雲飛月明多憶君　又春別詩曰花氣壓簾愁不須灑去客掛帆君上馬悠悠回首各東西惟見西溪捕魚長芳草玉釵燕尾剪春寒坐惜流年鏡中老東風吹柳人不知春嬌滿眼凝雙眉吳松錦字夢中得曉來月落須沙明淺渚白鳥下酒盡落日青山孤丈夫有淚不須灑去客掛帆君上馬悠悠回首各東西惟見西溪捕魚閒烏啼南園日暖蝴蝶醉香霧熏人海棠睡朱門小立踟躕金蓮落紅起作離人淚　明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大夏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窗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闔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禄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惻惻内府盤螭纓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鋌紅粟記寶鈔生硬鴉翎黑榮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即如草堂何處無禄食靦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嗚

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何景明同崔子送劉以正還關中詩曰燕川芳草歇已久攀子西行更回首駿馬春侍渭曲花金鞭幕指秦中柳漕君兄弟皆豪雄十年側想中丞公東山雲月卧未起北海賓客誰相通荷花初紅酒初碧汝歸登堂見顏色若問長安舊友生崔何二子常相憶　楊慎離席行送彭二詩曰吾子從軍巴蜀山橫戈千里何悶悶坐使麒麟日月換行牧魚鳥風雲開文武才名歸一姓兄弟聯華許誰竝嘗勝再覩乾坤正陸岡在原來復返海水天風歲將晚行白馬燕雪深飛飛青鳥秦雲遠離堂命酒羽觴疾畢郢盈軒月東出主人流連客難厭爲子歌今夕　盧柟送友人南還詩曰暴風樓外雲氣長青袍白馬生烟光送君千里促羽觴鳴箏清歌如故鄉相思明日忽分手誰把青驪繫綠楊　俞允文征馬嘶送歸有光詩曰白楊花飛江水黑江頭行人頭盡白青山日出煙塵昏馬上誰爲都門客都門棄客長安三月春未暮城中不見遊人歸遊人歸醉滿堤青草長征馬嘶千絲我裘玉鞍郎姬虎旗繡蔟紅鵑啼長安三毛侵　又送遠詩曰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裂馬去悠悠留唐杜甫送賈閣老出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愛二毛侵　又送遠詩曰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裂馬去悠悠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又贈別何邕詩曰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鹿蹄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又江亭王閬州送饒參軍遂州詩曰雜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長歌屢短愁隨舞曲長二天開霽餞五馬繡生光川路風塵接俱宜下鳳凰　祖詠江南旅情詩曰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蒼蒼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鈎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橘無媒寄洛橋　劉長卿餞李穆陵關北送人歸漁陽詩曰建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庭庭蓬蒿滿歸人掩淚看　錢起別張起詩曰有別時留恨銷魂況在今風濤初振海鴻驚遂辭林舊園扉河絶新秋草露深陸機要世網應負故山心　皇甫冉贈莊訥詩曰世故還相見天涯共白頭老別離中郡吏名何晚沙鷗道自同甘泉須早獻且莫歎飄蓬　姚係古別離詩曰涼風已嫋嫋露重木蘭枝獨上高樓望行人遠不知輕寒入洞户明月滿秋池燕去鴻方至年年是別離　韓愈祖席詩曰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張籍劉北旅思

詩曰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失意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白居易原上草詩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賈島旅遊詩曰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空巢霜葉落疎牖水螢穿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　馬戴早發故園詩曰語別在中夜登車離故鄉曙鐘寒出岳殘月迥凝霜風柳條多折沙雲氣轉黃行逢海西鴈零落不成行　又送人遊蜀詩曰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青猿後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錦城　薛能送友人出塞詩曰榆關到不可何況出榆關春草臨岐斷邊樽帶日閑人歸穹帳外鳥發廢營間此地秋堪想霜前作意還　温庭筠送人東遊詩曰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棹還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

又商山早行詩曰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滿山路拾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

兄去遊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寄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　王

鳧鴈滿迴塘　宋楊萬里別敎授吳景衡詩曰道合從人笑情親覺別難得朋何恨晚到老幾相看世路今逾窄吾徒却自寬此心各相勉不但道加餐　又清早出城別王宣子舍人詩曰月細惟愁落陽昇未要忙出門驚馬蹴行在詩曰

十朋送劉方叔兼簡全之詩曰相見無多日依前又索居齟齬魂梅的礫過眼柳蕭踈匹馬來時路征鴻別後書

君歸見温叟爲我問何如　又送陳商霖詩曰相逢猶未款作別太匆匆日落江東暮人歸冀北空音塵應暫

隔談笑更誰同回首蕭峰外明朝我亦東　戴復古送行詩曰萑萬歲云暮雪霜天正寒取程毋太急御下放

教寬朝夕去家遠關山行路難邊頭辦功業恐不在儒冠　又代人送別詩曰南浦春波碧東風送客船別君

楊柳外揮淚杏花前粉壁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岸櫓心碎楚江邊　翁卷送人遊天台詩曰暫遊天台

少幾日到天台船帶落潮發月從前浦來花源香不斷藥地綠成堆莫學他劉阮經年忘却回　又留別吳中

士友詩曰羈遊雖不閑幽思亦相關今日經行處他宵夢寐間松江雲在水茂苑樹成山況復多吟客令人懶

欲還　趙師秀楊柳塘寄徐照詩曰因貧爲遠別已是十三程盡日行山色逢人問地名近書無便寄新句與

誰評想爾寒宵雨思子亦夢成　徐照送翁靈舒遊邊詩曰孤劒色磨青深謀秘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
星奏凱邊人悅讒營戰地腥期君歸幕下何石可書銘　又懷趙紫芝詩曰一別一百日無書直至今幾回成
夜夢獨自發秋吟小雪衣猶給荒年米似金知音人亦有誰若爾知心　徐璣中川別弟詩曰中川人語別南
國夜何其江迴風來急山低月落遲纜從前浦遠角在古城吹五畝耕鋤地何當手共犁　又送徐照先回京
迴野長與水雲通　元虞集奉別阿魯灰東泉學士遊甌越詩曰憶昔同經幄春明下玉池掛冠俄去國連軫
總盛書筍脯嘗紅稻尊羹斫白魚莫言江海遠咫尺玉堂廬　明劉基題朱孟章虞學士送別圖後詩曰秋郊
一杯酒握手念將離落日照野水涼風生樹枝今日重相憶青山如舊時鬢毛非松柏爭得不成絲　高啟楓
橋送丁鳳詩曰紅葉寺前橋停君晚去橈醉應忘世難歸不計程遥山隱初沉日風催欲上潮離魂來此處還
似灞陵銷　又送易從事祖飲南渚詩曰疎楊映老荷別處最秋多送客年年路愁人日日波霞明添醉色風
急斷離歌莫謂官程促青山易看過　宋濂送許時用還剡詩曰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
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邊貢留別張西盤大參詩曰滿酌豈辭醉未行
先憶君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地入河源渺天連塞日曛那堪北來鴈偏向別時聞　何景明送吕子詩曰
京洛三年客雲霄萬里違上書俱不報解珮獨先歸北極臨燕甸南山繞漢畿相將未可料岐路斷蓬飛　楊
慎折楊柳詩曰白雪新年盡東風昨夜驚芳菲隨處滿楊柳最多情染作春衣色吹爲玉笛聲如何千離別只
贈一枝行　謝榛秋夜烏給事宅言別詩曰故人同此夜離思且銜杯古樹當庭合流螢到席回燭花留我醉
課草識君才異日關河隔秋鴻幾北來　李攀龍別李户曹詩曰舊游京陌滿何處珥貂行念子從王事令人
識宦情春風吹遠別芳草送孤征莫歎謀身拙前賢重請纓

增唐李白別中都兄明府詩曰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
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隱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離羣　李頎送魏萬之京詩曰朝聞遊子唱驪

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曰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城一別四千里突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劒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又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曰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邃在揚州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高適送前衛縣李寀少府詩曰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　又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詩曰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猿啼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岑參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詩曰嬌歌急管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旗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　又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詩曰柳暗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又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去遲寄聲報爾詩曰嬌歌急管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遲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簷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錢起送興平王少府遊梁詩曰舊識相逢情更親扳攀甚少愴離頻黃綬罷來多遠客青山何處不愁人日斜官樹聞蟬滿雨過關城見月新梁苑遺風重詞賦諸侯應念馬卿貧　劉長卿贈別嚴士元詩曰春風倚棹閶門曉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皇甫冉送李錄事赴饒州詩曰北人南去雪紛紛鴈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韓翃送冷朝陽還上元詩曰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落日澄江鳥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橋通小寺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共君攜酒在東田　李益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詩曰北風吹鴈數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秋草不堪頻送遠白雲何處更相期山隨匹馬行看暮路入寒城獨去遲爲向東州故

人道江淹已擬盡休詩　許渾瓜洲留別李翊詩曰泣玉三年一見君白衣頻更離觴楊堤惜別春潮晚花樹留歡夜漏分孤館宿時風帶雨遠帆歸去水連雲悲歌曲盡莫重奏心逐關河不忍聞　宋梅堯臣送石昌言學士詩曰混混拍堤爪萋水軒軒銜尾挂檣船使君東下只朝夕父老走迎無後先古堞秋耕拾銅鏃長淮瀑雨入壕連鴈矮舞鶴仍持去不憶承明夜直眠　歐陽修送張生詩曰一別相逢十七春頹顏衰鬢互相詢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爲禮濁酒無時舉爵頻

又退居述懷寄韓侍中詩曰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鼐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蘇軾和董傳留別詩曰羸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敗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又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東禪莊院詩曰士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闇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酣濁酒待君温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黃庭堅贈別幾復詩曰風驚鹿散豫章城邂后相逢食楚萍佳友在門忘燕寢故人賢杨出門西望江南水應為吾人洗別情　又夏日夢伯兄寄江南詩曰故園相見暑雨雞容睡起南窗日射紅詩酒一年談笑隔江山千里夢魂通河天月量魚分子斛葉風微鹿養茸幾度白沙青影裏審聽嘶馬自搘笻　葛長庚別李仁甫詩曰君向星江結草廬我來抵掌笑相呼三盃碧液漲蒲萄盡一縷青煙繞竹爐劒舞春風花爛熳琴彈夜雨竹瀟疎明朝拄杖知何處猿叫千山月滿湖

陸游杜叔高秀才兩雪中相過留一宿而別口誦此詩以送之詩曰久客方知行路難關山無際水漫漫風吹欲倒孤城遠雪落如筵野寺寒暮挈衣囊投土室晨沽村酒掛驢鞍文章一字無人識胸次徒勞萬卷蟠　又送客城西詩曰倦客憑鞍半醉醒秋光滿眼歎頹齡日斜野渡放船小風急漁村攤網腥客思不堪閒斷鴈詩情強半在郵亭歸來更恨城笳咽煙火昏昏獨掩屏

王十朋別同學詩曰蕭瑟秋聲起桂枝登臨誰賦送將歸伴人燈火情猶在過眼煙雲事已非記取蓼鹽同冷落忍教襟袂遽分違明朝一笑江山隔望斷日邊鴻鴈飛　戴復古送滕審言歸長沙詩曰折柳亭前送故人平沙留得馬蹄痕雲生渡北迷行路煙起江南認別村

恨不與君同上道歸來無伴自閉樽西樓獨倚黃昏月欲倩飛鴻寄斷魂　又餞江別總領吳道夫侍郎時應
子詩來迎侍催歸詩曰落魄江湖四十年白頭方辦買山錢老妻戀望占烏鵲遊子催歸若杜鵑滿世功名付
秦隱野人事素在林泉難棄別後相思書或有封書寄鳳邊　贈奉留別兪昌言
青堂同夢鶴華出久併荒曲徑菊未歸長湯山寺客風景故中人　送師秀還天台山詩曰已進山民騎白鹿
君恐幽期紛　道師秀還天台山詩曰已進山民騎白鹿遊子今還白石山詩曰
未是琢小雨半晴春欲動一盃夜雪有人來前陶貞白說鶴半居　又餞子實西歸
出郭到家一度分攜事事自成印書春可寄猶記別時夢魂先立渡頭沙　吳山民道院
不能親送別夢魂先立渡頭沙　吳山民道院
贈別詩曰
贈廖見詩情苦湯酒不如交味深一榻風檐竹屋半壺月主花階菊滿人　送元秋掛
元勝歸送薛元卿歸天台詩曰金門詔下羽人歸行裝向山中採蕨薇琥珀無心向老來珍重故
暴書兩屋辰濕古石牧雲還舊棲性可能新夢魂先到故園秋　送沈生還江州詩曰舞心
正爾快高樓況復樽中獻遠遊宋夏登臨俱是客人間送別不堪秋　送人還江州詩曰滿目下平長木遠知汝
悲壯事中去白頭司馬憶江州　高敬家山寺送別
春中堂燕送僧歸漁村夜泊隔蘆花　送人還江州詩曰楓岸山燈兩點明
秀才詩曰百里春帆到海隅不堪回首望征鴻少年未識東山興　送劉東山司馬歸仕詩曰十年兩度送君歸
聖朝欲用灰餘英游從此成砂礫後夜懷君月上初　李主簿陽和書屋詩曰
有客經城頭訪壺千峰隔秋夏詩來兩牖清蟬雖物外風林自有情　送人還石門山居
新秋雁　又送劉東山司馬歸仕詩曰十年兩度送君歸說與山翁休更戀人間萬事不如閑
碧草蒼蒼蔽石通權經老對壺觴作鈞機強欲相從無路入　送人還江州詩曰
別未經年歸舟板已通權經老對壺觴作鈞機強欲相從無路入　送人還江州詩曰
西堂夜雨聲聲好縣知音在此中行為尋洞口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聲好　送人還天台詩曰
山初度年有少日一人部　別
山初度年有少日一人部　別
門攲望長征車春去不息關　送貴大使吉留別詩曰初春郊自有豐滿客子出

柳青青愁未央却望泰山懷古道即歸梁苑亦他鄉十年京洛交遊地日夕風煙思渺茫　謝榛送客游洞庭
湖詩曰相逢楚客問巴州此去楊帆湖上游天漢長連洞庭水雲霞半入岳陽樓低空白鳥投寒渚隔浦丹楓
照暮秋莫向湘君聽鼓瑟黃陵月冷不勝愁　王世貞徐大宗伯同唐晏張三子見餞至新洋江始別詩曰新
洋江口好停舟淡月籠煙破暝愁君卧可能忘魏闕予行終擬問蒐裘朝歌易作雙青眼別酒難禁兩白頭總
是秣陵多勝地却慚人喚鳳皇遊　屠隆北上彭城別姜仲文詩曰荒城濁酒送斜陽數起門前指鴈行木葉
時時作風雨星河夜夜在衣裳坐深燈燼初驚扇秋冷莎雞半入牀何物最能關別恨野橋殘月照清霜

唐杜牧送盧秀才詩曰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灘淺如不改愁更釣魚來　又送薛種遊湖南詩曰買得
松醪酒秋來美更香憐君片雲意一棹去瀟湘　又寄遠人詩曰終日求人卜回回道好音那時離別久入夢
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又詩曰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
秋　明高啟折楊柳歌詞曰高枝拂翠憾低枝垂綺筵春風千萬樹此樹妾門前　又詩曰江頭橫吹悲北客
休南去閶道武昌門愁人無別樹

唐許敬宗奉和聖製餞來濟應詔詩曰萬乘騰驚岐路百壺供帳餞離宮御溝分水聲難絶廣宴留歌曲
易終　王勃秋江送別詩曰早是他鄉值早秋江亭明月帶江流已覺逝川傷別念復看津樹隱離舟　李白
橫江詞曰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
廣陵詩曰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詩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又送別魏二詩曰醉別江樓
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遥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又重別李評事詩曰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行
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　又盧溪別人詩曰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
到荆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曰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又送別詩曰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爲報故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

陽時　又送沈子福之江東詩曰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盡樂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賈至送李侍御赴常州詩曰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岑參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詩曰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是漢時秋
　杜甫贈鄭鍊赴襄陽詩曰鄭子將行罷使臣裘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　孟浩然送杜十四之
別董大詩曰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　孟浩然送杜十四之
江南詩曰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劉長卿送裴郎中貶吉
州詩曰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皇甫冉送魏十六還蘇州
詩曰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畎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朱放送温台詩曰渺渺天涯
君去時浮雲流水自相隨人生一世長如客何必今朝是別離　郎士元送麴司直詩曰曙色蒼蒼兼曙雲朔
風燕鴈不堪聞貧交此別無他贈唯有青山遠送君　戎昱移家別湖上亭詩曰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
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宋鼎軾贈別詩曰青鳥銜巾久欲飛黃鶯別主更悲啼憩懃莫
忘分攜處湖水東邊鳳嶺西　黃庭堅奉答李和甫代簡絶句曰山色江聲相與清卷簾待得月華生可憐一
曲竝船笛說盡故人離別情　楊萬里夜離零陵以避同寮追送之勞留簡諸友詩曰思歸日日只空言一棹
今冥水月間半夜猶聞郡樓鼓明朝應失永州山　又送客山行詩曰嶺雲烏作卜凉天山店重來憶去年獨
樹丹楓誰不見何須更立萬松前　朱熹送德和弟歸婺源詩曰十舍辛勤觸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
事催歸興步出闉山黃葉堆　明高啟山中別寧公歸西塢詩曰一上香臺看落暾沙村孤樹晚依依老僧不
出青山寺只有鐘聲送客歸　又送賈麟歸江上詩曰別渡紛紛逐斷猿貧交無贈只多言離愁正似蘼蕪草
一路隨君到故園　又江上送客詩曰春風江上蕩舟過垂柳垂楊拂浪波惆悵今年頻送客長條欲折已無
多　解縉赴廣西別甥彭雲路詩曰多情爲我謝彭郎采石江深似渭陽相聚六年如夢過不如昨夜一更長
　唐寅送陳憲章詩曰僧房酌酒送君行把臂西風無限情此際若爲銷別恨兩行紅粉轉春鶯　李夢陽夏
口夜泊別友人詩曰黃鶴樓前日欲低漢陽城樹亂烏啼孤舟夜泊東遊客恨殺長江不向西　楊慎征人早

行圖詩曰杜鵑花下杜鵑啼烏曰樹頭烏曰棲不待鳴雞度關去夢中征馬尚聞嘶　謝榛語別張德隆詩曰

來時積雨汉平原去路鳴蟲秋正繁桂樹花開知有興紫騮新過孝王園　又送周秀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酒

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開樽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

晉賦　魏文帝　離居賦曰惟離居之可悲政獨處于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夏之悠長驚風厲于閨闥忽增激于中房動帷裳之晻曖彼明燭之無光　又感離賦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衆墓兮成行柯條惜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脫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又永思賦曰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遠之難當　曹植愍志賦曰或人有好隣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竊託音於往昔述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余質之可虧　又離思賦曰背故鄉而遷徂將遥憩乎北濱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榛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爲信樂土之足慕忽竝日而載馳　晉陸機別賦曰伊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期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脩觀超臨遠以相思　傅咸感別賦曰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悦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退踧踖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揩稚好之黔赩分綢繆而日新闡蔥含芬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載睦景於夜光敢有覩於斯辰欣與子而竝翔天啟其願自義睦友載揚厥晉降聖宰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庭嘯宸極之眇眇鲁吾子之寵榮無荆玉之夜覩猥齊景於夜光敢有覩於斯辰欣與子而竝翔天啟其願自忝蘋繁幼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續未凝聖朝嘯吝顧佐納言先綜萬機出順景而爲偶入閑然而無依步虛宇以低回想宴笑之餘暉意纏綿而彌結淚雨面而霑衣　梁江淹別賦曰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絶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慘悽風蕭蕭而

異響雲浸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遲遲於山側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卧悅若有亡日下辭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幔而虛涼知離夢之聯珮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箏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馳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滷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劒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厠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杖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劒非買價於衆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遠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鬢青氣之煙煜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裾至如一去絶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衆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湍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慙幽閨之晏寐思蘭室兮屢空夜聽琴兮拂缸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之琴怨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虞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彦蘭臺之羣英賦有雕龍之聲誰能摹黯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又去故鄉賦曰日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折兮蓬花落流水散兮翠莖疎發桂枝而不見悵浮雲之離居乃凌大壑越蒼淵茫茫積水崚嶒斷山窮陰近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墟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溆浦而捐袂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絶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霰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霧起重曰江南之杜蘅兮色已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掩望撫玉琴兮何親　劉孝儀歎別賦曰在羈旅兮爲思每居常而不樂意難偕於駘蕩情易遂於隕穫愁非和而自來憂試排而不却退求已以自省

慨撫衿而太息位不俟於一進駸徒彰於二色名有似於務耕學無均於譽纖在初歸之爲慶庶因拙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摇筆比楷式於臨流止每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軫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被於當寐乖共餐於終食唯憑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　張纘離別賦曰太常劉侯之前輩宿達余在紈綺之歲固已欽其風矣及理棹江干攬涕遷望采蕭之詠不覺成篇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之清輝挺荆衡之箘簬輝江漢之珠璣昔相知於一定逾盛衰乎二紀豈因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諧於金石情冥符乎蘭芷忘時輩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齒及胥遇於雲闕又方駕而聯轡宵擁傘而暗語晝脱蓆以遊遨案方前而等食衣共體而同袍猶合歡之蠲忿如來蘇之釋勞唯吾人之與子今諒不言其已名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同調寧風波之所移豈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擬逢下士而或笑隔願言於信次尚眷眷龍門而掩涕瞻郢路而何偕在驚禽之屢感迫徂年之長暮眺湘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遭迴而難泝猨啾啾而夜吟鵾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其何心能辭鄉兮別故抱荃蕙之遺芳共離披於霜露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感喜能而好修寧安願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闕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愛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熳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山磝磝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宋黄庭堅別友賦曰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以爲朝予望道於堄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絶塵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而注弋俯淵覩之沉鈎或一能之勝予忘日月之不子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道之於龍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闇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鼓旗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堀增儒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食爲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潭潭而進舟風剡剡而侵裘恐事親

之不歇則惟是之同憂　元賓棄別知賦曰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儽憊以自寤逝儵爍以遷征兮抗九重之雲扃頫三辰之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儽儽兮亦踉蹌而在茲於嗟乎世德之不賈陳珮玉於交逵兮被徒輿以瑤璠設厚顏之謬沉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叫於咽咤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偶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兮故意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願涼薄之多戀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實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華之爲權莫或知其濩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子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鶩兮殆若爲乎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滭滭兮春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於嗟乎昔之盛者何其多　明何景明別思賦曰君何爲兮遵脩途以長徂俾予懷之弗怡憤怳倘而罔愬左右而若遺莽川陸之迴薄迥城闕之逶迤山豐豐而景入林蒼蒼而鳥稀拂清霜而採松迎夕露而折葵托懷諸彥之雅趣款行客以終宵慨離違之多端接晤語而逍遥時乃御閒館即別院天列列而疾飈月霏霏而微霰開重簾之華燈飛遙輪於清讌締久要而莫渝願暫驂而歷歷以辭秋霜淒淒而凝冷顏征鴻之稍滅戀行雲之奮馳悵予駕之弗騁覽歲事之遒暮延軒楹之夕景葉凋固獨笑之所由戀舊途之佇影送夫君以申佩寄一感於茲遊悼霖澤之久愆恐江河之不流矧庶役之未蠲固羈束以周慎兮秉玉度其温如調樣華之嘉什兮仆軌濟巨川而思舟操吾道而罔屈何令名之不脩傾風譽於咫尺日結駴於河洲　袁泰別知賦曰昔余未燥髮兮玩蘭臭之易辭翔藻譽於東序兮騰茂聞於遐旬握靈珠之寡協維王生之好脩兮荃中情之固結繼神緒以貽休兮敬眡幸膏力之方剛兮從有司之嘉薦叩天閽以彙征兮說沉志於經墳兮復窮精於簡牒辯機緯之義象兮採衛蕃之上仁兮含條理之令姿承丕柢之宏業蹇逸軌以高驤兮抗先民之皇烈既源流之蘂奇吐黃中之緒論兮布卓詭之妍詞式大猷以申典兮何古人之足師包豈弟之敞眡幸膏力之方剛兮從有司之嘉薦叩天閽以彙征兮敦人綱以周慎兮秉玉度其温如調樣華之嘉什兮仆軌濟巨川而思舟操吾道而罔屈何令名之不脩傾風譽於咫尺日結駴於河洲　袁泰別知賦曰昔余未而弗售兮慨和璞之徒獻豈命運則然兮偭時俗之變期良田於晚歲兮庶脩名之早建　趙時春別知賦曰平涼趙時春既放逐於涇水之陽笄頭

之麗友魚鳥而伍麋鹿南山戚子秀夫釋轜轉而訪焉曰吾聞聖人不役役於時而蟬蛻於物上故實之而冰消爍之而春益河淮橫流巨靈天吳鼎沸吞雲而砥柱呂梁之碭不移也吾子奈何解朱紱以紐犁埋韜藻之清實伏龍光於重淵涸淤泥而長徙負鹽車而垂耳忘萬里之雄想曷以翹首奮翼嘯青雲以欲上騰驟於九達之衢俟軒蓋之高敞苟黃鹿之有作猶庶幾於方響使淤廓而靡偶竟闃寂而執與爲黨乎時春曰唯唯夫子所言乃見田曜淵之志蓋未覩於盤薄潛虬之事也蚤負禪而振股視九華瑤池之境猶鉅厠也異哉軒轅氏之問彼髡髦焉知其異詅乎田有秬秠無詅福荔釋蹻息蔭以誇連騎操椎攻堅不藉鋒頴之利故聖人冒於由賜故曰達人安命君子不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庶幾乎義皇之治戚子嘿然而笑稱詩曰振清風兮被皓月南山崒嵂兮涇流焉於浴沂而擊節於顏氏興漆雕之深說數有望於由賜故曰達人安命君子不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庶幾乎義皇之治戚子嘿然而笑稱詩曰振清風兮被皓月南山崒嵂兮涇流焉於浴沂而擊節於顏氏興漆雕之深說數有望於由賜故曰達人安命君子不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庶幾乎義皇之治戚子嘿然而笑稱詩曰振清風兮被皓月南山崒嵂兮涇流焉

永貞璧既涅而不可緇兮金亦鍊而彌精弄白雲以徜徉兮抱明月而偃仰駕仁體以爲輿兮乘誠明以爲鞅
樂眞境之融泄兮窮聖途之脩廣庶上酬於所知兮浣予懷之慞惘　王學士分攜賦贈吳興張副教曰何光
陰之荏苒兮春倏去而不可遲懷江南之杳渺兮正綠重而紅稀流雲逝而天潤晴日皎而風微念江山兮阻
脩我欲去兮無由奈佳人兮分秖草青青兮縈我愁欲絶託長條兮贈君綰同心兮識別惟東南之大郡有錦繡之苕溪雖山水之清遠產人物兮尤奇沈慶之風流孟郊之孤危志和之清
淑子野之芳辭謝安陸抗之所經歷杜牧蘇仙之所遊嬉清風千古兮尚在使人傾仰而思之若乃太湖月落
暮畫雲開金鑪玉膾紫筍青梅或登高而吟嘯或弔古而徘徊奉甘旨以娛親會鄉曲以舒懷佳人去兮我心
悲鬢蕭蕭兮明如絲亂春愁兮似織有心事兮誰知寫離情於尺素悵不得兮同歸　皇甫湜離思賦曰吾友
朱子將有遠行因爲作離思賦靖貞以徽居兮泊吾御夫四時亮無名世之宏偉兮驤鷙軼羣而登巍惟斯時
之迅邁兮痗吾衷其不可回憂緜緜其若萌兮又感乎友之將行慥離羣而索居兮嚮曩予之幽情洵徃古之
不遐兮惟覩象而后宣糅蕙芷以亨鬳兮又申之以幽蘭紛鬱鬱其芬藹兮珩寶璐而珊珊芳弗察其姊嫮兮
雲繽紛而承憲迴聽襲於衡側兮魂營營而靡晏予侘傺而顧懷兮懟予心之不然駿弗必御良弗必庸兮始
以爲過言目騶裹之殫棄兮委和氏於泥閒何古人之不誣兮惟覩象而后宣糅蕙芷以亨鬳兮又申之以幽
蘭紛鬱鬱其芬藹兮珩寶璐而珊珊芳弗察其姊嫮兮膏予馬以盤桓旦予發於蒲坂兮夕指憩於岐趾過虞
號而遊目兮歎息而不遑已諶帝賚之足徵兮感輔台之在鄜式茲巖以徘徊兮神發夢而滋惑嗟遇合之何
常兮慨重華之不覿汩吾歲之日道兮泣漣落而霑臆服跋糅而振緤兮雖累辟縶騏驥而弗乘兮即遐落而躊躇眄北
造父其焉如泝餘皇以登巒兮槩日月而靡由涉長河之浩渺兮越棄置而弗售悲吾生之不辰兮悼睽阻之
疚心思返旆於窮谷兮念鳴鶴之在陰憑浮雲以迴眺兮涕橫墜而弗禁亮洪流非一葦之可障兮炯貽則於
周任時亹亹而不居兮言遄徂於故岑既緯繣而猶合兮亦非君子之所欽　皇甫汸感別賦曰別方異緒離
狀殊端在有情而必款豈同氣而能堪軺車陳於坰側舟楫戒於江干或感慨於川逝或行嗟乎路難涕臨觴
而共收心執袂而俱酸善哉江生之言曰黯然銷魂值我愛弟遄徃帝闕愧雙鵠之竝舉兮矯乘雁而孤騫

李杜恨別賦曰紆長恨之端者豈非別離之情耶況秦楚兮異域復燕齊兮天涯乍秋信兮飛鴻忽春風兮落
花是以征人思往遊子戀鄉揮袂欲去心中傍徨日亭亭而向低雲黯黯而飛揚念相見之未期聊踟躕而內傷由是心
驚斯班馬兮蕭蕭駕輕車兮踉踉扁舟去兮水聲駛孤帆起兮江風長送行子之將遠獨聊躅而內傷由是心
飛雁天惆悵欲結落聯春花寄影明月試登高而望遠渺懷燕而念越通宵夢於飛雲想離情於昔別情淒淒
兮如秋怨紛紛兮如雪傳掬淚於逝波庶涓涓而不絕昔如楚國孤臣少年報士殺矢渡河哀歌吳市慟骨內
之淪喪訣申脊而隕涕悲孤劒之誰託攄厓中而東逝懼後騎之可追驚風塵之時起詎桑梓之靡懷憤宗國
而不視若乃荊卿西去易水張筵賓御涕零寒風蕭然崢嶸四顧長虹亘天悲歌擊筑怒髮衝冠嗟壯士之一
去恐長往而不還遂登車而不顧彈長鋏而何言至若班超壯心慷慨投筆嗚劒伊吾徼功疎勒玉關萬里兮
貴賽多龍沙悵望兮鼓聲咽滯槃橐之遥城慘燕山之暮色朔風悲兮鳴笳葱嶺白兮飛雪懷玉門而不見恨
故鄉之長絕乃若少卿降虜蘇武老歸攜手河梁恨恨難辭俛仰傷心無淚可揮歎胡馬之失羣眷思心之依
依欲相見兮未有期聊尊酒兮寄懷思高臺望兮故鄉遠子卿去兮予心悲及夫明妃遠嫁別渡珠飄漢宮紅
落翦門草凋傷蛾眉之憔悴悵紫臺之蕭條琵琶怨而風愴詎魯戈之可揮恍萍梗之如
遥若夫鄴中奸雄平原傑士一朝長別歲華不滯歎愛姬之無緣想華亭之鶴唳詎魯戈之可揮恍萍梗之如
寄銅臺高兮白雲飛漳水流兮晚風厲怨總惟之飄飄何西陵之可睇或有趙姬越女秦娥衛嬪王孫欲去蕩
子從軍柔風乍起王睢報春洛陽花滿陽關草薰白花飛雪煙柳停雲傷心此別情詎可論至乃金風避暑秋
月揚輝吳宮燕去衡陽雁飛代馬依風隴水寒漸送君之去胡窴不悲是以別方無定別緒何常靡別不恨靡
恨不長使人目擊神駭情感內傷雖使子雲思奇而吐鳳鴻烈文成而挾霜少陵雲垂而海立昌黎鳳躍以龍
翔惠施雕龍之雄辯太白倚馬之激昂鳴蘭臺之珮玉垂金蘼之琳琅詎能摅中悰之惋恨而寫別離之情狀
者乎　張東海惜別賦曰於是脂車舉而秣四牡兮指雲衢以遐征羌友生之戀戀兮盤紆目渺渺而瞻望弗及兮
馬兮扼子之車柰子之不少留兮倏載馳而載驅心逐車輪而輾轉兮胡周道之動木歌伐木之無和兮鳥嚶
空佇立以踟躕悠悠白雲之下上兮山宛宛而卷曲耳蕭蕭以鳴秋兮颯涼飈之

鳴而林靡音緣期永以爲好今胡中道仳離之遠恨獨處此今渺天涯之南北目送飛鴻今毋俾爾音之金玉
注目空冥今緣紗將思腸糾揉而塊獨處今憯慘以酔癡將奮迅以解去今又來集夫廬之旁淩遥遥以交
下今每怦怔而怨吝情兀兀以無聊今紛索莫之淒其儼夢寐其越世今曷想像其丰儀慨契闊之退棄今援
以心爲春風今已而花光慘今行雲遲靈景遠遠今奔以馳嗟哉合今終有離
歸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子卿名聲冠於圖緯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禄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
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
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
爲重患是以彭寵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絶
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絶何由復達　蘇武報李陵書曰昔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退夷作逆封豕造悖
財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戮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
側耳遠聽不聞人聲嘗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
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鑽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擯於殁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
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
家室孤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
代矛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人生如朝露何自久長之路既遠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絶代
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竝還所贈　李陵重報書曰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困窮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車轍
飛漠以御風雨攘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劒頸以見志顧國家與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爾子別後益復無聊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劒頸以見志顧國家與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爾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迴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豈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後漢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迴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豈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後漢

闔閭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與爲國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蒲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闔閭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與爲國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蒲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譬報會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足下又云漢於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

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譬報會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足下又云漢於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

于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

于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

與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爾

與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爾

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劒頸以見志顧國家

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劒頸以見志顧國家

嗚呼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

嗚呼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

筑瓢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執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吳越意存斷金　嵇茂齊答趙景真書曰登山遠望覩嵸嵷以增悲遊盼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蔽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舍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巽山於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青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曰執別瀟枻嗣音阻闊合璧不傳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地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憒薄鄉思遭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閒還驛以慰相思　又與蕭臨川書曰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晚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關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啟復乘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耿然未赴想征驂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遲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言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元帝與蕭挹書曰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信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綬龍樓允因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鑣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輝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劉孝標答郭峙書曰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蓬逝波驟雨散動閒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雜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

周王褒與周弘讓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南北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闊曲猶依杜陵之水尚報東陂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猶懷五岳之舉頃年事道盡容鬢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

涯繁憂總集視因愒日類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遊空恩華洛灞陵南望唯見長安所貴書生之魂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邈無由矣會見之期長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陳周弘讓答王褒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霑瞳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荊離坼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邑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觴沙曲弦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為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壽考猶冀蒼雁頻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相思捐管操觚聲波俱咽　徐陵答尹義尚書別蠙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歎吾庵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於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歷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夫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殼觫之牛自保由於無用嗟余鄙陋未友龔生唯歎吾賢不同邊瑗爾夫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翫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閎庭奏歌鍾座延僑肹賓客之叙方於階阼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韓宣屢至宰孔頻還鄧爾遲迴豈云隣睦

序 唐王勃春夜桑泉別少府序曰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別芳筵而促興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別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歡盡動息悲來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苑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既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侯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又還冀州別洛下知已序曰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青囊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屬群公之大會風煙亟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餙重開直報

蛟龍之贈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爲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渌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邙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爲贈別之資鵾鵬奇杯共盡忘憂之酒駱賓王贈李八騎曹序曰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顧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遠遥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之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筵賓館餘花遥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灞岸南登綠蟻空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難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言　又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曰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顧於時晚吹吟桐疑奏別離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頹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交斷雲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歎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遥盍各賦詩式昭離緒　宋之問三月三日於灞水曲餞豫州杜長史別昆季序曰上巳佳遊近郊春色朱軒映野見東流之祓禊白雲在天悵南登之送別杜長史言辭灞滻將適荆河戀舊鄉之喬木藉故園之芳草鴛鴦原四鳥是日分飛輿泉二龍此時云遠緣潭一望青山四極秦人去國乘右輔之脩途洛客思歸憶東京之曲水請染翰操紙即事形言各賦蘭亭之詩咸申葛陂之贈

贈答一

毛詩曰無言不酬　又曰雜佩以贈之　又曰贈之以芍藥　又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左傳邊成曰朝聘有珪享頖有璋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動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徵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

詩序曰周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又尹吉甫作頌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家語曰孔子遭程子於塗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史記曰孔子適周見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　晏子曰舉燭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高明也　穆天子傳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書者謂持燭者以言　穆天子傳曰穆王饗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酬義可觀　漢書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文士傳曰漢桓驎伯父焉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座焉告客曰吾此子弟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絶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憃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通言　蜀志曰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使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餚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以納以慰將命權大悅之　魏書曰蜀費禕使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之視其已醉問以國事並論當世之務辭難眾至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遺權以手中嘗執寶刀贈之禕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會稽典錄曰陳業少持操沛國桓儁當世英俊避地會稽閭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儁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曰不因行李以係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愛適樂土閭高風飢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動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先賢行狀曰杜安入太學時號曰神童時貴戚多有與書者不輒發常擊壁藏書　荀氏家傳曰荀勗蜀平之後遣使通吳司馬文王用公所作書與孫皓皓報命和親王謂公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晉書曰殷羨遷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殷洪喬不爲置書郵　又曰殷浩答桓溫書應有謬誤開閉數十竟遣空函　又曰王猛將行謂慕容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睹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　宋書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齊書曰庾易徵辟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粲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遝理几竹麈書格報之　唐書曰李光

顏字光遠葛旃少敎以騎射每歎其天姿秉健長從爲裨將馬燧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韓弘素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衄之乃飾名姝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踣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擅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　又曰秦系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城系用偏師攻之

贈答三

疏麻　尺牘　謝　一封書　三道印　韓愈寄皇甫湜詩曰敲門驚

書上有皇甫字　楚詞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於離居　宣達王撫軍詩曰誰謂情可書盡書非尺牘　虛仝茶歌曰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　送封信白　以報之美瓊瑤美人贈我錦編段何以報之明月珠　一枝春　五雲體　陸凱寄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聊贈一枝春　青玉案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青玉案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雙玉盤　雙南金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雙玉盤　主之其載答慢意而已皆有楷法陸唯署名自謂　所書妙字若五采雲時人慕之號卿公五雲體　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傳休奕四愁詩曰

二下詳

贈答一　衡陽雁　北枝梅　黃庭堅詩曰衡陽有歸雁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　比目魚　翠鴛鴦　傅休奕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雙翠鴛

贈答一　衡陽雁　北枝梅　黃庭堅詩曰衡陽有歸雁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　比目魚　翠鴛鴦　傅休奕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雙翠鴛

漢記曰鄧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　輸故吏知訓推鹿車至上谷遺訓　杜甫詩曰巴陵染翰光　過雁來魚　又詩曰久客多枉朋友書素書一月凡一來　通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擬　史曾發手書郡國叩頭啣款塞莫不感悅咸曰得對公一　叙錄曰杜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　報之七襄姑酬先辱　江頭春草目方送於燕橋　隴首寒梅手忽披於魚素　柏臺增肅心實切於瞻烏

竹簡抒誠言莫殫於賀燕　游談所及既弗聞於賢愚

詣　責孟公之尺牘獨切神馳　燕厦崇成徒劇依歸之意　妙語相先更曲蒙於契好　莫碑於賀燕　游談所及既弗聞於賢愚　詣　責孟公之尺牘獨切神馳　燕厦崇成徒劇依歸之意　妙語相先更曲蒙於契好　莫埤門　飛持咫尺之書敬伸賀厦　聲聞乎號阻趨賀於翹材　敷叙慶悰敢馳書於光範　慶君子之得輿喜而不寐　效小人之貢牘言莫能宣　李北海求識少陵面久切於懷　陳南陽瓢遺子公書大踰所望

遺書札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垂尺素 本參送實漸入京詩曰水底鯉魚幸無數願君別後垂尺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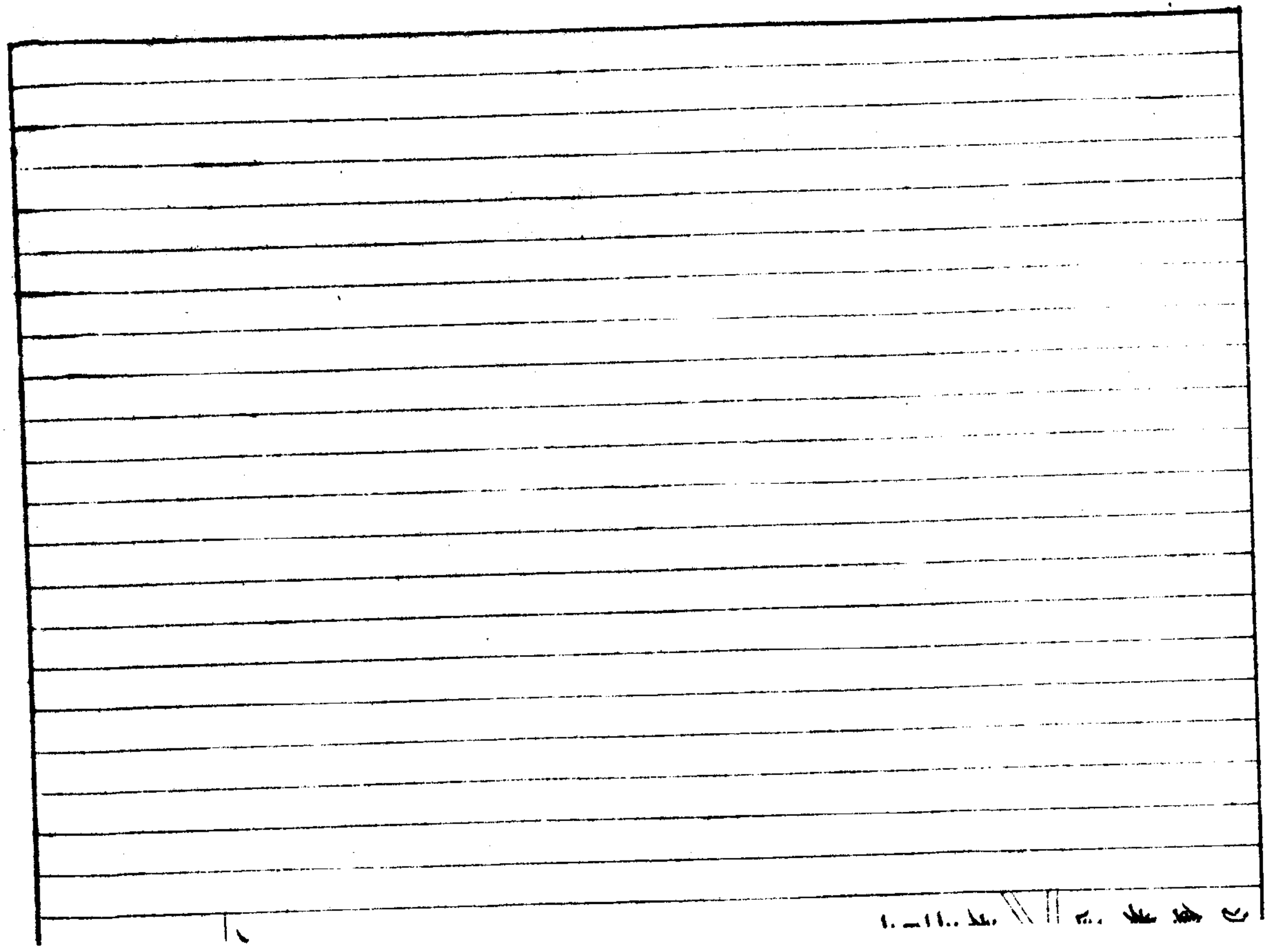
曰朧章 飛雲翰 元稹詩曰舊好飛雲翰

忽有贈 枉故人 韓愈寄郭岳李大夫詩曰溫城去郭浦江水 贈美人 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兮橋以遺夫美人

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題紙背 韓愈寄劉連州詩曰書成欲寄孔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

贈我一端綺 古樂府曰客從遠方來

餘里故人心尚爾 雙鴛鴦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綾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鵾文綾 謝惠連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綾裁爲親身服著以共寢興



贈答

晉袁宏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奉從清濟寧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美令矣穆如清風　又答卜元嗣詩曰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詩以歸　孫綽贈答詩曰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濤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徐幹答劉楨詩曰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別華木昌且繁　應瑒報趙淑晨詩曰朝霄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獨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情　繁欽贈梅公明詩曰聽我北園有條者棻邇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氳吐葉柔潤有光黃條芙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聽旃勗名乃彰　程曉贈傅休奕詩曰猗猗芳蘭植彼中阿曖曖其光有烈其芳既茂且榮采之用羞嘉賓式宴以遊　又贈傅休奕詩曰三光飛景玉衡代運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權輿授代徐陳蕩由巢父厥醜伊何元酒斟觴　又贈傅休奕詩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典穢元服初冠嘉福咸會嘉賓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淳祖厥客伊何許邾鄫淳答贈詩曰我君子時儀我路陽贈我嘉辭

茂陰下攜手共躊躇矣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神農更王軒轅承紀晝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彊秦兼幷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應符一作圖　靈獻微弱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陵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皐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紫一作室　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官一作官　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巒羣龍光贊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昔余與子繾綣東朝僚日朗月攜手逍遥自我一作成　離羣二周於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爲詩望俟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頹厲不崩　陸機答賈謐詩曰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雄臣騰一作馳　驚羲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蔭土綏難改物承天天厭霸德黃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祖誕育洪胄篡戎於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江改獻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篡戎於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稠遊跨三春情固二秋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輝執云匪懼仰肅明威分索則異攜手實難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潔如玉如蘭民之胥好猶狂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又答潘尼詩曰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日東徂來餞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採子玉懷疇爾惠音　又贈馮文羆詩曰嗟我人斯載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彼一作自　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又贈潘尼詩曰水會於海雲翔於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元舍彼元冕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又贈從兄車騎詩曰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難爲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　又贈紀士詩曰瓊瓌俟豐價窈窕不自鬻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脩娉協姝麗華顏婉如玉　又贈顧彥先詩曰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　傅休奕答程曉詩曰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羣后載載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

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顯顯兆民藝藝我體率土充庭萬國奉藩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熙遐爾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焦朽斯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雝雝興頌作歌　又答程曉詩曰羲和運玉衡招搖賦朝旬嘉慶彤三朝美德揚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元化並世霑天人洪厓歌山岫許由嗟水濱　傅咸贈楮武良詩曰麦豐於楮惟晉之楨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遵東夏於征　又贈崔伏二郎詩曰英妙之選二生俊才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　潘尼答陸士衡詩曰顧茲蓬廁根闌陂青澤雖均華不足誠發自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謙豈不爾思　又答潘尼詩并序曰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盡各言志也詩曰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厠彼瑤瓊貶非其喻聞寵若驚　潘尼答陸士衡詩曰逝將辭儲宮棲遲集南畿不悟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披遠春不茂未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禁闥祇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逸口詠新詩目玩文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酬尺璧　又贈劉佐詩曰要言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又答楊士安詩曰逝將辭儲宮棲遲集南畿不悟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閒俊德貽妙詩數藻發清徽媿彼褒崇過感此岐路悲　張載贈虞顯度詩曰疇昔協蘭房繾綣在華年嘉好結平素分著寮友前謂得終遐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造遘閔丁憂艱俾我失良朋誰與吐話言一日爲三秋歲況乃三年離居一何闊結思如迴川　石崇贈棗腆詩曰久官無成績棲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鄉恂恂二三賢身遠屈龍光攜手沂泗間遂登舞雩堂文藻警春華談話由蘭芳消憂以觴醴娛耳以名娼博奕暹妙思弓矢戚邊疆　司馬彪贈山濤詩曰苕苕椅梧樹寄生於南岳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自孤危於何託余足　曹攄贈石崇詩曰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羣翟飛咬咬春鳥吟野次何索漢漠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効於今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駑駘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

承　唐崔曙贈劉現詩曰羣由議者騰龍因慶雲翱茨棘非所憩輸飛遊高岡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皇新城非芝圃曷由殖蘭芳　又謝答劉現詩曰隨實產溪濱摘此夜光具不待卞和顧自爲命世珍　秉牒贈石季倫詩曰深紫君子脊雅顧出羣俗交實取揩悅所贈非珠玉凡我二三子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斯賴我勞數命於彼徐方載詠陟岡言念渭陽乃泝洪流況身餘體隕益少慚衾昧長無缺介遺訓其聞出入靡違宵寐晨逝高路之長亦既至止願言以寫憂有石侯作鎮東夏覽以撫我從容柔雅我聞有言居安思危位極則遲勢至必移上德無欲貴道不爲妙議先覺通夢望義竊觀堂奧欽蹈明規　摯虞答杜育詩曰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頻歲有聲彰澈賴茲三益如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生殖鐘鼓晏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羣索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歐陽建答秉牒詩曰於鑠我舅明德塞違神移實賴茲誨導之軌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萎如樛斯垂我遵君子仰之彌高巖巖其庭無閑頹圮匪移實賴茲誨導之軌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萎如樛斯垂我遵君子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即之惟溫居盈思冲在貴忘尊縱酒嘉讌自明及昏無幽不研靡異不論人樂其量士感其敦　石崇答秉牒詩曰言念將別覩物傷情贈爾話言要在遺名唯此遺名可以全生　杜育贈摯仲治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駒矧乃斯人乃遵乃徂雖非顯甫餞彼百壺雖非張仲將膾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音雖非翻飛曾未異林願戀無枝增其慨心望爾不遐無金玉音　秉報答阮德猷詩曰友朋顧之貽我良箴既之無斁終詠斯音燕鼎在舟雖重不沈庶湯嘉謨高迹可尋　宋鮑昭贈顧墨曹詩曰昏明易遠離會難揆宴撤衆分西櫨東軌飽令暉履書寄行人詩曰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恒關帳中流燼燿庭前華紫蘭物枯議節異鴻來知客寒　又寄行人詩曰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嗣詩曰婉婉遊龍載遊載東靡靡行雲並躍齊蹤無類不感有來斯雍之子云遵嗟我莫從歲云暮止遽職戒行業嗣龍秀孤松獨貞悲風宵遠乘鴈暮征撫物遐想念別書情　徐孝嗣答王儉詩曰台曜澄華鉉岳栽峻結芳幽谷解珮明椒去德滋永懷德滋深行雲傳想歸鴻寄音　王融贈族叔衡軍詩曰台曜

經天爲象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賢超瑚璉才逸卿雲搖筆泉瀉動詠寰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壁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貢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謝朓在郡呈沈尚書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兹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評詞珍篇清夏室輕扇動涼颸秋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暮　梁簡文帝贈張續詩曰儀表咸推挹牆仞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復折波濤辯綺思曖霞飛清文煥颺轉朱旗赫容與雕榮紛曜煌波搖白鷳舟風動蒼鷹舳九疑勢參差江天相蔽虧三春澧浦葉九月洞庭枝洞庭枝裊娜澧浦葉參差芬芳與搖落俱應傷別離　沈約詶孔主簿通直懷邁居詩曰閶闔既洞啓龍樓亦高闢兩宮集鶩步二闈引通籍伊爾事清塗紛吾供賤役　任昉答劉孝綽詩曰閑水既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噓似嘲謔兼稱夏雲蓋復陳秋樹索詎慰瞿嗟人徒深老夫託　劉孝綽答張左西詩曰相思如三月相望非兩宮持此連枝樹暫作背飛鴻若人惠思我搆藻蔚雕蟲仙掌方晞露靈烏正轉風方假排虛翮相與北山叢　王僧孺秋日愁居答孔主簿詩曰首夏雲物善晝暑且猶清日華隨水泛樹影逐風輕依簾野馬合當户昔耶生物我一無際人鳥不相驚儻遇北山北聊訪喬法卿　又寄何記室詩曰思君不得見望望獨長嗟夜風入寒水曉露拂秋花何由假日御暫得寄風車　王筠東陽還經嚴陵灘贈蕭大夫詩曰子陵徇高尚超然獨長往釣石宛如新故態依可想　裴子野答張貞成皐詩曰匈奴時未滅連年被甲兵明君思將帥方聽鼓鼙聲吾生恣逸翮撫劒起徂征非徒慕平季聊欲逞良平出車既方軌絶幕且橫行豈伊長纓繫行見黃河清雖令懦夫勇念別猶有情感子盈編贈握玩以爲榮鼓子振旅凱舍毫備勒銘　蕭子雲贈海法師還甑山詩曰真心好丘壑偏悅幽棲人忽聞甑山旅萬里自相親沈寥晚霖霽重疊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露起塵動予憶山思惆悵惜荷巾　又寒夜直坊憶袁三公詩曰滴滴雨鳴階惜惜茲夜靜風落宣猷樹寒燭承光屏高帷獨曉垂華燭夜空冷所思不相見方知寒漏永　又東郊望春詶王建安雋晚遊詩曰金塘綠泉滿上園梨藥落峽蝶戀殘花黃鶯對妖艷芳菲滿郊甸息氣生關津子家寂蓋里我館幽棲郭綠楊垂長溪便橋限清洛相去能幾許一水終疎素　柳惲贈吳均詩曰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

關候日遠絶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贈吳均詩曰遠遊濟伊洛秣馬度清漳邯鄲饒美女艷色含春芳蘼蕪謝芳草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又贈吳均詩曰山桃落晚紅野蕨開初紫雲日自清明
楚客奏歸音颯颯避霜葉離離出塞禽　何遜落日贈范雲詩曰緣溝緑草蔓扶櫬雜花舒輕煙淡柳色重霞
鼓瑟未成曲踏屣復翱翔我本客遊子情愛在淮陽知誰心不樂念舊苦人腸　又贈吳均詩曰秋風度關隴
掩日餘通遥遥長路晚寂寂行人踈　又日夕望江贈魚司馬詩曰溢城帶溢水溢水縈如帶日夕望高樓耿耿
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悦弦聲復悽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絶仲秋黄葉下長風正騷
眉早鴈出雲歸故燕辭簷別晝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日隱洲誰
能一羽化輕舉遂飛浮　吳均贈周興嗣詩曰昔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車紫轂連錢馬朝花舞風
中夜月窺窗下想君責易朋居然應見捨　又答柳惲詩曰閒房肅已靜落月有餘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
飛絶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迫遥江之圻一爲別鶴弄千里淚沾衣　又詶郭臨丞詩曰聞君立
名義我亦倦晨征馬在城上蹀劒自腰中鳴白日遠川暗黄塵壠抵驚願君但銜酒深知有素誠　又詶聞人
侍郎詩曰悵然心不樂萬里向悠悠凌朝憩杜渚薄暮遵江洲君住青門上我發霸陵頭相思自有處春風明
月樓　又詶周承不值因贈此詩曰竹枝任風轉蘭心逐風卷青雲葉上園白露花中泫聞君入騎疎聊寄錦
中書一隨平原客寧憶豫章徐　又遥贈周承詩曰巨石亂天崖雜樹鬱參差伯魚留蜀郡長房還葛陂練練
波中月亭亭雲上枝高岑蔽人者無處得相知　又周承未還重贈詩曰石渠閒無人子雲今何在顧望獨疑
憂銜杯竟誰待散雪逐吹寒蓬姿浮霜采甘泉無竹花鵾雞欲還海　陳江總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曰傳聞
合浦葉還向洛陽飛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去雲目徒送離琴手自揮征蓬失處所春草屢芳菲太息關山
月風塵客子衣　增　唐張説酧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詩曰徐陳嘗並作枚馬亦同時各負當朝譽俱承明主
我舍香日連爾縕雲司朝攜蘭省步夕退竹林期中路一分手數載來何遲求友還相得羣英復在兹留臺少
私夫君邁前侶觀國騁奇姿山似鳴威鳳泉如出寶龜材雄子雲筆學廣仲舒帷紫綬拂三寺朱門臨九逵昔
人務方駕遍尋追涉亂懷同賞露芳憶共持迎賓南澗飲載妓東郊嬉春郭綠畝秀秋澗白雲滋名畫被人物

良書討滯疑興來光不惜歡往迹如遺歲宴罷行樂層城間所思夜魂燈處厭朝髮鏡前衰忽杜崔顥兼金訊長懷伐
韋孟詞曲高彌寡和主善代爲師齋戒觀華玉留連歎色絲終慙起予者何足與言詩　張九齡酬王六寒朝
見貽詩曰貴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惟君獨見思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伐
木詩　崔顥贈輕車詩曰悠悠遠行歸經春涉長道幽冀桑始青洛陽蠶欲老憶昨戍馬地別時心草草烽火
從北來邊城閉常晏平生少相遇未得展懷抱今日杯酒間見君交情好　杜審言贈崔融詩曰十年俱薄宦
萬里各他方雲天斷書札風土異炎涼太息幽蘭紫勞歌奇樹黃日疑懷叔度夜似憶眞長北使從江左東歸
在洛陽相逢慰疇昔相對斂存亡草深窮巷敗竹盡故園荒稚節君彌固衰顏余自傷人事盈虛改交遊寵屢
妨雀羅爭去翟鶴鷺競尋王思極歡娛至朋情詎可忘連騎追佳賞城中及路旁琴樽橫宴席巖沼卧詞場三
川宿雨霽四月晚花芳復此開懸榻寧唯入後堂興酣鴟鴞舞言洽鳳凰翔高選俄遷職嚴程已飭裝撫躬
道義攜手戀煇光玉振先推美金銘舊所防勿嗟離別易行役共時康　沈千運贈史脩文詩曰故人隔千里
會面非別期握手于此地當歡反成悲念離宛如昨俄已二十暮疇昔皆少年別來髮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
知是誰曩遊盡蓁蕪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前路漸欲少不覺生涕洟　王昌齡鄭縣宿陶大
公館贈馮六元二詩曰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田中非爲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
君近出谷同所驚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爲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
百里見郊樹飛兩祠上來寥然關中暮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闕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
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蹋步拂衣易爲高論迹難有趣張范善始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
數　王維贈裴迪詩曰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手本同心復歎忽分襟相憶今如此
相思深不深　又贈祖三詠詩曰蟭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閴無人離居不可
道閒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賓
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　孟浩然和張明府登鹿門山詩
曰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絃歌既多暇山水思彌清草得風先動虹因雨後成謬成巴里和非敢應同聲

李白贈范金卿詩曰君子在清盼不知東走遂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棄好相招攜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撫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逢東慚白永楚客蒼山難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祇應自索莫留舌示山妻　又酬崔十五見招詩曰爾有鳥跡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　又以詩代書答元丹丘曰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煙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閒長望杳難見浮雲橫遠山　又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詩曰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醉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沈淪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嘗昔相知盡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變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爲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遥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　又贈崔侍郎詩曰長劒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曾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君乃軒轅佐余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驚彈落虛禽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扶搖因借便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愁爲莊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　杜甫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詩曰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飢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又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詩曰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爲黃巾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俜卧疾頻曉鶯工進泣秋月解傷神會面嗟乘槎似漢臣鴻鴈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

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巖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溯口江如練巘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嶼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闉石境通幽魄琴臺隱絳脣送終惟冀土結愛獨荊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跡稍稍息勞筋網結粘圓鯽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屨小睡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禊飫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又酬高使君相贈詩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元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又短歌行贈王郎司直曰王郎酒酣拔劒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劒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祖詠酬汴州李別駕見贈詩曰秋風多客思行旅厭艱辛自洛非才子遊梁得主人文章參末議榮賤豈同論歎世同王濬懷賢憶法真情由恩舊好契託死生親所愧能投贈清言益潤身　李頎贈張旭詩曰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但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泄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司空曙酬張芬有赦後見贈詩曰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先生腐草餘建水風煙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郊居勞君故有詩相贈欲報瓊瑤恨不如　武元衡奉酬荊州嚴司空見寄詩曰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户侯簾捲青山巫峽曉煙開碧樹渚宮秋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裁詩月滿樓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南國翠蛾愁

韋應物答劉信州侍郎詩曰瓊樹凌霜雪蔥蒨如芳春英賢雖出守本自玉階人寂宿昔陪郎署出入仰清塵執云俱列郡比德豈爲鄰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門深夏晝賦詩延衆賓方以歲月舊每蒙君子親繼作郡齋什遠貽荊山珍高閑庶務理遊眺景物新朋友亦遠集讌酌在佳晨始唱已慙拙將酬益難伸濡毫竟倜倘一用寫悁勤　釋皎然酬薛員外誼見戲詩曰方知正始作麗掩碧雲詩文彩盈懷袖風規發誚思遺弓達

大敵摩壘怯偏師頻有移書讓多慙繼祖遲淺才迂且拙塵譽喜還疑猶倚披沙鑒長歌向子期　令狐楚奉
和僕射相公酬忠武李相公見寄詩曰麗藻飛來自相庭五文相錯八音清初聆綺色連霞色又聽金聲繼玉
聲才出山西文與武歡從塞北弟兼兄白頭老尹三川上雙和陽春喜復驚　元稹酬實校書二十韻詩曰鷗
驚元相得杯觴每共傳芳遊春爛熳晴望月團圓調笑風流劇論文屬對全誅花珠並綴看雪璧常連竹寺荒
唯好松齋小更憐潛投孟公轄狂乞莫愁錢塵土拋書卷槍篇弄酒權令誇脩竹道力鬬抹弓紘但喜深蟠滿
誰憂乏桂燃漸輕身外役渾證飲中禪及我辭雲陛逢君仕圖田音徽千里斷魂夢兩情偏足聽猿啼雨深藏
馬腹韉官醮半清濁夷饌雜腥羶顧影無依倚甘心守靜專那知暮江上俱會落英前　又酬樂天閒居易答韋八詩曰麗句
遷鶴方同北渚鴻又過南天麗句慚虛擲沉機懶強牽粗酬珍重意工拙定相懸　白居易答韋八詩曰麗句
勞相贈佳音悵有違早知留客待悔不趁花歸春盡綠醅老兩多紅萼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又宣武
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申酬謝曰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偏聞畫解呼爲好才子不知官是
上將軍詞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謝朓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又歲暮枉衢州張使君書
并詩因以長句報之曰兩州彼此意如何官職蹉跎歲欲除浮石潭邊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萬言舊手才
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貧薄詩家無好物反投桃李報瓊琚　張籍贈王建詩曰白君去後交遊少衆野亡來
篋笥貧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　崔恂贈元秘書曰舊書稍稍出風塵孤客逢秋感此身泰邊謬
爲門下客淮陰徒笑市中人也聞阮籍尋常醉見說陳平不久貧幸有故人茅屋在更將心事問情親　羅隱
秋日汴州客舍酬友人詩曰梁宋追遊早歲同偶然爲別事皆空年如流水催何急道似危途動即窮醉舞且
欣連夜月狂吟還聚一樓風頻君更枉驚人句白鳳鳌蛇滿篋中　又縣齋秋晚酬友人朱瓚見寄詩曰中秋
節後捧瓊琚坐讀行吟數月來只歎雕龍方擅價不知賴鯉竟空迴千枝白露陶潛柳百尺黃金郭隗臺惆悵
報君無玉案水天東望一徘徊　宋王禹偁贈浚儀朱學士詩曰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參謁絳紗寬西垣久
望神仙侶比部休誇父母官兩展送僧莎逕滑夜基留客竹齋寒何時傲直來相繼三入承明異漸闕　蘇舜
欽答宋大祝見贈詩曰窮冬三日雪旅腸迫枯餓不免東郭行難效泰安臥我謁故所宜君來無乃左復照長

句詩如留萬金貨恣睢莫能名豪橫不可挫怒犇時旁出力翦復下墮使人但驚絕欲繼誰敢作況君名家駒
少小聲已播丈夫氣剛精不必在長大譬如利錐末所向物已破余資本滯濁既壯困家楊區區走俗格僅若
蟠循塵詩枯實零丁文僻又坎坷翹然當路人顧我甚涕唾雅意返願交得無自卑流俛首已內傾撫躬慙私
賀無以答高誼胷中強搜遍掇豁聊短篇安足謂酬和莞爾當奏投毋留重吾過　歐陽脩贈杜默詩曰南山
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屢風擊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
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顧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徵
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鏗間鏞笙淫哇俗所榮百鳥徒嘐嘐杜子卷舌去歸衫翩
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擊通下情上聞天子聽大使宰相聽
何必九苞禽始能瑞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又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曰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
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臥幽谷聽瀑淺自從還朝戀榮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豪聾
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逸翁膝爭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
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意斯爲賢白非樂道甘
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興闌東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又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曰與君
交結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鬢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琅駿易爲
價玉兼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閽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
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莫理均　又戲答聖俞持贈
之句詩曰屢君贈我言雖厚蕪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散先
甘伏下風唯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又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曰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
歲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與閑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閒揮白日長豫約詩筒屢來往兩州雖大
接封疆　陳述贈仲圖美詩曰三閉春光一建旗依然歸棹泊危亭烏迎客子各頭白柳學故人俱眼青曾是

縱談僧婢僕又成蒙飲臥晏瓶明朝小話前溪別分付溪風管醉醒　又贈趙秀才詩曰平生心事釣漁舟解后青衫映白頭肯爲功名戲雕虎不留頹面對沙鷗露溥青蓋高荷曉風約黃陂小麥秋入眼斜川歸去好此身何處不堪求　徐積贈黃魯直詩曰不見故人彌有情一見故人心眼明忘却問君船住處夜來清夢繞西城　楊萬里和蕭伯振見贈詩曰愁裏眞成日似年懶邊覓句此何緣兩荒山谷江西社苔臥曹瞞臺底氈賴有珠璣開病眼旋生羽翼欲俱仙車斜韻喚難爲繼聊復酬公莫浪傳　又戲贈子仁姪詩曰小阮新來覓句忙自攜破硯汲寒江天公念子抄書苦借與朝陽小半窓　元周權答張渭濵詩曰與子三年別相思日幾迴攜琴松下石沽酒隴頭梅驛遠書難寄山深鴈不來渭濵千畝竹瞻泝重徘徊　明李夢陽贈四子詩曰綿綿蘭釭照寒户旅士懷鄉縣方幸厠鱗翮詎謂各分散岐路忽在茲山川復悠緬王子萬人特英論薄煙漢康生千里足邁景逮流電瑰瑋欽奉常秀朗推中翰沖標泛光慧遥思凌元鴈所嗟異根株逝矣悲霜霰興言念暌晤佳期阻歡宴　又贈沈氏詩曰辭馬鳴故羣羈人戀心知身也匪木石軌無懷與思謳謳軒蓋途才捷競先時冥冥歸林翮爰集非無枝龍蛇悟易訓蟋蟀感唐詩情感辰靡延把袂竟河涯贈子金錯刀申子古別離德愛誠匪他遺君豈無期　何景明贈李獻吉詩曰東風吹我衣高視天宇外長嘯揚哀音前臨滄海波云是桑麻林神理悟變化何浮不有沉幽懷自茲釋仙侶相追尋朝騎白鹿遊暮采瑤華吟儻遇雲中翰願以遺同心上言結永好下言保芳馨　李攀龍古意寄德甫二首曰嘉會好香草丈夫有本性安得不自保寸心苟弗移可以鑒穹昊　王維楨寄謝氏詩曰佳人邈難即言在赤霞舉在東方之日何杲杲照我牀清風感重閨遺書發懷袖彷彿見容輝古歡匪自今游子當何依千秋一高唱豈獨知音稀莫言苦行役極晏不如歸努力兩黃鵠爲爾故鄉飛　王世貞寄石大理拱辰詩曰昔我遊漳河遘子結歡好穆生攜其醴邃古恣搜討及乎承明日子壯予亦老朝風吹飛蓬倏忽辭中道爲合長苦晚爲別長苦蚤蒲柳不待冬引分就枯槁寄言和氏璧斯世方共寶爲照當有時有光且自葆

又寄俞仲蔚詩曰維昔休明代委運忘悅康山澤饒棲遁實漢富翱翔窮顯無錄職操志略相當念余與諸子攬佩擕奇章弱植不固舍明庭幸見揚恒恐摧剥候元露負微芳四兵東南來殺氣被乾網湖海波蕩滿一葦安得航桃李澤通衢寒摘固其常幽蘭秀深谷樵採虞見傷人生非磐石焉覩貴不霜爰歸藏貽子以不刊勗哉愛景光　又贈彭年黃姬水詩曰日余讎夷憍委跡竄吳中雖無蘭椒臭托佩君子躬彭生挹秋實黃友擷春榮參差申徵尚婉孌未逮終凱風從南來吹我向幽邦覩故感化難遭渚餞賓鴻妙辭將柔翰燦若雙琮璜揮手驚聲途湛心耽惠叢咫尺平生好惆悵恨河嵩衆耳迫相求顯者代稱工慨此蓬蒿士永謝輪軼蹤撫壯豈需偕濛汜恐未容何以表殷勤江介洞芙蓉矢言要齊軌庶其慰幽悰　又答仲蔚詩曰當春彌不懌委薄日紛繆捐脰延遠懷密陰覆曾丘忽枉故人書言短旨何修脩蒼蒼眉間宇盡入雲霞流婉孌若崇朝何云隔三秋黃鵠啄元漿稻粱寧見謀雖蒙天池泳不忘故匹儔頤輅生食醢愧以嗜相投將爲同不自用遠戍謹鯉緘孤臣抱醢褻朝星稷下士汗兩臨淄衆赤丸晝瞥起綠沈春恒動敢袁擁簟迎恐乖炙轂送願以湖海心托君雲霄夢　又復張幼于詩曰荆璞雖自良在閎誰見實鳴球懸東序匪搏焉爲響托契並沖融揚輝何高朗之子鄧林彥髫年吐神爽驚姿謝雕飾蠖伏韜宏養雖兩時所趣居然汰羣獎九域衡押闔千齡恣偃仰乃以拙薄姿當君中心往御李匪自華比陽仍差長樹敵牙頰間抗交雲霞上攜手況具區所覩但決漭日月馳雙驥乾坤發遥想昜哉愛蘭芬毋使淪霜莽　又答寄于鱗詩曰何限乾坤事歸來汝自酬振衣滄海月摇筆岱雲秋一字堪金石孤城各斗牛報書知健在不必淚潛流　又贈于鱗詩曰醉爾春風金屈卮忽看山岳坐來移停鞭欲盡幽州色立馬愁聽出塞辭我自青雲甘薄宦誰當白雪問相思蒼茫大陸頻回首日暮乾坤未可期　俞允文寄于鱗詩曰日夕思君子邁會何由期山澤阻且修念隔難克偕未見致欵曲亮由心相知相知不相見悠悠使我悲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古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攜願言結蘭芳卒歲永御之來章儻不乏應慰長渴飢　歐大任答黎惟敬詩曰魚目混夜光荆玉迷瓦礫溟鯤搏扶摇斥鷃困蓬

棘哲士多苦心微言豈能析黃鍾久不聞大雅竟誰力之子振元藻翩翩起南域抗志入雲霄戢羽媚泉石游息竹素園結托丘樊客手中握靈蛇至寶固無敵風昔晤清顏幽懷契岑寂贈我錦繡章宛轉琅玕色知君意綢繆何以報胃臆思爲中洲鴻奮起雲間翼　黎民表予告出京師貽同好諸子詩曰揚旌出三河引領望雙闕飲餞傾路岐纓綏盡朝列婉孌貽贈章光輝奪明月上有慎修塗下有遄迴轍懿此同心言念之五情熱昔如形與影今爲環與玦朽鈍誠已疲提攜俟明哲　王世懋答家兄移文乞休見示詩曰明發懷佳人宛在津之湄華棫披清風攄情多素辭歸懷豈不喻要自中所私烈士輕千金由來亦徇知明珠羅南海百斛致娥眉陽城一爲悅青沐詎辭施含媚意不前徘徊翻見疑蓬心苟難虧鸞舉會有時自憐東家女躕步慚令儀拂拭充下陳旅進殿諸姬在賤易成退爲容當向誰浮沈邴生節白首以自期　又奉答于鱗見贈之作曰江上秋空度羽翰故人千里問加餐齊紈忽破吳門色郢雪長飛海國寒句裏青山堪自遠篋中明月傍誰看思君獨夜狂歌發轉向交游把酬難　高岱寄懷李師孟水曹詩曰君爲滄水使予卧白雲林古色青萍劒希聲綠綺琴尺書明月夜千里故人心愁絶兵戈滿孤鴻楚塞深

宗臣　梁鄒陵王贈言賦曰張雲麾問望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留連飲餞發邁有期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恨恨江千古人贈別以言聊爲贈言賦曰昔人有感於知已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間實君子之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豈眞鮮其令終曾自聞其善始日渝久而益敬蓋惟一人者爾語同志而好合詶今古之皆然苟託御而自悅徐因易而請前況英聲與茂實乃絶後而光先似臨潭而對鏡若披霧而覩天欽斐顧之罔已良佩服之在旃資淑美之上才超羣雄而獨峻德既深於萬頃牆有高乎數仞思若神而泉湧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躯之固陋謬攝官於夏汭知美錦之難裁處梦絲而易結幸中途而邁止仰旌旆之勗騫似德星之東邁類祥雲之西徂亟留連於河渚或終宴於城隅賓既延於賓友懽亦洽於僕夫嗟灰琯之易逝慨蘭秩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流影之難續觀善誘而不倦餐好音而未足佇浮雲之可寄願無比乎金玉

張纘　懷音賦并序曰西平郤陵王以親賢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驅傳湘羅久託下風素蒙淑顧及塗經鄙郢淹泊累旬君王彈隨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則詩曰懷我好音敢爲懷音賦云爾伊宗周之令望邇

名南而述職襟帶鄖夏之鄉宣條江漢之域服詩書於懷袖抱仁義於胷臆總九德以棲身橫四溟而撫翼循
徼躬之末迹謬馳傳於衡嶷由洞庭而左轉指鄜醴而爲期仰芳塵於夏汭路將近而彌滋棹陵波以遄邁
望浦而倦遲自清光之未覿逾一紀以歷茲敢憑情之往昔逢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游接蘭臺之高會既
醉酒以飽德亦傾蓋而緩帶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西園之餘實泣南浦之徂舟結煩言於將贈情
有重乎琳球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於西浮申服義之未沫長寄言於還郵　陸倕感知已賦贈任昉曰夜申
旦而不寐獨匡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爲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
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飛翰軫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堅何論孔璋而與公幹或
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則浩浩潛潛彪溥溥譬長鋏於鞿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儁逸有竊風以
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無絕於衆芳矧重仁與襲義信遼遼兮
未央言追意而不遠辭欲書而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既一顧之我隆亦東辟之余假似延州之
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爲有布籍甚於游揚於是柔條颯其成勁白露
變而爲霜歲忽忽而道盡憂與愛兮未忘聚落蓽於虛室聽鷯雀之枯楊恠鬱悒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
人以蠲憂賴奇文而愈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陝室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杯與促膝譬鄒子之吟松故
未寒而能深徒納壤以作高陋吞舟而爲罔值墨子之愛兼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
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爲感孰云感於余情指北邙以作誓期變變於佳城　任昉答陸倕
知已賦曰原知已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貢奈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
得於爲御又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已知更非謂其知已信偉人之世篤本俟
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衰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戴翔彼白
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匹方峙於東嶽比凝屬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
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蘊藉其有餘又澹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
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冠衆善而胎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義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探三詩於河間訪九

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言鑿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懸梁截梧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遍於班荊余獲
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勤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
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渴言象可廢筌蹄自默居非連棟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
靡餘有核非餌綠竹豈娛我未舍駕子已迴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壤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
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豈能識 元趙孟頫求友賦答袁養直曰思古人之不可見兮心鬱結而不舒
登高丘而遠望兮獨慨歎乎增歔波洋洋其氾濫兮欲濟而無航膏吾車而孤往兮山鬱乎其蒼蒼四顧闃其
寂寥兮思蓼產而不鎩采衆芳以自娛兮聊假日以愉樂搴長洲之芙蓉兮擘大澤之蘭蓀揚江蘺之秀穎兮
結秋蘭以爲佩世俗方尚同兮余獨異乎今之人謂關蓀爲不芳兮蛾眉枉之以善嫣衆不可以户説兮歷年
歲而遑閑變心以從俗兮而吾又不忍徯朝陽之鳴鳳兮企空谷之白駒何鶖駁之衆多兮鶉雀紛其雜糅
飢渴以需時兮聽餐乎腥腐古道久其弗繼兮吾惕焉而此懼何美人之好脩兮獨與余其同心懷余以厚
德兮遺余以好音世固有同居而不察兮何千里而能同亂渕江之滔滔兮涉遠道以相從覩清揚之信美兮
懷盛年而莫當子濯足於東海兮晞髮乎扶桑吸沆瀣以爲飲兮餐朝霞以爲糧彼列星之紛紛兮抱明月之
夜光鴛青雲而高馳兮鳴和鸞之鏘鏘攬蒼龍使挾輈兮服白虎以驅不祥願發軔其勿亟兮聊弭節而抑志
指黃昏以爲期兮夫孰遠而弗至亂曰鹿鳴呦呦猶求友兮曾謂斯人不如物之知兮獨行無儔吾將與子爲
類兮 楊裒懷君子賦曰緊岑樸之翼翼兮倚層城之隈隈敞八窓以軒豁兮仰飛甍之崔嵬面雲山之矗矗
兮喧江聲之若雷肆瑶席以鄭重兮呈琅玕與璚瑰譎延賓之翠館兮倚吹簫之鳳臺搴羅幃之芙蓉兮盼芙
人而和偕羌素懷而耿耿兮望青鸞之不來謹修容以遥睇兮隔雲輧乎徂徠宛清夢之繾綣兮忽中宵以驚
猜步廣庭以夷猶兮瞻牛女而徘徊援荷蘭以寫抱兮拂素琴之凝灰希盛年以綢繆兮何參辰之或乖憶黃
鳥之嚶嚶兮感賓鴻之獨哀炯予心之如璧兮悵遠道而悠哉已矣乎燕議詘兮訓狐是咍荃蕙疎兮蔓草盈
階曷歸去兮故山之萊望玉京兮閶闔漫浮雲兮不開整羅櫬以彳亍沾白露兮蒼苔仰碧虛之明月庶流
影於君懷 孫仲宣交友賦曰思往日之離羣兮羌躊躇而內顧恐明德其或疵兮執筵篿而求友慕夫子之

倜儻兮迺徇
兮夕擗茵以
笑然而無與
相採言既吐
潔以內信兮
不答兮顧渭
共兮指皇天
又誰庶之以
天望瑤臺之
情突梯而不
羲和相余之
遠叩靈瑣而
閶丘與縣圃
鳩使不得媒
以爲常願綢
糾結兮中悶
心震蕩而假
於海隅哀蕪
獸求曹而躑
於四海兮偉
類兮得鮑叔
開鑑類函　卷三百三　人部　贈答　七

兮偃伐木之猷訓兮亦斯言之難舍也朝握荃以同嗅
兮夕擗茵以同佩苟銘心而外向兮夫孰爲予之所諱民生各有匹兮藉良朋以爲處歷觀古人之自益兮孰
笑然而無與使修名遂可孤兮妓何姱之攸侶抱茲意以自納兮疑夫子之卬許不留置之瑣珥鵜鴂之饒舌
相採言既吐而無昧兮行媮焉而孰堪寧中道而捨誡兮反而置之瑣珥鵜鴂之饒舌兮百草萎而秋寒雉乘
潔以內信兮謂斯物之在原悲舊好之難棄兮紉秋蘭以貽子命蹇脩爲吾載道兮冀琼枝之相擬終盤桓而
不答兮顧渭流於焉下之心繾綣而我猶兮曰子爽然而悔之信不穀之中離兮胡他人之遭也所非共而爲
共兮指皇天以爲正也惟往古而既然兮焉疑之乎今谷風陳其恐懼兮暴公乃潛其形苟非哲靈之睿識兮
又誰庶之以心相夫子之緯繣兮亦適足以自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視吾之褊將高舉而求合兮周遊乎
天望瑤臺之逸女兮見虙妃之便嫣余既解纕而爲理兮蹔緬佩而盟焉攬申椒始以致贈兮中復離之贊聚
情突梯而不眷兮意偃蹇而徒屬羅滿堂之嫩人兮曾莫與余一目慶沅湘而東之兮鶩飛龍導乎洞庭令
羲和相余之前驅兮驟豐隆以清余之後塵倚閶闔而祈通兮訊下女之姈娉紛總總其離合兮路曼曼其脩
遠叩靈瑣而假宿兮日忽忽其將晚飲余馬於咸池兮晞余髮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遨以相羊前
閶丘與縣圃兮濟白水之淪漪遵余遊此春宮兮適巫咸之可稽遠高辛尚未先我兮及少康之未有配屠雄
鳩使不得媒兮諏蔓茅寓之芳桂欣婉孌而首肯兮爰假言而申意曰蜉蝣之振兮夕瘁其裳留夷之賀兮歲
以爲常願綢繆而無斁兮戒薄俗而自藏彼舍旃以爲德兮將怛焉而內傷　明夏邦謨思友賦曰何繁思之
糾結兮中悶瞀以罔休晝屢餐而調飢兮寧膳餼之匪羞夢雜糅以恍惚兮曼旅夜之悠悠息壅翳其煩促兮
心震蕩而若浮氣轡轡以填膺兮淚樊樊而漲眸志沈抑而慷慷兮魂離散而難收惟顛躓以厄窮兮茲遷逐
於海隅哀蕪城之卑濕兮古濊貊之所都形子子而寄來兮窮滯此其窮途覽芳菲之變化兮恒感物以增愁
獸求曹而躑躅兮鳥失侶而啁啾矧離索之悽惻兮顧寂歷而無儔蓼廓落而冥寞兮阻容與以優游極兄弟
於四海兮偉曠士之徽猷人固各有所志兮焉深淺其相侔豈不語洽而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慨仲身之多
類兮得鮑叔而攄幽儔札相感於傾蓋兮或獻紵而綸酬仰尼父之禮瑗使兮慕贈處於回由世重陳雷之懿

行兮以膠漆之相投王貢出以類聚兮慶慶義以爲疇嗜古固敦斯執踽兮余於是之敢倫伐木興刺於鳥鳴兮谷風以棄予爲仇張陳陳以反目兮蕭朱卒胖然其相矛盾山川之藪廓兮邈傳置之迴修月輝輝而照夜兮蕭穢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肆之爲尤固自厲其不豫兮惟靜默之相攸庶尚友於古人兮考往則以滅謀

寫畫後漢崔瑗與葛元甫書曰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馬融與實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大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三十二言耳　延篤答張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離於手　晉庾冰與王羲之書曰得示遣紙一丈致辭寫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墨淪不離於手　晉庾冰與王羲之書曰得示遣紙一丈致辭

一千紙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陳徐陵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曰思報近歲奉使來歸屏彼何清年終告行并惠以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隙梁鵠日照孫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二常侍還又承書札兼鈞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方屆海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書畫之對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貴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宦兩宮何乃闇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崢嶸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辜役承閒但有羨頃實從君政佐佑異基中舍讌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垂徙炎凉辜課瘦朽不復辭製而應物隨時未嘗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製正恐多慚於協律致譏於文候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棧末由但以潛欽善敬德中郎並比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輔軒別當乘白君問　唐韋述答蕭十書曰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覽反覆罔知厥倦述聞登太山者覩蓑蹲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憎其淺深蓋廣大則昧然難爲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贍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所發徽言孰不實勇謹嘗掃

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　符載答澤潞王尚書書曰某有舊故爲南康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月歸山下遂於江州廬使君處伏奉書問并觀押衙盧從史所留示委曲重詞異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犖倚任義感生於慷慨聞望歸於德禮屬思宏邁遠蹤前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使長於諸侯蓋有以也夫翊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什百如某者一蓬蓽士也癡緩樸訥無可採擇性嗜閒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中飲泉漱藥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憮然不悟高明橫加辭夫手疏標素不飾文字是所謂言重一頷期於殞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是耶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怪幸甚幸甚不宣　又寄形僂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鈴閤又南歸日晚酬答稽疎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贈于尚書書曰朱校書至禓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抃躍無次古人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鵷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賜觀腑悅悅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沈謀偉略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威魏魏赫赫聲振寰海斯可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芽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甚某一凡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世鄰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慕大節縣芳竹帛爲千古榮懃懃懇懇正爲此耳小子聆閤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今故特差祇舍人呂及自湓陽專往奉狀塵獻鈐閤伏惟鑒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候異日此無多談

增序唐歐陽詹贈陳八秀才赴舉序曰諸侯歲貢俊秀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磐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土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原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孟子曰懦夫有立志　又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　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原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增學記曰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劉向說苑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明詞林人物考曰洪武幸北京命太子監國楊士奇同寨義輔導太子問詩法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不足道　又曰永樂二年選進士曾棨等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未有不成者

言志二

原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辨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遵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洫不越鑄兵刃爲農器放牛羊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壟上悵恨久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揚雄自敘曰雄爲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駑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常謂人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常慷慨歎曰行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乃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封定遠侯　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其意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南史曰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摧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張璠

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賓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又曰趙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題曰大丈夫當雄飛無能雌伏 晉書曰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謂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後拜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曰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謂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後拜將軍討吳陽縣侯 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疋 梁書曰曹景宗飲貴謂所親曰昔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驚鴟叫平澤中逐奔鹿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聚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行路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陳書曰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書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北史曰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敖尊事驢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必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隋書曰此兒不滅吾族必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隋書曰楊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領瞽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灶炙頰爪蒂歡鼻蔘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又曰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唐書曰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資胡琴百萬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師宣陽里如期借往則酒敝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以貲二十萬貴此樂工之役豈宜留心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又曰閻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借往則酒敝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鐵碌碌土不為人知此樂工之役豈宜留心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又曰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又

曰魏徵見帝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　又曰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宴宣城石仲寶家仲寶衒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流洲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又曰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宴宣城石仲寶家仲寶衒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流洲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寒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豐事重諸劉出楚孝王垂曾孫居巢後殷不承元王常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又曰劉知幾撰劉氏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軼了辯如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宴宣城石仲寶家仲寶衒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流洲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提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衛將軍後進扶風郡王　又曰柳渾字夷曠弘農華陰人祖偃父奭皆以文學著名渾少孤方十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貴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又曰陸贄輔政不敢自異節操一出於公嘗上疏論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又曰

累遷金吾衛將軍後進扶風郡王　又曰柳渾字夷曠弘農華陰人祖偃父奭皆以文學著名渾少孤方十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貴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又曰陸贄輔政不敢自異節操一出於公嘗上疏論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又曰

顏重事度魁偉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弟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馬蹏姿度魁偉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弟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沈勇多算以功拜司徒兼侍中　又曰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嘗奇之　又曰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爲漳州刺史　宋史曰范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言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又曰郭勤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奢郎足矣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　又曰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又曰范純仁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常曰

我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又曰無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

又曰黃夢鼎與賈似道不合累辭求去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　又曰紹

聖中尹煒掌書
諫母曰吾知汝以書墨不知汝以棋琴術廉初种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
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
內事　又曰朱熹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
嶽我君乎　又曰李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
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　又曰陳亮詣闕上書孝宗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杜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
以博一官乎　元史曰月乃合父昔里吉思辭尚書省平章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乃合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
七奮然扶柩於地曰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紓家難乎　又曰鐵木迭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
日問其所學忽忽奏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　又曰鐵木迭兒復引拜住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
助惡明爲盡力忌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請備之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
篤忠貞百有餘年今年少切受寵命豈以此耳人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譖我我求報之非特我二人之
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　又曰劉因嘗受請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
表所居曰靜修　明錢琵琶吉曰劉基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俠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謂
君謂屢雲擬賦詩劉飲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撓耳畢太祖下金陵劉建議
慝之歎爲上佐開矛土其言若契　明獻徵錄曰朱榮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絕人初同父倩寓袁伯業氏家
葉聞歎曰男子非士則農商以自立胡爲託迹於人而不思所以振厲榮曰人亦發奮有時大丈夫又安知他
日不爲都督會予聞有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榮應詔擢爲府軍衛
騎合人實洪武九年丙辰也以功封武進伯　又曰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爲淮西廉訪司掾卒見言
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上取和陽珪自廬州
長儀衛尊崇甚　又曰方孝孺年十四侍父北遊齊魯間觀周
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爲萬戶積功陞左軍都督
公孔子廟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捐階級未可爲及其
若奕遲再有輩豈讓之耶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

又曰緻子寧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又曰緻子寧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遼或推穀陳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冀賴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吾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志

以取名　又曰謝復嘗從父太古翁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竹坡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禄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　又曰梁洞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飾如儀法曰吾不能離疑自汙呂秉舉進士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殆以親爲重乎　又曰陸釘號石樓六歲入家塾請于母曰趨之世咸曰才脫章句逢職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又曰黃裳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賈矣顧適市詩書後輒得何等事業方爲至極毋甚喜　又曰鄭世威嘉靖己丑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而心賤之嘗曰才能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絅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　弁州史料曰楊繼盛七歲喪母奠於堅使飯牛牛肥逾年從牧所以聞徙里鞤靰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絃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踈吏公遂徙代踈吏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卒爲名臣

言志三

纂緝　擷版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後拜謁者持節出關關吏曰此前棄繻生也　後漢逢萌給事縣爲亭長時尉過萌候迎拜謁既而歸版數曰大丈夫安能爲役役乎置一圓石於門者寧讀如故歎廢書出遂之長安學焉

嬴　請纓　運籌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內比諸侯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晉陶侃爲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恐不堪事　棄觚　割席

漢陳遵字孟公與人飲酒嘗閉門投客車轄中而棄觚於井以堅飲極歡　漢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觀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劘鐵硯擊唾壺石晉桑維翰初舉不利或勸改業維翰鑄鐵硯示人曰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第一晉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敢關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建豹尾垂汗青晉王含謂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遂行意擊唾壺壺口盡缺宋趙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編纔始不負此生三自反五不欺上見孟子明華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未必死寧餓死擢進士第一宋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舉於程頤頤曰時論方異恐貽累親伸得關道死何遽況未必死乎頤數其有志陳禾幼童貫經臣表裏爲奸講監信州酒稅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鍊

得政禾不欲出鍊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隱以求志言以足志龐居以求其志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馮知鴻鵠下從斗筲上言志二漢鄭泰字林宗世貧賤毋令給事縣庭林宗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彥宗舉出衛鄭門與母訣謂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其言聞雞起舞晉劉琨與祖逖同寢夜半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宗愨字元幹小時叔父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晉觀妻子夜卜夢寢宋沈煥人品高明嘗曰畫觀妻子夜卜夢寢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乎天下之心定漢陳平少時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謂陳孺子曰善爲宰乎曰使宰天下亦如之後漢用其策遂平天下之心定天下正色責志完浩出淨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過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廉君舟以此舉自滿所嘗爲者未止此也韓侂胄聞王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肯自汚耶拂衣謝侂胄宋沈煥人品高明嘗曰畫觀妻子夜卜夢寢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乎天下之心定天下亦如之後漢用其策遂平天下之後漢陳蕃字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埽灑答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步武有人當道可飜桓典馬惜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鞭晉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少與劉琨俱有大志聞雞起舞

大志遠略　砥礪名節　希顏之志　慕蘭之誠　四方之志左傳姜氏謂晉公子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

獨行不媿衆　宋蔡元定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睡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貧　宋常安民與安國同僚惇嘗惜謂厚於君乎惇曰吾心實惡之始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貧安民應之曰處厚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第恐累陰

以直行已以正立朝宋張綱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言志五　上

詩後漢傳敘曰班固志詩曰昔爾庶士迫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淹留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逝茲暮晨鳥遵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事騁風無足垂雷成雉張弇晨戰沈潛九陽代燭恒星虧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遭何為局促 臣良見志詩曰豈乏生河洲播因洪波關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異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拖玉參旒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臣魏曹植矯志詩曰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雖以成名雁石引繳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閑馮抱鼈塗乞無為貴道蹟雖遠害不羞卑栖實履仁遵禍無為貴主雖智亦待英雄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朝萬邦作孚達實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蠭見欺奇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協知賢履夏后之時順天之矩澤加鼠鳥恩如時雨口為禁舌為發機門機之開楷矢不追 又言志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變失其儔還使燋煙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譬非經武熙事雖殊其揆一也 又言志詩曰河上有丈人維舊棄明珠甘彼巢居窠處 又曰清風肅肅脩夜漫漫歌伎填會舞者盈堂絲竹雜奏俯仰異觀不終宴俯仰復歡獻酬茲二三者情慾從此舒 又曰典籍不可保朱華為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又曰木槿榮丘墓煙煙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雲路側蜉蝣吟户牖終奉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煙煙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雲路側蜉蝣吟户牖三朝采采榆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夕不能言慢愴酸辛 又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又曰鸞鳳飛桑榆海鳥運天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當可期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園雖但禦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始繁華有顏顧堂上生荊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途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開遊子倘仰乍浮沈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開遊子倘仰乍浮沈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又曰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又阮籍詠懷詩曰若華曜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又阮籍詠懷詩曰若華曜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譬窮遠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鷺躍飛來夜飛過吳洲俯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繁榮名利場駕駿同一軨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嵇康述志詩曰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嚼肯應俗宜殊類難偏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藉欲誰爲　又曰翩翩者雙鳥翻翻飛戲太清翱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何晏言志詩曰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遥於志意何爲怵惕驚　原晉張華厲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遥於志意何爲怵惕驚　傅休奕雜詩曰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遠景招不來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慧暉光日新　傅休奕雜詩曰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遠景招不來來厨人進羹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萬萊　張協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麗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曰東隅有一樹三紀蔚可拱繁花復繁實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曰東隅有一樹三紀蔚可拱繁花復繁實事事雲中鳥朦朧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又曰忽有一飛鳥五色雜其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播羽翼百鳥互相和　張協詩曰旣載考槃詠言志永矣和者巴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晉釋支遁述懷詩曰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元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元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閑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弦恢心委形度疊疊隨化遷　史宗詠懷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足清虛者縈累被元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老山丘

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圃中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鮑昭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觀君子論豫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鼈貶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所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晚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柏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頗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闕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爲寶一旦鶺鴒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閒英豔難久恃　晉又擬嵇中散康言志詩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眞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卒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宋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迢遞清泥寒苦辛野戰劒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掛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晉陳張君祖詠懷詩曰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栖王侯門可迴金轂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曦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

忼神閭叢穢要在夷心曲　晉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貞氣昏昏有俗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徃長岑　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雖未清一代人先改昔日東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已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鐸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王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忽楚后值秦冤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燒原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徵兮不忍言　又曰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荊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晉又擬詠懷詩曰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吳起常辭魏韓非遂入秦壯情已消歇歌雄圖不復申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　北齊顏之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識或侍朝雲席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風塵闔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低眉狐兔穴宗廟霜露霑朝市變辟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鬪明鏡憂傷沒余齒　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荊隋侯曜我色卞氏飛吾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驂白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值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仞安可舍一跌難復營昔爲時所重今爲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眞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懼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非北海元光榮拾青紫名價接通賢既重萬鍾樂寧思二頃田長戟同分虎高冠互附蟬晚懷重虛曠養志自怡然雕鐫登高軾思拙慙物謝情妍不慕張平子寧希王仲宣誰謂登龍日翻成刻鵠年循循勞善誘軌軌思微牽琢磨才既竭竭仰德彌堅朽木誠爲諭捫心徒自憐終期吞鳥夢振翼上雲煙賦成先擲

地詞高直挾天更執摳衣禮仍開函丈筵霧披槐市謁水靜辟池圓願逐從風葉飛舞翰林前　張九齡敘懷
詩曰弱歲讀書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為鄰
　李白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曰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
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
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詞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
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
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
因世違終當滅衡謗不受魯人譏　杜甫寫懷詩曰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蠅虱古者三皇
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
仰俱簫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獨孤及丙戌歲正月出洛陽書懷詩曰往歲衣褐見受服金馬門擬將
忠與貞求酬主人恩天地鼓雷雨洪波生平原窮鱗遂蹭蹬夙昔事罕存幸逢帝出震授鉞清東藩白日忽再
中萬方咸駿奔王風從西來春光滿乾坤蟄蟲競飛動余亦辭籠樊遭遇思自強寵辱安足言唯將四方志回
首謝故園　元稹紀懷贈李六戶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韻詩曰昔冠諸生首初因三道徵公卿碧雞會名姓白
麻稱日月光遙射煙霄志漸弘榮班張錦繡諫路賤戡藤便欲呈肝胆何言犯朊肱椎埋衝斗劒清徹瑩壺冰
赤縣纔分務青驄已迴乘因騎度海鶻擬殺敵天鵬縛虎聲空壯連鰲力未勝風驕波竟蹙山壓勢逾崩僇辱
徒相困蒼黃性不能酣歌離峴頂負氣入江陵華表當蟾魄高樓掛玉繩角聲悲掉蕩城影暗稜層軍幕威容
盛官曹禮數兢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練足良甘分排衙苦未曾通名參將校抵掌見親朋嘲沫求涓滴滄
波怯斗升荒居鄰鬼魅羸馬步殕陵白草堂簷短黃梅雨氣蒸露黏經汗席颭閃盡油燈夜怯餐膚蚋朝煩拂
面蠅過從愁厭賤專靜畏猜仍旅寓誰堪託官聯自可憑甲科崔並驚柱史李齊昇共展排空翼俱遭激遠矰
他鄉元易感同病轉相矜投分多然諾忘言少愛憎誓將探肺腑恥更誹淄澠會宿形骸達論交意氣增一心

吞渤澥戮力拔嵩恒語到磨圭角疑消破弩癥吹噓期指掌患難許攜篋鍛鼜驚樸棘減鋒鏑在弭雪中方暗桂木上莫施罾且泥貪沿水兼過被病僧有時鞭欬毀盡日醉儜燈躡屐看秧稻敲船和採菱又魚江火合喚客谷神應嘯傲雖開口幽憂復滿膺望雲鯖撥刺透匣色騰凌每想潰池寇猶稽赤族懲夔龍勞算畫貔虎帶威稜逐鳥忠潛奮懸旌意遠凝弢弓思徹札絆驥閑奉趣運覽調辛苦鬧雞羣寢興閉隨人兀兀夢聽鼓鼙鼙班筆行看擲黃波莫漫澄麒麟高閣上須及壯時登　李商隱詠懷寄祕閣舊像二十四韻詩曰年髦日堪悲衡茅益自嗤懸頭曾苦學折臂反成醫僕御嫌夫懦孩童笑叔癡小男方嗜栗幼女漫憂葵遇炙誰先嗽逢蠆即便吹官銜同畫餅面貌乏凝脂典籍將蠹測文章若管窺圖形飜類狗入夢肯非羆自哂成書篋終當咒酒卮懶霑襟上血羞鑷鏡中絲稟籥言方喻樗蒲齒詎知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曲藝垂麟角浮名狀虎皮乘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禮俗拘嵇喜侯王欣戴達途窮方結舌靜勝但揣頤攫食空彈劒亨衢詎置錐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悔逐遷鶯伴誰觀擇虱時瓮間眠太率牀下隱何卑奮迹登弘閣摧心對董帷校讐如有暇與白雲麋鹿幽棲閑可近鵷鸞高舉勢宜分微生不學劉琨輩劒刃相交擬立勳　崔塗言懷詩曰干時雖苦節趨世且無機及覺知音少翻疑所業非青雲如不到白首亦難歸所以滄江上年年別釣磯　宋寇準秋夜獨坐勉友詩曰西風驚萬木危坐思悠哉故國今千里寒燈又一杯別秋渰半夜來人應多棄善天豈不憐才休學嚴夫子荒涼老釣臺　魏野書友人屋壁詩曰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閉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閒來者還應我最偏　王禹偁酬种放徵君詩曰男兒既束髮出處路岐各苟非乘陶釣即去持矛槊致主比唐虞安邊如衛霍不爾爲逸人深居反吾樸胡然自碌碌名節亦銷鑠　又謫居感事詩曰孤寒明主信清直上天知消息還依道生涯只在詩　又遣興詩曰百年身世片時間況是多愁鬢班貧有琴書聊自樂貴無功業未如閑波平南浦堪垂釣日滿東窗尚掩關秖爲慈親憶歸去商山不隱隱何山　韓琦後園閑步詩曰池圖足高趣公餘事少關幽禽聲自樂流水意長閑近竹花終俗過欄草費芟心休誰似我官府有青山　蘇舜欽辭京後作詩曰春風柰別何一棹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蘿

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張詠幽居詩曰落花時節掩關初請絕江城舊酒徒滿屋煙霞春睡足一谿風雨夜燈孤易中有象無消息身外無求免歎吁多謝巖僧頻見訪欲迴流水又踟躕　梅堯臣閒居詩曰讀易忘飢倦東窓盡日開庭花昏自斂野蝶晝還來謾數過籬笋遙窺隔葉梅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　歐陽修書懷詩曰齒牙零落鬢毛疎頼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閒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山仕至千鍾禄白首歸乘一鹿車況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笠伴犁鉏　林逋湖山小隱詩曰衡門臨晚島環堵背寒岡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牀客遊拋鄂杜漁事擬滄浪管樂非吾尚昂頭肯自方　孔平仲和朱君況卜居詩曰吾身當老此園中世路崎嶇幾萬重且飽稻粱隨雁鶩盡將雲雨付蛟龍求賢有志終須得招隱何人肯見從且為莆田朱處士比鄰先種七株松　王安石寄曾子固詩曰斗粟猶慙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為名高論幾為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陳師道次屬沈東老詩曰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山出指論奇事白髮挑燈寫細書　又絕句曰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又和沈世卿推官見寄詩曰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閉處著暫容雙眼醉時開為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黃庭堅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曰少日心期轉繆悠蛾眉見妒且障羞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橫笛牛羊歸晚徑卷簾瓜芋艷西疇功名不可求此身已是一長嘆壯心無復春流起衰鬢從交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嘗鸞婦洗詩曰只寫東坡不著名功名可致猶回首何況功名不可求　蘇軾和人見贈盆瓶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又和歸田園居詩曰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頼淵市為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弟三閭我飽一飯足蔽藪補食前門生餽新米救我厨無煙斗酒與隻雞酬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何必爾聊樂我所然　鄭俠次韻知郡登高言懷詩曰莫向天涯說故鄉人身不似雁隨陽黃花滿手空佳節千里有懷如寸腸為許功名酬聖代不須愁緒付瑶觴男兒不是閨中物生則桑弧射四方　王令雜詩曰古方春不種蘭終歲無自佩良田弗加芟徒稱亦無歲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　又書懷寄黃任道滿子權詩

曰伊余有遐致久此困俗械嘗思擺絕去自放出世外高懷樂天寬遠目斥人健有田足晨昏有圃具葅菜父母不待養妻子固易賴世執得丘山亦執失蓴芥人自能輕重吾將守所愛六經老誠明萬古執成敗得時爲醯鹽滋味和鼎鼐失猶有萬世令名自沽賣自視久已明洩不俟謀蔡寄詩侑子簪期予和而再　張耒有感詩曰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婦低眉憂蠭簉詩曰我本與世疎少慵老成頑何爲不引去坎軻行雜感詩曰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窓祗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所難　韓駒元符戊寅與無斁弟卜居縣城東述情詩曰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窓祗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曲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官莫與三黜歎老歸未厭百年閒先君餘慶期之子吾駕如今不可還　秦觀春日雜興詩曰潭潭故邑井猗猗上宮闈不食自清潔莫服更幽閒志士恥弱植卷迹甘飢寒佳辰追良覿觸物懸悲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怵迫纏樞勘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又海康書事詩曰培塿無松柏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却埽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沈與求秋日閑居詩曰茅屋秋風斗破除蕭騷渾似浣溪居青山侍坐從吾好黃帽籠頭與俗疎留　陳與義寄若拙弟兼呈二家叔詩曰退之送窮窮不去樂天待富富不來政須青山映墨鬢顧著皂蓋爭黃埃何如父子共一壑麗家活計良不惡阿奴況自不碌碌白鷗之盟可同諾　又述懷呈十七家叔詩曰兒時學道逃悲歡只今未免有飢寒浮生萬事蟻旋磨冷官十年魚上竿君不見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風波垂露成幃仲長統明月爲燭張志和　又散髮詩曰百年如寄亦何爲散髮清狂未足非南澗題詩風滿面東橋行藥露霑衣松花照夏山無暑桂樹留人吾豈歸黎杖不當軒蓋用穟扶居士莫相違　李覯寄懷詩曰根生但爲松翼飛但爲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　王炎答黃一翁詩曰知余頗清苦應物未圓鑿遊宦不能巧俯首立矮屋鍛鍊知精金祁寒見松竹自立不堅定庸行徒聖讀誰謂漆園高俯首欲丐粟窮作扣角歌老厭淄川牧古道寖斷喪時人方逐逐有田南山南可辦一盂粥請賡歸去來世路早收足　唐庚直舍書懷詩曰寸枉非吾志休論尺與尋黃披終日卷青對十年衿　張元幹漫興詩曰老荅書題懶貧營口腹忙未能忘壯志遽肯變剛腸暮短催寒急

燈明伴漏長牀頭楮衾在不怕滿簷霜　葉夢得庚午正月七日自詠詩曰余性寡所諧平生惟自得談名顎深縮論利面作赤文不貴雕蟲詩尤惡鉤摘粗豪具所畏機巧非千匹所以常閉門千載求知識黃卷有可人爲之忘寢食亦復愛山水策杖無與適看雲獨忘歸聽泉常永日內樂萬事休中虛衆妙入欲以語斯人此事吾無力道喪亦久矣無言三歎息　又會稽旅舍言懷詩曰北山之北寄柴扉茅屋參差倚翠微老罷那知還舊隱求知識黃卷有可人作客春來無柰苦思歸滄留恐復荒三逕潦倒寧堪鬼六飛乘雁雙鳧成底事不應容易裂荷衣　又和白樂天寫懷仍效其體詩曰莫把菁蘆更問天向來心事已蕭然塵中惝怳常如失夢裏呻吟半不眠三徑松筠終愛我半頃不須錢艾者相去能多少早擬懸車十五年　朱熹述懷詩曰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寒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撫已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又卜居詩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邨墟迴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樸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顛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舫來即共歡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陸游西邨醉歸詩曰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常恥爲身謀酒寧剩欠尋常債劒不虛施細碎譬岐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弊黑貂裘陽狂自是英豪事邨市歸來醉跨牛　又自述詩曰早畏危機避巧丸長安未到意先闌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閉駕柴車無近遠旋沽邨酒半甜酸羣兒何足勞情恕胸次從初抵海寬　陳傅良月夜書懷詩曰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倉黃恒畏咎班白總憂貧細字書全廢深杯酒勿親靜言空自愛萬古亦泯泯　楊萬里雲臥菴詩曰十年兩袖軟紅塵歸臥菴空自愛名虛名酒五經豈能千日灑滄浪且幅巾不是白雲留我住我留雲住臥閑身　薛季宣鄉思詩曰達仕租千石未年六十已言歸醉未勝九年耕識取杯中趣知從袋裏乘讀書無一事官官汨平生　樸鑰酒邊戲作詩曰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尊前羞聽撲魚兒　劉克莊野性詩曰野性無羈束人間毀譽輕客言詩惹謗妻諫酒傷生窓納鄰峯碧籬分遠澗清近來猶少睡打坐到鐘聲　又示兒詩曰瓜芋邨邊一畝宮閉門不復問窮通生羞奏技伶人裏死怕標名狎客中講學有誰明太極吟詩無路和薰風身今老矣空追悔但祝

吾兒勿似翁　又示同志詩曰滿身秋月滿襟風敢歎栖遲一壑中除目解令丹竈壞詔書能使草堂空豈無高士招難出曾有先賢隱不終說與同袍二三子下山未可太匆匆　劉宰得軒即事詩曰上印還家不計年水光彌望木參天綠雲洞裏開書幌紅錦波心漾酒船　王阮和貧士詩曰吾聞藏安道不對王侯琴當時豈不能低眉求賞音一曲朝得聞千金夕得尋舍之不肯顧輕重得所斟小人一時快君子百世欽貧士繫此辨盈陋巷一簞食朱門九鼎烹窮達各有命緊誰主權衡吾生未可心秋風白髮生　鄭震歸去詩曰歸去豈不好平田帶淺林春猿鳴雪澗晴日轉雲岑世久無鳴犢時當學晨禽吾生今老矣梁甫豈能吟　文天祥涉世如溪谷只宜在淺處一生如一日未暮早歸去君不見偉哉男子韓淮陰徃徃正坐涉世深功成身退豈不好當時何事歸不早人生少年須立事生我不應負天地了却君王事便休去時莫待兩淋頭　林景熙述懷次柴主簿詩曰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簡剩啄不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謾讀楚騷招太乙誰聽郢曲和陽春書香劒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母身　眞山民幽興詩曰不賦千鍾賦一簞天公有意養癡頑書猶能看未曾老詩亦莫吟方是閒寬著庭除貪貯月少栽竹樹要觀山空階兩日無行迹又上苔花幾點斑　元虞集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曰載筆趨雲閣探囊索縕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薩都剌無題詩曰爲客三年海上洲故鄉何處繫扁舟十二樓　貢奎外蠻人域十八灘頭過客舟時有山禽呼姓字或從烏鬼作冤仇傷故人珂珮周旋處紫殿清風十二樓　貢奎即事詩曰鵲譟羣樹林孤雲莫來歸紛紛飛鳥倦斂翮相因依臨軒方獨坐涼颸吹我衣物理固有常悠然悟其機山中何者樂躬耕自無飢百年事未晚寧勞歌昨非歸歟友田父一尊聊可揮　又集雲從山詩曰適意豈不樂營營竟何爲虛談非世具勿遣俗士知素衷慕幽蹈終焉謝塵羈　郭奎紀夢詩曰忽忽頹芳年搖搖寄行役寵興勞形神鬢髮元已白驚風響庭樹憂思日常積夢魂清夜歸髣髴舊鄉邑青松在園田桑柘蔭廬室飛鳥雲際還牛羊下來夕澄湖淡微波秋山有佳色雞犬雜比鄰墟煙鵲阡陌怡怡兄弟情湊湊丘隴側伐木違行歌僕夫候馬立臨流濯長纓挂冠坐磐石似慰平生歡覺來異疇昔百年如轉蓬萬物仍遷爲天命良

在茲勿復云得失　周權逃居詩曰索居簡人事與世意空投柴荊已就理歲功念西疇落落雞犬墟隱隱漁樵洲歙歙一壺標聊復寫我憂及辰遇沖賞獨策還經丘向夕山景霽延矚明川流白雲息空谷歸鳥鳴林幽人生亦委化汲汲將焉求　又山中雲詩曰空山有白雲雅與高人紛卷舒本何心乃似悅遐矚色幽澹山翠意遠度溪綠日莫久徘徊前邨雨應落　傅與礪雜詩曰天天園中桃鬱鬱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誰能知一朝繁霜墮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爲時所移向非厄歲寒何以別奇姿　揭傒斯寄題馮掾東皐園亭詩曰理達自知簡情忘可避喧庶云保貞和歲莫委周旋　又雜詩曰青青孤生松高出浮雲中下有嘉樹林上有萬里風俯視原上草秀色何丰茸自顧豈不高獨立難爲容常恐本根盡委此萬與蓬　何中松野即事曰山窓一叢蕙脩葉吐紫蕤或云斷續花我亦豈敢疑楚澤多芳草眞僞奚難知浮俗尊虛名君子傷令姿博觀貴自得清芬良在茲　又病中感懷詩曰多病他鄉外孤懷始覺愁山圍雙鷺曉門閉一蟬秋遇合馮生缺勳名季子裘悠悠耦耕者端暇爲人謀　許謙採藥詩曰亭亭北山松宿霧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幹盤鐵石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裹裹掛千尺流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摘紅爐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意長時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楊奐未歸詩曰渭水遥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倪瓚池蓮詠曰迴翔波間風的歷葉上露清池結素彩華月映微步雲陰花房斂雨歇芳氣度欲去拾明璫踟躕蹋幽惜遲莫　劉永之楊弘中藥室詩曰秉志慕沖澹息迹在丘園閒庭徧芳草高窓見遠山采苓陟松遲煮术散榆煙董生垂徃躅嵇子有遺編神宇謝氛濁天倪諒斯全惟當振塵服與子共清言　黃潛秋懷詩曰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閉惜壯心休弱蒙縈欵石空槎臥狀流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成廷珪欲卜居海上未有定止先作寄紫步劉子彬詩曰滿目風塵祇自憐輕裝已辦有行纏也知避亂依城郭更欲移家傍渚田紫步於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桃源只在人間世還許漁郎放釣船　戴良和淵明飲酒詩曰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老萬萬陰陽移萬物遞榮樞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一朝委運徃恐遂失吾寶何當攜麴生縱浪遊八表

又田居詩曰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慕戮力歸稼穡當春土脈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餉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又答李寧之詩曰涸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何如遠遊客歲久不知還　又除夜客中詩曰已就長途往堪憐莫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戀闕心空赤憂時鬢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煙霞　黃鎮成題紫雲山居詩曰樹老秋仍露山空晚更蟬兩添春藥水雲濕種瓜田對榻僧長坐閒鐘客未眠自應麋鹿性疎散愛林泉　徐天倪擬古詩曰婷婷閨中女天質知自愛空懷蘋藻心日月苦行邁蹇脩意良勤遲遲如有待未嫁庸何傷失良將重悔　明劉基感懷詩曰我有綠綺琴其材出空桑金徽映玉軫音韻鏘琳瑯上弦感薰風下弦來鳳凰墜世耳不欲聞子期今則亡願持獻重華路阻川無梁　孫一元卜居詩曰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眞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魚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鄰　又幽居詩曰自得窮通理幽居不誤身清流梳石髮遠霧著山巾竹上僧留偈庭前鶴近人科頭終日坐吾亦愛吾眞　章表九月晦日感懷詩曰長歎阻良晤周劒飄飄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高叔嗣再調考功詩曰引疾三上書微願不克諧徙官復在茲心迹一何乖軒裳日待旦閶闔凌雲排入屬金馬籍出與羣龍偕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但惜平生節逾久浸沈埋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鳥迷思故林水落存舊涯惟當尋素業歸臥守荆柴　王世貞早起書懷詩曰晨雞四鳴號天地猶未白仰觀衆星低歷歷如可摘遄來浩無端數往已爲迹言念乘軺始徂歲三代易謬以理解資而當髖髀役何悟調絲辰膺此保障責桑計非所工商刑焉能擇稍清崔苻澤未媿萊蕪室蒿目中竟乘蓬心逝安適久且類羝藩猶豫托雞肋疇當憐畏途爲我一察識　梁有譽詠懷詩曰明月鑒重幃涼風吹綺疏佳人揚清謳顧影傷離居昔別黃鶴鳴倏忽秋蘭舒繁華不再至歡樂寧清餘迢迢牽牛星萬古恒不渝所思杳天末日夕增煩吁秦女善鳴箏趙女亦吹竽箏竽豈不哀不如琴瑟娛纖纖常苦劬嗟哉織作勤淚下霑羅襦　吳國倫述志詩曰皇矣太初闢清濁開鴻蒙人生貴且靈受此天地中四序若鱗次陳迹藐易窮豈伊一抔土掩此七尺軀沒世名不稱宣尼志所恫寸陰逝足惜禹德彌以崇抗志慕先民謇子

亶不聰大猷廣且穆惟彼能者從努力戒前路艱哉一簣功庶幾耿耿徵可以令厥終　又曰黃鵠臨當飛徘徊視其翮一舉橫四海須臾萬里隔烏鳶集林莽俯啄仰相嚇營營濁世儒所志在干澤處膏但自潤何辭服輬輊美哉寥廓士遠遊無遺迹一羽輕侯封九鼎重人國遇合鮮常期飄飄從所適　盧柟雜詩曰高樓有佳婦窈窕青雲端左蔭綠桂枝右紉芳澤蘭臨流戲珠浦拾翠游芝田蛾眉衆所妬時俗尚無鹽捐棄蓬蒿中誰來希令顏徘徊歲云暮拂衣聊長歎　王世懋謝病言懷詩曰中年無宦志觸事思解除偶與象罔諧不爲求元珠三事我大夫申申詈其迂感君意良苦賤子倦爲儒頑石受銅丸丸轉石自如人生大塊間安得等賢愚賢者誠自賢高足策天衢愚者誠自愚寂寞終殘軀　高啓行路難詩曰君不見盤中鯉暫失風濤登俎几君不見枝上蜩纔出糞壤凌雲霄推移變化詎可測勿謂明日同今朝出乘高車入大馬半是當年徒步者范叔曾逃客溺餘衛青亦在人笞下悠悠行路莫相欺爲雌爲雄未可知　許廷慎商隱詩曰無心成避世有迹類遊仙自入煙霞窟悠悠不計年

賦後漢馬融衍顯志賦曰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硌硌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軫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董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嵕而臨嶅辟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遑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眞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頊之遠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鼠訖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覩幽人之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變弧欲斃警兮警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厲惠而被戮秉取弔於由吉兮王膺慶於所厭叛廻宅其若茲兮北叟顧議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　魏曹植元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元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遭九二之嘉祥上同

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鑠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遲遲之短脩取全眞而保素弘道德而爲宇築無怨以作藩播蕙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嵎處幽僻之閒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輸墨之能傳　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嶕溪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槓林之柔芳曦玉粲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礫礫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叛臣乎南荊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漠以無爲元道穆以普將翼儁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藻蔵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羨首陽之遺舉憎千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節薄鼎鼐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豪輸援大雅以爲戒眺棘翼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眞僞以紛錯穢杯盂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騄驥之進庭屏騏驥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沒牙輟弦而不作敦三思之殫慎動循繩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韋誕敘志賦曰繄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辨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以愧恐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奉朝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

馳微奇功以佐時徒贖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
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
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迍邅始潔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以矜慄杜機
覽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迹冀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奄其薄沒曛夕陽而西頹
多故吾固甘夫無爲名不足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知　棄塵埃而長辭
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敘齊登玉階侍日月久矣出爲冀州刺史犬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
言因而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
蚪之光鱗浮眇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虞教之所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覩汗漫之威神情飄
飄而淩雲意髣髴於眞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嵯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紛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踈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變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當屏氣以斂迹於萬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
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聘安志於杜史由抗迹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
逡巡而造辭　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厠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
羣英鷺翔鳳儀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愧顧影慙形雖自百於隕越懼思
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躬以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
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梁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實
深雍可南面千載睎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曹攄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躭簞
於滕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遂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
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淫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淫

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幾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逾
世而並榮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迍邅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怳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
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詰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芘之芳華帶鍾
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佩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涕曾一歡而九咽　陸
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
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
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温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
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罪於汝墳縣
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必陳厥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孀八葉而相茂舜
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彌邈豈孤人之能冑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
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棲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藩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
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劒魏和戎而擁槊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
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圖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
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
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
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歿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緜邈而莫覿
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盼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痺貌於海曲
說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
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於飴飪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元覽賦曰歲次旃蒙
月建司空變斁實之吕扇廣莫之風蕭子褒惟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唯地爲厚
唯王國之粤我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于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

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喜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總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營重關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峩峩張素蓋而繁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浦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炎八命而定所堯都平陽辭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焉大天地之新建旗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迸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户朱橘匊高晏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峰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絲駒駱駝駟之車軿軿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駟而乘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飾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鍼倒囊之書擬河獻之留眞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鑒户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扆之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辟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弦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媿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輿璠並來遊於蒐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賓酒於南軒間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鳳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鄘鄖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遂攄運而登廡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實昔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緜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喧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窿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闡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晉簡文帝悔賦曰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辟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元德之眊聊縈子安之歎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歎圮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遽子蹟夫履車之人豈止一途而已又曰已矣哉波瀾動兮眯前期膚夫蔽兮多自

欺不遠而復幸無嗤建功立德有常基胃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爲可師　北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煙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棃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檐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簀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倚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疑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礙眉坐至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柚罌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薯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棃酢桃榔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宅　晉陶潛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唐王勃滕王閣序曰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誰通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唐王維輞川別業詩序曰余別業在輞口孟城坳華子岡欹湖石松下清齋竹裏行荷笠帶斜陽青蘿拂行衣超然高興遇勝輒賦　唐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詩曰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歌入五柳先　唐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曰足下方秋山閑步僕亦屬當暮春輕舟南下方舟而上緣源行數里至桃花塢清流中坐莫辨花源所在春山可望輕鳥數過白石可漱床蘭芽漸短松花欲開恨不得與子同行　唐王維山居秋暝詩曰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唐王維酬張少府詩曰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唐王維終南別業詩曰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唐王維終南山過太乙石泉呈蹟公詩曰清淨道人意好山看不足青松夾路生白水繞堂緑興盡還須返何必待幽獨　唐王維青溪詩曰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流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但聞人聲不見人間遊漾漾泛輕舟逶迤傍迴洲潺湲石上水宛轉花間路既窮青谿色中有白雲飛　唐王維鹿柴詩曰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唐王維竹里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唐王維欹湖詩曰吾愛欹湖好湖邊物外情白鷗沒浩蕩千頃與微明　唐王維鳥鳴澗詩曰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唐王維送別詩曰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唐王維送別詩曰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唐王維送別詩曰送君南浦動春草人生何處不相逢　唐王維送別詩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唐王維送別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唐王維送別詩曰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唐王維送別詩曰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唐王維送別詩曰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穉錦秦人改舊田山花紅勝火春鳥鳴如簧家住孟津河門臨洛水應有報書至憑君傳與誰　唐王維送別詩曰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惟憐一葉輕帆遠江上潮來人不歸　唐王維送別詩曰山中送客罷掩關對蒼苔門徑無車馬誰知長者來　唐王維送別詩曰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唐王維送別詩曰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唐王維送別詩曰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遺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唐張說虛室賦曰明月窓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萱草弦理涉虛趣心階靜綠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冗然嗟乎巧智盲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心元是幻法本皆空大哉默識守此元通　韓愈閔己賦曰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爲誰衆皆舍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其爲悲　劉知幾思愼賦曰惟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無爲禍始飾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閫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冑以忠貞爲劒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雁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愼以全榮二疎既滿而辭仕表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得喜漢先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稱仁厚侯嬴從事於斯矣　無名氏韋弦賦曰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塤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于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而不競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既備敬愼孔明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名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蠆以動爲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爲君運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循理絲而又芻且物之惠人無窮人之狥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具罔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已

李德裕知止賦曰況乎托北阜以爲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漢之逶迂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皐西對於林閭其近訊也則欞泉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木盈於萬株逕被芳蓀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翠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澤脊青岑而韜瑜昔有罷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裊煙於遠墟摩廣遠而騰倚鳧雁去而相呼酌盈尊以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名嶽蠲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税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牧光之未晚期終老以桑榆　白居易君子不器賦曰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者通理而貴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脩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彦輔信美空標水鏡之資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我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虚受内弘道以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矣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神爲元樞智爲心符全其神則爲而勿有虚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藏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寗子之愚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浩虚舟行不由徑賦曰且遵道如砥持心若弦信無私以自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附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既而坡蔓草之荒涼見遊人之邐迤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枉冀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爲心孰能如是　元吴萊定命賦曰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鹿麋而與儔俯環堵之湫隘兮借采椽之樸素兮亦炫耀其華輈等羹黎乎梁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鄙

兮賤無貴以何羞嗤予音之寡和兮譬汝器之無不周斯視聽之既愜兮曾不遇矚與妻麒麟出而野死兮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徃謀　明薛瑄自修賦曰皇降予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強扞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闇闕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內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驁心暫開而或敝兮理與學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淩擇之不勇兮將邪蠹而正負蓋必於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王廷相靖志賦曰余幼嘉此遠遊兮放羽儀於閶闔既反志而靜觀兮渺虛無之靡汨嗅文籍之靈華兮心固結以如石揭大猷以振世兮闡鴻靈之未聞仰周孔之遺則兮希聞韶於千載力迪還而弗及兮徒蓋心而測海　又悼時賦曰豈貪生之常流兮迷異道而誣世諸有求而莫獲兮反予聰而大觀予苟不畔於道槩兮行窮困而志完矧沈冥爲眞詮兮終解脫乎憂患要時命之可俟兮胡悒悒以長歎　袁黃閔俗賦曰閔世俗之謠諑獨修姱以練要懲遺烈之所誚昔姬旦之申縣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趣謂追以旌植飾鞿羈於中道乘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弗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軏坯之戾緩和脣吻而弗狂考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軌襲之弗忒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軌襲之弗忒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軌襲之弗忒

昭兮曠異世而見知乃養恬以頤年兮窈遭娟而委蛇物靡晦而弗昭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涉遠而後馳其　周沛遂初賦曰竊子生之不辰兮性闇昧以憒遺軌度以託處兮猶遑遑焉其競逐嗟先民之既逝兮世貿貿而罔極彼籧篨之眇小兮紛盛麗以無斁稽堯舜之勲華咎夔稷而不協契揚娉君臣之胥慶下及於有商尹負鼎以醧夏虺矢誥以釋湯君聖賢以六七作咸能覩乎往古旦爽開周以八百猶繼之以申甫讐叔季之雲擾益脂韋而葺闥雖誼辟之代興憫忠良之罔察肇皇祖之啓運兮滌腥塵而廓寰宇累八葉之重光兮俊乂登而禮樂起海内外之向風兮抱一藝而靡遺獨余渺之敝罔兮曷偃蹇而無爲詎予行之未修兮抑帝降之莫達彼華室以幷懞兮予攜泉石之徽麓采西山之薇蕨兮又窃計夫旦暮　陳羽攄臆賦曰予幼好此奇服兮羌潔清以自修佩明月之寶珠兮披翠雲之綺裘闇闇開而顯通兮凌雲霓而上征叩天閽以自獻兮皇既錫以榮名世方喜通而醜直兮竟鑿枘其圓方寧擯逐以遐驚兮理召杜之遺疆既滋甘棠之百畝兮又樹之以桃李世既莫吾知兮傷蛾眉其見嫉蒙羞忍詬蒲伏棘下兮甘株守以留滯亦既遭乎家難兮遂屏居乎墊宇寶運之中天兮二八蹌蹌而在庭思一命以自效兮期不負乎平生夫豈無箕潁之心兮諶不忍其陸沈惟予悻直以自遂兮乃違怒而招尤荃不鑒予之貞誠兮志不售而見仇羣賢辟辟以彙征兮予獨胡爲乎此行信前魚之可泣兮抑積薪之見凌臨廣路而彷徨兮惟以思夫美人揚雄執戟忽已疲兮更生十年而不遷予既不及古之人兮又何咎乎時賢命有所制兮時有所窮物極必反兮庶幾追前修之逸駕亂曰窮冬飛雪遠帝京兮心旌搖曳指鄴城兮層冰峨峨平沙千里兮瞻戀魏闕蹇不可已兮遵迴脩塗有懷曷吐兮白雲在天遠隔吾土兮抑鬱侘傺心遥思兮離家去鄉曷逾時兮攄誠作誦聊以自慰兮開春發歲忽乎時其暨兮

後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刀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功亦足暴於天下矣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喪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白惲家方隆盛時賓客滿門高車駟馬軿輬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議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羅賤賣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琴間設絲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

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徃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嬿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牧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徃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曹植與吳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藷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緣由緣　吳質荅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緣由緣　吳質荅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緣由緣　吳質荅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徃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又荅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逦邐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檻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漯雖恃平原養士之豁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

之效屢蘊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襟懷眷而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跲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篪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蕭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諏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受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徽志爾　劉琨荅盧諶書曰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請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推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習鑿齒與桓秘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榮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棄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瓚瓚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齊謝朏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閑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緡舍築攀爲上佐次則服泰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

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以降參差萬緒或迹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營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節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之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荅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默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遑無忘夕惕驅駑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束高門之地徒重玉餙羅前黃金在握啀喍蜜斯容與自憙亦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王僧孺與何炯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解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壁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橈備聆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躓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彊近之親是以媿市之徒隨相媒蘗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責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攜綺觳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曹瞻慧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狐以崇檻曾拱荀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

訴棄實實灌然豈復能使一笥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汙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整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增】北周蕭大圜言志書曰拂衣謝事無累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攜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籧篨叔孫范氏之書露葵徽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頤歌篆籀唱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慶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踧曲拳四時如流俛眷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唐韓愈上鄭相公書曰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荅效日夜思慮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或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　王績荅馮子華處士書曰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搆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蘧蒢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

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澤並釣俯仰極樂載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閒人相唱和也孤住何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也　又荅刺史杜松之書曰博士陳龍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孰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情盡帷天席地友月羣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爲狗貊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明王廷陳寄余子書曰爲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

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　唐寅與文徵仲書曰亦將屬括舊聞總統百事敘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自者傳誦其言搽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　徐禎卿荅獻吉書曰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睇髮茂陰

題跋

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顧晦蹈駭無異火炎水流圖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子每思濯清瀨息橲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青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蔭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兩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有時飛流泉瀾清澌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梶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裹搖白蕊抽紫莖檐蔓琴尊稍風鳴籟垂柯簷户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

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嚾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致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宋羅大經山居誌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予家深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歡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遲迫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年所得不已多乎

又表魏曹植求自試表曰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行旅一

原 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曰利有攸往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禮記曰行則有隨　毛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又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周禮地官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原 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又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又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又曰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　增 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又曰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原 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行旅二

原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駕昌寓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於崑崙之丘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山行乘欋泥行乘橇陸行乘車水行乘舟　毛詩序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而不忍去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於王母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增 韓非子曰管仲從威公至孤竹春往冬返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莊子曰士成綺見老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原 史記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之流沙之西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增 後漢書曰李固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原 又曰秦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北至琅琊　又曰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

海獲赤鷹　又曰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登天柱山自潯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傍海而還所過禮祠名山大川　續又曰武帝使鄭莊視浚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原又曰張騫爲郎應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至殊俗威德徧於四海　續晉書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前秦録曰苻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涂工商資販於道　北史曰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土堠經雨頹壞每煩脩之自孝寬臨州乃敕部内當堠處植槐木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　唐書曰魏徵勸帝行仁義至是天下大治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一統志曰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長沙守溫益下逐客令旅店不敢容風雨夜渡湘江山僧列炬迎之張栻爲浩築臺朱熹刻石曰道鄉　明劉氏鴻書曰宋紹興辛酉周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示是乃蘇内翰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詩也僧曰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　宋史曰賈似道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苟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至轅輓蓋暴行秋日中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棉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殺之　元史曰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徑盤屈舍騎徒步鄭鼎負憲宗以行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旁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　鴻書曰太祖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人語曰吾視乾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弁州史料曰丘文莊公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訶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脩嚴瀾也

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還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

行旅三

原徂矣 何之 詩駕言徂矣 李陵詩遊子暮何之 跋涉 劬勞 詩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又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駸駸 又嘯嘯 馬鳴 增擔簦 隨牒 戰國虞卿躡蹻擔簦以說趙王 衡曰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漢匡 萍浮 梗泛 東漢鄧康成萍浮南北後因以梗泛喻行旅之無定 莊子曰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 適莽蒼 莽蒼 近郊貌果然 詩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偈果然疾貌 犯霜露 不齎糧 有行色 上鄭莊事詳行旅二 古詩車馬有行色 悲故鄉 窮日力 古詩日暮途且遠遊子悲故鄉 夙夜 詩夙夜在公 在公 詩多士攸壓 攸壓 詩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彭彭 注彭彭多也又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捷捷

野水問店 陽荒山 原不遑起處 靡所底戾 四方之志 萬里之游 每懷靡及 匪居則寧 朝冒霧露 晝披塵埃 登山臨水 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慘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羈旅之情 酉征賦遠行 徑泥林霧 劉子翬詩徑泥染屨林露白侵衣 羈旅之臣 左傳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風裏眼趁烏 雖下急灘 飛絮送行 又靖柳絮絆船知不住却教飛絮送儂行 車殆馬煩 洛神賦曰日既西傾車殆馬煩 蒙霜沐雨 淮南王傳蒙霜露沐風雨 草草

勞人 緜緜遠道 張耒詩草草勞人常少睡緜緜遠道苦無情 古今今路 古古今今 趁烏下灘 誠齋詩岸巾獨立東

筆 夏爲大暑暴炎 冬爲寒風偃薄 韋應物詩 稍聽鄰船語 初分異土言 梅堯臣詩 行色秋將晚 交情老更新 杜甫詩 客舍盈尊酒 江行滿篋詩

原行旅五

原詩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原魏文帝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何在山上復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又曰棄玷今彷徨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愁思緜緜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又於明津作詩曰遥遥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遥望河陽城 曹植雜詩曰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止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又曰游魚潛渌水翔鸞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阮瑀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門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又曰我行自稟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霑裳衣 晉張協詩曰述職投邊城羈束戒旅人堂舒三五圓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鳴咽辭密親借問子間下車如昨日望舒何爲何世網嬰吾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又曰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按轡遵平莽夕息抱景寐朝徂銜思往 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輦洛逍遥丘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煙發軫有夙晏息駕無愚賢 湛方生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年貞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 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

禽何翩翩遠涉許頻路顧思邈緜緜鬱陶懷所親引領情緬然　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扣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曰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耀孰伸百代意既及泠風善又即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景名可喜　又夜發石關亭詩曰隨山踰千里浮谿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鮑昭從臨海王西鎮發新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荊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　又登黃鶴圻詩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令古湘別荊珠懷漢遊　齊孔稚圭旦發青林詩曰適郢無東轅過夏有西浮三崖隱丹磴九派引蒼流淚竹感色巖留冬夏霜寄懷山中舊舉酒莫相忘　劉瑱上湘度琵琶磯詩曰茲山挺異孳孤起秀雲中陂池激楚浪紛糺絕宛風煙峰晦如畫寒水清若空頡頏鷗舞白流亂葉飛紅　梁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行旅金鉦間絲旆水際舍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拂岸花氣盡熏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雲潮落晚洲出浪罷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幷翩翩朱蓋轉蕭蕭良馬鳴　范雲述行詩曰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離羣　吳均酬鮑巖詩曰振櫂出江滸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折荷縫作蓋落羽紡成絲吾行別有意不爲君道之　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起微風山汎清波內帆在浮雲中直趨珠星北斜開碧海東故人若思我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悵然不自悟端憂坐滋漠漠風急雁毛斷冰堅馬跡落客子飢寒多江上衣裝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王僧孺中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即四望四無極安流寧可值憤風方未息危帆渡中懸孤光巖下仄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直故鄉相思者當春愛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何遜度連圻詩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　又還渡五洲詩曰瞻言還九派迴艫出五洲蕭散煙霞晚淒清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岸夕修修　又富陽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斂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劉孝儀帆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

華噪鼓揚風力近樹倏而遐遥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將頓陽烏翼客行悲道遠唯須前路極　劉孝威晚渡

吉陽洲詩曰江潮凌晚急鉦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望高帆開聯村倏忽盡循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

前山來將與圖南競誰云勞泝洄　劉孝標月半夜泊鵲尾詩曰客行三五夜息櫂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

逐波流　虞騫尋沈炯夕至嶲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紆攀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

應鳴猨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王筠遊望詩曰晨登黃馬坡遥望白龍堆風威晝橑折路險車輪摧　朱

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收淤泥不通挽寒浦劣容舟迴風折長草輕冰斷細流古邨空列樹荒

戍久無樓　庾肩吾舟中寒望詩曰日暮敞鳧舟層冰合駛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王裘　陳陰鏗和傅郎歲

暮還湘洲詩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

禽迴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詩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嵁險邨路入江窮

水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遥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晚泊五洲詩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嵁險邨路入江窮

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周王褒始發宿亭詩曰送人亭上別被馬櫪中嘶漠漠邨煙起離離嶺

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　又和越王途中詩曰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翔陣迴風即送師峽

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邨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遥可望迴鞍念此時　北齊庾信詩曰飛蓬損腰帶秋

驥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周顏之推從周入齊夜渡砥柱詩曰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

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華劒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　唐王勃易陽早發詩曰飭裝侵曉

月奔策候殘星危閣尋丹嶂回梁屬翠屏雲間迷樹影霧裏失峰形復此凉飈至空山飛夜螢　駱賓王途中

有懷詩曰瞦然懷楚奏悵矣背秦關涸鱗驚照轍隼羽怯虛彎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

朱顏　沈佺期十四時常從巫峽過他日偶然有思詩曰小度巫山峽荊南春欲分使君灘上草神女館前雲

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別來如夢裏一想一氛氳　又從崇山向越當詩曰朝發崇山下暮坐越當陰西從

杉谷度北上竹溪深竹溪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差池疑不合繚繞復相尋桂葉藏金蝀藤花閉石林天窗虛的

的雲實下沈沈造化功偏厚眞仙迹每臨豈徒探怪異聊欲緩歸心　張說蜀道後期詩曰客心爭日月來往

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浴陽城　王維陽關唱曰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孟浩然夜渡湘江詩曰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遙相問潯陽何處邊　又旅行欲泊宣州界詩曰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湖平津渡闊風止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火熾梅根渚煙迷楊柳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江鷗　又自洛之越詩曰遑遑三十載書劒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偏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杜甫發同谷縣詩曰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飢愚人焉得尚安宅始來此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邵平先入漢張翰復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又詩曰洪波忽爭道岸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李白夜宿牛渚詩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暮發潛早發上東門詩曰十五能行西入秦三十無家作路人時命不將明主合素衣空染洛陽塵　祖詠過鄭曲詩曰路向滎川谷晴來望盡通細煙生水上圓月在舟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漸漸有涼風　常建泊舟盱眙詩曰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郭向途中口號詩曰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　岑參奉和杜相公初發京城詩曰按節辭黃閣登壇戀赤墀銜恩思報主授律遠行師野鵲迎金印郊雲拂畫旗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車詩　張繼楓橋夜泊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盧綸江行次武昌縣詩曰客寄五湖間扁舟往復還年年生白髮處處上青山去國空知遠安身竟不閒更悲江畔柳長是北人攀　又晚次鄂州詩曰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韓偓尤溪道中詩曰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千邨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　李商隱詩曰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

夜雨時　戴叔倫宿灌陽灘詩曰十月江邊蘆葉飛灌陽灘冷上舟遲今朝未遇高風便還與沙鷗宿水濱

賈宗旅泊江津言懷詩曰征途幾迢遞客子倦西東乘流如泛梗逐吹似驚蓬飄飄萬里外辛苦百年中異縣心期阻他鄉風月同雲歸全嶺暗日落半江紅自然堪迸淚非是泣途窮　衛葉晚投南郵衣　李端曉發爪洲詩曰客行逢日暮原野散秋暉南陌人初斷西林鳥盡歸暗蓬沙上轉寒葉月中飛郵落無多在聲聲近擣衣

詩曰曉發悲行客檝停獨未前寒江半有月野戍漸無船棹唱離南岸鴻嘶發遠田誰知避徒御對酒一潸然

歐陽詹自淮中却赴洛途中詩曰惆悵策羸馬孤蓬被風吹昨東今又西冉冉長路岐歲晚樹無葉夜寒霜

滿枝旅人恒辛苦冥冥天何知　又晨裝行曰郵店月西入山枝鶚鵝聲求燈徹夜席東囊事晨征寂寂人常

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劉禹錫途中早發詩曰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

橋人未行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人問姓名　姚合客行詩曰客行無定處多在路岐間馬

是賒來貴僮緣借得頑詩書愁觸雨店舍喜逢山舊業嵩山下三年不得還　于武陵南遊有感詩曰杜陵無

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東風千里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　又西歸詩

曰不繫與舟閑悠悠吳楚間羞將新白髮却到舊青山一葉忽離樹幾人同入關長安有家住秋至又西還

又早春山行詩曰江草暖初綠雁行皆北飛異鄉那久客野鳥尚思歸十載過如夢素心應已違行行漸遠

更苦得書稀　又客中詩曰楚人歌竹枝遊子淚霑衣異國久為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

過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賈島早行詩曰早起赴前程鄰雞尚未鳴主人燈下別羸馬暗中行蹋石新霜滑穿

林宿鳥驚遠山鐘動後曙色漸分明　劉得仁早行詩曰萬類半已動此心寧自安月沈平野盡星隱曙空殘

馬渡橫流廣人行湛露寒還思猶夢者不信早行難　許渾早發洛中次甘水詩曰帶月飯行侶西遊關塞長

晨雞鳴遠戍宿雁起寒塘雲卷四山雪風凝千樹霜停驛一迴首隱隱見嵩陽　姚鵠曉發詩曰旅行宜早發

況復是南歸月影緣山盡鐘聲隔水微殘星螢共失落葉鳥和飛去去度南曉邨中人出稀　趙嘏旅次商山

詩曰役役依山水何曾似問津斷崖如避馬芳樹欲留人日夕猿鳥伴古今京洛塵一枝甘已失辜負故園春

劉駕早行詩曰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慮僮僕近我行棲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羨閒居者

溪邊人已行　司空圖江行詩曰初程風信好迴望失津樓日帶潮聲晚煙含楚色秋成旗當遠客島樹轉驚鷗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頭　崔塗巴山道中除夜書懷詩曰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春漸與骨月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　又途中感懷詩曰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芳草長不綠故人無重期那堪更南度鄉國已天涯　張喬商山道中詩曰春去計秋期長安在夢思多逢山好處少值客行時雲起爭風勢花交隱澗枝停驂一惆悵應祇嶺猿知　又荊楚道中詩曰前程曾未到岐路擬何為返照行人急荒郊去鳥遲春宵多旅夢閨夏遠相期處處牽愁緒無窮是柳絲又吳江旅次詩曰行人愁落日去鳥倦遙林曠野鳴流水空山響暮砧旅途歸計晚鄉樹別年深寂寞逢迎酒漁家一醉吟　羅鄴早發詩曰一點殘燈魯酒醒已攜孤劒事離情愁看飛雪間難後獨向長空背雁行白草近關微有路濁河連底凍無聲此中來往本迢遞況是驅羸客寒城　又行次詩曰終日長程復短程一山行盡一山青路傍君子莫相笑天上由來有客星　又詩曰花開只恐看來遲及到愁如未看時家在楚鄉身在蜀一年春色負歸期　杜荀鶴秋江夜泊詩曰一望一蒼然蕭騷起暮天遠山橫落日歸鳥度平川家是去年別月當今夜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葦叢邊　又早發詩曰東窗未明塵夢蘇呼僮結束登征塗落葉鋪霜馬蹄滑寒猿突月人心孤時送帽檐風刮頂旋呵鞭手凍粘鬚青雲恢活一未見爭得安閒釣五湖　又舟行即事詩曰年少髭鬚雪欲侵別家三日幾般心朝隨商客憂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鷺飛紅蓼晚暮山猿叫白雲深重陽酒熟菜萸紫却向江頭倚櫂吟　王貞白隨計詩曰徒步隨計吏辛勤鬢易凋歸期無定日鄉思羨迴潮冒雨投前驛侵星過斷橋何堪穆陵路霜葉更蕭蕭　羅隱早行詩曰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生計竟何如酷憐一覺平明睡常被鄰雞半夜啼　宋梅堯臣早發大信口詩曰犬吠知船解邨墟尚閉門霜泥粘纜尾冰水閣潮痕撇撇鷗鷺去纖纖艓艙昏梅湖到不遠寄信向田園　又將赴表臣會呈杜挺之詩曰莫怪去遲遲予心君亦知滕前嬌小女眼底寧馨兒舉語渠渠問牽裳步步隨出門雖不遠情愛未能移　孔武仲舍轎馬而步詩曰嚴風駕雪霜吾轎頗溫燠白日暖郊原吾馬悵馳驟逐二者皆得用翩如兩黃鵠馬騎倦提策轎狹厭攀束何以救斯弊奔馳有吾足副之兩革靴隨以一笻竹扈趨上高岡虎步出平陸折花得低枝照影臨深

谷道逢田間叟時訪以耕牧北音稍入耳俚語俄滿腹行行及前堆小汗已霑霑芳草可爲茵吾眠不須褥人生忌太佚終歲居華屋醉飽耳目昏軟緩筋骸縮今吾異於此千里千徼祿翱隨麾麾騁夜侶鴻雁宿户樞勞乃久金礦鍛方皸瘃聊歌以自娛不作楚朱哭　孔平仲雍丘驛作曰京塵漠漠稍侵衣秣馬雍丘日未西驛舍蕭然無與語遠牆閒覓故人題　王安石江寧夾口詩曰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風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蘇軾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詩曰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又題重湖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　又過嶺寄子由詩曰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還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霏霏　陳師道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詩曰陳蕃解榻留徐穉孺子由詩曰南來十日盡山行北去前驅野稍平邊日照人如欄爲留連俯仰徒驚歲月遷故意斯人柰風雨多情於我獨山川可憐顏貌非前日依舊窮愁似去年後夜相思隔煙水夢魂空寄過江船　又馬上口占呈立之詩曰麋縞小雨濕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轉就鄰家借油中得詩曰落葉娟娟墜半環嘔啞鳴櫓轉荒灣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卷山旅食每愁郵市散近秋已覺暑衣單自慙老病心兒女三日離家已念還　范鎮詩曰南來十日盡山行北去前驅野稍平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似泉聲　周必大舟行憶永和兄弟詩曰一挂吳帆不計程幾回繫纜幾回行天寒有日雲猶凍江闊無風浪自生數點家山常在眼一聲寒雁正關情長年忽得南來鯉恐有音書作急烹　朱熹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夷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詩曰行穿仄徑度荒山又蹋深泥過野田路轉忽然開遠望眼明復見此平川江煙浦樹悲重疊楚水閩山喜接連稅駕有期心轉迫稜稜瘦馬不勝鞭　范成大長安閘詩曰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爲聲利驅小者飢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羈旅人胡爲乎哀哉又早發竹下詩曰結束農裝破小寒跨鞍聊得散疲頑行衙薄薄輕輕霧看放重重疊疊山碧穗炊煙當樹

直綵紋溪水趁橋灣清禽百囀似吟客正在有情無思間　又自寧國溪行至宣城詩曰波驚石險夜喧雷晚泊蘆亭笑眼開休問行人緣底瘦適從百八十灘來

陸游望江道中詩曰吾道非邪來曠野江濤思此欲何之起隨鳥鵲初飜後宿及牛羊欲下時風力漸添帆力健櫓聲常雜雁聲悲晚來又入淮南路紅樹青山合有詩　又將離江陵詩曰莫莫過渡頭旦旦走隄上舟人與關吏見歎識顏狀癡頑久不去常恐遭詬讓昨日倒檣干今日聯百丈買薪備雨雪儲米滿餅盎明當遂去此障被先側望　又馬上詩曰殘年流轉似萍根馬上傷春易斷魂烘煖花無經日榮漲深水過去年痕迷行每問樵夫路投宿時敲竹寺門不信太平元有象牛羊點點散煙邨　楊萬里考試河南漕司南歸值雨詩曰我亦知我生有涯長將病骨抵風沙天寒短日仍爲酒日暮長亭未是家又苦征夫催去去更甘飛雨故斜斜舊聞行路令人老便恐霜花一半加　又詩曰園花落盡露花開白白紅紅各自媒莫問早行奇絕處四方八面野香來　又夜離零陵以避同寮追送之勞留簡諸友詩曰思歸日日只空言一棹今真水月間半夜猶聞郡樓鼓明朝應失永州山　又泊泠水浦詩曰前夕放船湘口步約到衡州來日午五程一減作三程謝渠江漲半篙清今日雨來三四五又閑疎蓬聽暮雨長年商量泊舟所兩外青山更青處　又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渡詩曰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邨渡船滿版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又舟過謝潭詩曰夾岸百里沒人家最苦江流曲更斜嶺草已青今歲葉岸蘆猶白去年花　又清明日欲宿石門未到而風雨大作泊靈星小海詩曰一生行路竟如何樂事還稀苦事多知是風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風波　又下橫山灘望金華山詩曰篤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却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　又丹陽舍舟登陸渡江詩曰小泊樓船鐵甕城匆匆又作絕江行看他蠟燭幾回翦聽盡雞聲不肯明水底霜寒還十倍夜來月上恰三更　篤師好事君知否江面侵晨鏡樣平　又過松源晨炊漆公店詩曰莫言下嶺更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　又四更發青陽縣西五里柯家店詩曰轎中萬兀路千縈死盡邨雞無一鳴落月正明知未曉暗泉甚遠只聞聲自緣客子行來早豈是秋天不肯明午熱未來先下店却將晝睡補宵征　又道中紀行詩曰君看人跡蝶來輕蹋得林間路作坑古路令人行不得一時移上上頭行　黃公度冬日道間詩曰歲暮牛羊飽邨寒鳥雀呼霜餘

山骨露水落澗毛枯歸艇收漁網行人問酒壚微軀任南北未覺旅懷孤　又道間即事詩曰花枝已盡鶯將
老桑葉漸稀蠶欲眠半濕半晴梅雨道午寒午暖麥秋天邨墟酤酒誰能擇郵壁題詩盡偶然方寸怡怡無一
事麤裘糲食地行仙　劉克莊湘中口占詩曰船頭吹火盧仝婢馬後肩書顧士奴安得世間名畫手寫予出
猶泛湘圖　方岳道中即事詩曰十月山寒雨不休僕其痛矣得無愁老夫自愛歸程好肯爲春泥怨鶺鴒
元趙孟頫題秋山行旅圖詩曰老樹葉如雨浮嵐翠欲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秋
鞋三十里草露惹衣斑潮落曹娥渡雲昏夏禹山秋聲黃葉裏天影白鷗間欲問錢塘路漁家半掩關　薩都
剌登金山雄跨亭詩曰朱欄六曲倚高秋元氣茫茫日夜浮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疎鐘水國前
朝寺落日海門何處舟更擬黃昏盡餘興却從燈火望揚州　貢奎郊行詩曰雙溪溪上路重到五年遲桑柘
成陰處鶯花向老時泊舟隨岸曲坐石看雲移政愛沙鷗狎驚飛底見疑　何中早發東阿午經東平晚宿汶
上是日雪詩曰嚴裝齊地曉投館魯鄉暮天寒客心速雪下車聲去迷獸出桑眭流人披野路淺靄須城山斜
橋汶津樹前聖有遺業惱惘經行處荷篠與耦耕何其得深趣　楊奐宿南石橋詩曰江流入平楚山勢繞連
泰岸柳猶含凍溪花欲破春石衙車轍古沙印虎蹄新晚境長爲客空山不見人　劉承之經湖口縣詩曰古
縣開湖口高檣集岸限山從廬阜起江向武昌來近水皆楊柳荒城半草萊客心元自速更遣曉風催　戴良
管丘詩曰空壕麋鹿遊一望淒然使我愁賜履封侯千古在尋盟霸業此時休鴉啼古木西膠暮雁落平
蕪北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若爲留　黃鎮成舟過石門梁安峽詩曰書畫船頭載酒迴滄洲斜日
隔風埃一雙白鳥背人去無數青山似馬來天際雨帆梁峽出水心雲寺石門開同遊有客如高季授簡惟慙
賦幌臺　又東陽道中詩曰出谷蒼煙薄穿林白日斜岸崩迂客路木落見人家野碓喧春水山橋枕淺沙前
郵烏桕鞍疑是早梅花　高克恭過信州詩曰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攪馬過春光更
比路入忙　明林環廬溝詩曰疎星寥落曉寒淒月色沙光入望迷野戍連雲微見雁人家隔水遠聞雞波閒
畫影涵林淨天外清暉映樹低馬上曾驚殘夢斷鐘聲遙度禁城西　李夢陽赴懷玉山詩曰始臨清溪寺不
謂益路艱崎嶇踰南嶺轉見山巒盤重陰起北谷凍雨響前巒志定邁孰禦勇往竟孤攀挽葛接懸玦架木凌

飛滿律律巖壑變颯颯嵐風寒隔港望絕岫亭亭已雲端　楊慎行旅詩曰行旅苦日短勞人知路遥忽忽歲云暮客心中搖搖曠野積寒氣四望俱寂寥嚴霜下豐草朔風鳴枯條浮雲起爲蓋堅冰結爲橋白日隱餘照元陰晻層霄鳴轂無停輪嘶馬不解鑣飛鳥夕知還征途何迢迢迢無以慰苦辛興言自感詩曰閶闔城西暮雨收西虹橋下水爭流蒼茫野色千山隱突兀寒煙萬堞浮燈火旗亭喧夜市月明歌吹滿江樓烏啼不復當時境依舊鐘聲到客舟　沈一貫郵道中詩曰雪霽雲開一徑明花香日暖笋輿輕野山歷歷皆人姓春鳥交交亦自名怪石滿溪驚駐馬東風吹酒忽聞鶯種苓蒔藥郵郵好谷口何知有漢卿

喬世寧行役詩曰行役何倉皇登涉念徒御白日息虞淵行子在中路杪秋多悲風搖落不可顧我非草與木胡爲被霜露不辭霜露侵但恐歲云暮　馮惟訥春日關山道中詩曰春色被蘭皐春風引使旄天光落澗小山氣入雲高錦谷花爲幄飛泉雪作濤誰言九折坂叱馭不辭勞　吳明卿寄王元美塞上詩曰王郎別我未銷魂六傳飛揚出薊門鼓角秋聲迴地軸佩刀寒色照天閽馬肥首蓿黃金勒客醉蒲萄白玉尊回首中原風兩過不知揮淚向誰論

賦　漢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宮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補吏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曰得元武之嘉兆守五原之烽燧馳太行之巖一作防入天井之喬關望亭隧之皦皦飛旗幟之翩翩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守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咸謀完乎金城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惟天地之大德兮曰生人而綱紀五常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訴　曹世叔妻班氏東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盡各言志慕古人兮　蔡邕述行賦曰余有行於京洛遘淫雨之經時途屯邅其蹇連潦汙滯而爲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覩洛汭之始幷奉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義二士之夾墳　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

粗閱書傳間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矇洒余髮於蘭池振余珮於清風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觀游夏之峨峨聽大猷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羨安期之長生登山川以永望臨洞浦之廣溟左揚波於暘谷右濯岸於濛汜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瀛河崛以駢羅列金臺之寒產方玉闕之嵯峨　晉陸機行思賦曰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汩汩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沈雲之靄靄商秋肅其發節元雲霏而垂陰凉風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緑葉而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潀沿汴渠而造京洛而歷茲越河山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網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冰音行殟久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閒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殟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永歎悲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於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靈暉之促景相立表以望之　潘岳西征賦曰歲次元枵月旅蒼寶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皇鑒揆余之忠誠俄令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睇馬皐門稅駕西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達風於北阿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閨鄉而警策遵黄卷而濟潼睇華嶽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傺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闊豁爽塏以宏壯黄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芬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龍從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翁南有元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關池周曲浸洨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履丈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感麀偶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

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伸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效與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浸無不逮率土且猶不遺而況於鄉里乎而況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舍怒於鴻門沛踞踖而來王范謀害而未許陰授劒以約莊撫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駿娑而款駘蕩轆軒詣而轔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鴝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予思之茫茫　郭璞流寓賦曰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隳殘顧但見乎丘橐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越南山之高嶺脩焦丘之微路驟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迴逝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埸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城之丘墉想穀洛之合鬬惡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　張載敘行賦曰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照輕車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朝發軔於京宇兮夕余宿於穀洛踐有周之舊墟陟丘荒以寥廓贊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實公旦之所卜曷斯水之噴薄入函谷而長驅歷新安之南阜行遵迤以登降陟二崤之重阻經嶔岑之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迴逝仰華嶽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導豁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錯聽青青之長松荃蕭蕭之高柞緣阻岑之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嶫隗其欲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菱以迴深乘重巒之百層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林猨之夜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劒閣之崇關路盤曲以聨霧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東臨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乎內外　袁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節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遥登樊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出桑落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洲渚迢遞巖岫虛懸即

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寒林而蕭瑟雲出山而建渤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以相土模豐鎬之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始郛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獲敘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覽閶闔之餘塵建修城以營郛引通流而發津遠矣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　宋謝靈運歸塗賦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羇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睚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襜簪帶於窮城返屮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谿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愍愍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腓舍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薠林承風而飄落水鑑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杜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緝雲之遺跡濮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鮑照遊思賦曰雲遥分海衡上潮兮送風秋水兮架浦涼煙兮冒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萬重舍堂宇之密親坐江潭而為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瞻荊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菲薄以固陋受恩靈而不訾施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遥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蕩彌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時瞻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思離曲街之委陋循寤寐而見之悠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考華城之直陌相洛浦之迴阡於是籬插芳槿門拂長楊檐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恒離居以歲月痛銷落而徒傷　梁簡文帝述羇賦曰奉明后之靈渥將遠述於荆楚對江山之遥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吹旬晚解纜乎鄉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既晏誰與同雲嵯峨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言而遄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頹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反　又阻

歸賦曰覩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鬧繁鉦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　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比景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秋而遂徂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猴之吟兮日光迴欤之啼兮月色寒況北州之賤士爲炎土之流人共魑魅而相偶與蠨蛸而爲鄰秋露下兮黍劒翫春苔生兮綴衣巾　又去故鄉賦曰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葉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延凌大壑越滄洲茫茫積水兮陵陵斷山窮陰匝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激浦而捐玻聽兼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皐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尊酒而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爲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　丘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爲文聊記行途所經爾太皞弭節祝融聳駕炎鐘汎響青篴靜吹丘子稅轅畿路總舳川而問著擔簦無白鮮之想負書靡黑貂之悲纜解山潮首顧京縣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荃橈往來芰蓋經過依稀子陵之釣髮驕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伺禽飛窗高月度跡躅七教徘徊五禮永前帶於關上長綃巾乎林底　沈約愍塗賦曰結榜窮渚思臨長嘯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埽聊菱疊雲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晻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瞻家免悽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張纘南征賦曰歲次娵訾月惟仲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泝金牛之迅渚覩靈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壁葺蒼嶺文於翠障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鏟千尋之峭蜂深萬仞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迴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以倏鑠下流湍而洊險上岑崟

而將落於是近睇赭峰遥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霜蕭散值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閒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渺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寨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清江洗滌平楚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輻裂遭日月之雾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骨肉踡厚地而踧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峨峨之層冰面颼颼之嚴霜去莫赦之所繇過臨川之折軸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雪涕叫子而腸裂歷江漢之遠迹及樊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沈碑乃尋折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鑠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虹去青泥而踰之遺蹤躋實不乖於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泥之混濁盥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乘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卻驛而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爰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隕語有噎而無宣

增唐高適東征賦曰霜封野樹水凍寒苗岸草無色蘆花自飄幸息肩於人事願投迹於漁樵思魏闕而天遠向秦川而路遥候雞鳴以進帆趨亂流以爭迅縱孤舟於浩大撫垂堂以誡慎

歐陽詹出門賦曰出門辭家兮有志而思逞余紛然以遠遊別天性之至慈去人情之好仇嚴訓誡余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弱室咨余以遄歸目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纏緜淚浪浪而共流惕懷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以為車執藝業以為贊越三江踰五嶺望堯旌以求試庶以程功取爵建德揚名獲甘旨以報勤光晝錦以迴衡如弧斯張如鳥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不鳴蕭瑟天寒崢嶸歲晚鵠連翩而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遣前程之尚遥顧所離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校情交戾而不和退藩籬則弱羽戀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

波身違日月之晨昏悽戀戀而莫遣親益年年之羸老思搖搖而若何　又將歸賦曰憶求名於薄藝曾十稔以別離纔還鄉以半齡又三年於路岐紅顏始長白日如馳荏苒皆盡悠悠爲誰親有父母情有閨閤居惟苦飢行加相思兮寧苦飢辭家千里兮欲與偕歸南陳之蘭北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去來兮秋露霑衣　宋波沈括懷歸賦曰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往而安即披荆榛以孤驚涉大塗之梗塞投孱顏以坌入孰爲眠而朝食謦欬一山而百折兮況千里之緜邈高浪鱗卷而電劃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搖以寸翮　□邢居實南征賦曰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下而霑衣舟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兮恐白雲之云暮敷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戀兮情繆結乎余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豁鴻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悁悒其誰咎　明劉鳳送遠賦曰重忍情兮緘愛劇割念兮去家解分攜兮日前劇遥隔兮門限瞻馬首兮北河造羊腸兮九坂俛俄燕吴兮異域倏萬里兮陘嶺冥驅塵兮策彗汎沿涉兮載鳶陋繫匏兮株守從轉蓬兮茹連泠夕颸之起閨子愴然而顧影寧惻愴於弱戀猶迴照於衣領睨佯笑而詭絕戚屬隆心而淒哽宕佚慙恩兮少年之場慷慨徇知兮國士之請非竊慕兮何邀徒有銜兮欲逞輕道里兮辭院忘軀馳兮隱軫立然諾兮無侵奉懽忮兮能隕朝未假於齋裝夕何遑於擔屬崒標劒以乍辭哀遠氣以灼爚穆姱節兮誕驕苞狄遐於伊邇視宇下以未殊豈時往之覺駛　袁褧北征賦曰涉徂冬以就役遵修轍而遐征緬井甸之絡繹睇郊牧之縱橫泝廣津而戒楫指通關以抗旌慨故里之睽絕憂煩傷以寡懽元雲霽其下覆兮密雪霏霏於林端飢烏叫嘯於中野兮層冰憑岸而汎瀾念徒御之劬勞兮畏道路之險艱聊騁目以宣寄兮申鬱陶於詠歎　陸深南征賦曰亶肅肅以宵征兮悲往路之未央懼中道之折軸兮思改轍又惡夫無良顧僕夫以先後兮嚮河廣之誰航瞻桑梓之翳翳兮念浮雲以飄揚睇山川以無極兮陵谷杳乎其孰明祥烏嗥而風厲兮何有於翩雪之縱橫白日暧其耿光兮鬱浮雲以飄揚睇山川以

翻之鳳皇昔宣尼之遑遑兮固蒙笑於楚狂展直躬以事人兮卒三黜乎舊邦　李夢陽述征賦曰仲夏赫炎兮草木畢揭轙紲赴徼兮夜發梁國抑情順志兮強食自解亂流渡河兮忽焉而寐所以懷恨揮霍兮中情菀而內傷明散而交加兮翩冥冥吾以行覽衆芳而橫涕兮朝余翱翔乎河上既涉衛以奔驚兮又逾淇而渡漳去之飄風磕而曾波兮湖水擊而震盪慨川廣而難越兮朝余翱翔乎河上既涉衛以奔驚兮又逾淇而渡漳去故鄉以就遠兮霑余襟兮浪浪

增 序唐柳宗元送文郁師序曰讀孔氏書遡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浙江獨行山水間

逆旅一

增 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又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又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又曰旅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又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詩曰于時廬旅　禮記曰諸侯不臣寓公　周禮曰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原 左傳曰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晉史曰逆旅逐末廢農亡命依湊敕當除之十里置一官攜使老小貧户守之差吏主掌依客舍收錢潘安仁上議 增 石林燕語曰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

逆旅二

原 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遠行遲逆旅主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增 說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纓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左傳曰叔孫婼所館者雖一日必葺牆屋去之如始至　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　又曰蘭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傳舍 原 漢

武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劒奉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劒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雖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曰漢武微行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令竇津者是也　漢書曰

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

客市茂陵大治　原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

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直　又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爲田禾將軍

任孝爲郎嘗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

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又曰梁鴻適吳依皐伯通居廡

下爲人賃舂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

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原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埽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

郭有道昨宿處也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

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跡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

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原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便解衣償之

耶　燕史曰梁璨使秦璨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羅秦主欲令璨止奕舍璨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

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璨曰今二方

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梁書曰范雲嘗與

梁武同宿顧萬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類林曰

梁徐勉戒子曰吾清明門宅西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華飾嘗笑時人謂是我室古

今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太平廣記曰唐李靖於旅中遇一虯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劉文靜與之狎可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虯鬚旣見太宗謂靖曰眞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虯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虯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虯鬚客成功也　唐書曰馬周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又曰杜甫少貧不自振常客吳越齊趙間寄食於人又嘗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又曰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船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　鴻書曰唐錢起寓宿驛舍聞窗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暐試湘靈鼓瑟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　南部新書曰濠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頤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宋史曰穆修善鼓琴儻舍其淋漉彈琴獨酌累補頻川文學參軍　又曰蘇舜欽旣放廢寓於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滿於歌詩　事文類聚曰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史曰太祖命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　明詞林人物考曰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舍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誤謂皇子察哈歹出鎭西域有旨從博爾木受教博爾木教以人主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刑部侍郎劉季篪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居亡何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　獻徵錄曰嚴本爲大理丞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訣詣本旣見民驚愕欲

引却不能訊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　又曰王古直旅食三十年無憶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書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

逆旅三

顧燕　賦鸚鵡　東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旅寓洛陽生計無聊有命駕之意因顧梁燕曰秋風已至客興難久留也　唐蕭穎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鸚賦意謂已之不得歸猶鸚鵡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雍陶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章懋語錄曰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鸚　晉霸　陳亡明章子產所以美文公之霸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舍以供其必亡知其以文公之霸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舍以供也

供過客　湊亡命　後漢周陽少孺孤微嘗脩逆旅過客而不受報下詳逆旅一

萬里眼　百年身　杜詩曰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身又曰常為萬里客有魄百年身

川中狗　草上煙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失其居得所入是也

失其居　得所入

食玉炊桂　白飯青芻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於鬼王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帝令舍人無驗者死行楚王曰願留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帝其可得乎　杜詩五載客蜀郡十年客蜀郡五載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并州十霜　蜀郡五載

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逆旅四

水自備　晉劉寔字子真杖策徒行不累主人薪水自備　商君自徹　桓公寢安　秦商鞅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之逆旅逆旅之吏曰時難夜宿於宋東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　食玉炊桂　白飯青芻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於鬼帝其可得乎　杜詩五載客蜀郡十年行楚王曰願留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帝帝令舍人無驗者死王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帝令舍人無驗者死

容　廣成傳　晉劉寔字子真杖策徒行不累主人薪水自備　商君自徹　桓公寢安　秦商鞅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之逆旅逆旅之吏曰時難夜宿於宋東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

逆旅

豪街　邸　漢客館名秦客館名豪街　濃花發　唐詩曰野館濃花發　黃葉稀　又曰孤館舊條黃葉稀

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并在三鄉惜別時張綺詩曰此生遭恨寄三鄉　無窮意并在三鄉　前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內詩云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數從

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舊山和者十一首王祝詩曰凡山前嵐氣偃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良人恨此生

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弔影東遊涉淮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楊嘉祥之清流面女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昔謔笑之地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輒題非女子之事名字故隱而不書詩曰

者鋪卒名為草上煙有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苦尤偏　三鄉詩　五花館　唐會昌時有題三鄉詩者云余本家若函關寓居晉昌里

事作詩云過此惟尋草上煙數程打過苦尤偏

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泊還不敢宿皇華寓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何諧否十二字能辦否慶成不對因

內庫抵皇華驛舍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舍君我寧不悔俟君迴輾別圖後會攘書云川中狗

命青衣進酒終不舉酹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謎鵡詩曰雕籠養鸚鵡

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攘紙於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

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爪子也孤字衙廚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河東馬鋪有驛驛善行

原 路室 楚詞曰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遍之以自侍注路室客舍也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取以自侍

增 廚傳 漢書曰宣帝元康詔吏或稱過使客以取名飾廚傳稱過於客舍也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取以自侍

譬 去國 莊子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足音跫然而喜矣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於其側者乎 思歸 漢書曰韓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勢不可耳 羈旅 左傳羈旅之臣又張耳傳羈旅又張景陽詩羈旅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化緇衣 唐詩風塵不覺化緇衣又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原 盤飧之饋 主人之恩

增 暫託棟梁 元稹詩暫託棟梁深柯閑喜 生計南枝 白居易詩生計南枝雁書蛩夢 王徽詩雁外無書爲客久蛩邊有夢夢還鄉 問鵲占蛛 黃庭堅詩我家白髭問鵲占蛛絲 孤雁書蛩夢 多畫堂玉瞬繁風響不及桃源欵乃歌 挑燈撥灰 陳師道詩寒燈挑不盡殘火撥成灰 時來入夢 騷載詩婉婉有時來入夢 愁聲點腸 又詩他時夜雨困移牀坐見愁聲點客腸

逆旅五

增 詩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晉王讚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隋孔德昭夜宿荒郊詩曰縣縣夕漏深客恨轉傷心撫絃無人聽對酒時獨斟故鄉萬里絕窮愁百慮侵秋草思邊馬繞枝驚夜禽風度谷餘響月斜山半陰勞歌欲敘意終是白頭吟 唐沈佺期夜宿七盤嶺詩曰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緑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王維宿鄭州詩曰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邨童雨中牧主人東皐上時稼遶茅屋蟲鳴機杼休雀喧禾黍欵明當渡京水昨夜猶金谷此去欲何之窮邊徇微禄 祖詠江南旅情李白客中作曰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盌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祖詠江南旅情 孟郊渭上思歸詩曰獨訪千里客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劒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遥爲報空潭橘無媒贈洛橋 崔塗旅懷詩曰楚山不可極歸客千旅客詩曰搖落暮天迴青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 孟郊渭上思歸詩曰獨訪千里客信迴臨千里河家在吳楚鄉淚寄東南坡 崔塗旅懷

詩曰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惟滿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戎昱詩曰隔窗雲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

人空說歸今朝翦城北又見塞鴻飛　張籍翦北春思詩曰渺渺水雲外望來鄉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問路更愁遠送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閒尋舟泊處潮落見平沙　宋孔武仲旅枕詩曰旅枕春風底翛然一夢驚漏移清禁遠天入小窗明桂玉梁園費山椒楚客情蕭條過百五猶有賣花聲　蘇軾詩曰五湖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柰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炭處歌　黃庭堅長安秋夕詩曰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窗風先入荊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文同長舉驛樓詩曰夜爽氣浮空紫翠濃隔江無限有奇峰君如要識營丘畫請看東頭第五重　程俱旅舍寫懷詩曰半世江湖寄此身冰墟何意及陽春離騷痛飲非名士款段還鄉亦善人病木作花眞強活長魚沈陸恐摧鱗清時英俊如麻葦敢歎長年飯有塵　張耒項城道中詩曰塵辟蒼茫有舊題十年重見一傷悲野僧欲與論前事自說年多不復知　龍補之題穀孰驛舍詩曰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僕遊到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　又曰一官南北鬢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埽地開窗置書几此生隨處便爲家　范成大宿清湘城外田家詩曰驅馬力猶殭奏牀身始疲淨雲拂帳滴滴水鳴籬未熟燈前夢閒尋道上詩湘中多夜雨客枕最先知　陸游山邨經行因施藥詩曰逆旅人家近野橋偶因秣蹇暫逍遙邨翁不解讀本草爭就先生辨藥苗　又旅舍詩曰寺鐘吹動四山昏繫纜來投江上邨木落不妨生意足水歸猶有漲痕存爐紅手煖書差健鼎沸湯深酒易溫勿爲無年憂寇竊猶信小犬護籬門　又上虞逆旅見舊題歲月感懷詩曰舴艋爲家東復西今朝破曉下前溪青山皴處日初上孤店開時鷰亂啼倦枕不成千里夢壞牆閒覓十年題漆園傲吏猶非達物我區區豈足齊　又果州驛詩曰驛前官路猴羣歎息何時送我歸池館鶯花春漸老窗扉燈火夜相依孤鸞恔舞愁窺鏡老馬貪行強受鞿到處風塵常撲面豈惟京洛化人衣　楊萬里都下無憂館小樓春盡旅懷詩曰病眼逢書不敢開春泥謝客亦無來更緣短計消長日且繞闌干一百回　又分宜逆旅逢同郡客子詩曰在家兒女亦心輕

行路逢人總弟兄未問後來相憶否其如臨別不勝情　又道傍店詩曰路傍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鞋餅插紫薇花　又宿新市徐公店詩曰春光都在柳梢頭揀折長條插酒樓便作在家寒食看鄰歌社舞更風流　戴復古秋夜旅中詩曰旅食思鄉味砧聲起客愁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浮世百年夢他鄉幾度秋店前新酒熟一醉更何求　又薛鄉客舍詩曰草罷惜春賦持杯亦鮮歡檐楹雙燕語風雨百花殘小閣無聊坐征衣不耐寒地爐燒石炭強把故書看　眞山民三山旅夜詩曰獨坐本無況棲涼更旅中檻低檐礙月窗破紙吟風鄰館笛三弄譙樓鼓二通半牕聊自適新荔劈輕紅　又漁浦晚秋旅懷詩曰西風吹夢越中遊前韻輕寒入短裘雁字不將鄉信寫蛩聲空和旅吟愁郵亭冷雨孤燈夜漁市斜陽一笛秋是處山川即我土仲宣何用怯登樓　元郭奎當塗客舍詩曰姑孰溪邊獨倚樓江城二月似深秋孤雲無處求親舍先隴何人祀首丘花落始知寒食過雁歸渾是夕陽愁故山應有王孫怨春草萋萋沒盡頭　又早秋旅夕詩曰初月涼風夜向闌倚樓愁到笛聲殘天高鬧鬮銀河白露滴梧桐金井寒多病馬卿猶是客幾時張翰也辭官年年怕近清秋日憶殺湖邊舊釣竿　何中水口夜思詩曰牢落不成寐荼荔陰寒石磯潮生灘響盡海近夜涼歸旅思隨時改鄉音逐遞非燕南與越北祇足費征衣　楊奐未歸詩曰渭水遙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戴良除夜客中詩曰歲月遽如許既跎老却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燈火獨相親　又宿高密詩曰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秋燈影明官驛鐘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岑安卿和來竺西見寄詩曰歲暮重峰寺詩文喜共論暝雲昏疊障寒雨滯孤邨別後病鬢劇書來身幸存藤枝肯扶老終扣月中門　又沙縣小樓詩曰半載客延平沙場夢愈驚蛩鳴深巷靜月晃半樓明故國三千里歸途一月程西風在庭樹絺綌不勝情　明劉基旅興詩曰日落天氣涼逍遙步庭墀蟋蟀已在宇鴻雁來涯音容兩契闊悲歡絕相知鍛羽懷舊林戢鱗思故池何遲少壯輕遠遊衰老傷別離念我親與友各在天一涯

凄涼江海情已歌從俗好楚服爲人輕把劒秋風起憂時白髮生黃金雖所貴未敢論縱橫　茅大方客舍詩曰寥闊山林迹勤託宵夢聊用慰所思　梁寅旅舍詩曰百年能幾何逝者無還期俛仰增感歎有懷當語誰殷

曰停車傳舍息煩疴謖謖凉風振樹柯欲寐不成鬱起坐布衾疎薄秦秋何　楊時秀江南旅懷詩曰客夢千里鄉心柳萬條片雲遮海嶠一雨送江潮戀闕綈袍在懷人尺素遥春光看又晚何處灞陵橋　徐禎卿在武昌作曰洞庭木葉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南征　夏言宿宣風館詩曰石梁潦水靜依依雲碓斜春沙港渾寒葉隔林迷徑路暝煙生野失山邨歸心遠客情偏劇望眼高堂日又昏厭聽候蟲眠旅館坐燒紅燭役吟魂　謝榛宿淇門驛詩曰駐馬淇門夕空堂暑氣徂暝煙官樹合寒雨驛燈孤濁酒聊幽興悲歌亦壯圖相違舊朋好三徑日荒蕪　許邦才夜投林泉觀詩曰落日相將萬疊山深林何處有柴關不因邂逅巖扉宿誰信天台隔世間

【賦】晉左思魏都賦曰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廣成之傳無以儔棄衛之邸不能及

聲賦曰微醺醒中夜獨寤當逆旅心清聽斯聰聲動臆可舉　【漢】明表袁思歸賦曰旅荒徼以羈處兮心忳忳而多憂陽春逝以流邁兮曜靈迅馳而不留涉恢台之炎夏兮赫燋灼以鬱蒸癉曀曀以中人兮觸沈疴以驟興寒熱搏而襲逆兮苦痞祟之相乘乏單豹之內養兮二豎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罹以備嘗進觸藩以跼蹐兮退曳尾而摧藏嘉魯連之肆志兮雖貧賤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懼悻直之構殃遯幽谷以逾紀兮忽奔走乎遐方豈好爵之吾縻兮實簡書之可畏收孟明於三北兮蒙嬴繆之渥惠奉周任之炯戒兮勉陳力以就位冀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媿老冉冉之將至兮疾疢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恐朝露之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沒世之無稱紛王事之鞅掌兮顧天閽而乞身積頹思而寢息兮懼中情之莫我察兮眷懷歸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角枕而反側蟲蓌蓌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以哀嗈兮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歸兮覩故鄉之髣髴驚寤以在牀兮怊懷悅以悁悁昔鍾儀之囚晉兮操土風而不忘彼莊舄之仕楚兮詠越聲以傍徨覽季倫之奏引兮思娛老於河陽繹陶令之賦詞兮脩初服於柴桑人情各懷土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徇華以苟祿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淅以遠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傅之炳幾兮脫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兮梅挂冠以遯吳仲樂志於園藪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兮超繳繒而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遥於江湖亂曰元鸝黑烏號寢宮兮鳳皇

翩飛匿林中兮人各有心紛不同兮靜躁殊趣貴中庸兮塊獨居此將安從兮我思古人希哲蹤兮

【原】議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於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商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埽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顯顯之望

【傳】明宋濂李疑傳曰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睄睄未瞑即舁棄之而敝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為煮糜鍊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賷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有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

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奏記柳宗元邠寧奏記曰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

原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不指城上不呼　原詩曰以遨以遊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　周禮曰禁屬遊飲食于市者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鵾鵜之謂樂乎

增又內則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原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藍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青銀燭之寶　又曰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　增列子曰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璨主車則造父爲御鬳倚爲右次車之乘右服騏駵而左騄駬柏夭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原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說苑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不歸六月　增范蠡既佐越滅吳遂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　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新序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戰國策曰昔楚王登彊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圃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上會稽山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傍海上北至琅邪　增淮南子曰盧敖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卷龜谷而食蛤蜊敖曰夫子可與敖爲友矣士歎曰我方南遊乎罔冥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

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域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史記曰漢太史公有子名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晉謝安於土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世說新語曰晉羊祜鎮襄陽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殽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　世說曰晉王羲之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遊名山山泛滄海歎曰我當以樂死　南史曰宋謝靈運為永嘉守郡有名山水遂肆志遨遊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世說曰宋宗炳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南史曰宋何尚之字子平元嘉中為永嘉守郡有名山水每杖策逍遙當其得意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嘯詠自得　世說曰許詢字元度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南史曰張子偉居京口得故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粥飲水嘯傲松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閒江東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從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遇雖兔穴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　又曰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不已　世說曰梁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唐王勃既廢客劒南嘗登葛賢山曠望慨然長思　唐書曰李白貌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常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晚好黃老遊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采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

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唐書曰杜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又曰張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眞子亦以自號兄鶴齡恐其遯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豹席梭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善圖山水嘗撰漁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宗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裕稱爲嚴光之比　又曰孟郊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聞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　李約司徒沂公子雅度元機蕭然沖遠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自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宋史曰黃山谷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又曰張愈六召不應常浮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　世說補曰宋錢文僖守西都謝絳歐陽修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伎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鴻書曰明方孝孺嘗偕葉夷仲輩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謂葉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孫一元與殷近夫相友善泛舟西湖戴華陽巾披高士服把酒四望謂近夫曰昔青蓮居士與尚書郎張謂泛汾州南湖因改爲郎官湖今日予與子遊頗追蹤前迹而湖可改爲高士湖矣時已醉甚信口成長歌云　徽錄曰呼良朋以都督致政歸時登麟巖騁望徘徊覩滄海漠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於此蓋三十年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也　又曰劉陽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岳夜半坐祝融峰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峰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　又曰徐舫築室江皋日苦吟於煙雲出沒

閒倘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

又曰唐寅字子畏禮闈被黜掾於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寅大笑放浪形迹翩翩遠遊偏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奇趣時發或寄於畫　詞林人物考曰王世懋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憩霍嶽謁孔林入關遵華嶽具行縢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宿而下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絶觀歸自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摩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

又曰童珮嘗冒雪遊九華峰南嶽祝融坐雲氣間泰山日觀峰候夜半出日以爲奇遂有九華遊記南嶽東岱詩　周公謹邀趙子固放舟湖上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薄暮入西泠掠孤山檥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絶叫曰此是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遊覽三

寓目　寫憂

左傳曰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神人　水仙

劉訏嘗著穀布巾被衲衣每遊湖遨遇者皆謂神人　鴻書曰黃帝遊洞庭之野張咸池之樂

樂丘　遊觀

晉趙文子觀于九原曰樂哉斯丘　禮記曰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

涉天庭　通帝座

遠公廬山記曰匡廬衆嶺中第三嶺若涉天庭焉

記簡亭　賦赤壁

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睨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　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騁首問青天耳　王羲之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於是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蘇軾賦曰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妙高臺　峻極院

蘇軾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江月明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劉伯壽洛陽人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頂妙高臺命歌者袁綯歌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後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遊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絶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暉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埃壒外　泉石間

上詳遊覽五　宋登春良朋語　下詳遊覽二

千巖萬壑　樵語牧唱

世說曰顧長康從會稽還述山川之美云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又郁詵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先盡五年壘土暢胃盛每攜中外子姓往來游集殽饌屢費百金晉書曰庾登南樓嘯詠音調始遒俄而庾公至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諧人談詠竟夕

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踰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長嘯意太白不能道

童樵青 丹砂白石 唐肅宗嘗賜張志和奴婢二人志和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漁童鼓枻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

柳渾出遊 盧鈞遨遊 柳渾罷政事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盧鈞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數移病不事事遨遊林墅累日一還

元晦遠遊篇 張子偉閒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遠遊篇曰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爲楚足者終日守空堂

遊覽四

原 佻達 詩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 逍遙 詩曰羔裘逍遙又曰河上乎逍遙 原 盤遊 慢遊是好 縱觀 逸遊是娛 凌雲 世說曰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使人有凌雲意 還 子偉漫遊記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謝太傅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營立樓館植林木甚多冠絕一時每攜中外子姓往來游集殽饌屢費百金晉書曰庾太尉亮鎮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嘯詠音調始遒俄而庾公至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諧

橫海 楚辭曰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大文章 李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剖胷襟 水聲 倚牀聽之歎曰奇人有奇志奇山水吳萊字立夫浦江人好遊每遇奇絕處輒潛字元亮間田間有司馬子長之風嘗謂人曰胷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應接不暇 世說曰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爽心目 羊元所居屋舍山當戶峰巒奇秀終日笑傲或偃臥看山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

浩蕩忘歸 楚辭曰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忘歸湯日將暮兮悵忘歸遺極浦兮悟懷

登山泛海 李詩曰我欲乘風去登山泛海遊

浮家泛宅 詩曰浮家泛宅蔑有定處

雲海盪心胷 鐵腳道士嘗采藥至於衡嶽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心胷

花樹攪離思 陸渾山時春和景妍鶯光嘗與仲遜共遊花樹攪人回

遨遊覽五 上

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魏文帝

詩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長衢羅夾巷王侯

沈弦歌發中流悲風漂餘音 漢 又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激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

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

誰能得神仙遨遊恢心意保己終百年 原 王粲詩曰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

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崔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遊客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又詩曰列車息衆駕相伴緑水濱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綱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羇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羅歡坐逍遥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陰惆悵忘旋反獻酬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遥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嘉木凋緑葉芳草殲紅榮騁駟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棗據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觀神州迴眸盼曲阿芳林挺修幹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重巖吐神潘傾觀挹涌波恢恢大道間人事足爲多　謝混遊西池詩曰指事不遑寄緬懷千載外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嘗蹉跎逍遥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汗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層阿景仄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寒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遺所思南榮戒其多　陸沖詩曰命駕遵長途縣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泠澤無夷軌重巒有層陰零雨淹中路元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仰歎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哀音　又詩曰肆觀野原外放心希太和景嶽造天漢豐林冒重阿清芬乘風散豔藻映渌波　宋謝靈運初往新安至桐廬口詩曰絺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遥得許生計既及泠風善又即秋水駛江山共閒曠雲日想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又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曰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倒影列筵曠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皐原隰荑緑柳墟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己枉維繫撫志慙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　又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曛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虛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又登石門最高頂詩曰晨策尋絕壑杖竟陵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辭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羅户庭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

子感故蹊活活夕流駛嘒嘒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蓺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
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浦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
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又從斤竹澗越嶺谿行詩曰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
泫遥迤倚限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緬川渚屢徑復乘流亂迴轉蘋萍泛沈深蒜蒲冒清淺企
石挹泉飛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薛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眛竟誰辨觀此遺
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曰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輟
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亭映江月颸颸出谷飈斐斐氣冪岫泫泫露盈條近矚祛
幽蘊遠視盪諠譁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原謝莊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
舍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遊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曖松霞被容與澗煙移將遂
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增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曰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巖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闉夐草
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劒遠辭親爭先萬里
途各事百年身　原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
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　又遊東田詩曰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
望菌閣遠樹曖芊芊山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增梁武帝登北顧樓
梁史武帝大同十年三月幸京口城登北固樓更名北顧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陟雁行上差池羊腸轉相
逼歷覽窮天步矚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原梁簡文帝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衢望如掌曾雉暧相連斷雲留去石長山減半天戲鳧乘狀下漁舟
冒浪前　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君重九節下輦上林中酒闌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守西掖脂車歸
北宮車分獨坐道扇拂治城風落照塹中滿浮煙槐外通長槃含初紫安榴折晚紅　又大同九年秋七月詩

曰高樓闢左扇迴望依蘭橈晚風搖颺來落照參差妍
地信爽塏墟壠曖阡縣鵲鵲車徒邁飄颻旌駓懸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燧分花出
黃鳥挂石下新泉翁鬱均雙樹清虛類八禪樓神棠畫上縱意白雲遠徒然望小集何由暮大年 又登鵠
堂詩曰孫生酸棗寺王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開猶豫遊 又應令詩曰蠶浦急兮川路長白雲重兮出帝
鄉平原忽兮遠極目江甸阻兮羈心傷樹廬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決決遠壙生兮含山勢風散花兮傳聲
香臨清波兮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莊望邦畿兮千里瞻悲遥夜兮九逈勝願龍樓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決雲
裳 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雛雉向林飛遠郊雲裏出遥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
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百花亭懷荊楚詩曰目極魏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漫行路垂
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春酒遥勸陽臺人 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
紛回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童踡珠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蘭藹綠且丹實愁玫瑰柱金羈玳瑁鞍
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細黛風過動羅紈 又鍾山應西陽王教詩曰靈山紀地德險峭青嶂雲旅
南表秦觀少室遍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扃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蔥青發地多奇横干雲非一狀合沓共
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儻香觀
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龍首秋風生桂枝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
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于此足君王挺逸趣羽旆臨榮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旌
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鸞鶴歲暮以爲期 又登元陽樓詩曰危峯構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
風榭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量高乃四臨上有雜遝客客有暮歸心落暉映長浦
煥景燭中洲雲生嶺乍黑日下谿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又登孝威出新林詩曰芒山眠洛邑函谷
望秦京遥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識遊子必勞情寒龍前郵見風息涌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煙
生無由一羽化徒想風御輕 蕭子範東亭極望詩曰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曛水鳥衝魚望運舟拂芰驚郊
原共超遠林野雜依菲從君采蘿葛宴復想輕肥

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詩
飛蟬鳴早秋至蕙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風倒危巢傾　吳均迎柳吳興道中詩圖圖日西靡客念已暹跎長
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悉遊歷入徑轉金輿開橋通畫鷁細藤初上援新流漸涵碛雲峰浸城柳電影開嶽
辟　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目極不能舍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軫軫河梁上紛紛渭橋下爭
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萬人誰憐寂寞者　又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朦似畫沙岸滃如堪空籠
望元石迴斜見危島綠草間遊鑒青鼓集輕鶩徘徊洞初月浸淫漬春渺非願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劉綏和
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煙霞長虹觸閣斷歸鳥避空斜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晚九
曾光尚賒　北周庾信遊山詩曰聊登元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唱歌雲欲聚彈琴鶴
欲舞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兩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聳出平原征鐃偏野
喧接里閭都邑連車駐小門稍車迎故搗獵馬轉新鄔古碑空戴石山龕未上旛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荊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邊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
飄籐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　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迹但丘墟巴水
鶯非宇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疎煙蒸遂若此當不爲能居　隋盧思道河曲遊詩曰鄴下盛
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雜樹密邊裔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頻重樓金羈自沃若
蘭棹成夷猶懸鮑動清吹采菱轉豔謳還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唯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袁朗和洗掾登
城南坂望京邑詩曰二華連陌塞九隴統金方奧區稱富貴重險擅雄強龍飛滿水上鳳集岐山陽神皐多瑞
跡列代有興王我后膺靈命爰來宅此土宸居法太微建國資天府元風陽黎庶德澤浸區宇醒醉各相扶謳
歌從聖主南登少陵岸還望帝城中帝城何鬱鬱佳氣通蔥蔥金風淩綺觀璇題敞蘭宮複道東西合交衢南
北通萬國朝前殿羣公議宣室鳴珮舍早風華曜朝日柏梁宴初罷千鐘歌未畢端拱肅嚴廊思賢聽琴瑟
遼遼萬雉列隱軫千閭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處處歌鐘鳴喧闐車馬度日落長楸間含情兩相顧是月

冬之季陰寒晝不開驚風四面集飛雪千里迴狐白登廊廟牛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狄灰　唐陳子昂度荊門望楚詩曰遥遥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駱賓王春晚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山詩曰幽尋極幽壑春望陟春臺雲光棲斷樹靈影入仙杯古藤依格上野徑約山隈落蘂飄風去流鶯滿樹來興闌荀御動歸路起浮埃　又出石門詩曰層巖遠接天絶嶺上栖煙松低輕蓋偃藤細弱絲懸石明如挂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爲龍杖何處得神仙　宋之問遊禹穴迴出若耶詩曰禹穴今朝到耶溪此路通著書闡太史鍊藥有仙翁鶴往籠猶挂龍飛劒已空石帆搖海上天鏡落湖中水底零露白山邊隱葉紅歸舟何慮晚日暮使樵風　崔湜冀北春望詩曰回首覽燕趙春生兩河間曠然萬里餘際海不見山雨歌青林潤煙空緑野閒問鄉何處所目送白雲還　薛稷早春魚亭山詩曰春氣動百草紛榮時斷續白雲自高妙徘徊空山曲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緑伊余息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亂之聊自足　張說遊石門璽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絶境詩曰菌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涉巴丘首天晴遥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掾竹徑入陰宵松崖上空蒨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探窺石門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蜂巇相顧眄藥妙靈仙寶境華巖寥選清都西淵絶金地東敞宴池果接園畦風煙邇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偏千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飛迎人去鳥聲戀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又游洞庭湖湘詩曰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氛氳鼓枻乘清渚尋峰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緣源斑篠密臨徑緑蘿紛洞穴傳虚應楓林覺自熏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高適同薛司直秋霽曲江俯見南山詩曰南山巒初霽曲江秋深沈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巖湛不流若臨瑶池間想望崑崙丘回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幽杳霊信難測齋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虚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慙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欣與數子遊　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詩曰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悦相望試登高心隨飛雁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郡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岑參早秋與諸子號州西亭觀眺詩曰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

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谿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李頎望秦川詩曰秦川朝望迴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王維冬日遊覽詩曰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圓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雞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李白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詩曰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泛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旧合千里昏青桂隱遥月綠楓鳴愁猨水碧或可采金精祕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又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曰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榮廻東海橫秦望西陵繞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又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詩曰昔在九江上遥觀九華峰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于此臥雲松 杜甫望嶽詩曰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 又望嶽詩曰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 又漢陂行詩曰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蠶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鷺散亂櫂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更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影動裊窕沖融間船舷冥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神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悤悤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又瞿塘兩崖詩曰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顙古蛟龍窟宅尊義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又渡江詩曰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敲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又西閣雨望詩曰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

城裡添沙面出滿湖減石稜生菊衆漫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鷹倚櫺楹　又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又野望詩曰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又滕王亭子詩曰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處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又詩曰寂莫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檣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烏雀荒邨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又登高詩曰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廻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　劉長卿秋雲嶺詩曰山色無定姿如煙復如黛孤峰夕陽後翠嶺秋天外雲起遥蔽虧江迴頻向背不知今遠近到處猶相對　錢起送包何東遊詩曰水國嘗獨往送君還念茲湖山遠近色昏旦煙霞時子好謝公跡常吟孤嶼詩果乘扁舟去若與白鷗期野趣及春好客遊欣此辭入雲投館僻采碧過帆遲江上日回首琴中勞別思春鴻刷歸翼一寄杜蘅枝　韋應物龍門遊眺詩曰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遥相望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繞層阿千龕鄰峭壁緣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散石脈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　孟郊越中山水詩曰自覺耳目勝我來山水州蓬瀛若髣髴四野如泛浮碧嶂幾千繞清泉萬餘流莫窮合沓步孰盡派別遊越水淨難污越天陰易收氣鮮飛隱物目視遠更周舉俗嫡蔥蒨連冬擷芳柔菱湖有餘翠茗圃無荒疇賞異忽已遠探奇誠淹留永言終南色去矣銷人憂　戴叔倫晚望詩曰山氣碧氤氳深林帶夕曛人歸孤嶂晚犬吠隔溪雲杉竹何年種煙塵此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間聞　元稹西郊遊矚詩曰東風散餘沍陂水澹已綠煙芳何處尋杳靄春山曲新禽哢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遊華鬢秋見屬　白居易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詩曰濟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劒立沁水龍蛇走危磴已懸泉澄灣轉坊口虛明見深底淨綠無纖垢儻權浪悠揚塵纓風抖擻叢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錦座嬰高低翠屏張左右雖無安石妓不乏文舉酒談笑逐身來管弦隨事有時逢杖錫客或值垂綸叟相與澹忘歸自辰將及酉　又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

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詩曰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風嫋嫋秋蟲鳴滿峰餘霞錦綺卷伊水細浪鱗甲生洛陽閒客知無數少出遊山多在城商嶺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門十八里莊居還連橋道平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縱恢衣衫輕並轡咄嘶下西岸扣舷容與繞中汀開懷曠達無所營荷衣欲黃秔猶綠魚樂自躍鷗不驚翠藻垂長孔雀尾彩船橈急寒雁聲家醞一壺白玉液野花數把黃金英朝遊回看西日暮夜話坐及東方明暫停杯觴輒吟詠我也狂言君試聽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幷不能救癉生民病即須洗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瞎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眷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

又東樓南望詩曰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盆帶雲帆動鷗和雪浪飜魚鹽聚為市煙火起成邨　儲嗣宗奉遊望仙谷詩曰清無車馬塵深洞百花春雞犬疑霑藥耕桑似避秦登山樵采路臨水浣紗人若得心無事移家便卜鄰　朱長文望中有懷詩曰龍向洞中銜雨出鳥從花裏帶香飛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搗衣　韋莊南昌晚眺詩曰南昌城郭枕江煙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惟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靜川詩曰南過高車嶺川源似掌平峰巒開畫障畎畝貫人船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惟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宋王禹偁春遊南人耕商嶺堪攜妓丹河好濯纓蓋圖松影密鞭亂竹根旗旌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趙抃遊青城山詩曰三十六峰峻維峨在蜀奇方行刺欲舞寧無蝶思歌亦有鶯官閑春日永攜酒此中行　韋莊南昌晚眺詩曰南昌城郭枕江煙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惟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史部重款丈人祠凍雲諸峯隔晴霽六面披訪山窮實洞救鬼覘豐碑泉落寒崖響雞依古木垂良工存舊鏟老吏琢新詩陟險齋雙屐違幽載七絲盤桓不忍去還作更來期　又出雁蕩回望常雲峰詩曰遊徧名山未肯休征車已發尚回眸高峰亦似多情思百里依然一探頭　林逋湖樓晚望詩曰湖水混空碧憑闌凝眺勞夕寒山翠重秋淨雁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編奮霧隔漁舠　又上河閒泛機舟石函因過下湖小墅詩曰平皐望不極雲樹遠依依及向扁舟泊還尋下瀨歸青山連石壍春水入柴扉多謝提壺鳥留人到落暉　蘇舜欽獨遊輞川詩曰行穿翠霧中絕磵落疎鐘數里蹋亂石一川環碧峰暗林麋養角當路虎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　又遊招隱道中詩曰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霧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疎

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遯平生志吁嗟得槩遊　梅堯臣希深惠書言與師魯子聰永叔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曰聞君奉宸詔瑞祝疑靈岫山水聊得遊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二秀方斬建春陌十刻殘書漏初經緱氏嶺古柏尚鬱茂却過轅轅關巨石相撐鬬夕齋禮神祠法衮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裘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杳虧蔽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禽驚駭若避彀盤石暫憩息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斬絕非可構下玩擣衣磄焜燿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屩資踐蹂八仙存故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祝碑數子昔鐫鏤偶識一時事曷虞來者詒絕頂瞰諸峰隘然輕宇宙遥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咒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嘗期蹔辰過吾儕色先愀遂乖真諦言茲亦甘自咎中預會幾望凉蟾皓如晝紛紛坐談謔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緌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瞀歸來遊少室嵩嶂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覯霞辟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遘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扣愈愈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諠譁怪說多駭糅凌晨關塞陽追賞顏眶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遊遠方心焉倍如疚又魯山山行詩曰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境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余靖遊水南寺詩曰雙剎聳浮雲層軒絕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夜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暫來猶永日堪羨白蓮人　歐陽修和丁寶臣遊甘泉寺詩曰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亭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蠻俗那知爲勝迹西陵老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遊敲危一徑穿林樾盤石蒼涼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休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弄月歸　又曰綠樹交加山鳥啼晴風蕩漾落花飛豐樂亭遊春詩曰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絲裊裊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弄月歸　又曰春雲澹澹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又曰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

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韓維登湖光亭詩曰雪盡塵消徑露沙公家池館似山家翠痕滿地初生草紅氣通林未放花匝岸平波清照雁壓城危榭斗回鴉自慙白首猶圭組此地年年賞物華　米芾望海樓詩曰雲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　秦觀次韻子由題平山堂詩曰棟宇高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闌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樹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庖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又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詩曰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撫滿春城綠鬢齊長憶凭闌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又金山晚眺詩曰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范成大柱笏亭晚望詩曰林泉隨處有清涼山繞蘭干客自忙溪雨不飛虹尚飲亂蟬高柳滿斜陽　又上清宮詩曰歷月捫參興未闌丹梯通處更躋攀冥濛蜀道一雲氣破碎岷山千髻鬟但覺星辰垂地上不知風雨滿人間蝸牛兩角渾如夢更說紛紛觸與蠻　又最高峰望雪山詩曰大面峰頭六月寒神燈收罷晚雲班浮空忽湧三銀闕云是西天雪嶺山　劉宰北固山望揚州懷古詩曰北固城高萬象秋煙笁一縷認揚州試乘綠漲三篙水要見朱簾十里樓淚濕宮衣朝霧重愁熏寒草夕陽浮隋堤舊事無人問兩兩垂楊繫客舟　戴復古烏聊山登覽詩曰抖擻曛塵上翠微旁溪寺坐題詩忽聞啼鳥不知處細看好山無厭時風埽雲煙開遠景人攜香火謁叢祠客來千里登臨意說與時人未必知　又登悅閣黃明府強使和山谷先生留題之韻曰未登悅閣心先悅紅日半檐秋兩晴宇宙無邊萬山立雲煙不動八窗明飛來一鶴天相近過盡千帆江自橫借問金華老僊伯幾人無奈入詩盟　黃公度與郁晚望詩曰山逐寒雲斷天隨莫霧低稻畦迷上下樵徑自東西故國存書劒他鄉咽鼓鼙涓埃期補報未敢卜幽棲　謝朝遊釣臺詩曰古臺臨釣渚遺像在蒼煙有客隨槎到無僧依樹禪風塵侵祭器樵徑避兵船應有前朝蹟看碑數漢年　呂定望岱岳詩曰岱宗東望變嵯峨萬丈仙橋鳥外過秦樹千年空老大漢碑終古不消磨天壇夜靜垂星斗石磴春深長薜蘿記得舊遊曾載酒頹然峰頂放長歌　林景熙重遊鏡曲次韻詩曰青眼重逢白髮新舊遊却恐是前身野鳩妬客招呼雨江燕隨人管領春曾附儻舟追李郭獨提詩律繼黃

陳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眞山民光霽閣晚望詩曰一閉簾泉危闌俯渺茫白沙鷗認月黃葉鴈驚霜起滄浪　元周權次韻秋望詩曰莫鴉歸處斷霞明暮景多爲客宿鳥投煙興歸樵趁野航孤吟誰是伴漁笛

安松柏濃清陰振策縱幽步披榛陟層岑槿花籬上明莎雞草閒吟涼風自西來颼颼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落方自今逝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悵焉秋思深　又古成詩曰古成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迴雲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　高啓郊野雜興詩曰幽事向誰誇孤吟對晚沙流衣江動月繫艇岸垂花行蟻如知路歸鳥自識家一尊茅屋裏隨意荅春華　何景明玉泉詩曰行遊金口寺坐愛玉泉名雲去隨龍女風來動石鯨入宮朝太液穿苑象昆明却望天河水迢迢萬古情　李夢陽九潭詩曰岩岩千仞嶺下有百尺潭夕風起微瀾漪漪動晴嵐俯之鑒我心佇覩寒清躍魚胡可探躑躅嘯樵響歌猿鳥來相參寄語泥中物長蟠恐未堪　薛瑄遊習池詩曰公谷口一徑入蒼山四邊開中有習池水水碧無纖埃微風一蕩拂林影久徘徊寒光空心性俯覩何悠哉　孫一元紫陽山中徐步詩曰窮壑臥孤松寒風生杖履幽人獨往來鳥弄自成句因山幸得秋欣然有餘趣片雨弄江光孤雲起汀樹望中水似天嘯坐漁舟去　又權舟西湖登孤山拜和靖處士墓詩曰向晚南屏路相攜上釣船山根晴亦濕湖氣夜難昏月色留吹笛鷗羣迴洗尊來尋林處士地下有知音　頓銳出聖水關往鳳皇山詩曰嶼兀攢汶寨參差入煙霧漸與人世隔遂愜平生素嵌辟關門轉蒼石亂流怒陰崖匯靈淵未冬已寒沍帶嶠蒼霧微暮頂白雲度斷徑屢係接傾巖數狼顧肆貪意興奇強制心膽怖睨憎仄磴危足試敲岑固絕壑題無地登天疑有路空寂排宴詮清虛獲元悟　華察遊善卷碧仙居詩曰落日下空門齋鐘出林莽偶茲叩精廬再宿翠微上舊遊不知處但見松杉長巖虛露氣清坐覺心魂爽月白山窗高夜靜風泉響遂令寤寐中超然脫塵網雲壑永可棲願言稅歸鞅　又澄觀樓曉坐詩曰曉色澄秋林霞明暎山翠貪奇事夙興爽氣醒殘醉空霜日夜繁坐見木葉瘁天高宿霧收白雲出平地初日照重巖寒流響虛隧景物清心魂泠然起遐遊致　又過崖陽山居詩曰林泉愜嘉遯乘興訪幽蹤野曠餘寒照山深多亂峰潭煙生暮色水木澹秋容不是桃源地虛疑物外逢　胡纘宗登天柱閣詩曰與客上江樓橫江山欲浮雲當天柱出月傍小孤流帆外收吳楚簷前落斗牛瀰漫處白雲前代寺數邨流忽千里倚檻思悠悠　劉大夏玉泉道中詩曰晚來聯騎踏晴沙風景蒼蒼一道斜幾處白雲前代寺數邨流水野人家驚啼別墅春猶在馬到西山日未斜回首不知歸路遠九重宮殿隔煙霞　楊基登岳陽樓詩曰春

色醉巴陵閣千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舞嫦娟帝子靈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　喬世寧馬湖登覽詩曰四海車書一干旄萬里揚粦柯今作郡魑魅舊爲鄉江自金沙出山連玉壘長歲時常霧雨草樹但青蒼　陳有守登賽雲詩曰夙齡志遐討西征恣遊目三年歷大行旬月棲王屋洵美自異方駕言歸海陸策杖登雲峰振衣問天谷白岳標神皐紫崖峙靈隰雲亭望仙馭虛館探眞篆薄霄叩金庭御風驂玉輅天門挹非煙日觀攀若木睎髮九垓城舒嘯三洲閣乞山稱外臣樓居華枚卜　李先芳德藩白雲亭觀珍珠泉詩曰帶礪開宗國湖山列祖筵泛槎滄海上張樂白雲顛畫樹吞寒浦笙歌拂夕煙地靈噴玉屑天派瀉珠泉鮫室光逾媚驪宮夜不眠月中疑蚌出水底見星懸詞客頻中聖君王正渴賢本支流不盡千古鏡常圓皇甫汸遊仙都同樊侍御詩曰寡諍謝書牘懷仙抗晨旌怪石儼辟立危峰類削成陽火伏未息陰湖鑒以清下有千霄木上有承露莖漢武建柏寢秦皇慕蓬瀛惜哉無靈氣安得遂沖升軒后獨不朽鼎實垂鴻名柱史良地主邀我釣天行黃金九奏發白玉雙童迎聊從避驄路一展攀緜情　李攀龍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詩曰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河勢中原坼山形上黨來白雲橫塞斷寒峽倚天開搖落清秋色多慙作賦才　又集開元寺詩曰流陰拂層牓返照翳深谷古寺入蕭條迴巖抱幽獨梵影淨香臺鐘聲殷石屋經鮮樓禪誦懸崖下樵牧秋花雨還瘦老樹露逾禿寒泉可瑩心白雲況極目登臨客自佳搖落時何速蒹色蕩腥羶苔光清簡牘新詩發神秀舊遊耿初服歸來杖履便老去煙霞伏高城出睥睨燈火通林麓言旋轉多興後期此同宿　又遠遊篇曰乘鸞萬里外言造大微庭雲霞曜朱闕日月夾丹墀羣后儼金止仙女紛玉亭隨風列以雨出窈而入冥沉瀣飛素液芝草不復零虹霓爲我帶雜佩搖華星濯纓河漢清波正泠泠俯視世間人泛泛如浮萍　王世貞與黎曠方呂光祿共賦峴山石簟詩曰李相昔鎮飲顏公復鴻謇遂令茲山名遠並太傅尊閨季大火流清陰猶未髮選勝仍選良避蒸因避喧稍驚蒙昔豁遂辭寄簟翦左攬仙人箸右洗玉女盆夕旭代爲薪青山借作飧清源北斗與南箕不挹名空存安得瀉天瓢下注此石簟輕颸颺一酌澆磊塊再舉超籠樊首驂華轡路息駕衆妙門始知泛三雅有待猶爲煩　又遊吹從東來密菁輕颸颺一酌澆磊塊再舉超籠樊首驂華轡路息駕衆妙門始知泛三雅有待猶爲煩　又陟牛首山詩曰金陵信佳地茲山仍麗觀標形自牛首遙勢應龍蟠蒼嶂入畫暝長松當夏寒雲梯界危漢梵

宇繪層巒仰窺象緯遍俯覽塵世寓江拖萬里練巖橫千仞丹　王世懋汎太湖抵西洞庭詩曰具區昔叢勝包山始薄遊理檝戒良辰景氣及凍秋帆輕岸猶近舟敝風始遒洪波蕩無涯超忽薄天浮初陽麗遠岑微陰帶中流隱見遙羣峰出沒或環洲舉白屬飛鴻高詠驚潛虬崩清餘胥怒徜徉存蠱謀弔古有遺思會心故忘憂疲苓儻可捐庶彼沙中鷗　徐中行春晚同順甫元美遊姚園詩曰落魄憐吾黨流光憶去年狂歌依白雪醉眼望青天詞賦非時好漁樵自舊緣試看芸閣吏何似竹根眠　宗臣同元美明卿集張氏園亭詩曰古臺荒自出石磴曲相臨忽起千秋思能空萬里心明月有如此幽人不可禁何須賦搖落夜色五雲深　吳國倫登七臺山絕頂詩曰真氣蓼不改結爲谿上山岩嶢七頂秀遙迤三郡間熒熒吐南斗歷歷排天闕謇予久臥閣欲往無羽翰茲晨挈霞友矯足窮躋攀絕磵蔭梗梓陰磴飛瀑浚逡巡造無際忽擁仙人壇苔蘚蝕故鼎伊誰睹還丹龍蛻亦已遠鶴馭當來還岑樓俯冥壑列嶂擁危闌且復劘蒼麋羣相歡登高望遠海天路何漫漫海風吹白雲須臾卷層巒衣裳濕空翠几席衝驚湍奇賞一以愜何當此休餐淩虛但長嘯高枕青林端

又遠遊篇曰一隅非我宅九土安足州迫厄從世人四顧嬰百憂經營甕盎間區區欲何求金石良易敝曜靈忽以遒白雲啓闔闔飄然思遠遊道逢赤松子仙藥爲我投舉翼崑崙顛息駕扶木丘扶木挂東海元氣鼓洪流下枝九陽伏上枝一陽浮神魚戴五城氣吐金銀樓登樓瞰列缺六漠何悠悠始知泰初理可與天地俾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

人部六十七　遊覽　懷舊

遊覽五

（宋）鮑照侍從宴飲汝墳詩　漢班彪遊居賦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廣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馮想尚父之威廣冀若兒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　人神以動作享鳥魚之瑞命應淇澳之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崔嵬登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庭建封禪於岱宗歷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顧匪躬之獨征豈斯巢之足埃且休精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翩翩託三臺於前桑飄飄飛陛以淩虛望雲霓之清景觀雁鶩而無格何步閣以遠徑管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松岑臨滄海之巨麓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御臣僕不

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捷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赬綠葉白蒂紫柯朱蕤揚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趕形稟沖和以固植信能實而先榮於是迴旋詳觀目周意倦御於方舟載笑載言仰泝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梁沈約郊居賦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茨葺寒茅構樓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刋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洿之汀溼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邃廡於蘭室同宥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為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雜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沼泚於霤垂周牖陌於堂下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樹千林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衒素蕊於青跗訪往途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詠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為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遊而今予之所避也臨異維而騁目即堆塚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轉羅方貢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秉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之歸津帶修汀於桂渚擊舉插於強秦路縈吳而欵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愆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睇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孟從遊於茲所侍綵旌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蕙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槃愷於斯觀始則鐘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講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歌滅與風雲而消散睠東嶽以流目心悽惆而不怡善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業百栱相持皐轅林鶩蘭柮水嬉蹄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遺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覩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承始馨霞而吐霧終凌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蜷泛天光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娉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則巍峩崇崒嵂隆石堆星岑釜崒岧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

三襄九成亘繞州邑歎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晚樹開花初英落蕊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眉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叟長柯於簷桂發黃花於庭菊氷懸堦而帶堁雪繫松而被野鳴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關吳娃前無趨盥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事之官靡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唐王勃遊廟山賦陟彼山阿積石栽松連岡峻嶺偃蹇千里傷如之何啟松崖之密蔭攀桂岌之清泠臨風颺之瑟颺仰紺壘而攜手望元都而容膝騁霞岡於玉砌步雲岌於天羅爾其綠巖分徑蒼峯對起隔浮埃於地絡披顥氣

問道路今將幾千朝朝暮暮綺窗前長懷此恨終永年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摧折觸悲而不釋於是葛澤際天滄流掃漢屬榮悴今時改遷炎涼今節換莫不瞻草木而慨然悼今傷昔感物興懷因事致也悵乎若有待而不至也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逶迤巡巡若失其守而忘其真蓋慮方興衆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心傾　劉禹錫楚望賦曰楹軒之外羣山萬壑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委輸和望舒出沒而涯涵泳之族聲取歟呀秋水漲至澹石飄沙流折軒昂舞於盤渦遠及牧潦滀如醽醁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綿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天盡神將化并圖方相函遊氣杳冥熙熙揚揚似與物宜先令而行膺月寒盈温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聲委三星曙其晚中植物蔚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目與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遠秋愈厲土山焦熬止水浸沸翔禽趾隨呀喙垂翅曦赫敵蒸陽極召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歡雲興天際赦若車蓋疑暾未晞彌漫霏霈雷若火喬木慶碎殷地熬空萬夫宣發懸雷緩進日中見沫移晷而牧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華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冰瀹塵濯煙宿麗潛芒獨行高疆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臨半沈層瀾雖鳴嘶而晨鳴今日佳其以勝昌動植咸今已分山川巒陸乖不平復人寰之讓卑洵浩浩以營營思華胥之夢遠猶仿像而馳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脉故道脁削衍爲廣阡水禽塘鼓引吭伸翮紛警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我處層軒日星迴遷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今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褒與厚載皇有形而無情高莫高今九關遠莫遠今故園舟有檝今車有轄江山坐今不可越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　又望賦邈不語兮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塏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嘗望者必緣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鶩遐情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塏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嘗望者必緣情以感時有待者聖罹忘懷者聚聚慮深者曖然若夜樂極者沖然無邊外徙倚其如一中紜紛兮若斯望如

何其望最樂晞慶雪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踴躍扇交翟兮蔵旗升龍兮
氣盤沌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闕干避御史之聽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且歎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轡急急兮
仙輩兮奉皇謨晴霄裏踊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嶲紫氛惡兮蔵蔽皇輿有形視蠢蠢兮寇冥冥梵宮長廊之
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寇冥冥梵宮長廊之虛警破來時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祇旌望如何
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轄之虛警破來時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祇旌望如何
其望且暮思意隔兮年光度隙華已醉兮金屋何奏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候翠華之儀來仰元天以自訴況
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紈素風清清兮北靖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
秦原基荒翠嗣塞之思換鬢指郡鄂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極浦雲長
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嚬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愬兮九廻腸莫環拱於白榆惜
馳暉於落窯謀衛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鵲頭長
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
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隨洛陽拜塵友　舊顧士登故宜城賦曰升彼墟
兮遡荊江邊驟奚泝瀕泡以隱蟬欵鈌而峻嶮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户之罕鈔悵青春兮始交又白日兮將
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皐以盡目究林莽之深淺煙迴起於殘墟鳥厭飛於舊阪
戀舊執不酸卒而龐俛偉夫覘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危觀萬井森松望之蒼蒨劉廓衛以
秀拔斜漢杳映以清迴杭稌靡靡翔衡之蒼麻黍俟望覲之境漢之盛也觀商周之
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愚久要於平生幸覊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我旌陪後車於南紀
贖贓而訊諸乃楚聊之遺城荊雁今差池雲有迴今雁有歸垂余行今皓邁邁誰窮愁今莫
九服今晏晏　白居易泛渭賦曰亭亭華山下有人跋今望今雯彼三峰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沿今沂
爰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今得於斯而優游又感傷春之氣熙熙今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幸今

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爽與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舉與鄭為壓梅二賢兮委立四門兮大開凡膺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余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已心慚怍以徘徊登余名於太常兮署余職於蘭臺臺有闕兮閣有芸芳菲菲兮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事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兮其可賞目白雲兮漱清流且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長一日而三往夜分兮扣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滄瀁兮棹寒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蚜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歎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子何為乎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求友魚樂兮泉底騰撥撥兮尾瀲瀲我樂兮聚五福發為春兮銷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賢聖之世彼鱗蟲兮最靈所以愧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浴於渭兮詠而歸聊逍遥以卒歲　又洛川晴望賦金商應律玉斗西建加旬兩之時晴叶秋成而適願是用步閭里詢黎獻皇風演溢歌且聽於昇平聖澤汪洋誦不聞於昏怨爾乃命親懿會朋執賦邱山眺洛邑天汶豪而雲靜氣肅殺而風急三川浩以奔流雙闕峩峩而屹立飛梁徑度訝殘虹之未銷翠瓦光凝驚宿雨之猶濕嘉三時之是務觀五穀之斯入覽滌場之在勤知滯穗之見拾及夫日色黯黯寒光熒熒遠水澄碧羣山結青山水隱映花氣氳冥瞻上陽之宮闕兮勝仙家之福庭望中嶽之林嶺兮似天台之翠屏宜其迴鑾輿兮檢玉牒朝千官兮御百靈使西賓之誇少弭東人之思攸寧不亦盛哉　又登吳嶽賦曰吾嘗文戰將北羈遊極西觀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齊由是邈崖谷遂攀期拾乎青紫　周鍼登吳嶽賦曰吾嘗文戰將北羈遊極西觀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齊由是邈崖谷遂攀躋入雲霧出塵泥既臻頂上用視天倪雁塞殊小我喘甚低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國祚揖白帝兮不見抱皇城而自固嵐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岫色橫空鎖斷戎夷之路嵽嵲岑竦岩巉上干碧草春含清風夏寒遥瞻魏闕迴立煙巒疑超洞府謂在天壇中隱深溪日月之光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當其區宇正軍氛埃初見覽造化之宏制議乾坤之設險汧水縈盈而線走隴山峁嵸而螺掩西窺劒閣霜地表之千鐘東瞰蓬萊黛波間之數點遐徵衆嶽式並隆崇彼皆受封於百代此獨不視於三公森箏立以削成寧慚太華黯雲凝而化

出豈讓維嵩況乎萬仞凌虛千里倒影虎踞華裔鯨吞虜境疊獻攢辟廻巖列屏捍絕域以增隘固中原之甚永直使以禮賓九有仁服八荒臂賢以爲輔弼宅道以作封疆亦須假我嚴衛憑我巨防邁藩垣於都邑遠隔闕於氏羌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升成德之號用補極天之峻小臣是以竟日興感抽毫賦韻登詠畢兮歎本指長安而後進

宋蘇軾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又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冥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

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子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
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子舟而西也須臾客去子亦就
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子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
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元許有壬
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輒趨脊稼事聲涉壁清露之旁醒從白者之
佳客乃渡清湲我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見夫三臺之巍峙者乎氷井時
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羣賢幷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會出會奇三山鬱蔥雙
闕鳳飛連甍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翬香陽宮冬熙淩室夏凄謬曲面勢有巧倚勢劉王徐偪謳謠
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偪謳謠登高作
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鎖諸嫡於幽閑望西陵之莽莽念舊館而興悲抑茹趣
而自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犀木行拱几庭有塵哀紘急管其聞不聞　明陳獻章湖山雅趣賦丙戌之秋余
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於西湖所過之地
盼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遠泰然而安
物我於是乎兩忘生死烏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羣彥撤百氏之藩籬啟六經之關
鍵於焉優游於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具寔乃見鼓舞鳴翠一回一黙皆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夫通衢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
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慼慼伺夜而乞
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昔詩客有襲聊者聞余言
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具樂余欲止而告
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徵斯人誰將與儔　費宏賜同遊西苑賦曰
由禁門而西出兮望岌業之新宮煥金榜之門闕兮上輝映於層空殿錄書之無遠兮寫詩之幽風本姬錄

之攸昌今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昧今畢肇造於農功知民依在稼穡今必軫念夫艱難以親蠶今敬稱習於女
今躡堯舜之希蹤冀成王之可望今乃自抑而謙沖取周公之訓戒今獨閔閔於村裏八珍之前列今念民
腹之未充躬三推於帝籍今畝畛布而橫縱觀嘉穀於秋穫今需御廩之常供后妃以親蠶今敬稱習於女
紅繰柔絲以成帛今備祭服之紘纊以乃勤而庶邁今惟慎始而圖終屬秋氣之平分今日未昃而方中忽
輿之時邁今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虞柳陰之垂虹名徽臣而同乘今曳霓佩而景從前輔座而造膝
今聽玉音之雍雍論締造之初意今令寓目於西東荷慰諭之拳拳今勉臣輔而輸忠又觀於別殿今步徙倚
而從容挹翠櫚之芬郁今實錦檝之芳晝念徽臣之與此今實千載之奇逢慨天恩之難報今其何以仰副乎
褰衣祈雨暘之時若今慶歲事之屢豐庶皇心寧而聖體健今荷百福之攸同瞻前屋之輝輝今協吉夢之飛
熊歷年邁夏而逾周今豈但媲盛於三宗

冠歎音石崇思歸歎登城隅今臨長江極望無涯今思填胷魚漫游今鳥繽翻澤雉遊
鴻雁征蟋蟀嘒嘒今晨夜鳴落葉飄今枯枝摧
旅今滯野都願御光風今忽歸徂惟金石今幽且清林轡茂今芳草蓋元泉流今繚丘皐蘭館靜寥今陰裳柳
吹長笛今彈五弦高歌淩雲今樂餘年舒篇卷今與聖談釋冤投紱今希彭聃超遥今絕塵埃福亦不至今
禍不來

遊序唐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宰君以清潔典鎮流靖俗境內無事幾舟於
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藉茅於磻溪漢之陰扈平棲支
於泲陽之浦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誓以妙論亦有嘉賓旨酒爲壯調笛以補琴幽之致焉
又遊冀州韓家園序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鼎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維持燕分晉觜天子之舊都而
向街富備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朝月圓而素琴晚家貧不辦置僮仲舉之園
長者盈門廊落東平之室梧桐生蓂楊柳搖風臨眺望而林泉有餘興走而煙霞足用神馳起伏俱調鼎鼐之鳴
滋鳳雌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臨巽畹東徑陰生石龍

折而隱士歸玉山崩而野人醉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歲正月也

增書漢季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騤騤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爾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川有九游其八欲類此矣 原魏應璩與滿公琰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驅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榭翳朝雲文儔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悒悒 又與從弟君胄書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廈膚寸有修味瞻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方欲執耒於山陽沈緡於卅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增唐王績答馮子華書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閒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增傳唐陸龜蒙甫里先生傳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席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傳而歌之傳曰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恨爲時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人或笑之先生曰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明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鐵笛道人者會稽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未城令轉錢塘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聞雪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渺七十二峯東抵海

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　殷雲霄孫一元傳孫一元字太初開
中人常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
而爲歌歌曰餐關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蠵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爲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又嘗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嶽祝融峰返萬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
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
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於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瞰海門月餘別去　王貫洞
庭漁人傳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
號洞庭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宴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
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過佳晨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
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攜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游石門元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
傾攜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　鵝池生傳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
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顧瑟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
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亡訾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負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請古
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間
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頑而聰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
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
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裹書遠遊至博
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館之整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貧
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
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
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户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髮髮白亡今人矣又

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通霄陽甸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陝澤路遠塞其在井陘雪居龍泓寺併衆舊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無著我試嘗一小團持至市中嘗得菜已而衆謂菜乃避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遇巫巴下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搪菜請寺門相聒生不能堪及荊鄂將達於湘陽返於黃迂雪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釣州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遵京山生所跨驢驟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為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荊鄂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為丹砂白石者生扶二童子輔江陵登王聚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遠王寄其詩名謁便殿生久在遠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遠王常召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為調笑以悅遠王生弟端坐竟日夜即伏至大醉目不流睨遠王益敬憚生毒見生輒為斂容生之不及於雜以此自遠王之不及於雜以此自遠王之不及於雜以此自遠王

四輩一篇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簡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劒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磴窅競秀最可賜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爾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

懷舊一

㊀尚書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㊉又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又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又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　㊀毛詩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懷舊二

㊀嵇康高士傳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　新序吳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劒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及還徐君已薨乃脫寶劒懸於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劒挂丘樹　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哀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漢書高祖過沛置酒宮悉召故人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沛　㊉又樂布為人奴時為燕王臧荼所略賣於燕漢擊燕房布彭越賜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請就烹上乃釋布　㊉又張耆泰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耆以客從攻南陽耆坐法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耆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耆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朱邑博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以私　㊉又云敞師事吳章平帝時王莽專政章坐誅門人皆更姓名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斂葬之　後漢書謝

弘字巨君師同郡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引貺貺被收捕亡沒弘獨詣闕爲貺訟罪顯宗覺悟赦其家屬　又
廉范受業博士薛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責問范
曰卿廉頗復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
由是顯名　東觀漢記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徐穉
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瓊冦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李漢書脂習字元升京兆人
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
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
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教舊有樂布之節拜
中散大夫　又曹操引軍攻袁譚於南皮王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
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急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
斂譚屍操欲觀修急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葬之昭聞名而責之曰往者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幾操曰
義士也赦之　晉書司馬昭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名而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
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
惜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吳均齊春秋明帝不豫南康王琳於第賜死獨江秘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於
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惟秘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秘字子清濟陽
人也　陳書司馬暠字文昇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宗室乃
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
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念忠貞方知臣道即敕荊州以禮安厝　北史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
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竦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者殫

不自安固以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鮑叔亦王倫無以尚也君子哉

若人　唐書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宣帝將害憲名僚屬證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惟綱撫棺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鮑叔亦王倫無以尚也

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又王方翼有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往哭具禮收斂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又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授櫟陽尉皆自埋瘞哭拜而去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厚甚及憲得罪衣臨賀尉交親無敢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為奸邪所譖失意於外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真悉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信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又韓愈少為蕭穎士子存所知自衣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為經瞻其家　孔帖唐李守德為武衛將軍常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十祿請解已官授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范陽家誌宋盧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寇者平生最器重之被罪之後實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津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寇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宋史鄭伸客李崇矩門下險詖無行因上書誣告陰事太祖釋不問崇矩子繼昌性謹厚鄭伸蚤死其母嘗詣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名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又李鷹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將同薦諸朝去國不果軾亡鷹哭之慟中年絕進取意又鮮于侁元豐二年名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使不許通或謂宜亟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惟以忠義分謫則所願也　又曾旼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旼旼力贊且曰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旼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其母　又朱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辛棄疾為文往哭之　鴻書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名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

蔡金主自繼其事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汲具牲醴為位而哭 元史金履祥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視喪始知師弟之繫於常倫也 又元蔡子英館於襄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主而明祖知志不可奪遂之出塞 明獻徵錄王稼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孝孺遭難之及於難也稼周旋其間又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不得坐遠繫文皇念其祖禕死國特宥免復購孝孺遺文為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 又劉淵與王太僕子九標相善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淵告親友曰李君未許吾子吾猶當擇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乎遂迎女婿其子及李氏爭產太守注以半予女餘分族人淵辭曰吾成盟為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 又杜環好周人急父友常允兼死其母張無所歸就環環聽養十三年將死棄手向環曰吾累杜君環具殯殮買地葬之歲時常祭其墓 明詞林人物考余應兼宇德甫與徐中行宗臣友善應舉擢福建按察副使至閩值臣理學政而中行守汀甚喜詩筒遠往不絕餽而臣病且死矣無子應兼傷之躬匹馬出郊外握手別 又王世貞為刑部主事楊繼盛抗事劾嚴嵩繫獄罪且不測應埈旦夕具壺漿清飲道徼中成之日詣獄謝官校方偵逻莫敢送應埈獨

懷舊四

久要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半面半面之故　不棄周公謂魯公曰故舊不棄也　不慢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二曰敬故謂不慢舊

詩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無消息又故人漸遠無消息古詩空來有姓名

馬行燈火記當年

懷舊五

晉詩晉曹攄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慶簡門易執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羣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窮須有客舉觴詠露斯臨巢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齊謝朓懷故人詩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忘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攄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梁昭明太子宴閑思舊詩孝若實明山信儒雅稽古文敦淳茂泓到洽實俊朗文義縱橫陳佐公陸倕持方介才學宰為鄰灌蔬殷芸實溫雅摛藻每清新余非仰異者惟舊且懷仁綢繆似河曲邦闕等漳濱如何離宋盡眇漠同埃塵一起應劉念注注欲沾巾

梁沈約懷舊詩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篋望成峰逸翮行易跌命舛志難違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融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遂風雲上豈言陵霜實忽隨人事往尺璧詎何宽一旦同丘壞傷謝朓

又詩曰左率稷時譽秀出冠朋儕舉茲千仞氣振此百尋條雄著舍文雅散朗溢風飄楸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傷庾之

又詩曰長史體閒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為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繼

又詩曰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迹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庾炎

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攖既閑優孟歌身沒誰為寬傷李陵之

又詩曰韋史識前載博物備残華秘駿止營校淪跡委泥沙始知廣騫局方悟大音賒傷韋景猷

又詩曰處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賢蘊良為貴謬擾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鳳

又詩曰豫州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緒深忻諷頌事刀筆紛綸遒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遒朝露

傷胡諧之　唐蘇頲奉和姚令公溫湯舊館永懷古人庾公之作樹德豈孤遒降神良並出偉哉廊廟謀後

梅寔正悅寘垂舉觴悲鄭僑卒同心不可忘交臂何爲失清路荷前幸明時稱右弼曾聽野外遊尚記帷中密
新慟情莫遣舊游詞更述空令還和辱長感知音日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眞長安一
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又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敎
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又詩曰託蔭當樹李忘憂當樹
萱他日見張綠綈袍懷舊思　杜甫懷舊詩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
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韋應物張彭州前與綏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荅張已云沒
因追哀敘事兼遠簡馮生詩君昔掌文翰西域復石渠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閭余時忝南省接讌媿空虛一
別守茲郡蹉跎歲再除長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豪逸貺篇詠見吹噓未荅平
生意已沒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連如覆視緘中字奄爲昔人書疑讀已云白交友日彫疎馮生遠同恨
史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李德裕漢州日夕遊房公西湖詩丞相鳴琴地何年黜玉徽偶因微月夕重敞
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客轍依惟憐濟川檝長與夜舟歸　又詩曰晚日臨安渚微風發櫂謳鳳城波自闊
魚水運難留亭古思宏棟川長憶濟舟想公高世志祇似化城遊　孟郊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詩零落三
四字忽成千萬年那知冥寞客不有補亡篇斜月弔空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百慮來相煎戚戚故交淚
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韋莊饒州餘干縣琵琶洲感舊詩琵琶洲水北斗牛星驚鳳曾於此放
情已覺地靈因昴降更聞川媚有珠生一灘紅樹留佳氣萬古清絃續政聲載戶盡移天上去里人空說舊簪
纓　宋孔武仲與陳董二君相會於眞州經月甚樂詩寄董陳君兼感存沒平生交友半成塵想見當年樂會
文別淚茫茫添海水愁懷黯黯塞江雲青衫脫去誰同老白首追隨尚有君官暇更將棋子學他時籌局當功
勳　王安石悼四明杜醇詩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歲
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

渠央如何葉子死古風久渴零好學少爲已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李覯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詩曰等閒榮謝已愁聞況話三公極寵身青史尚爲今世事朱門不是舊時人文章散入諸蕃口花藥留添上國春生死交情渾易見有誰過此爲雷巾　程俱九月七日夜夢王元規詰旦其弟元矩適相訪感而作詩故入幽夢彷彿平生懷心知九泉隔意象慘不開哦詩不成章慨悵誰能裁曰此蕭爽士寧當沒黃埃清晨客在門乃自烏衣來典刑見難弟共歎一息垂幽明不可詰此夢何爲哉回觀南園道徙徑已蒿萊　朱熹拜張魏公墓下詩衡山何巍巍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劒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孽豎倒冠裳公時首建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莫梁益南轅撫江湘士心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編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黜虜幄覬覦經營久徬徨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還南荒白首復來歸疑短丹心長拳拳感激汲汲勤修攘天命竟難諶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彰千秋定軍墨及業遙相望賤子來嚴陰列風振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頹今幾年志士日慘傷　陸游紹興辛未至丙子六年閒予年方壯每遇重九多與一時名士登高於戴山宇泰閣距開禧丁卯六十年矣感慨何所不有追數同遊諸公乃無一人在者而予猶強健慘愴不能已賦詩識之故里登高接雋遊即今不計幾番秋一樽尚與菊花醉萬事不禁江水流薄命雖多死閭巷達時亦有至公侯若論耆壽朱顏在窮達皆當輸一籌　劉克莊哭楊吏部通老詩白首除郎已晚哉民閒桑柘手親栽蓋棺只著深衣去行李空擔語錄廻主祭遺孤猶未冠著書殘稾漫成灰可憐薄命飄飄客虛事江西幕府來　元成廷珪吳中五日追念故友李時中李欽嗣有感而作曰夢繞南岡北嶺雲一杯無計灑松筠世間我豈長貧者地下君爲不死人夜雨自荒張祜宅秋風誰障庾公塵於今友道俱凋喪落日江湖淚滿巾　吳端維故人別墅詩曰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者今何在一樹櫻桃自開　趙汸半閒憶友人李雲南詩送客出荊扉忽見青青草故人別經時恍隔千里道千里固不遥咫尺夢難到孤鳥安朽株行雲在晴昊歡會無期坐念春風老　明李夢陽追舊寄徐子詩憶昔相逢雪滿途遥憐爲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府作賦先投楚大夫日黑魚龍應夢澤草青麋鹿上姑蘇空回玉斝思流水不得驂騑見故都　高攀龍七哀詩薦

蕭秋風深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堂俯聽蟲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茫茫歲月日以踈疑歸日以亡一朝成永訣千載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夢中路抽身至其旁

【增】【賦】魏王粲思友賦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觀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蔭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蘼生超長路兮遙遠【元】晉向秀思舊賦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志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遂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聲寥亮追想嚮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於陰會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陰會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　潘岳懷舊賦予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洞殞予尋役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於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睎太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壁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來歸空館閒其無人陳荼被於堂除舊圖化而爲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流連而沾巾　【增】梁江淹傷友人賦僕以爲天下絕倫黯與秋草同折今不復見矣乃爲辭曰泫然沾衣兮悲袁友之英秀藻四代而式昌識奇異僕之神交者有陳郡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學多聞明敏而泊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調迴韻惠志聰情倜儻遠度寂寥靈素文摯淵卿史類遷固譬如冬雪既潔將似秋月至徽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閟圖兮洛書同折兮河紀既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里愛詩文之綺發賞賦艷之錦起爾湘水兮深沈我前山兮眇默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誼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遥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在洞碧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澨結深痛於爾魂　唐岑參感舊賦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

五隱於嵩陽二十載書闕下嘗自謂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與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爲賦云天命我唐始滅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爲國之翰斯文在茲一入麟閣三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而不虧典絲言而作則闡綿蕝以成規捧堯日以雲從肩舜風而草靡洋洋乎令問不已繼生鄧公世實須才盡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復啟相府重開川換新機羹傳舊梅何糾纏以相軋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臨朝奸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既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憯憯莫知我寃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極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煖於寒谷之中上天悔禍賛我伯父爲邦之傑爲國之輔又治陰陽更作霖雨伊廊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不改畫載重新慕出黃閣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珂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鐘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爲縉紳嗟乎一心弼諧多樹綱紀羣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衆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是時也偪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黑齒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榮而後悴曷曩樂而今憂嗟子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家猷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之一丘幸逢時主之好文不學滄浪之垂鈎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輻累遷焚舟雪凍窮廬縕弊裘嗟世俗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賸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　明王寵感舊賦正德辛未余師事林屋先生於包山精舍凡再閱暑寒而退迄今庚辰八年於茲矣乃復來山中作感舊賦紛余纂天好修兮潛大道以遊神濟江河之浩漾兮悵欲渡而無津彼哲匠之巍峩兮揭日月於八垠折蔬麻之瑶華兮將以贈夫斯人亟惴惴而仰鑽兮又靡知其所止紛虯龍之下上兮尺蠖蠖旋於泥滓車既殆而馬煩兮阻山川而徙倚忽日月之我遒兮已經暮昔之故居兮志欷憾而顧泚滭淹留以無成兮將復修吾初服佩長劒之陸離兮冠切雲而矗矗民生各有所樂兮放吾道於空谷吸朝霞以爲漿兮夕復飧於秋菊苟矩矱之猶存兮冀來者之可

追吾令義和弭節兮將以窮乎我師路漫漫其修兮殫吾生以求之亂曰驂騑斯皇莫子好也洵彼前修兮
我導也海嶽嶄巖何當造也長夜漫漫志懣躁也矢心白日遵長道也

銘 周庾信思舊銘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厥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
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奉陵之徘徊岐路
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鳥伏欹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馳
輾轉長往甲堂失矣餘鏃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輿樏俱陳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飲寬魂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蓊艾之愁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爲羈終歲
門人謝馬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塵尚多楊柳王子
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
心目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餅罄罍恥
芝焚蕙歎所冀鐘沈德水聲出風雲劒沒豐城氣連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騶騶霜路
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桃
虛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疇昔龍賁慘舒語默託情秘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
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機廢緯獨鶴孤鸞閨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
已矣懷故何期匝中絃斷鄰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總帷

序 梁元帝懷舊志序吾自北符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
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簪裾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
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駟馬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
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 書梁朱瑒致陳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南史梁王琳舉義爲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吏
朱瑒致書徐陵求琳首陵嘉其志節乃斂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啟
喙主而許之 曰竊以興亡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身狥主以身許國

徒鹽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肯致使身浸九泉頭行千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造末像豫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兩袂痛可識之頹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驚豐碑式樹時留隨淚之人近故舊王館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泥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恤孤一

增書無弱孤有幼　禮記七年曰悼悼奧奧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春饗孤子　又月令曰養幼少存諸孤周禮司刺掌三赦一赦曰幼弱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　家語孔子曰恤孤則惠

恤孤二

增史記晉趙朔爲屠岸賈攻滅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取他人兒衣以文褓匿山中嬰詐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眞兒乃反在嬰匿十五年因韓厥立之是爲趙武程嬰自殺　越語句踐命將免者以告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豕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饒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宦其子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　前漢何武傳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李元蒼頭元盡室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背財巨萬諸奴欲謀續分其財善潛負續出亡隱瑕丘界中親自乳哺及長訴叛奴於官悉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以聞光武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　後漢書任棠字季卿泰州人隱居授學有奇節太守龐參下車首謁之棠不與語但以薙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間自抱兒孫伏戶下參沈思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薙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　列女傳李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賢而有智聞父危泣曰李氏滅矣客與二兄謀豫藏弟燮頃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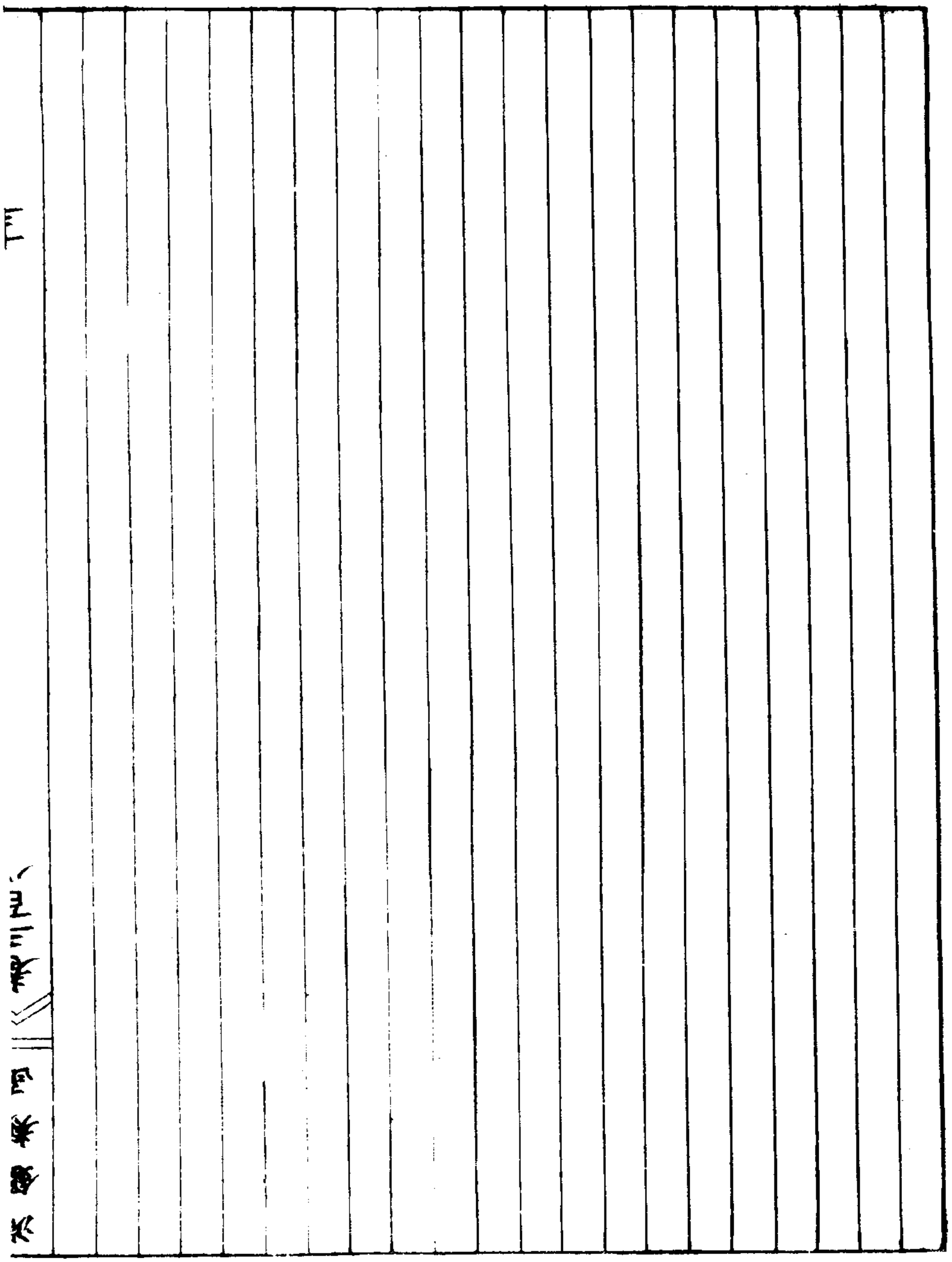
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入徐而成賈卜於市陰相往來比變赦還文姬相對而慟因戒之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三國志諸葛亮伐魏馬謖違亮節制敗於街亭亮揮淚而斬之遂收恤其子　晉書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紀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鄧攸還賊步走擔其兒及弟之子度不兩全謂妻曰吾弟惟一子理不可絕當棄我兒後當有子妻泣從之其子朝棄暮及攸繫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魏書張普惠下營共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共居書桂州都督李洪節以清愼顯既沒其家賣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衣食　唐書桂州都督李洪節以清愼顯既沒其家賣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　又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沒者視其孤每厚於周鄧議者以爲有前輩風　新唐書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恤其孤至嫁成立　又韓愈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孤女而鄭其家喪爲服期以報　唐書盧鈞爲嶺南節度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南者因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　宋史党進少給事魏帥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　又陳希亮少與鄉人宋輔遊輔卒養其母以女妻其孤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第進士　又王濟字巨川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沒撫其子援實祿仕　又魏掞之嘗客衛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衛傑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告汾焚之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掠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　又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妻子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抵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陳規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即輟女奩嫁之　又元兵次近郊宋丞相吳堅賣餘慶撤天下以城降家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冀官鉉翁傾橐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明獻徵錄林興祖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孤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爲學政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興祖至廣西召與其子同學

業成厚賻遣歸後政亦致通顯

恤孤三

原 置産業　封分邑　張翥字君翼興楊恭善及恭早死遺孤未成人翥迎與分屋居事恭母恭子長爲娶置産業使立門戶矜恤故舊賑贍衰宗行義至甚也　魏曹眞字子丹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遵六子　託妻子　撫遺孤　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暉於堪妻子相託堪卒妻子貧暉候視賑贍之　魏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妻以女梁冀誅遷敝還里王成卒變四時設位而哭之官河南尹備酒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　篤厚兄孤　教養虎子　毛玠居位布衣蔬食撫兄孤子甚篤厚吳淩統爲將軍有功卒二子幼孫權收養宮中教讀書十日一乘鞭馬會羣臣嘗召統子出示之曰吾家虎子也　山公撫嵇紹　王成匿李燮　嵇康臨刑謂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乃命徐州僕王成乃亡命三子歸燮時十三姊危之遣隨父門生矣後簡薦爲秘書丞　李燮字德公

增 羽林兒　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羽林孤兒　給孤園　須達多長者常施孤獨於此園爲佛說法處


١٣١
فيه ١٧ سهماً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施餉 慶遺 施賀

施惠一

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此四窮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窮民也 又先王子惠困窮 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之政施此無使失職 曲禮積而能散 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施

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

惠 又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左傳在禮家施不及國 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論語以與爾

鄰里鄉黨 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

共人費 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又仰荷天地德

施惠二

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熱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

當庚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

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

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藝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

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范蠡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

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戰國策馮驩貧乏爲孟嘗君客爲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

驟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焚之婦命以償賜諸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驟曰奉君之命市君家憂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閘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吳楚反實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廚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又蘇武爲右曹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人悅服　又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餓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豆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計差温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北地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分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褲

增　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節衛尉欲饋焉而未果李彪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梵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　又劉翊字子相節公曰諾　又趙温字子恭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郡縣饑荒竭救給乏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圖有貲財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景高字景伯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景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牧徼爲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訃敬陵時虛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捐租奉貽鄉宗親雖至匱而施與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爲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講誦飢饉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決錄摯茂字子華升國君撤膳令人以茂才爲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駱俊字子遠孝漢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讎俊整厲吏人爲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魏志楊俊字季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賊場乃扶老幼去諸京畿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遂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急求簽者便與之自棄其簏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兩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豈忽一日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異當事作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券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晉中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荆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餓夠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爲益州牧錄事參軍劉希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之輒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

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之絕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後魏書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北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親自乘舟救拯吏卒頭乞候上旨舉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親戚有乏絕者以船載米分給之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李舉貶濠州刺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舉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敢愛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　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彦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禁　又韓思彦同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貲名氏穆歎駭　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為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　又郟亶字正夫蘇州崑山人舉進士不肯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曰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遂還畏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元史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　又至大丁未浙東大浸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

脫散寒雖恕不敢問　明獻徵錄畢文德天順癸未舉士黃廷臣論廣沒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户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罷有孀婦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闕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閹人懼而益海葦濟漁之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黯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贖錢期滿當徙驚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窘即賙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洞奉命賑徐州饑民亦多饑者洞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　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饑者王望宇慈卿行部見飢者褐衣將讓罪鍾離意不聽之

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焉為大夫之家各出義穀

無者貸　後漢成帝詔入穀賑貧者賜直

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原民歌　士歸　左傳晉要子曰齊舊則鍾陳氏三量皆豐一馬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雉

及絳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饑一簞河水三軍思為之死滋味及之也

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也

樂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投醪　扶纊　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饑一簞河水三軍思為之死滋味及之也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散軍糧　施父粟　舒仲慮以表衛軍糧散給飢人衛將士迎流飲之夫一簞豆不能殊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滋味及之也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全琮字子橫父柔使裔米數千解到吳有所市珍皆散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餘萬本土以為禁

不及啟報父奇之後罷東郡還錢塘修祭墳塋壇節蓋耀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餘萬本土以為禁

曾子曰夫子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而學乎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教之以政使人不驕不淫也　齊書劉善明懷民子懷珍族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青州饑善明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汲黯矯制　鄭弦擅賑　漢河內溺水荒人相食善明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原結身衣服車馬具妻子內困窮以賑施貧窮孤寡起人急　原賜豈獨受　子翼所得祿賜盡以與之　晉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下第五綸事之急宛恂字仲翼河南人初為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奚動之下郡飲為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奚動之　詳傳

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劉向列女傳子雅奉使見氓人上表請賑貸不待報不宣己惠　增采芑之歌

青麥之謠　史記田常以大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歌曰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爲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族寶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及戚黨於路以施民　家量貸公量收　九在外一在內　上詳上民歌註　增思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塡咽最乃曰且貴有父老頒之曰且富有子弟推已之分以周未遍公私俱濟耶　增思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塡咽最乃曰且貴有父老頒之曰且富有子弟推已之分以周未遍公私俱濟耶　九在外一在內　上詳上民歌註　增思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塡咽最乃曰且貴有父老頒之曰且富有子弟推已之分以周未遍公私俱濟耶

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贐當在薛也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餽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

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增又叔鮒求貨於衛滛芻莖者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莖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潰貨無厭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孔

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

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敷百之人哉　又衛公子友饋

馬四乘於子思爲實主之餽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

優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遷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衍惣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

矣　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鱄酒東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

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

也吾豈以爲介哉　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嫌我者非貴我贏也蓋貨我以自盈耳）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

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

罷乎遣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後漢卓茂爲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遣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

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　後漢書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恂廉潔愛人部　施饋

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爲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東觀漢記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遺子將馬一匹遺之曰明友有車馬之飢可以備乏居數月林還後漢書張奐爲將帥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梁祚魏國統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下馬步行與之言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愼勿言　晉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　世說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使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裨耶范笑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濟餽有日矣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爲命時之器宜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錄慕容沖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領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西域獻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任城王澄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後魏書

楚相可敕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濶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以繼　又裴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寧中家益業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緣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顏其習學如初慙繈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安且云卿受嚴震金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鄉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取與聿聿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餅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浼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遣名姝結驩飛曰主上

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荊南宋故官或不次遷擢嘗念聖恩盡力報効　馮書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還國王讌以衆金衆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為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賕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苑項悅詣濬曰苑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苑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錄陽春主簿徐均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吏白此洞主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恐懼至蒲伏論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賕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鄰舍以書壁云不食噎來食

苑饋三

請粟　與車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後漢劉翊字子相嵓有張季禮奔師喪遇寒霓頓滯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冀馬而去季禮意是翊也後詣潁陰開門謝行不與相見　**指囷**　饋鹽鍾吳魯肅家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奇遂定倫札之交　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貢糧肅時有兩囷米各鄰子罕卒子晨以子罕之命歸鄰國人衆一鍾在焉

喪故假父命也　**獐鹿**　異乃引為判官魚入往上虞郡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宋書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

生麻　當歸　閻仲叔太原人王莽之世潔行不仕與周營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吳志太史慈字子義嘗公聞其名遺慈書以邁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乘馬遺食器　秋潤公歸乘馬遺食器注謂一盤食也　**饋七牢**　特豚　漢鄭莊性廉不治產然饋遺不過食器少遊學京師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盧尽止衣袂襤褸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婦不答而去嘗嘗張貧窶故以此相遺彌德基問婚姓名不答其人曰是書生也

白綸巾　白副宇思光吳郡人相裨父暢融年弱冠遊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尾扇遺之曰此扇異物以奉異人

納書半卷　受酒一杯唐書有以書遺裕遂良者止納一卷其千金何取之陳

答曰書爾此爲多矣吏還其半 又李素立爲瀚海都護之 原漂母饋食 駱姊分施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駱人感其惠庫馬牛以贖素立誰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 駱統字君緒事嫂甚謹時人多困乏統爲飲食與之衰少其姊 駱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母使分施也 增受茶一串 遺餅一甌 唐書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好及辭遣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世說晉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顧辭不受曰所貴誠愛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馬者雖不受奉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豈謂無私乎 宋書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飲延之亦出郊迎之饌盡山海之珍 貂裘採桑筒 金報土 宋書王弘之王獻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筒遺蜀王報以貂裘採桑筒 吳孫權捉頂手淚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遺物盡化爲土 秦王大悅臣下賀拜 蜀王本紀蜀王者地也 大珠一斛 玉爲一量 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淚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遺物盡化爲土 秦王大悅臣下賀拜 蜀王本紀蜀王者地也 大珠一斛 玉爲一量 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淚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遺物盡化爲土 秦王大悅臣下賀拜 蜀王本紀蜀王者地也 大珠一斛 玉爲一量

施饋四

增私覿 韓宣子私覿於鄭伯 玉與馬 嘉貺 左傳是委嘉貺於草莽也 餽歲 蜀風俗歲晚餽人謂之餽歲 拜嘉 穆叔如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命輕 朱暉傳情重泰山輕 意重 李白詩意重泰山輕 命輕傳情 朱暉 送銀盤 又詩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盛鱖魚 壽耆餉 楚王老有嘉惠注恤老也 餽無東脩 朱邑爲大司農無東脩之餽 遺其親戚 孟嘗君與客語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存歿遺其親戚 不稅不視 記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君子於有疾不見則不納 亭長不坐餽 詳施 原散與親故 郗愔字方回好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超回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 遺其親戚 孟嘗君與客語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存歿遺其親戚 不稅不視 記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君子於有疾不見則不納 亭長不坐餽 詳施 原散與親故 郗愔字方回好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超回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 市吏不受 尹翁歸爲市吏不受餽 增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黑狐之裘 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臣願獻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厚往薄來 註詳燕賜厚納貢簿 旦發暮還 晉荀勗字道將在兗州見朝政亂罷官歸五百里恐不鮮美求得千里牛旦發暮還 生芻一束 素絹一縑 縑練撲滿一枚 西京雜記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鄭長贈以二

施饋五

增詩 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産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兩脚何足道嗽過始知眞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憩實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顑憒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蕚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頼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矇矓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曰白鬚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渡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鵞酒羊麪詩曰僧樣齋廚氷樣官饋憑脫粟食無簞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首蓿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高人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遺十輩來唇花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遺十輩來唇花兩眼爲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眞可怍以筍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鵞毛鼎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户只名醉天作一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絶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親戚寄黃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弁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甕餅淺染茱萸紫心知親賓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饞水印泥一開香撲鼻江西山間黃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願借前籌酌鄭滌　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遺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廚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慇懃作謝書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斲筆兩淮魚　方岳黃倅饟鱖徐尉饟蝤蛑同至詩曰誰饟螯如徑尺盤更分鱖似惠文冠麴生醉嚼玉五穀劒客生劙珠一簞我與爾元同蠢動寃哉烹亦到蹣跚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　明王世貞以吳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蓬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械書海岱青天高念欲報之吳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無限世途往往稱綈袍

慶遺一

增周禮以致稍餼　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爲脯醢以幣爲詩文

慶遺二

增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瓠瓢遺之由操飲訖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爲煩擾取捐之　王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虞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蠱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孔叢子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榮退無鄙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之鄭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之鄭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

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遵天公宜用此爽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徂徠介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溥閣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饌卻而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人有以緼衣為送者亦卻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睹之固辭強之乃受乃至頼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泰檜當國四方餽遺日盛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廳寮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泰大喜以為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鋪地衣一張泰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泰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卷三

贈策　遺

一簞珠　兩梁冠　左傳越圖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讎無恤不敢厚勞非晉

苞苴　江都王建遺赫連昌書曰今賜卿苞苴竹實卿宜篤信好學以自娛樂　漢伏日賜從官朔割肉不多又何廉也　漢書鄧禹傳禹母未嘗妄受人財物禹之為大司徒也賜錢二百萬禹以分諸昆弟故人之貧者及外親之孤寡　後漢書王霸傳霸子昌襲爵為侯昌嗣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奉承君命以為大夫憂拜君之賜敢不重拜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為前將軍少府周堪為光祿勳劉向為中郎令俱領尚書事數進見毀望之堪向專政排擯外戚許史子弟及近臣恭顯等望之堪向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處賢明通達之士以自輔助故事中書政歸宦者令恭顯等皆不得與聞望之堪向又奏宜罷中書宦官令專精於職恭顯等譖望之堪向與前將軍蕭咸等交通為黨毀譽相進退上令侍中金安上許章出問狀望之堪向自殺咸坐免為庶人　後漢書鄭玄傳玄家奴婢皆讀書習經臨當就徵其妻以讌考叔鄭伯賜之食食舍肉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不多又何廉也　漢書鄧禹傳禹母在上令朔自責朔乃復自譽

雖微必喜　後責當酬　晉陶侃為荊州有奉遺者皆問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鮑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甚弘　考叔遺

歸悉封留　卒乃厚贈　羅含字君章父宰新塗後舍到縣縣人以舍舊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歡不拒悉封留而去　朱

買絹反煩　魏太祖徵華歆歆家貧賣絹以給資用不拒密題識臨去謂曰恐懷璧為害願諸君不及歸悉封留而去　朱

何仁也上大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號以穀帛遺之受而不謝云待後責當相酬也

曄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曄不從況卒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污君為之計耳各留其贈　于寶與翟陽之買絹寄還本為息反煩之益愧歎也

一簞　鍾樽三具　繡鞍一　韓魏武帝與龐書曰今賜足下青縑牀慕容與顧和書曰今致繡

慶遺四

原贈佩詩雜佩以贈之詒玖又詒我報玖彤管又貽我彤管瑤華楚辭折瓊枝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蕙浦遺珮又遺余珮兮澧浦人之貽詩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折芳馨又折芳馨兮遺所思寒杜若又寒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雙鯉魚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一端綺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美

慶遺五

唐詩唐韓愈贈盧全詩曰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宋王禹偁送笻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遺我一枝鶴脛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爲簪笏羈倘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爲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揩頤徵物懶致書故作笻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綃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僕道路裹裹橐橐　又李覯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嘗被饑寒煎盍毋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邊高牆顛當街買杏已黃熟獨堆百顆充盤鮮肉況乃下箸無壓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傾傍玉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爲筆筆如椽狂吟一場一百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井留釀此醑時我傳　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鴉山嘉瑞名鴉重以初槍旗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產處處無此茶纖嫩如雀舌蔟黨比露芽競收青翦焙不重漉酒紗顏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龍拜爪建溪春剡蹄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稍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鬬誇傳賈費金帛爭買盈篋笥非貴多爲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甕砂甖詩琢無玉瑕文字投怪奇難於搥長地明珠滿紙上剩畜不爲奢詎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實蘭茗消凶

應亦可破寂飲噉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既不足吟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爲君莫笑我耶　又顏公遺碧霄

峰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杪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

柳家　又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鞠鴨脚類

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爲勞種樹三十年結子防山猱剝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

鷰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奏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椀上金鼇金鼇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

徵物遭一世走塵土驥顛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畔清霜之橘報

君以淮南紫髯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斬得二物同時有不

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箸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

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欺摹成古鼎篆圖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品鄭君眞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

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

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娥眉高太守人情或以少爲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

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滄浪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巖居

有幽子乘時厭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

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雖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沖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

和中自完故以此爲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蕞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

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鸞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潰沙泉碧苗分石實

紅斷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勾漏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荆州解綬十經春迴

夢清林遶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

金聊助席間珍　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閒人　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糟醞酥圓膚紫蟹脂滿腹後春蓴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兔子鷩鷩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餌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斂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遥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謾多脂慇懃送去煩纖手爲我磨刀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爲道元煙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潛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胡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爲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舞驎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爲洗滌貴人一見定羞作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煙　沈與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轍成絶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銙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餅揀越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閩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補以淳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縈前正讀書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饑飲鼠鬚落點髣髴几不如夾浦清曉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

梁晏爾來黔州有吳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爲蒲生暨降雄吳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黏壁南宮先生來自西惠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鵲返鸞回字我無金章玉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兀者得鞾僧得髮安得玉案雙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爲君興雲繞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犒外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緼香急試博山火雨袖忽生南海雲茸惹賢者清入骨業盈窗几巧成文瓊琚作報那能比以魚橘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羅宮君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增禮記王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也　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賀之義

慶賀二

增左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其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爲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後漢書蔡茂爲司徒初夢在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慶曰大殿者宮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乃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辭賀爲掾　又劉表爲荊州牧時驟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還疾稽還帝曰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悅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慍有賀
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暑函曰錢一千開人少之不爲通強之
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衮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本
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歎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
詔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
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錄宋錢穆父
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
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
宋光祿卿望申善事權貴王荊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鴿造相府以獻揩笏開籠取雀鴿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
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箇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闔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喨有穿雲
裂石之聲

慶賀三

取妻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菽曰東方之士孰爲瘠辟對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聞之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修賀
有弟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爲不及其亡也若有餘自爲壽以賀爾　**求賢**　晉書高祖與緘同日生里中父與太上皇同里善相家觀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持牛酒相賀及兩家子長相愛里中喜盧緘同日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瘠辟對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聞之
會稽典錄虞翻字仲翔與孔融結爲兄弟因弁嘗見融融謂賓客曰何賀憲曰昔有憲憲令有弟國家所賴是以賀爾　**災藏臺**　燒北澤神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
賀母母曰何賀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爲兄弟因弁嘗見融融謂賓客曰何賀憲曰昔有憲憲令有弟國家所賴是以賀爾　**災藏臺**　燒北澤神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
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東郭而賀曰皇天降災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管子齊之北澤燒
大火照臨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　弱殼反

兩鹿隨晏子景公探雀殼弱而反之晏子送迎拜賀曰君有聖人之道矣後漢書鄧弘傳注弘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攀轅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朱鮪破

劉備死東觀漢記朱鮪傳鮪破上黨時有傳劉備死羣臣皆賀鮪以書上章曰歲爲春五百歲爲秋杜甫詩興王會靜妖氛聖壽宜過萬春八千 賀不賀

國老皆賀子文爲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苟入而賀何後之有馬援軍還故人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也

慶賀四

原相隨慶弔相隨詳 必有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賀得地呂氏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土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慶以地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慶賀王制家訓正為慶賀冬至言日至冬至而始長故歡喜 君道長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 日始長王制家訓賀冬至言日至而始長故歡喜 君道長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 慶福惟新又云職當大慶福惟新 先朝後賀又云尊長皆當先朝而後拜賀不得因朝以當賀也 先賀

璇璣改度王制家訓正為歲首璇璣改度 慶福惟新又云職當大慶福惟新 先朝後賀又云尊長皆當先朝而後拜賀不得因朝以當賀也 先賀

後弔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 及第相慶天寶遺事新進士每及第大厦相歡詩大厦攜而相歡 壺觴盈門劉禹錫曰姻族相賀壺觴盈門 賀聲盈耳柳宗元閭里相賀韓愈詩閭里自相賀 里閈相賀孔帖

握手相賀歸來見親戚握手相弔賀 還鄉慶喜耿陽修詩還鄉井邑上堂多慶喜

慶賀五

讀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會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賀之曰左轄輶中臺門東委上才形謫經宿 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遐那知不隔歲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謝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位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閣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處年深桂尚薰 又關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塗劒戟終難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韓愈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閶闔宮錦細袍宣與著內閑騎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鬚

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夕郎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前身尼丘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心不易裁閶闔老深嚴歸輸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覆蓮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百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凝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厲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遠夢驚建章星影照人行千官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伾文老別魚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露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晚晴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偏山邨却入城算面頓無秋後暑簪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爲霖手偏灑江東作慶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遵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閩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增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烝子徐公七十龍集戊辰翠織蕙龍乎霧牖瑤環雜遝乎雲茵野饋庭饈山藏海珍有一羽客覽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之旦綃夢之辰懌懌手幷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爲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垂爰斂乃采青丘之黝購雞山之簇掘海隅之赭靡蔥嶺之綠申之格探石髓於神峰淀益漿於帝醛擷玉榮於崧山擣沙礫於盧莫眇窮硃礫鉅撮碌碌旋埴陶坋揜埒煣璞幹旋巇磨宕挂鼇足外隆內竅下承上覆其形則非舖非籀不廠不觚匪澤以塗匪黝以墨弗薛而驕弗窳而扈糅不浣於羊羹宵不沾於氣膳易牙之所不能用歐冶之所不得取奧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吾儕致私持以爲壽封君曰寧則然矣何名爲丹其方執傳效執與宣操以貶我又安用爲客曰其用則鍊日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姹女嬰兒皓虎蒼龍儕分鞴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七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爲漿閑泥丸以爲封羯火爲之銷怪山夔爲之斂蹤乃酌赤泉咀藥木圭霞實以爲餐七神樓以爲服蓋有翼靈氛於兩肘腱倒景於雙曜者矣封君驤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爲經三事爲利膏液刀匕鍼磨砭燔攻裹爲防輔正爲衛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麗者鮐背不窮而瘥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衡沖漠司其割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爲鼎元氣爲爐陰陽爲水火寒暑爲朝晡作息爲抽添之候弛張爲閨闔之符咀仁義以爲華嘯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談餘望賓階而再拜韞我匱而藏諸容亦起而拜曰不腴敝物以實華宇公既受貺亦復受祜願公眷壽永錫純嘏維百千禩爲丹竈主　明盧柟壽成皐王賦梁孝王讌賓兔園相如在位王投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之壽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客劇工浮游田父跼蹐黃冠元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般酒羞設招致友生縛藻匪施遥碧無傾惟慢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爲歡之幾何旋紛擾而咿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啟瓊珠之宮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聲雲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慌習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遲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犀麟腦霜鱸宴素日張金燈攘皓腕之鴛袖映繡柱之鴻箏調採菱之艷譜發遏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瑶池兮驂白鸞隮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舉白促席交膝饗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涸然後斂儀肅容悄然言別揚袪離館迴鸞東關此所謂大王之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迺釋位就相如坐以酒籌相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壽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

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弔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增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寬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戰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遺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人部六十九　薦獻

薦獻一

說文曰薦進也　禮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子柢事宗子宗婦衣服衆貴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又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薦獻二

左傳曰鄭賴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貫害也乃獻之　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誄而薦賄則無及也　又曰晉敗楚於鄢陵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實不及其何以獻器　又曰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又曰王子朝用戚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使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又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於子常蔡侯歸　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

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節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遺車百乘獻駿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方朔外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郡國還得聲風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溫萬歲一枯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晉史曰虞嘯父武帝問卿初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溫鱟音祭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獻帝大笑　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悰獻糟及雜菱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後魏書曰鄯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嘗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又曰元和初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繚助營開業佛祠崔寧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　摭言曰唐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唐書曰黃巢之亂張濬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名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　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眞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愧服　揮麈錄曰宋王韙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裹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大對惟豐父一人　宋李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爲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芾文天祥陳文龍

陸達杜淵張仲徽輩小忤意輒斥趙滑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元伯頹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半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己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鷹獻三

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貨 純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夷獻卜盧純牛千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盧水是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珠玉大貝文馬十疋 丹雘 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祖曰鵾雞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者 白鵾 丹鵾 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祖曰鵾雞一雙頭文如綬高祖大悅厚報使者 青石帶 白環玦 漢陽嘉二年疏勒國王獻西海青石帶長二尺五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尚書大傳云龜千歲乃遊蓍下千歲乃遊蓍下出南海魚革珠玉大貝師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貨 火鼠毛 魏志景初二年西域獻火浣布 氷蠶繭 魏志景初二年疏勒國王獻西域及肅慎貢燕地圖 火鼠毛 氷蠶繭 西京雜記魏文帝王世紀西土毋樂帝德來獻曰環及玦并貢燕地圖 火鼠毛 氷蠶繭 魏志景初二年西域獻火浣布 雪都蔗 山陽梨 南康記部縣土宜肥梨圖經曰雪都縣人憐之每歲以獻御 奔盧芳苡 祖梨蔓菁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閬上然芳苡燈此草 康人桴苡 波弋荃蘆 洞冥記曰先和元年波弋國獻照見魑魅洞冥記曰望蠵閣 吉光裘 昆吾劒 有身長一人秋三

鷹獻四

啓服 魯昭公在乾侯齎獻其乘馬曰啓服 蕭爽 唐成公如楚有兩書生年止之專入竊馬子常欲之弗與三獻子常子常歸唐侯名也 楊楯 宋樂祁使晉趙簡子飲之酒獻楊楯六十 獻曝 列子楊朱曰宋有田父暨春東作自曝於日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厚賞也 龍輔 魯昭公賜公衍羔裘輔使獻龍輔於齊侯玉

獻芹 禮叔夜與山濤絶交書野人有快炙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增 獻雉 魯叔孫穆子至齊還魯所宿庾宗之婦人獻雉其喙害人佛其首為佛庾也 執以將命 獻人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不以爲禮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及車馬 父母在隨獻不及車馬 不以爲禮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

從者之類 原 甲則奉胄 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胄奉胄 器則執蓋 蓋襲之加夫櫜與劒注櫜劒謂劒衣也 弓則屈韣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注韣弓衣也 劒則啓櫝 劒則啓櫝前其鐔後其刃

戟者前鐏 進几杖者拂之 原 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操量鼓 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魚鼈爲禮 居澤不以豕鹿爲禮

干謁一

增 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敬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傳滕傳注曰消人如謁者消潔主潔除之人也 漢書曰莫爲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既見君子爲公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又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龍爲光 禮記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於將命者敢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贊敢辭

干謁二

增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泰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晡時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婿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帝其可得乎 原 戰國策 謂魏新垣衍也

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晡時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婿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帝其可得乎 原 戰國策 謂魏新垣衍也

干謁三

增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泰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晡時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婿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帝其可得乎 原 戰國策 謂魏新垣衍也

獻奉慶 楚樂伯射慶晉鮑癸當其後使擯叔奉慶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賜諸從者

右牽 牛則執紖馬則執勒皆右牽之 致馬資 獻金玉曰致馬資於有司

左牽 犬則左牽之 不獻魚鼈

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帶櫑具劒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勝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帶櫑具劒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

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後漢陳蕃居長安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雷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此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重一時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後漢書曰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鄉邑清議核論人物初無所避靖恥之乃私於劭曰吾欲發名何如劭不對固問之劭曰卿欲自比何如人靖曰寧武子何如劭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靖曰不能也劭曰然則卿清節不如人也靖慚遂爲汝南黨論之魁

曾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來太守宗慈不爲設榻去郡後乃追謝之　後漢書曰陳蕃爲豫章太守徐孺子不應徵命蕃不接賓客唯孺子來特爲設一榻去則懸之

則少通故不造也　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彪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痾傲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邀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

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列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麤陋閘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神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秦宓字子敕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曰僕處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翱翔林澤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　魏時苗宇德宵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牀下以夕射之　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　張駿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　吳錄曰孟宗為豫章太守詣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遣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度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鉄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晉劉驎之字子驥尚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為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愧詣其父　晉書曰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昃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陽公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謝邁夏日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檀法謝鎮嘗詣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鎮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鎮悵然而還　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舉直進忱對立便籠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　范汪字汝平初為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己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宋關康之隱居南昌顏延之等候

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丁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何戡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梁陸倕傳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盡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欣押押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大有客不肯爲通順叱之爲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俊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剌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深見喜納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怒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齊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宇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稽夠棄酵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勃二張下獄后俄詔原之勃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暨子首而令亂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　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

乘小舟設蓬席賓一東書茶竈筆牀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請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會淺去山鹿驚走之不
若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竦然　韋
風浪進其情以乾坤繫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問何物爲餌曰以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閉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
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奉勑示所記曰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奉謁攜當時
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韓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奉謁攜當時
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　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即捲未嘗
開問曰且以拍板爲甚麼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振　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禹錫
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三十餘處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
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沈事且聽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
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
賦日後爲丞相嘗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訕鳳鳳銜之因事左遷犨秘書少監犨因醉往見鳳鳳
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鑿前驅劉乃戒其子曰
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　令狐恒事貶衢州司馬　五代唐趙鳳與于犨俱在翰林相
至迎謁頗快快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爲恨擅恒犨因醉往見鳳鳳奏聞明宗奉犨官長汎
善鳳後爲相犨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訕鳳鳳銜之因事左遷犨秘書少監犨因醉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犨話直吏又漏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犨溺於客次且話鳳鳳奏聞明宗奉犨官長汎

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
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矣已而果然　宋御史中丞孫抃薦吳中復爲監察御
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
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
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慼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爲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眷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貧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　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迺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曰求賢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章蒙訓曰宋榮陽公呂希哲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閻見錄曰宋文彦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剌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寵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妻是鑰不可請輔之恕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客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豐閒文彦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　蘇軾在黃州邂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耶　熙寧中諸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襲丈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曹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丈遽之出從容竟日趣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章惇嘗事郎康節及爲相欲用康節子伯温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襲丈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曹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丈遽之出從容竟日趣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章惇嘗事郎康節及爲相欲用康節子伯温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

邂逅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獻徵錄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鏡與謙謁閒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　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鼎貴之門置謁干進哉　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進士始淑之奏南宮捷也相嚴嵩同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鼎甲嵩固下之　又曰陶大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之陶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　獻徵錄曰明隆慶時劉湘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千謁三

【原】相府　卿門　范睢爲須賈御入相府曰我爲君先通相君　宋公子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淵事】【增】題鳳　登龍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鳳字凡鳥也王維詩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　李膺

書刺　奏刺　漢高帝紀有謁者自書刺以言爵里若今之通名也　下詳干謁二夏侯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名爲登龍門　御李　識荊　荀爽嘗就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李白與韓朝宗書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依劉　仰

韓王梁在荊州嘗依劉表之如泰山北斗　倒屣　擁篲　上詳干謁二蔡邕事　魏文侯擁篲迎朋友握手歡如平生又史記鄒衍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又漢太公擁篲又莊子曰趨隅必慎唯諾之趨隅必慎唯諾不可曳長裾乎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時辰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已深一尺　【原】激張儀　奇彭羕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爲通後儀謁統統非羕故

【原】來非慕義　見以託名　步騭字子山與衛旌種瓜自給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不時通旌欲去騭曰畏之而來非慕義也屈何傷乎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陰歸謂人曰賢輩固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已深一尺　【增】揖侍郎　參留守　韓愈寄崔立之詩升下詳干謁二陳太丘事　李賀詩坐上

【原】不顧太守　遽迎縫掖　趙壹字元叔爲鄉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非陟無託名者乃日到門陟許通尚卧未起延語大奇之後漢趙壹傳曰壹爲羊陟所稱名動京師而陟不即通壹遂通規知是壹大驚追之壹不顧而去　【增】行閣者杖　遺閽者繖　上裴之禮事詳下顏氏家訓　唐潘炎爲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繖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外人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原】不避寒暑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朱博馳騁進取不卹道塗

【原】一葉濃陰　【增】未嘗修刺　張敎曰臣性不耐造請爲終不行報謝張禹傳曰公卿相造請禹終不報

【原】不耐造請　不行報謝　前漢翟方進內謁徑入注猶今之通名也　又云本傳曰閭何闖逢諸葛

【增】載刺盈車　遲齋編曰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曰吽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倒執手版　書午在門　本傳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原】盡投苦海　王坦之見桓溫流汗沾衣倒執手版盡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客榜　顏氏家訓曰昔者周公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家門侍郎裴之禮好敬賓客或有此輩劉賓材教之家閽反之謂門不停賓爲所責也失教之僮僕引接周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司馬

温公作相日觀書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朝與同僚商議可行者盡呈候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竄謁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分付吏人令其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廷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謹白

化韓昌黎題張中丞傳後外無蝴蝶子之種亦無以異矣春雷一震必欣然翹首與生焉

魯公乞米左傳哭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銅鞮伯華謂叔向曰子弗與則無矣詩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魯公乞米所繫之旨酒一盛呼曰庚癸乎則諾

已數月今又闕炭春衣非爲酒與肉饑瞞不堪與文擧騰遠而無由仰鴈飛而自失

三百名利奴千重鐵甲顏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百利奴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與木櫛死也益達

申叔乞糧

魚躍入金鑰子手中錄箱驚古本比公日提笑文公之門子素權要之族奉之與王公子適聞李料車喜士乃踊躍而見

飧厚如千重鐵甲

天下善士願見鄉貢進士通名刺稱薛慕志曰王適聞李料車喜士乃踊躍而見

白樂天披芳草詩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曰白居易字樂天每通名刺稱薛貢進士黃

忘難字樂地欲白比公味道時爲補闕直指使者廣平按以侮花賦

宋廣平投梅花賦

已數月今又闕炭春衣非爲酒與肉饑瞞不堪與文擧騰遠而無由仰鴈飛而自失

三百名利奴

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魯公乞米所繫之旨酒一盛呼曰庚癸乎則諾

飢鷹攫麟

筆驥仰鴈宋史權珪求祿不得賦詩曰仰鴈飛遠不荷潤燁腹龜陽爲日已久飢鷹能攫人遠

千計蚍蜉之援

盛今余與楊之父晚之劉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與木櫛死也益達

執蠹蟲之

陳特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陳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

執蠹蟲之

陳特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

執蠹蟲之

陳特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

執蠹蟲之

陳特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

人備一樂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　朽出菌芝　蘇軾詩枯朽能出菌芝

鉛刀一割　晉書譙王承曰公未見鉛刀豈無一割　廣廈萬間　杜甫帥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白馬王彪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飛翼　飛燕巢屋　古詩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連城高山　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後發　入州出谷曰又

入洲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譽之援　施陽援溺　又曰施一陽於剝極之下　拯踣醫疾　又曰踣者思起必呻而求醫　求出願濯　杜牧之文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　相薦自謀　杜荀鶴詩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　舊知爲學　鄭谷感懷投時相詩丞相舊知爲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　應念下寮　羅隱詩遺簪墜

頊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　迹雖阻於登龍　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　希馬價之三倍　敢憑蟠木之先容　莊子　伏拜賓階

輒效錐囊之自薦　雖寒菊自芳於籬下　而苦李誰念於道旁　幸侍下風聞欬唾之音

通爵里之刺　魏志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　傳和凝之衣鉢殊愧前修　備狄相之參苓願從今始　向來瓣香之敬直爲南轅　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閣豐　此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　月明繞樹自憐烏雀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牛鐸至徵荀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叩角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讖黃金猶庶幾於始隗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以上天更期有遇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月華先得莫知近水之樓臺　雲廈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　蟠木爲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鎔鑄之想　效王巖叟之爲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師道之辭香期力酬於知己

干謁五

詩　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依誰爲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廩不遇詩曰九日馳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閽閽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

大驚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瓏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劉長卿詩曰鐵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思應知轉犀利　溫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掄羣才以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楷櫪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聲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綯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爲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陽卒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爲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　范彥能贈張徐州謁詩曰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遠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儐從皆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程曉嘲熱客詩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只今褌襩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歎奈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梅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爲門扉不可容車騎況如鄭廣文無氈藉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聯玉轡傳騶肅里閭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既屈卿大夫恨莫親帚篲星躔回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閒吏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未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辱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曰公子乘閒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軾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曰公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吾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彥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渾渾廣厦深咳嗽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眞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歡却恨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樹陰中無訟聽閑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戾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正如閉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李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虔州題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屧自愜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變紋生碎暉鳥聲豈爲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爲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語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獨得解　江南處士朱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屢事有格子屏風眞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仗策欲誰親侯門不重賓空彈馮氏鋏莫濟范雎貧玉露凋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爲羣

又唐駱賓王文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棲之寒女便伏櫪驚寒希騏驥而躡足窺跡翻翔排鷺鶩而刷羽　又曰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鮮鱗於滄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

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 又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下以遠近爲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牖齊年哉 唐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下以遠近爲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牖齊年哉 唐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獵獵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逼之熟視之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又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貲蓄貨以鈞聲勢　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爲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荅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轉長驅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閒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係而遥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誉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幕之詞致之煙霄分絶流盼令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澄褒於揮衣龍門俯收於堁井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奥數仞侍婢始然衣羅紈鳴珮環出擊鼓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鉄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貢士布衣有

塵飢重無色寒驢竭庵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以愧者彼何人也子何人也　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違然寸心欵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揖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爲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爲世弁元禮然之則顯仕或者以爲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爲世弁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爲子建之賓客非世弁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論　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萱石之巷夕陽蚤落阜蓋塡閭實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唯惡求媚詆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肥屩金鈚玉

遊俠一

原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屬　蕭悅漢紀曰立氣勢作福威結私交以立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遊俠二

原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貴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蕭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韓傀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傀之過傀拔劒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爲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傀政遂獨行仗劒至韓直入刺傀傀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蕭悅漢紀曰立氣勢鴻書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劒於干遂還涉江至中流陽侯之波而蛟夾繞其船佽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奚愛焉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纂之穿壁未達曰極哉平原齊君齊君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悉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揵腕而談者以四豪爲稱

首 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儇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爲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史記曰漢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漢書曰季布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時時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聞關中

綱目曰漢高祖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甚高祖箕踞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爲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柏人趙高等乃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并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肮而死 漢書曰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惟恐見之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又曰袁盎爲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喪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 原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念貧賤尤益敬禮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 又曰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陰賊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姦剽攻劫鑄錢掘冢所殺甚衆及長改節以德報怨以軀借友報仇自喜爲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然恭謹未嘗乘車入縣庭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解兄子斷楊掾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甚遂族解 增又曰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內修潔好直諫數犯主顏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與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原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 增又曰眭弘字孟魯國蕃人少時遊俠鬬雞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嬴公以明經爲議郎符節令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以明經爲議郎符節令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人賻錢千萬悉還之廬墓三年爲谷口令年二十餘谷口閒其名不言而治人常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遘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飯含之物分付市買日昳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娶涉家人之雄喪家子即殺之 又曰印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 原又曰萬

章字子夏長安城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與中書令石顯善顯坐免官徙歸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與章章不受客問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福耶人以是稱之　又曰龔謜字君卿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謜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母死送喪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謜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謜家久住移時　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東漢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與貴戚友善　東觀漢記曰郅惲之友董子張其父及叔爲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刀自割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形貌魁梧有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雜酒偽爲候者懷七首入殺永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原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爲事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集衆攻揖揖城守豐以昂爲不義合衆捕昂殺之故時爲之號曰東市相殺楊阿若相斫楊阿若　增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毗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裴啓語林曰晉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裴子野宋畧曰寧朝將軍何邁素豪俠好聚斂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唐書曰貝州人材力絶人喜俠節鄉里有喪覩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寶建德具州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

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縣是益知名　又曰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童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卿壞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可以自資讓然之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　又曰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李白喜縱橫術擊劒爲任俠輕財好施　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咐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　唐書曰劉乂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獨不善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樊宗師見而拜之爲人性直率面道人短長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鴻書曰五代唐黃子野侯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子百金於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子得其名乃令父喪處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賈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憂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名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裘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數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伴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曰旦日雲霽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

去矣　又曰唐某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欲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宋史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痛博　又曰焦繼勳少讀書有大志游三晉間爲輕俠以飲博爲事　宋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羣盜千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賊子貧困欲就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延之坐齊賢曰盜非輒擬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盆滿酌飲之一舉而盡者三又取狍肩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咨嗟曰眞宰相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我輩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官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暨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爾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七首殺而烹之翼日名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過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暨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爾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七首殺而烹之翼日名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負而返焉　宋稗類抄曰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官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過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暨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爾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七首殺而烹之翼日名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負而返焉　宋稗類抄曰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官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過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

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強取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匪類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焉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倉皇未及對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又曰陳同甫亮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劒斬馬首推仆地徒步而進稼軒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鴻書曰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　明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熱寢足露舍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出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歎曰義士在牀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匿錄張弼楊義士傳曰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明獻徵錄張弼楊義士傳曰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　又高啓南宮生傳曰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藏厚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遠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怪波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名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常過生客次願生不下已目攝生

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槊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又曰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略樹勳寧夏最有聲而見忌王瓊桂萼不獲用晚節縱謜聲酒嘗宴客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又曰高中丞捷者新鄭相拱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力絕人詭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辦稱每坐堂皇旅金帛盜捕得所引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辦稱每坐堂皇問事胥吏皆股栗無人色敲榜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自南院罷歸莊居至夜分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持鐵棒翊而出刀光如月慄疾若風盜數十人皆奔跌原野閒有俯伏者呼而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使入莊大作槌餅酒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予之錢帛叩頭別去三四少年遂委質為高家奴終身　又曰左都御史劉燾與按察副使尹綸皆嘉靖戊戌進士也二人皆有武力善騎射而燾於技尤精綸將計偕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陸博勝之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外則得不修檢出入多從奴女僮僕少年臂鷹牽犬馳獵為樂綸罷官一子曰乘衡以捷武至大將燾累開府南北竟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婦裝

遊俠三

意氣　權力　上詳遊俠一　權

行州里力折公候　赤丸　白刃　漢書曰長安姦滑浸多少年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操兵為輩遊及尹賞為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名為虎穴捕輩盜內穴中賞於穴上格殺數十人皆埋穴中酒闌白刃起相仇　燕市　夷門　荊軻事飲燕市　椎埋　馳驚

古詩曰失意杯酒間拔劍擊前人報讎雪恥中夜間少年馳驅趨捷客少年場　借客　結客　漢朱雲字子游少通輕快借客報仇　古詩結客少年場

王舒溫少時椎埋為姦史記曰漢興禁網疏豪桀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

三游　四豪　上詳遊俠一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合從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以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羅夫交通無非豪俠權穎川穎川之人歌曰潁川灌氏游灌仲孺　萬章字子夏居長安柳市　通袁盎　脫季布　袁盎家居劇雉門不以親鳥解　魯朱家藏　杜陵北　渭橋西　唐盧照鄰長安古意詩曰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　原橫潁川　居柳市　遊俠二　史記游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劇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　原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　連交合衆　結儔附黨　求名殺吏　賈勇報仇　芙倫之俠　剌刃之仇　然諾則黃金不易　季布　失意則白刃相仇　見曹植詩　輕死重氣結黨連羣　詳上游俠　西京賦　遊俠之域　游俠之場

倫注　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劉都尉謂都賦曰游俠之徒嘯風擬雨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遊俠四

解之倫兄夫之細藐生殺之權視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　李白詩曰五陵年少金市東　幽并之兒　張趙之倫　漢書　信行衆　知禁反正　太史公曰游俠行雖不軌然猶言必信行必果　非明　匹夫之細　五陵之俠　游俠序曰郭解雖布衣之以禮法曷由知禁而反正　匹夫之細　五陵之俠　游俠傳　感分遺身　背公死黨　七啓曰雄俠之徒交黨結倫輕死重氣感分遺身此游俠之義盛矣　張衡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並刺客也　不避風雨　不言姓氏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稍遷功曹事辦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天下大擾龍與旌麾上風　自臥大牀　不言姓氏　曾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自臥大牀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

詩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爲上賓圖盡擢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樓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劒嚴秋霜騰超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間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又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黃歌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晉左思詠史詩曰荆軻飲燕市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邁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游關原軻詩曰惜哉劒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游關原既踐終古跡聊詐興亡言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種帶佩雙鞬象弧鍤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驍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逵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相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櫚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酲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吳均詩曰結客少年場翩翩騎駿馬肥鞚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拖玉入含曛顧看草元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盛冠蓋九達塵霧塞中有惡少年技能專自得玉鞭道花劒金苣流星勒聊爲路傍人寫輕長揪北　王僧孺詩曰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暎珠袍陸離關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逢遭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寂隱蓬蒿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脊編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游俠篇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鬬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醮人半醉汗溼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瑙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劒似舒蓮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陰鏗西遊咸陽中詩曰上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踈河影裏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周弘直賦得荊軻詩曰荊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楊縉賦得荊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又俠客控絶影詩曰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僄掌擡臺浮麗日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游俠美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麈玉秋水劒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躡影追風本絶羣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未肯推名待借君　隋陳良游俠篇曰洛陽麗春色游俠騁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遥臨蓋花氣近熏衣東郊闘雞罷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晚暉　隋李德源白馬篇曰任俠重芳辰相從競逐春金羈絡赭汗紫纓應紅塵寶劒提三尺雕弓韜六鈞鳴珂踈細柳飛蓋出宜春遥見浮光發懸知頭上人　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曰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横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總吹簫入吳市擊筑游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鋋鈹戈霜動耿耿劒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鴈門秋輜生狗知已非是爲身謀　張昌宗少年行曰少年不識事落拓游韓魏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騎縱横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璧贈穰苴黃金奉毛遂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苑遊千日中山醉直盧照鄰結客少年場詩曰長安重游俠雒陽富才雄玉劒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鬬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臏遥見侍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戰騎入雲中烽火夜如月兵氣曉成虹橫行狥知已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滄海咽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崔顥古游俠詩曰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劒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遶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遠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

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隋建威　王維游俠詩曰長安少年游俠客夜上成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吹夜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塵下偏裨萬户侯蘇武才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脫劒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籌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元經　又扶風豪士歌曰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埽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賓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吾心　又結襪子詩曰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又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劒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鏽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蜚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又五日東魯行荅汶上君曰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又送薛九被讒去魯詩曰蛾眉笑讒者賓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揮劒趙楚兩相存孟嘗悅狡兔三窟賴馮讙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別首爲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諠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　李頎幽燕客詩曰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磔黃雲隴低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王昌齡游俠詩曰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郡鄴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擊皁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月佩弓弨　杜甫少年行曰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

下馬坐人牀不適姓氏驊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王維少年行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高適邯鄲少年行曰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萬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錢起逢俠者詩曰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元稹俠客行曰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孟郊游俠行曰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人不迴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向頭上髮平生無恩酬劒鬧一百月　宋晁沖之夷門行贈秦夷仲曰君不見夷門客有侯嬴風殺人白晝紅塵中京兆知名不敢捕倚天長劒著崆峒同時結交三數公聊翩走馬幾青驄仰天一笑萬事空入門賓客不復通起家簪笏明光宮嗚呼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手犯龍鱗心莫懾一生好色馬相如慷慨直辭猶諫獵　明姚廣孝壯士吟二首曰一劒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是知己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恩在一飯不用酒杯深　徐禎卿游俠篇曰四壯飭朱軒俠氣何翩翩夕驚邯鄲道朝馳函谷關千金飾冠劒寶服芳且鮮徒御若雲浮周道直如絃堂中養死士被服皆珠紈櫪馬厭粱肉貝甲委如山片言傾五嶽萬乘慕其賢諸侯奉白璧爲壽卮酒前合縱連趙魏駕轂出齊燕仗劒歸質子矯節奪兵權嘖嘖日中議歃血重一言難鳴脫虎口狗盜乃獲全天地相盪蝕四海如沸淵憑軾一抵掌解紛談笑間縱橫負奇節逸氣蓋八埏慷慨功名會何言七尺捐篋勳山河溢流光竹帛鶴何爲坎壈士撫劒獨長歎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驪馬寧青絲閭里爭耀馳朝游吳姬肆暮入屠沽兒袖中挾七首跨下黃金鎚然諾杯酒間泰山心不移東市殺怨吏西市仆仇尸裂眦白日變英風拉如摧突過銅龍門電影忽如遺司隸徒斂手行人莫敢窺橫行三輔間法令不得施壯義冠千古雄聲流四垂　李夢陽結客少年場行曰燈如列宿行月似九秋霜各攜黃金劒結客少年場　又過王子詩曰率爾高陽飲博徒酣歌結劒騰何處金門貴客如相許徑脫鸛裘付酒壚　又送人之南郡詩曰鼓刀朱亥本微寒白首侯嬴是抱關不爲千金增意氣秖緣一諾

重丘山　李先芳劉生詩曰談兵羞燕頷負氣埒虯鬚朝彈上林雀夜醉酒家胡片言傾四座千金直一虛擲劒平津道挾殺李金吾　又臨江節士歌曰臨江節士泣秋風夜來劒鳴深鞘中龜甲龍鱗各相似誰能辨我是雌雄　劉績結客行曰結客千金盡酬恩一劒存羞爲狗盜伍不傍孟嘗門　王廷相秦川雜興詩曰客行不東書大半是俠氣寶劒直千金上有飛龍字　李攀龍結客少年場行曰翩翩裘馬客遊治長安城自矜有俠骨骯髒多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劒一在掌四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仇等白日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亦已麤探丸非老成淺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兄推魯連仲兄推卿小弟處囊中錐勉荆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先鳴　王世貞俠客詩曰幸舍新彈鋏屠家舊鼓刀風塵看不見意氣爲誰高片語忽生翼此身如拔毛金張貴人里辟易鸛鵝袍　又詠史詩曰翩翩翩原嘗輩散金買虛名獨有魏公子好義復知兵取士識其眞肝膽爲之傾一戰邯鄲完再戰大梁寧五國從若風強秦閉崤澠積弱幸以強昏主墮維城　王世懋詠史詩曰烈士輕七尺由來殉知己知己問爲誰濮陽嚴仲子白刃起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顧盼求賢豪乃在軹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相軌捧觴意何長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匕首入韓市鷹擊無完膚餘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遐哉壯士規寧爲百金死仲也何足云所貴得茲士三歎令心哀九原不可起　吳國倫名都篇曰名都故佳麗少年何翩翩千金飾寶劒百金縷文鞍臂鷹走東郊戲馬過上蘭力能攫鼠飛鏑巧能承弄丸馳騁不言勞角觝相更端雙隼從何來疾風翔雲間滿引明月弓鷹鏃忽應絃一矢貫雙隼馬驟不及鞭觀者稱神奇狐兔不敢前暮入胡姬肆挾瑟當壚彈清酒滿玉壺珍羞羅翠盤寮坐屬所私一博呼十千旁若無世人意氣矜相憐出門夜未旦白露何浸浸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馳馬飾雕鞍玉珂何珊珊當場負意氣結客空長安一語成莫逆千金盡交歡日月豈足誓睚眦各有端相求等敵國赴急纓危冠恥就四豪食不屑萬乘干力能脫季布躯可借燕丹劒術無衆工義聲薄區寰新生驚蹈海公子下抱關烈烈布衣士遭逢良獨難探丸與竊鉤盜俠居民間　顧璘詩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傑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原詩曰無德不報　增又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原曲禮曰其次務施報
禮尚往來　左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增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莊子曰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　又曰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　前漢禮
樂志曰浹肌膚而藏骨髓　李固傳曰竊歎古人一飯之報　任彥昇彈文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柳文曰
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唐文粹曰報德空思奉細消　杜甫詩曰寸心銘佩牢　劉禹錫詩曰
恩光到敝廬　又曰白首垂絲荷不遺　王安石詩曰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蘇軾詩曰人情貴往還不
報生禍根　冥報　易曰作善降之百祥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杜甫詩曰
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　韓愈詩曰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負德　左傳曰背惠食言　韋應物詩曰咫
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歐陽脩集曰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蘇軾勤上人詩序曰歐公
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
報德二　冥報　負德附
原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
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予恐傷汝也遂徧飲而去及一年為韓原
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鬬車下遂大敗晉反獲晉惠公以
歸　增左傳曰楚子享晉公子重耳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　又曰
城濮之戰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又曰晉侯入曹令無入
僖負羈之家報施也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鄭人與秦伯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
還也亦去之　原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
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
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

敵久矣遂平晉君 左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楚王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若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原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至吳溧陽女子擊絮瀨水上子胥乞食女子簞飄壺漿而食之子胥去五步顧女子已投水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歎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猶 又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治漁者之子曰臣能還之子胥由是怨鄭乃將入境宣言曰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是怨鄭乃將入境宣言曰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是怨鄭乃將入境宣言曰楚太子建而困迫

蠡地曰後世有敢侵其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原戰國策曰

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對曰臣父嘗見德者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秦范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不能內臣於函谷關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諸所嘗見德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乃拜稽爲河東守 朱玄謂魏公子無忌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乃臣效命之秋也 史記曰漢蕭何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乃拜稽爲河東守 朱玄謂魏公子無忌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奉錢三何獨以五及爲漢王以何爲丞相後封鄼侯父子兄弟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常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漢書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乃謂高祖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 晉又曰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又曰漢高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爲劉氏 先有功於漢者 原又曰爰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之而去 晉又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漢書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宣帝養掖庭賀恂循恩甚密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賜其後爵關內侯 又曰邴吉以故廷尉監治巫蠱獄時宣帝以皇曾孫坐繫吉保護甚力後定策立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

絶口不道前恩上賢之封博陽侯臨當封吉病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後果愈　漢書曰蓋寬饒爲衛司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爲大中大夫　又曰何武免戴聖子死武每奏事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内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爲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爲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爲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原三輔決録曰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寄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果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名問乃悟舉爲尚書郎左右丞　潛又曰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屏人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閨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嵩在座不爲表所識岐向表說嵩甚奇重之共表嵩爲青州刺史　原魏畧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蓄桑椹營豆積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以報乾椹也　潛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曰王府君臨曰曹眞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太祖爲寇所追走入秦氏寇問所在伯南曰我是也寇遂害之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原又曰太祖平幽州名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荒亂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閉土窟中逵謂守者曰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祝公道憐其守正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姓名援破後達知出已者是公道後坐他事伏法逵救不能解爲之改服　華陽國誌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主　潛吳志曰太史慈避事之遼東北海太守孔融遣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後融爲管亥所圍慈單騎見融既又求救於劉備得兵解圍　吳録曰孫權既斬黃祖

作二函欲併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命頭流血權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不可復制如何禁使不得行其意耶　于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及濬伐吳先所全育者皆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晉書曰顧榮晏飲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爲督卒救榮得免　又曰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又曰都鑒嘗食周翼粟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眺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又曰蘇峻反庾氷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船載氷過淛江得免氷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不願名器少苦不得快飲使酒足餘年畢矣氷爲起大舍市奴婢使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卒不惟有智且亦達生　宋書曰王鎮惡嘗寄食滛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宴飲見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武德二年秦王戰相壁宋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諭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等勸王殺敬德王察其無叛意釋囚名見卧內且賜之金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呼橫刺雄信墜翼王出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　又曰李大亮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之拒不受言於太宗乞悉以官爵授弼太宗爲遷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又曰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贈其家　唐李泌嘗薦建寧王倓爲范陽節度與李光弼特角時張良娣與李輔國惡泌泌曰先生薦倓得展臣子之効無以

報德請爲先生除害因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置之倏不從　德宗時李泌爲相帝問誰與卿有恩者泌言臣叢爲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鴻書曰唐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佐韋皐也初暢受知於皐乃爲戲之皐大喜贈羅八百疋韋卒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文公廟記曰唐韓愈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以報德　唐書曰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有恩於李晟後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撫其三子皆爲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李德裕薦丁柔立爲左拾遺德裕被貶柔立上書直其冤坐貶南陽尉續世說曰唐柳仲郢字諭蒙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思獎及此仰報感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嘗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可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孤絢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悅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烝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與從質正官負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敗走一騎追及獨凝隨瓌即引弓射殺之因此得免瓌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楊晟降蜀王建其愛將姓安者建謂曰爾本當薄游爲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宋史曰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語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以聞還其職

藝苑卮言曰明鄭郎中善天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偏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真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明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父中彈章下部議甚憂忽鄰舟翁客曰君所憂可知也

因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行金二千金於諸人得完璧矣孝廉感且駭問所欲曰明歲尊大人某日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縛一人將行刑顧視乃髯客即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游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當時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劇醉而別 冥報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兒有陰德必有陽報後爲楚相 漢王翁孺曰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于公所決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請治之于公令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 幽明錄曰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門既覺有老姥求避雨而衣不溼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因出懷中凡九百九十枚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東漢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芝田錄曰唐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鬧中女奴力勘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未取去公爲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婦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摭言曰唐裴晉公度質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游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冀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塗萬里非某所知也 范文正公述曰五代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告之曰汝數年以來名挂天曹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宋二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有螳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竹橋以渡螳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祁果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先兄乃以庠

爲第一　林積劒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得一囊有北珠數百顆詢之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牽相訪悉歸之慶曆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爲吏部侍郎　塵史曰宋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錢鉅萬城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其屋漏則爲補之若客舍自爨冬苦寒則蠲舍緡一月建中初無子晚得子紓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紓有子五世祿不絕　負德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列子曰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功乃謀殺衛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竈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漢書曰王莽使安陽侯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力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　晉書曰左雄薦周舉爲尚書雄舉馮直坐贓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　又曰崔洪舉郗詵詵後奏洪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宋書曰劉湛之入也殷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使義康毀景仁於帝景仁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

報德三　冥報　物報　謝恩附

原　冥報　報德

入宮　不望報　晉荀罃在楚鄭賈人將寘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自歸之後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者　下詳報德二　償一飯　退三舍　俱詳上報德二　無

原　哭止宿草　祠設上賓　晉韋泓遇喪亂屬並盡客游洛陽素聞應詹名遂託爲詹與分甘苦情義常滿人於死罪後以金主默然不受積年爲營佃隴置居宅薦於元帝帝辟公府後泓至少府詹出赴種之得五雙白璧因名玉田是益困惟城南鬻飯嫗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守蔡遂棄去　李固既誅門生故吏皆逃竄其少子燮得免成卒燮葬之每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之　冥報　結草　增　起洲　左傳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子是以報　晉書顧仲嶷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稱爲洲君將爲州矣果臨荊州　王忱編被　周嬋金環　漢王忱嘗詣京

師見一書生疾困語曰棄中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殯我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緡被墮前頃之有馬突入致此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恆仲之遠異紀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曰近在汝目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見一恆仲朽棺頓穿壞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棺中以覺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李母遺金　姚父護葬以後燕歸趙秋字子武朝歌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兄曰起死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怨牛常責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窮惡君有窮惡君隨耳令問何人隨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我所博墜地下爲蠭蠭所困君救去夜有黃衣少年毛戚驅去夜有黃衣少年以黃花養之手即漸如故衆皆義之恆仲之遠異紀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曰近在汝目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見一恆仲朽棺頓穿壞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棺中以覺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李母遺金　姚父護葬以後燕歸趙秋字子武朝歌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兄曰起死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怨牛常責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窮惡君有窮惡君隨耳令問何人隨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我所博墜地下爲蠭蠭所困君救去夜有黃衣少年毛戚驅去夜有黃衣少年以黃花養之手即漸如故衆皆義之恆仲之遠異紀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曰近在汝目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見一恆仲朽棺頓穿壞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棺中以覺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李母遺金　姚父護葬以後燕歸趙秋字子武朝歌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兄曰起死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怨牛常責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窮惡君有窮惡君隨耳令問何人隨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我所博墜地下爲蠭蠭所困君救去夜有黃衣少年毛戚驅去夜有黃衣少年以黃花養之手即漸如故衆皆義之恆仲之遠異紀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曰近在汝目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見一恆仲朽棺頓穿壞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棺中以覺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李母遺金　姚父護葬以後燕歸趙秋字子武朝歌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兄曰起死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怨牛常責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窮惡君有窮惡君隨耳令問何人隨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我所博墜地下爲蠭蠭所困君救去夜有黃衣少年毛戚驅去夜有黃衣少年

不忘恩晉四起向亦不告免

賢之歲歸不謝而入石父遂請絕晏子攝衣謝之遂爲博擊徵霍將理之免後諸侯不謝或讓之涉曰叔向不

去來不絕也又曰始興陽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入山見一象腳有巨刺牽拽得出病者即起前象如是云後一家業田絕無其惠矣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淵客宿將去泣珠於蟹以酬主人

橫骨明旦猛獸致一鹿於室前以報

大鼠依人　大客絕犯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趣往南壟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牀角

亦高飛

大客絕犯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趣往南壟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牀角

奴以餘飯與之水退嘉夫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著奴敬敬狀如欲語從此

鼠報擢堂　鼠報及第宣室志竇應中有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推圮其家無一傷者聞奇錄王泉子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

鼠報及第宣室志竇應中有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推圮其家無一傷者聞奇錄王泉子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

蝦蟇救溺　白鳥投雷徽錄明驃叔敬楚俗好咳蝦蟇得者輒折其腰患其逸也叔敬贖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溼江流溺久之已欲復疫而舟已先發中流忽洪水漲漫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遑故人呼之登岸有兩蝦幕戲於橋畔視叔敬贖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溼江流溺久之已欲復疫而舟已先發中流忽洪水漲漫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遑故人呼之登岸

白鳥投雷徽錄明驃叔敬楚俗好咳蝦蟇得者輒折其腰患其逸也叔敬贖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溼江流溺久之已欲復疫而舟已先發中流忽洪水漲漫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遑故人呼之登岸

蝦蟇救溺　白鳥投雷徽錄明驃叔敬楚俗好咳蝦蟇得者輒折其腰患其逸也叔敬贖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溼江流溺久之已欲復疫而舟已先發中流忽洪水漲漫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遑故人呼之登岸

鼠報擢堂　鼠報及第宣室志竇應中有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推圮其家無一傷者聞奇錄王泉子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

大客絕犯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趣往南壟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牀角

奴以餘飯與之水退嘉夫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著奴敬敬狀如欲語從此

大鼠依人　大客絕犯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趣往南壟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牀角

亦高飛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淵客宿將去泣珠於蟹以酬主人

橫骨明旦猛獸致一鹿於室前以報

不忘恩晉四起向亦不告免

賢之歲歸不謝而入石父遂請絕晏子攝衣謝之遂爲博擊徵霍將理之免後諸侯不謝或讓之涉曰叔向不

原驂贈不謝　獄免不謝越石父賢在嬰絏晏子解左驂贈之不辭

議刑非私　謝薦非義魏陳羣言劉翼

謝恩不告免

原蛇銜珠　增魚獻珠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

原蛇銜珠　增魚獻珠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

謝恩不告免

議刑非私　謝薦非義魏陳羣言劉翼

獄免不謝　越石父賢在嬰絏晏子解左驂贈之不辭

原驂贈不謝

不忘恩晉四起向亦不告免

賢之歲歸不謝而入石父遂請絕晏子攝衣謝之遂爲博擊徵霍將理之免後諸侯不謝或讓之涉曰叔向不

於太祖太祖敬之異深德羣羣曰讓刑爲國非爲私也
世薦士士懲之大懼不爲通曰拜官公門而謝恩私室非義也 漢張安

報德四

原往來禮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死力報生以死報死以力 增守死 禰衡賦期守死以報德 致命與彭寵書匹夫感心能報東海之恩 蠭埜駱賓王薦徐洪恩生死而肉骨也 重恩杜牧詩重恩山木答 報恩武伯蒼詩報恩如皎日 原生死肉骨 左傳蹇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沾沫照灰元稹詩涸溜沾濡沫餘光照死灰 增提攜拂拭白居易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 惠深榮過又詩惠深范叔綈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 原重施而報子桑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三施無報詳上報德二 以德報怨又以德報德則人有所勸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小人懷惠論語 故人念舊感恩 敢忘大惠 爰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可忘 道不虛行 仁無遺舊 增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灰軀糜骨以甘心願陳子昂 身作蟬翼何以受恩 死輕鴻毛固得其所類要 結纓伏劒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江文通 感君恩重許君一擲李白詩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定是酬恩今朝命輕王維詩定是酬恩今朝覺命輕 絕纓之臣竟答恩於楚主 啖炙之士終酬德於顧榮 綈袍雖薄尚繫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終酬宣子之惠 增烏鳥私情得盡歡於長養 犬馬微力捨效死以酬恩白樂天 禽一寸庾信啓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 漢水報德之蛇明珠

報德五

增詩唐盧照鄰劉生詩曰劉生氣不平抱劒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羣羽裝劒鞘黃金鏤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惜百身輕 李白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詩曰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又詩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又古風曰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餐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又贈武十七謂曰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千開蕪乙首拂拭竟無言 又淮陰書懷寄王宗城詩曰馬如一疋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

爲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爲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王維夷門歌曰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姚合詩曰庾公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　鄭谷即事感恩上狄右丞詩曰庾公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寫望青眼感遭逢　又詩曰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涕平昔苦心無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明高啓少年行曰下直平明出禁門提攜博局伴王孫寶刀不敢將輸却明日沙場欲報恩　李攀龍詠古詩曰薛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爲死生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惟一劒彈鋏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逵主人意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主復相名益垂奇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又賦　齊謝朓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士四年忝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稱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騖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晏之勤歡曾陰默以悽惻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懷之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光景申游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予窘跡以多悔媿離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爾要戟於戎禁我拂劒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誠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眷落景之徂暉若清顏之倏忽恬歡賞之多違

增　明盧柟酬德賦曰昔謝宣城作酬德賦以報沈侯柟自庚子歲被誣繫獄十年餘自分朽髏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惘然鋟柟四賦灑以膚藻用雪梧臺之冤壬子冬柟既以上命平反過如趙朝謝王哀其窮錫之珍饌肉藥寵隆渙綸天日曇耀方之宣城所感爲德何如然神以理超情以文遣睠辭之麗斯焉取酬於是因謝名篇聊著鄙賦曰爾迺歲既暮時將竭寒螿鳴流芳歇搖落洲渚泬寥丘墳千里直視黯然銷魂情感鷤雞愁淒斷復悵氛濁之褊狹馳清想於天埏慨奔父之鄧林弔燭龍於崑崙縶余馬兮扶桑枝涉余轡兮汨海濟以傾檝欻凌風而鍛翰豈蒼蠅之點玉實蓑菲之交煸囚園土兮曳長纓俛寃頸兮泣吞聲仰飛鳥兮

不可攀思日月兮何時明嘉慶卿之撰籍希黃霸之授經簡一閱而三歎魂竟夕以九升志沈緬以鬱陶氣於邑而填膺揮思形管裂衷竹素秋湿敷章風謠託賦信陰陽之迭運蹇盻盈之無愆將長號於帝閽賴造始於英藩偉神聖之授彩播天人之名篇浙源液以遥灘紛藻澗而芳妍振金碧之琳琅照丹榱之瑞爛羌雲湧以霞駁倏龍變而鳥幕皎若凌天河窺織女雲漢之章錯若升清廟聆師涓洞瑟之紘曠隋末伎於何李藉隆譽於負之虗械落華表之靈恩鍾城鄒其如故已人民之半非陟北堂以徬徨痛考妣之先違二稚逝以如往一女殞而方歸彼蓬婦之苟活亦老醜而堪悲涉園亭以凝眺見蒹葭之蒼蒼橋偃蹇以斷石辟陊阯而橫窗雲幽咽於翠岫葉蕭瑟於銀牀瑶草委兮於墾桂枝凋兮垂牆望佳人兮不還歲將杪兮怨長於是季冬嚴寒北風駿肩江雲結凍海煙飛雪蒼隼凌颸代馬警節邁世懷賢衡恩赴國仰攀嘖吭俯涉清冽揭闇闔以延佇遵玉階而屏營辟連錢以銜釭牖疏鏤而瑣青熒昭華於東序梟羣蔡於西清擬承明之彤塵或鈞天之帝庭罔虯顏之萃渥冠日表之奇姿侍螭頭以敷辭撫龍翼而若驚爾酒玉音綸發神衷燦亮天風四數春陽暴暢八珍馨流三觴芬飈駭爰已霑醴酒陳兮況翠瀾醉起舞兮嬌朱顏願君王兮惠一見壽千秋兮歌瑶壇精髣髴其如思情邑鬱而弗安步徙倚以舛陛沸淋浪而流泉將振翮以遐舉忽掩臆而長歎元雲鬱以凝盼悲風颯而無端昔國門之多險嬰金鐵之拘攣放龐魅之微驅望豺虎之一餐敢謬想於煙闕覽清輝於鳳窻德裕命而匪測恩洞身於無埏幸濫輸於藝圃銜一羽而塞乎巨川迺爲之謡曰若有人兮滄海潛汲光景兮駭雲螭時憂產兮窴淵涯宛將逝兮長離思大人造兮參南離恢寃網兮超塗泥惠芳賜兮恩不訾誠既感兮我心悲揄丹悃兮歷賦詩彌億萬兮英聲垂

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將軍悦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厠之賓朋一作客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喬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劉向復恩篇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

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
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遽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
有趙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蛩蛩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
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
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
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譽其利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
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
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
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也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
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
此之謂也

【宋銘】宋蘇軾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
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
以驕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及其定也而善惡之不爽其報也久矣吾觀兵部侍郎晉國王
公顯於漢周之間歷事我朝太祖太宗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於是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及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
魏公而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
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唐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
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
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
庭吾脩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皇卑厥德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

巒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論唐李德裕冥數有報論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衞卜叶於沙丘爲諡以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秦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色可也惟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游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荊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洛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果入禁苑及爲户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纔列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閫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自古銜寃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今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顇廢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懦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乃中人有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焉屬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用李德裕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

之事未可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售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增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避諸千里之內不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報讎二

增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　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又蔡侯纔息媯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爲公子刖鄔歌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乃謀弒懿公　又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原又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蕃婦託於紀鄣紡纏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壍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吳伐越越王句踐棄之陳于檇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極爲少傅無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淮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冬則抱氷 仲子崔者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氏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原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則豫讓也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死 淮史記魏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孫兩足涓爲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掠笞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 又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爲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殉 又魏相魏齊笞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閑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雎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葽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雎睚眦之怨必報 原史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丹怨秦王欲報之畏不得行其傅曰燕太子 原史記秦昭王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遣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絕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劍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又曰漢張良其先韓人

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漢書藝布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又鼂錯爲御史大夫使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 又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爲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文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疾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原東觀漢記鄧憚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憚候子張視憚歎恚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憚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嘗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

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僻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賕寵寵貪之爲盡殺寬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　謝承後漢書橋元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獻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緩欲走元自以爲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又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虞荔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　世說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況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唐書楊炎爲吏部侍郎劉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爲載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懽乃擢爲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爲冤　宋曹光實蜀夷人張忠樂聲行攻劫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家墓光實白王全斌誓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端拱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鞫其背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遠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熾之以火而死　宋帝昺德祐中放賈似道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及舟次南劒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緜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厠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阿合馬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爲所殺十九年世祖在上都皇太子還都入建德至東宮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即牽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

者阿合馬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

原 列女傳龐淸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讎乃喜以爲莫已報娥先人之讎讎家來報壻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頴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 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之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又縯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淸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媽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紿曰乞須晦日設祭哭盡哀除服置高牀戶內使人各覽入將拜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綴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將 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臥則是矣妻請開戶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爲義遂釋其夫 唐史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遣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覽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濮州鄄城人元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字碎金年十五父爲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 又段居貞妻謝字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

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伺候蘭與春醉臥閉戶拔劒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舍春嘗數十皆抵死　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爲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閽棺甚牢閉久乃絶程至關下自狀陳冤昌齡乃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　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者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然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　後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爲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晉書鄧攸避賊舍己子而攜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臣曰絶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絶嗣宜哉　唐李德裕名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吾識此夢不已子爲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戶卒　明弇州史料高祖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命釋爲兵使者僅三百人上不懌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過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國勳而四十遽夭二子嗣爵皆不終　又自錦衣衛典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爲都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爲都指揮僉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爲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流徙家籍　又傳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瑢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旣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瑢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

甘心　快意　左傳齊人謂魯曰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而甘心焉　下葉市事詳報讎二　填海　涉河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溺死化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左傳晉卻克使於齊

報讎三　冥報　父母讎　物報　兄弟讎　交游讎附

卻克登婦人笑於房御克誓曰所不比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 釋憾 雪恥 宋又曰請君釋憾於修舊怨 反惡聲 左傳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言夫差不修德而修怨也下比宮 伯樂氏 楊阿若 國語尹鐸以其貴如伯樂氏伯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云 楊阿若報讎為事詳游俠 詣謝不見 睚眦必報 史記梁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下詳報讎二 斬霸陵尉 獲魏齊首 俱詳報讎一 惟思舊怨 不忘讎仇 左傳楚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子元曰婦人不忘讎仇我反忘之 又楚復也謂重殺也邦國交仇明不和諸侯得即誅之此欲除害弱敵也 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敢國珍民刑莫大焉 又晉人若喪韓起羊酚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怒以報其大恥 悁怒也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余又將殺帶也 冥報 晉夢大厲 鄭驚伯有 左傳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呼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公懼疾病卒乃趙氏之祖也 彭生豕啼 趙之棺壓 又晉人殺彭生棄公田下見大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反遇弒于貜汗 南史陸超之吳人以清靜聞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棺墜政壓其頭折節死聞之 又晉人若喪韓起羊酚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余又將殺帶也 冥報 晉夢大厲 鄭驚伯有 左傳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呼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公懼疾病卒乃趙氏之祖也 彭生豕啼 趙之棺壓 又晉人殺彭生棄公田下見大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反遇弒于貜汗 南史陸超之吳人以清靜聞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棺墜政壓其頭折節死聞之 又晉人若喪韓起羊酚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藁亭稱枉 鵠亭訴冤 後漢王忳為郡小吏亭長性名曰即今門下游徼也忳曰當為汝理明旦名游徼詰問具服同謀十餘人並服辜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與 盜財貨忳問其逃亡之狀可前來理之 神記漢何敞 同縣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與婢致富欲之誘婢客突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起之果得尸遺棄客突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起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棺墜政壓其頭折節死聞之 又晉人若喪韓起羊酚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藁亭稱枉 鵠亭訴冤 後漢王忳為郡小吏亭長性名曰即今門下游徼也忳曰當為汝理明旦名游徼詰問具服同謀十餘人並服辜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與 盜財貨忳問其逃亡之狀可前來理之 神記漢何敞 同縣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與婢致富欲之誘婢客突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起之果得尸遺棄客突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起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棺墜政壓其頭折節死聞之 又晉人若喪韓起羊酚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左傳昭王曰其死肆乎 悁怒也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 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讎曰讎 又楚昭王卒

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藁亭稱枉 鵠亭訴冤 後漢王忳為郡小吏亭長性名曰即今門下游徼也忳曰當為汝理明旦名游徼詰問具服同謀十餘人並服辜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與

石害忠堅志宋奉檜矯詔殺岳飛後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膺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快快以死其子嬉亦死方士伏章見嬉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嚮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理宗朝有考試北魏汾州刺史尒朱兆聞榮死復遁回適見陰間趙宋斷秦檜事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 人東窗事發矣理宗朝有考試北魏汾州刺史尒朱兆聞榮死復遁回適見陰間趙宋斷秦檜事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

枷云父在鄧都暴死復遁回適見陰間趙宋斷秦檜事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

死自汾州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城陽王徽走投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其金百斤馬五十匹私謂子弟曰尒朱兆購募城陽王封萬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令其逃使人於路邀殺之

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可取之兆即掩捕祖仁徵其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猶不足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壓之仍追贈尚書

羌屺訴天 部 神記漢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魂訴于景帝帝勑將梁緯在孝直墓所斬而祭之

石晉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置酒開懷曰羌屺秀才昔日同塲屋間相詣謔乃戲笑耳相公何罪

為我作書名之當與一官屺至忽有吏數人執屺云羌屺謀反罪當出斬屺大叫曰韓魚負我來受官我何罪

乃斬之煞乃告疾還鄉一日桑坐小軒見屺來曰相公生殺在己屺昔日同塲屋

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桑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屺曰得君之命而已桑不久而死 病呼謝罪 晉城其妻病呼謝罪

巫視鬼者視之見錢其罹夫共守欲殺之竟死興杜秦殺之屍起坐三似怒不息無何興死 狂疾常呼 唐左史江融因徐敬業反被羅織問

叱興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屍起坐者三似怒不息無何興死 狂疾常呼 白鴻書

日見刺
宋史向士璧立奇功賈似道調監察御史陳
丙琦之好方元善逢迎似道士璧坐是死後元善悔得狂
洞瀉而昌國遁矣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

逢吉自殺之報 李生現世之報 五代史漢高祖以李崧子弟出怨言逢吉

崧在側周太祖至北郊逢吉與隱帝走趙村自殺唐卓貞元中李生為深州錄事參軍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
俊帥成德軍其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大具酒食索賓客因名李生士真叱左右縛擊獄李生曰聞佛氏有現
世之報吾知之矣前遇一少年負巨囊吾利其資排之崖下得緡百餘段凡二十七年矣昨視王公之貌乃囊
少年也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曰李生無罪但我一見之遂忽然欲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物報 馬皮卷女 大鴟攫鬟 高宰時蜀驚躍而去數日女父被掠惟所乘馬在母每誓曰得父者以女嫁之馬
括異記張大寧性惡暗有鴟巢庭皮卷女飛去女化為鬟
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而偶非類乎殺馬

信陵捕鷂 堯佐烹鷂 信陵君方食一鴟飛入集下見
鴟避意投我竟為鷂所殺我負之令左右捕鷂得百餘頭
鷂鋪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拔其餘翼益著宋

海外蔽林下 上詳上 琴操走馬引樓里牧恭作也 為父報讎士藏山林之下夜有
圖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惕然悟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刑父讎毀父讎

藏林下圖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惕然悟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刑父讎毀父讎

天命誰讎 君讎視父 棠君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君討臣誰敢讎之謂楚君殺其父不可報也 子無亡

身不忘親 仁輕悔法 後漢書有人悔殺父人父見讎和難 結怨周禮調人和萬人之讎父母之讎避諸海外辱親結怨 避

温枕戈 吐業射草 晉中興書桓温父被害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讎人 崔鴻前燕
錄吐谷渾子吐延年少有大志為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長子業年十歲縛草人號曰晉 宋范廷名
聽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嗔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曰汝河如比業泣曰誠知射草無益于先公所以申冤耳 屠

剖心祭父 斬首祭母 宋范廷名父為縣尉趙師雄所殺之廷名與母妻為師雄所獲母妻為師雄祭母

元慶刃讎 理琇刃讎 唐張審素為鴈州都督有陳幕仁誣其冒戰級私廣兵勒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劫對
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子琇與兄理俱以年幼徙嶺外後逃歸汪後
更名篤順轉殿中侍御史理琇於東都候篤順手刃之繫表於爺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
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特申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乃手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雖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殺

操嗷讎　藏英巒　藏英巒　藏英巒

手刃仇敵自輔司敗便原遭之虞預會稽典錄吳朱
烏傷長陳頵所殺頵以病卒朗子乃刺殺頵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爲將梁

報母讎　唐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上會都省集議以聞杖一百流循州
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　原兄弟讎不同國　不爲魁　俱詳報讎門　首也　衛命不鬬　因疾不殺　上詳報讎門　下詳報讎門　一

讎　不事兄讎　面目以生而載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
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鄒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季膺之
高季輔名馮德州篤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晴爲汲令縣人公孫總殺元道季輔
讓其罪與縣人戰擒

之斬首以祭　原兄弟讎不同國　不爲魁　俱詳報讎門　首也　衛命不鬬　因疾不殺　上詳報讎門　下詳報讎門　一

注訴願願感義爲復讎　師長之讎　主友之讎　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從父昆弟不同國也　主友之讎里外主友之讎

增陳綱爲張宗復讎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交游讎爲知己　爲友人　士爲知己者死　後漢何顒友虞
賢傳南陽太守滿寵感尹賞怪問竇曰父爲縣吏被考掠困辱寵乃先醉張近侍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如張必將起伏側陪下張所望也寵知其故才因手刃張

增國讎　孟郊詩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　相死　蘇軾詩德怨聊相死　忤强　卿宋元詩希怨傾逢怒多察竟忤強

報讎四

增樂府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執讎在
載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儃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
獄囚刀矛未及下攏鄭擊鼓赦書下

增詩梁鮑機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楚墓悲猶在吳門恨未申　元
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荊卿報燕丹感君恩厚爲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
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荊卿歌壯士相看面如土秦山嵂嵲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猱盡傾肝膽

報讎五

直報怨論語　以怨報德禮記則刑　以怨報德　戮之民也　原報東門之役　報讎　殄殲乃讎　報纖介之忿

增虐我則讎　以亢其讎　增以

許知己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明秋水劫王復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鬼當時一語
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擎禍鬼不祀大業帝嬴天與力虎須堪縞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狗名
信絶倫可憐孤負樊將軍　明李攀龍詠古詩閭閻爲無道厭欲如蛇豕鷹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
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簒盛茲告急言警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
亡尤獨美

原詔　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
原教　梁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敎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
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父爲韋法所殺令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劒河南執戟逐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
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潛論　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
己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
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
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
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罹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胡寅論三
世爲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
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
盛大則又爲之說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
也堯之子丹朱爲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爲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絶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
逃黄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

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讀宋書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殷人厭口詛咒特以爲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文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山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爲亦爲奸貪脅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已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吳隱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讀唐韓愈復讎議

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杖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愁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臨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禮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絕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八九成矣雰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籍口攘却衆謀樊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媒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息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獘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廩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不明而今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心之不正而今日人心之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邪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壞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今南北交讎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善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原 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書萬姓仇予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尋仇讎寬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胥鮮矣胥相也 又小人怨汝詈汝 原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為相其讎往謝狐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夷射御飲於王酔顧郎門門者刖跪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之曰誰溺於是刖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漢書高祖怨丘嫂之轑釜封其子為羹頡侯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負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妍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以車為長者　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為其所獲困頓鄉佐服義舆歸養之數月方蘇既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為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令長子病豈為是乎於是乃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灶置卓前爛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為都官從事劉享所奏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寬內忌如此　又周顗在帝前甚言王導忠誠無他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導甚銜之顗爲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顗章奏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舉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絕　又吳興太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儈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錄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梁沈瑀爲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別瑀怒悉令芒鞵麁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驛亭逆旅嫗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上意甚不平嘗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六帖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職出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　又韋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　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唼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剌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劒鉤於簷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脫靴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爲官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麋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三十六載載誅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録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爲郎官有篇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爲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

四十萬爲彊盛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駁奏共勸奉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　又嚴綬未顯時過閿鄉之曰吾昔旅居閿鄉君方名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名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數月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宿憾乃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爲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爲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解之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又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李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　唐六帖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叛帝擇人以代之杞謀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復曰陛下必以臣貌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慶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受詔　宋實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寵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暴儀早負才望之實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又蔡確始以賄聞蟄運使薛何見其儀觀秀偉爲於轍維維又厚之王安石爲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霸州民訟事遣確詣置參治遂鍛鍊成獄囚若稱冤亂加苦辱帝連遣官審重囚皆怖畏言不冤矣又太學生庚嘗訟其學官確逮引朝士遣捕械繫掠飲食於大盆混褫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皆承元祐元年奪職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後確陰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賴諫官遽章乞正確罪乃得貶　又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引蔡卞林希等報復讎怨甚重誣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頗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祕獄廢之出居瑤華宮帝久悔之曰章惇誤我惇妻張病且死屬之曰

君作相幸勿報怨既桴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傷悲無益曷若念其瞞絕之言傳無以對聚雷州司戶卒　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儆奏甚明乃已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儆奏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衆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諧之脫脫改調哈麻哈麻漸衛之嵇御史表奏劾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之詔削脫脫官淮安安置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鴻書明嚴萬般楊繼盛王忻于世貞以詩弔之萬因憾世貞世著又索古畫於忻忻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有人知之密以語世蕃會大同虜犯御史阿意論劾遂遠忻不報左傳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叔孫僑如帥師禦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齊國之政三選而三去之　又晉文公入曲沃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使相可也桓公從之　又晉文公入曲沃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遠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圖君而雠匹夫懷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以難告　又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子桑走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桑入追者罪子桑將去謂刖者曰吾刖子之足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嘗論刑憮然不樂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趙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貧賤徒以口舌而位加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後漢書費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

之復以爲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酹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　魏志孫資別傳初資在邦邑鄉人田豫宗黨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資曰吾素無行狀父喪遂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遂得之復志孫資別傳初資在

無憾心不知所釋　唐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狀父喪遂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

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遂得

滅流越嶲　唐劉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爲青州刺史浮海運糧遭風失船

命御史衷異式往鞫之異式謂曰君與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罔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

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

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仁軌漉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事有

如此簡既而薦爲大夫　唐史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子儀知之復以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壺飲食常睥目相視不

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

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執其手相持而

拜　唐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搆譖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其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諫止

之　唐德宗時李抱眞馬蹉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遏趙州抱眞分慶下二千人

成邢州燧大怨欲引兵歸李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逶悅乃

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　宋子語錄宋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魏公年年却

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詩話宋陳道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

擢制科會判官府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故其吏或謁入不得見後九日獨不預府宴其不

堪如此　又詩案云任鳳翔府會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司銅八斤亦公弼業也故作看驢廳祈諸神文公弼

必望墨改定數往反王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棟則秦穆公析年秦衆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
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
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人事之得喪怨往
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有隙及余坐事閣上怒濟力爲辨理遂獲輕典　元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劾伯顏陽
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明獻徽錄呼良
朋徵時少年齮齕之比貴其人悔謝且庶修報良朋曰駿賢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第
休矣毋恐後少年中文法爲解救不使知

憑怨府

忮心爲怨府

左傳衛平子欲使昭子逐荊尸昭子不可平子怒謂小邾子曰吾不
怨　周禮調人凡讎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而藏之　左傳台公曰歸人在此
書　左傳台公曰歸人在此
不達　乃使人殺之　左傳仲尼曰臧武仲智而不忠信以
不在大　豈在明　又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鄭恩違言　周鄭交惡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繼之以汎舟之役曰泛舟之役吾不
無私忌　周禮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　禮記張耳陳餘始爲
刎頸交後有隙耳新
左傳宋人取郜田邾人告
於鄭曰請君釋懱於宋懱
書於王　結於民周禮
懱怨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爲貴仲連說上卿欲帝秦魯仲連說上卿之平原君曰勝已爲通
將加諸侯諸侯畏秦甚矣秦王固天下之賈人也彼安能爲義哉彼即肆然而爲帝
諸侯退人若將墮壞諸侯爲成首不肯帝亦善平原君乃謂辛垣衍曰秦貴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
新祛管仲射桓公中鉤　晉獻公使人賫藥賜申生胙於曲沃申生舉酒將祭　禮子貢問於孔子曰管仲
設管仲射桓公中鉤　晉獻公使人賫藥賜申生胙於曲沃申生舉酒將祭
設文公於莒誠文公　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管仲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塞門
設文公於莒誠文公　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管仲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塞門
讎欲射桓公中鉤　晉獻公使人賫藥賜申生胙於曲沃申生舉酒將祭　禮子貢問於孔子曰管仲

始 原 敵不在嗣 私不及公 東觀曰虞詡上書曰臣聞忠有之日敵怨不在嗣忠之道也介人以私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 增 不報獄吏 不怨堂劾 漢書韓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不報 不念前辱 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從容言及為過之清獻不以為忤 石林燕語宋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執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等相慢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卻人逆旨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默寧初蜀帥白經縣判牒云 聞見錄孫文恪公曾第三登第後判官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攀轅請留公不可 宋史李昭言戲之曰公等所言某事某官某事某官某不敢行仁宗用是名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之言也公特遣昭言知眉州 不報 附 雠怨四 不報獄吏 不怨堂劾 漢書韓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雠怨五 增 聊相贖蘇軾詩德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始因胥怨 常自嗟歐陽修詩多薄命莫怨春風惡聊相贖 終乃交讎 禮著復讎 傳明敵怨 代為仇讎 怨耦曰仇 增 孫盛取嫉權 門 王詔見讎貴族劉知幾記宰相 加怒及屍 豈為仁者之勇伍員 無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斬祛之怨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不可莫之報也 不報 將叶南方之強 不報 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防 復讎因疾猶軫義士之心 趙喜 毫髮為瑕鮑昭詩毫髮一為瑕蝦丘山不可勝 杯酒失意曹植詩杯酒失意 增 詩 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扇皎潔如霜雪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炎涼變時節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唐杜甫義鶻行詩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嗷哮來九天翩翩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啄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驚鳥最急難心惘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岑參精衛詩負劒出北門乘桴適東

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爲名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李益輕薄篇裘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鵬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

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歸來青樓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

亦報恩　宋范成大題夫差廟詩縱敵猶山禍已胎垂涎上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只道求魚無後災夢

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高臺千齡只有忠臣恨化作濤江雪浪堆　楊萬里過淮陰縣題韓信廟詩鴻溝

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

荒餘非舊廟三閭破屋兩株松　薛季宣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詩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二桃

豈爲功高賜一劒不容身退論幾爲飲江思道濟繆爲圖像削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明

何景明易水行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荆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

陽色沮那敢呵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噫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劒何足云惜哉枉殺樊

將軍

增晉後漢孔融與郗慮互相短長遂成仇怨曹公操以書激慮融曰後世德薄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

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損威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惡

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鷹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睢侯不疑

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增議唐陸宣公贊奏議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

奢一

原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能由禮以蕩陵德　又敵化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厥　論語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奢也寧儉

奢二

增韓子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等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　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蕢北海之墟西海之菁東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　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蕢北海之墟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課於端門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原毛詩序曾風婾遊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曰婾遊之羽衣裳楚楚婾遊之翼采采衣服　增左傳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後慶封來奔厥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痺宜其亡也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賓出司馬侯言與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修將以其力斃　原又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閭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歌舞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增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娃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鋪玉

檻宮之楹檻皆珠玉爲之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命去車　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爵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端木叔狂人也厚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貲數百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侈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又趙平原君食客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鑱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鑱中齕取焦爛　又趙平原君欲誇楚爲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侈堂階陛用玉璧又爲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漢

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爲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前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門闥又爲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交錯又日出騑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遣大司徒馬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王鳳爲大將軍鄰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　又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　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奉養極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

後

後漢書梁冀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牕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騎騶雜糅夜光璧充實棨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與妻孥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酣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 增 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迴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原 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菟之翰 蜀 蜀志糜竺家僮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謙卒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爲夫人以二千人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拜爲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竺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 原 又劉琰字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修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吳志賀齊性奢好車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襜蒙衝鬬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晉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豚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豚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顗見曰森森若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爲黃門侍郎家產豐富擬於王者杜預以爲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御覽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 萬花谷曰石崇爲客作豆粥每冬擣韭萍蘘咄嗟而辦 原 晉何劭奢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

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晉陶侃勝妾數千家僮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 石虎起樓四十丈春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 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饋好賓客未嘗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驟生有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豐過自此以來一毫不以負公 南史侯景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齊書劉悛既藉舊恩尤能恍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眠牀一張通用銀鑄金花福壽兩重爲腳爲湘東王鎮西司馬逢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梁徐君蒨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爲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選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選潮溝董當門子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實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筵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亙飛簷反宇輕鶩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

道文物戒行鏡吹響發茄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蔽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　又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花林曲池芙蕖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綃爲繩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牕戶之上列鏡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既滿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穀充積其內編綀油綾絲綵錢絹等不可計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經河陰之役諸元臘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刹相望祗洹變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松出雲咸皆儛御雖梁王兔苑不如也　北史魏崔悅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修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北齊書韓晉明好酒誤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　隋書秦王俊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鏤箱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墀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紵歌於其上　原又裴矩爲給事郎隋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日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增奢戴曰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　又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涧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牖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

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　國史纂異唐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愼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　明皇雜錄唐明皇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至子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填委其間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後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絶一時　舊唐書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連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續世說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唐楊國忠有千炬紅燭圖左右人稱燭圖　天寶遺事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王元寶富甚無學嘗會客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唐韋陟逍遥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俾於王宮主第窮治餻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廚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婢主之其裁荅授意而已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賓緣須入郇公廚　唐書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修僭無度　杜陽編元載妻王氏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既到京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千間院因天晴以青紫絲絛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唐書裴冕爲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　朝野僉載唐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

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三府因而空耗　柳玭家訓唐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寶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吾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外郎馮球妻首飾矣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鍊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名而昜之淡旬馮來晨謁賈有二青衣棒地黄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不知其由是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知物之妖而不知權勢成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位卑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括異志唐李德裕豪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具黄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續世説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五代史晉張筠初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宫掘地得金玉貲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娱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續世説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又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熱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燔皇英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宫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宫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淮南揚渥居喪晝夜酣飲作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續記宋太祖伐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寶裝飾即命擅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耶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宋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爲棟文梓爲梁植花聳池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或勸阻不必奢多費不聽及被召適家秉燭周覽至秉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　歸田録宋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室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紙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爲可戒也　宋夏竦字學喬德

安人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州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鴻書宋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鵝子輒千餘　宋楊存中本名沂中營居室於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　元徹里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内藏之半　明王弇州史料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　又嚴世蕃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分紅白繡衫二色纖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鵝冠　歐炭其服子臧好聚鵝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戾止如栗狀羊琇騎奢乃積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炙勢既盛猛火熾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玉食　左傳鬻子曰君子不食玉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爲南郡守奢侈擬於王者　晉陸機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舞列於前侍者以紫玉爲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配大者列行於前令遞風謂之肉屏風

金觴器之類　執政恐駭上聽今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

分紅白繡衫二色纖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鵝冠　歐炭其服子臧好聚鵝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戾止如栗狀羊琇騎奢乃積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炙勢既盛猛火熾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玉食　左傳鬻子曰君子不食玉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爲南郡守奢侈擬於王者　晉陸機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舞列於前侍者以紫玉爲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配大者列行於前令遞風謂之肉屏風

金觴器之類　執政恐駭上聽今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

**分紅白繡衫二色纖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鵝冠　歐炭其服子臧好聚鵝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戾止如栗狀羊琇騎奢乃積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炙勢既盛猛火熾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玉食　左傳鬻子曰君子不食玉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爲南郡守奢侈擬於王者　晉陸機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舞列於前侍者以紫玉爲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配大者列行於前令遞風謂之肉屏風

金觴器之類　執政恐駭上聽今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

**分紅白繡衫二色纖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鵝冠　歐炭其服子臧好聚鵝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戾止如栗狀羊琇騎奢乃積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炙勢既盛猛火熾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玉食　左傳鬻子曰君子不食玉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爲南郡守奢侈擬於王者　晉陸機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舞列於前侍者以紫玉爲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配大者列行於前令遞風謂之肉屏風

金觴器之類　執政恐駭上聽今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

**分紅白繡衫二色纖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鵝冠　歐炭其服子臧好聚鵝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戾止如栗狀羊琇騎奢乃積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炙勢既盛猛火熾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玉食　左傳鬻子曰君子不食玉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爲南郡守奢侈擬於王者　晉陸機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舞列於前侍者以紫玉爲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配大者列行於前令遞風謂之肉屏風

金觴器之類　執政恐駭上聽今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金觴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

**分紅白繡衫二色纖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漏酒覆
向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玉杯象著

延壽坐罪　左傳楚子示諸侯以侈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　漢韓延壽坐東都會修飾市
而親夫子曰若是其貨也我不如
速貧之愈也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所溺　嫣出輒隨之望丸所墮輒拾取焉　下詳奢二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下詳奢二　玉鳳金龍　鍾元瑯書
三嗜沾果食而已李其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
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
君出救罷歸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
而嘔吐也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　以人膏爲丸　以人膏爲燭　南史
錢出輒隨之望丸所墮輒拾取焉　下詳奢二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下詳奢二　玉鳳金龍　鍾元瑯書
三嗜沾果食而已李其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
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
君出救罷歸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
而嘔吐也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　以人膏爲燭　南史
親夫子曰若是其貨也我不如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速貧之愈也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而親夫子曰若是其貨也我不如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宇雕牆　紂爲象箸　箕子歎曰既　楚子汰禮　左傳楚子使屈
爲玉杯　言示諸侯以侈也　載寶而朝　李斯諫逐客書　衣玉自焚　檀弓南宮敬
叔反公歸寶　衣玉食常餘米以炭炊往往不慮其意有李使
人揖之再入口主人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
雖以囊中數錢買脫衆人侍婢皆麗服藻飾又與客新
之陳炭不屬無罕備又與客新　置甲煎沙沉香汁之
世說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皆麗服藻飾　軍中養魚
子青王三郎烏呂文屨　並精車牛屨　盛飾廚廄　舊唐陳
敬則諸兒並精車牛屨　隋度孝仁性奢華侈　唐明皇紀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
服飾富世扶牛捐陳物達子與王毛仲同日賜之
曾無慙色　隋煬帝幸江都後皆集陳氏家　唐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
水養魚以自給　並精車牛　盛飾廚廄　舊唐陳
敬則諸兒並精車牛屨　隋度孝仁性奢華侈　唐明皇紀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
服飾富世扶牛捐陳物達子與王毛仲同日賜之
曾無慙色　隋煬帝幸江都後皆集陳氏家　唐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
水養魚以自給　並精車牛　盛飾廚廄　舊唐陳
敬則諸兒並精車牛屨　隋度孝仁性奢華侈　唐明皇紀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
服飾富世扶牛捐陳物達子與王毛仲同日賜之
曾無慙色　隋煬帝幸江都後皆集陳氏家　唐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

下詳奢二　玉鳳金龍　鍾元瑯書
三嗜沾果食而已李其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
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
君出救罷歸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
而嘔吐也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　以人膏爲燭　南史
親夫子曰若是其貨也我不如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速貧之愈也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而親夫子曰若是其貨也我不如　紂衣珠玉自焚　增以金爲丸　以人膏代薪　西京雜記漢婕妤

負山蚊睫細蓮根綠貫小珠鬧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版鏤金渥號爲殿脚女　鴻書始臧記宋始臧太守張憑多置姬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淚妝使侍閤下奉書者號傳芳版

酌酒者龍潭女傳食者仙盤使代書札者墨蛾按香者麝

掌詩稟者雙清子諸娼曰鳳稟羣女又曰圍雲隊曳雲仙

奢四

原 崇侈　滋侈　力敵　宋華定侈女叔齊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爲盜夸　惡大　詳上　心戰　史記于夏門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曰侈將以其力敵入聞天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乎　盜夸　奢二　心侈　文選賦憲虞公子心侈體汰

原 長處樂　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儉雖諷於蟋蟀　奢則刺於蜉蝣　況當示禮之時　自致宣驕之度　非度所制　窮泰極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　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久　欲不可縱　貴而能賤　益之而損　鐘石不移而具　劉向新序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兜觀於庭鄭馳秦高而侈變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左傳伯有侈汰終取亡也　漢書限利爲制度　滿招損　書

原 聖人去泰　老子聖人去奢去泰　君子戒盈　縱欲不盈必厭　天之道也

增 珊瑚作

增 惡奢　柳宗元詩肯隨胡驕方惡馬馳奢　行樂歐陽修詩

增 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　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　加以貴妃夫坐狎客承寵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饒綵筆吟咏烟霞長夜不眠略無疲日

奢五

增詩 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得侍郎五日一來歸道士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　晉左思咏史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角金蓮花柱柱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爾一朝容　宋鮑昭京洛篇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翳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唐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杜甫詩百寶裝腰帶眞珠絡臂韝笑時花照眼舞罷錦纏頭　白居易公子行春草綠縣縣驕驄驟驟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鵰拋金盞招人舉玉杯田舒與蠻婦平地看神仙　宋蘇軾詩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如轉燭唯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荊江讀　明王世

貞輕薄篇末俗誇輕薄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睫貴骨滿頭顱仲氏二千石伯兄千戶侯小弟頗妍好出入掌奉車大毋修成君女姊班婕妤問我無名錢救賜蜀山罐從奴衣火浣下客躡真珠丸金彈飛鳥椎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蹀躞大宛駒臂鷹出長楸鬬雞絕九衢帝油雨擊鞚席綺寒樗蒲調笑採桑婦闌入酒家胡腰間雌雄劒雙雙玉轆轤一日不出匣中夜自鳴謣　吳國倫相逢行相逢狹斜道車軌不得方少年盛意氣眄睞揚輝光問君家遠近乃在新市隅走馬築金埒彈雀輕隋珠堂上羅重筵瓊漿白玉壺中庭長琪樹照耀錦氍毹兄弟兩三人出入承明廬伯氏騎都尉仲氏執金吾賤子官職薄節俠傾上都休沐並來還列騎紛前驅珪組何煌煌觀者塞路衢入門宴賓客華燈燦綺疏奉觴前爲壽一一邯鄲姝小姝工秦聲大姝善吳趨丈人但安坐調瑟方踟躕

【對】秦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之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修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弼修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漢東方朔化民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爲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而以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熙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鳳闕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羅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無失農事者難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晉】書晉傳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貴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貴堅皆厭

菜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妻被服綺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駟肥
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
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修返不難矣
文明王世貞四部稿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崇俱八百人秦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
百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廖竺萬人達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
為奢侈胳遺珠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娼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閨道連屬相望郭
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孫壽亦對街為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
靈畫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
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駭獸飛走其間冀薨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
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千人裝飾
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工琢玉為倒龍之佩縈金為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名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
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
簉初最幸翔風後翻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禕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薰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
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艖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威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塡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
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麈柏四面
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蓁襦兩重為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
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為繩妓女三百
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瓶銀
甕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宰相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亭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寶羅輦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鏤貊褥蚤蝨穢汙晉龍鬚臨河鳳翻爲席宗楚客造一宅乃是文柏純帖沉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下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女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不能透冬温夏凉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琖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褥李昌蔓在荆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雕�relax鳳鞦銀鐙子頓在裏州黙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餚綠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怳然若仙遊

僭一

渭說文僭假也　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禮記酸笋及尸君非禮也乘君子之器也是爲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亂國　又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

也　又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斧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徹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　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僭二

左傳鄭公叔段居京爲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又衛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繁纓馬飾諸侯之制也器車服名爵號）　公羊傳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　論語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文帝時南越王尉佗僭用帝制黃屋左纛乃使陸賈往諭令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魏志袁術僭號荒淫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穀餘粱肉　曹植嘗乘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晉中興書張駿舞六佾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者　齊書張景貞僭侈武帝拜陵還景貞白服乘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綱目梁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唐史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　續世說楚馬希範性剛愎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搆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侈未有如此之盛也　宋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賈似道權傾中外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荅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　元燕帖木兒援立文宗封太平王取泰定后爲夫人僭逼乘輿一宴宰十三馬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荒淫無度體羸溺血而死　明洪武中諸勳貴稍僭肆崇山侯李新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太祖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爲民命禮部纂稽制録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時武定侯沐英還佃戶輸稅信國

公湯和還儀仗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成祖聞周王橚作殿奉祀高皇諭之曰禮支子不祭

皇祖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其已之

僭三

來衣 編冠 上詳僭一 制服之 高冠自季桓始也 曲懸 大

金奏 左傳王子虎享大夫樂桓舞佾六代樂備舞八佾也 至聘鄭子產之爲地室而懸焉卿至登金奏作于下鷹而走出 旅山 周林放乎三家之堂 請隧 設旌 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王天子典章也開地通路 章也言隧天子之制作平上輔車坪憤狄 易服 飾兵車 後漢梁冀易服之制黃公紗縠注引續漢志所謂婦人特髻步搖者先屆射堂望見之延壽在東都試騎士治飾兵車蓋龍虎朱雀 冠折上角摘身高組尾畢衣 漢書平帝紀五騎馬五分左右部軍假司 玄冠 緇衣黃裳 元冠 緇衣纁裳 紫綬 緇衣黃帶 朱紱 山鳥 而藻 稅君 大夫之貴 又君子太守而祭

兵車四面皆陳被甲把弩員關又使騎士持矛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車上弄馬盜驂上智不道生棄市 觀帝樂 立曲旃 魏志杜夔守公良知晉國亂不絕楚越之與孟子曰楚人事也楚越雖王號春秋不與其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秦肆夏 舞八佾 上詳僭一 孔子謂季氏旅於泰山 漢書武安侯田蚡治宅室堂令騎史持戟夫陛列立騎士從者先屆射堂望見之延壽在東都時軍官飾騎刀劒鞶帶 難爲上也 以爲隘矣 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君 大夫之簠 又曾子曰曾元曾申坐于足重子隅生而駡大夫之賈也 又君子太守而祭

僭四

度數 夫德位而有數 等越 以儀物等 犯君 制度 犯貴 祖廟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命數 國權爵位之數 名數 失中 犯上 敗度 敗禮 由位敘 名以器分 禮失則昏 而生亂 過乃有刑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失罪 以僭聞 名位不同 禮數亦異 正其服位 昭其度數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苟

命歎之或乖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　服則異於節文　況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責之誚　惟鵷鶵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享　四時追孝杓杞有常　九命辨儀牲盛不同有以多爲貴者　而等衰莫辨所宜禮以節之　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　雖器服

曆五

增詩　唐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秉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歎里望雲蔚金缸發勝晝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

君簫吹鳳質惟恨晉陽死無人駐白日

增裏　漢賈誼治安策今民貴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綾以偏諸美者雜編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客者以被牆古者殆未有也

增易　承天寵也　書毋啓寵納侮　又比頑童時謂亂風　漢書佞倖傳嬖姬傾宸妻寵移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累世貴寵　唐史盧坦曰姚南仲守正而不交權幸者　韓愈盤谷序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寵幸二

原　左傳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公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怒使其從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　戰國策楚王游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兇虎之嘯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王親扞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

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蠭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纏爲安陵君　又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亦曩之所得魚也王亦曩之所得魚也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今四海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皆閨籍之屬也　又宦者趙談以數幸常侍從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

又曹毘曹摹傳摹觀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裡出其見覩寵頻此比也　俗說曰桓元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在桓前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元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南宋顏師伯以掐佞被孝武寵幸與之樽鈆得雖師伯得廬昭業寵幸蕭毋珍之等有司云事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潘貴妃父寶慶黏漢珍為阿父梅蟲兒俞靈韻為阿兄實孫倀子皆得凌大臣　唐中宗時祀蕭坦之劉瑾呼潘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勅官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奏復斜封官柳澤上疏諫曰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　唐史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匄貸於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後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鈎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鷙可用倚之使枝劾國忠乃慘文峭誣連繫逮年訖蛻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及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謀殺國忠進次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殉　又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詢萬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擬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與萬有隙乃陰助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歎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及搆堅獄而太子絶妃自明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孝謹聞　鴻書唐李可及有寵於憲宗宮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盞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元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其言　後唐莊宗寵幸優人至自謂能以悅劉夫人後伶人郭從謙作亂唐主中流矢殆請無大小期於必得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往往呼之為兄或稱其字竣由是益橫　宋藝祖

奪職居杭州日與董貫遊已而官妾官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累轉司空封嘉國公目元祐羣臣司馬光等爲姦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兩籍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帝屢徵行幸其第會坐傳觴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賸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天下罪京爲大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衡韶僧三州行至潭州死

賈似道宇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襄陽圍急惟坐葛嶺起樓樹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事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　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鑄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在宮門英宗初王振專恣因失所在　正統時王振擅權朝臣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府部院寺大臣以至百職事及在外方面率具禮進見以百金爲常至千金者始得一睥飽而出

王弇州史料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侯軏以迎駕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者不久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　太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檝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牧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即日撤去西廠　正德初劉瑾用事與上同臥起中貴皆以貲得出鎮奏置皇莊三百餘處導上以走馬擊毬角觝之樂輸朝不視事尚書韓文疏請誅之止特見宥由是入掌司禮監事矯詔罷文官并勒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以默得留後又逮韓文劉大夏李夢陽等下獄謫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天下諸司官入覲每省索二萬金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譖於上調留都永諂上前陝西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爲名命張永楊一清討之瑾無罪上名瑾詰之語不合永即毆瑾於上前瑾一清遂與永謀誅瑾一清留總制三邊永還獻俘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鐇僞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上命內侍數人執瑾付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　王弇州史料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曰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又恃寵凌蔑

有司爲御也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寵幸三

原 斷袖 賜鑄 幸二 並詳寵 泣魚 啗桃 幸二 並詳寵 畫眉 遺肉 漢書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司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中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上愛其能不責之又武帝令東方朔貢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忿也割之不多又何仁也上笑乃更賜酒一石賜肉百斤 擇壻 賦珥 魏書太祖嘗得名壻數具令卞后自擇其一后以賦王以賦十獨子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爲夫人 獻引妻 宜妻 漢書蘭陵王氏女學士文人江總輩爲榜格禮記曰子甚宜其妻宜猶善也 洗兒錢 狎客詩 唐書明皇寵安祿山令楊貴妃認爲兒出入宮掖嘗戲爲浴小兒賜以綵襁金銭號爲洗兒錢 通鑑陳後主叔寶以素大捨爲女學士文人江總輩爲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辟陽侯 白馬主 漢書辟陽侯審食其侍呂后在唐書武后嬖張昌宗易之人謂易之曰六郎貌似蓮花楊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通鑑魏人楊白花形貌

寵幸四

增 子都 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宋朝家語宋朝之美見幸于南子 弄臣 鄧通傳文帝謂申屠嘉曰此吾弄臣 妖童 盧照鄰長安古意詩曰妖童寶馬鐵連錢 原 荀奉倩 魏志荀粲字奉倩與曹洪女婚粲愛其才色納之數月病亡粲悲傷不已歎曰婦人德不足稱才色固所樂耳 傾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增 厭長樂之疎鐘 勞宮中之緩箭 玉臺新詠序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 後交劉敬之禮容 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 后妃傳論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晉書后妃傳論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新咏序 淫荒挺性箋西郊之秋霜流眄發姿媚言衛之家榮非德舉 晉張翰周小史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圃輔圓頤菡萏芙蓉丽形甡淑丽服亦鮮輕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吳均詠少年詩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憐窈窕淑願君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劉遵繁華詩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曜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鉤蓮

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

蛾眉詎須嫉新妝近入宮 增唐李頎鄭櫻桃歌石季龍僭天禄檀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

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妓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

紅旗擊曳鹵簿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駞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

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王昌齡春宮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李賀黄頭郎詩黄頭郎撈籠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

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黄葛沙上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埽羅薦香出鴛鴦熱 張祐集靈

臺詩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顏色淡埽蛾眉朝至尊 明王世貞讀史有感詩不韋

泣酖杯業爲鈞奇誤豪中千黄金易君十萬戶李斯泣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衝路巧盡拙自

來利往名獨汗所以西山客居然一環堵

辰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偏通耳目

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

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内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鈇鑽創痏構於牀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

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

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人部七十三 淫自戒附 別嫁娣 驕傲 狂 縱逸 要強 柔攝 驕恣

淫一

周易繫辭治容誨淫 誨教也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妻期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又序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秦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淫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 夷姜公之淫妾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盛屏親昵絕交游於後庭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之母淫 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相衣或襲其衣 藏腠以戲於朝 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濟北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八子王賦 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 又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孀為龍雒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孀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孀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計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孀每入長信宮長與孀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宮宮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實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

配至尊乃以寶太后配食　臧榮緒晉書賈充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薦以棘周行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語林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陽平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冀得其子　博物志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戍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跡　經濟類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爲笑樂孫於世祖幸姬霍氏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故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清雜無復分別　又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佚　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名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爲鴆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又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通鑑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閽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又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習明吏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

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游宴禦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責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且極樂耳　又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因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又閨主謫主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閨主嬖之立以爲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又閨主祖立其父婢陳氏爲后陳氏本太

淫三

淫蠱　聚麀晉侯疾求醫於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之蠱　禮父子聚麀謂禽獸無別　士誘　男侵詩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序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漁色　竊香　潛匪來貿　潛出　亂族　移人　禮以此防民猶淫泆而亂族　左傳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苟非德義則必

詳淫二

禍　蒙衣　哀袒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入蒙衣謂著婦人衣　下詳淫二　貿絲　擲果　詩抱布貿絲來即我謀　女通情或未年者然後送牛馬羊爲聘禮　破義　犯禮　傳淫破義爲姦　父子聚麀　不禁　無別　周禮仲春男女於時奔者不禁注云重天時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　汙行　淫　風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汙行不幸好色時謂淫風　掏於貨色　孔晁子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　易內飲酒　以婦宿賓　左傳齊桓公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流香渠　銷金帳　晉石崇有此渠名流香渠銷金帳下鋪錦綵數重使美人坐其中以手障面使客入觀之曰不聞香但見人面耳　內障　醉輿　唐書楊國忠設客還飲肥大者於前遣婢子擡歸寢

宴醉　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序太平也　醉飽　醉酒　醉德　醉仁　醉義　醉禮　醉樂　醉和　醉睦　醉舞　醉歌　醉賦　醉詩　醉書　醉畫　醉筆　醉墨　醉硯　醉紙　醉墨　醉筆　醉畫　醉書　醉詩　醉賦　醉歌　醉舞　醉睦　醉和　醉樂　醉禮　醉義　醉仁　醉德　醉酒　醉飽　醉輿　醉寢　醉客　醉人　醉鄉　醉月　醉花　醉柳　醉竹　醉松　醉石　醉水　醉山　醉天　醉地　醉日　醉夜　醉晝　醉朝　醉暮　醉春　醉夏　醉秋　醉冬　醉年　醉歲　醉時　醉刻　醉分　醉秒　醉忽　醉瞬　醉息　醉生　醉死　醉夢　醉魂　醉魄　醉神　醉仙　醉佛　醉聖　醉賢　醉愚　醉智　醉勇　醉仁　醉義　醉禮　醉樂　醉和　醉睦　醉舞　醉歌　醉賦　醉詩　醉書　醉畫　醉筆　醉墨　醉硯　醉紙　醉墨　醉筆　醉畫　醉書　醉詩　醉賦　醉歌　醉舞　醉睦　醉和　醉樂　醉禮　醉義　醉仁　醉德　醉酒　醉飽　醉輿　醉寢　醉客　醉人　醉鄉　醉月　醉花　醉柳　醉竹　醉松　醉石　醉水　醉山　醉天　醉地　醉日　醉夜　醉晝　醉朝　醉暮　醉春　醉夏　醉秋　醉冬　醉年　醉歲　醉時　醉刻　醉分　醉秒　醉忽　醉瞬　醉息　醉生　醉死　醉夢　醉魂　醉魄　醉神　醉仙　醉佛　醉聖　醉賢　醉愚　醉智　醉勇

原 大罰淫貪色爲淫大罰 大欲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無相棄左傳臧宣叔曰臧孫之廟遂奔之其繇從之盟無相棄也 不安室詩凱風注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 鳥獸行則滅之鳥獸行則亂外 蠭蠆刺詩小弁蠭蠆有毒 中葬之言詩繹 桑位而姣又穆公曰棄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拊楹而歌又齊莊公通東郭妻 不能自還漢書原涉曰寡婦欲 不待禮男女不待禮而相奔 不待時 桑中之 不待禮 色厚於德禮民猶以色厚于德未好德如好色者也 禮殺而昏詩序古者國不足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不能自還漢書原涉曰寡婦欲 盜賊所汚遂爲淫泆如非禮然不能自還 遂相薦誘 男女之訟歸之于士注訟爭中冓之事辭國亡國之社 淫僻之罪 禮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罪多也 朋淫於家妻妾也 荒腆於酒腆厚也 禮無縱欲 神亦褐淫 既奸人紀 男女 有別 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始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奔之恥 既汙貞信之教 宜 糾淫僻之愆 挑鄭女而投梭折齒謝鯤字幼輿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治容之誨 文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襲侯夫人之禮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 貪色爲淫 在內爲姦 內作色荒 棄則爲妾

增 淫荒昏亂 游蕩無度詩 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宣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易色賢賢易色 禮防禮者所以防淫 刑防君子刑以防淫 戒色戒之在色 制心以禮制心 致女之戒禮婚祭云羅氏致庶於女侯曰好畋好女者 自戒不遍惟王不遍聲色 自閑以禮自閑 遠色君子遠色以爲民紀 其亡國皆以色 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不腆於色 不淫其色 楊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顏叔之有節 伐性之斧皓皓蔑蜨眉伐性之斧 皆是物也 可不懲乎三代之亡皆是物也

君子防 先賢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吳祐字季英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 授簟 男女非受幣不親非祭則男授以簟無簟則皆坐莫之而後取之注莫置于地 掇蠆之疑尹吉甫妻誣其子伯奇 表微 興謗君子表微以慧啟興謗 寡婦不夜哭 禮決嫌疑 決嫌者所以疑人防 禮爲人防 叔嫂不親授 禮 遠嫌 避疑 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禮曲 內外不通假禮內外不通乞假 孝子不服閒 閒隙中爲事好生物疑服事也 增 坐懷不亂柳下惠事 閉門不納魯男子事

驕傲一

原 執幣 獻俘 左傳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滅僖其先君神不福也又原叔獻俘於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葬甚哀多涕子服惠伯曰季孫其不免乎喪以哀為主今以多涕為哀是以喪為戲戲而忘哀何以能久又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夫君命也不可不敬錡其不免乎

視之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失恭 長傲 行之失恭與義信意苟而禮傲不可長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不足觀 何以承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以承守其官位

植使問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王人雖微列在諸侯之上植復曰為其名賤故耳宣曰丞相軍謀掾主簿耳植使問何官宣曰主簿

之道 立無跛跛音祕 跛不敬也 坐無箕箕踞不敬也 脚申局下 晉王武子與晉帝基申脚局下問以劉人面皮皺曰兒無禮於君者則劉也

上寫成為小吏必陵長吏郡都為滿南守成為都尉直陵都出其上也 戍也其亡公叔戍也 晉侯無後詳玉注 直而不倨倨傲也 不驕富而不驕者鮮矣 傲很威儀而近亂 燕喪威儀之拘 或敢侮予不仁者不可長處樂 傲很威儀而近亂 燕喪威儀之拘 或敢侮予 泰而不驕泰君子泰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難長處樂 安肆日偷偷苟且也 荒怠不敬 乃逸乃岸岸水岸也 自廣自滿 無怠無荒 自暇自逸 天命祐敬 人道惡盈 禮不長傲 神亦害盈 敬乃行先 傲爲貨始 忘傴僂之恭 肆傴塞之傲 不對殘客 山堂肆考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輒不協敬容居權軸寘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又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俗人 不拜驟騎 象苑孫子荊爲驟騎參軍石苞在驟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不避侍郎 又杜易簡爲殿中侍

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便舍去 不拜驟騎 象苑孫子荊爲驟騎參軍石苞在驟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不避侍郎 又杜易簡爲殿中侍御史貴盛時李敬元不避敬元名為其平故易簡上書言敬元罪敬元恨之出為荊州刺史部者纘與何敬容意輒不協敬容居權軸寘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又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俗人 不拜驟騎 象苑孫子荊爲驟騎參軍石苞在驟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不避侍郎 又杜易簡爲殿中侍御史貴盛時李敬元不避敬元名為其平故易簡上書言敬元罪敬元恨之出為荊州刺史部者纘與何敬容意輒不協敬容居權軸寘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又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俗人 不拜驟騎 象苑孫子荊爲驟騎參軍石苞在驟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不避侍郎 又杜易簡爲殿中侍

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唐書太和九年上已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撰御史貴餘自矜大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餘曰黃面兒輕薄乃爾 子方不下車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 子方不下車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

嘿嘿邪大夫溫造以闔坐奪俸 嘿嘿邪大夫溫造以闔坐奪俸 嘿嘿邪大夫溫造以闔坐奪俸

孝穆孝穆名譽爲之少減 高談盡日 象苑孔休源寄宗人及至命取其常饌止有赤蒼米蒸鮭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無高談盡日同榻 孝穆孝穆名譽爲之少減 高談盡日 象苑孔休源寄宗人及至命取其常饌止有赤蒼米蒸鮭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無高談盡日同榻

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孝穆坐滕不肅爵里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孝穆坐滕不肅爵里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孝穆坐滕不肅爵里

還家登深 沈湎千日 又謝藩嘗與劉惔飲推讓者久之惔曰謝莊兒不可云還家登深 沈湎千日 又謝藩嘗與劉惔飲推讓者久之惔曰謝莊兒不可云還家登深 沈湎千日 又謝藩嘗與劉惔飲推讓者久之惔曰謝莊兒不可云

以爲愧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 以爲愧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 以爲愧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

不能飲藩曰苟得其人自可洗湎千日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尹翁歸十人次到尹翁歸不能飲藩曰苟得其人自可洗湎千日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尹翁歸十人次到尹翁歸不能飲藩曰苟得其人自可洗湎千日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尹翁歸十人次到尹翁歸

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名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問數十人次第延年口占敕記不錯誤一人延年臨去謂曰何傷遂名上辭問甚奇其對遂

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皆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名上辭問甚奇其對遂

補卒史便從調府情理年大重之自以爲不及翁歸 狄仁傑 事案妍窮竟事

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王頸雖死不恨

願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躑奈何縱遣賞之

光輔還泰仁傑不遷左遷復州刺史 韋方質倨見權責不存禍福之心 又韋方質遷地官尚書書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倨見權責且連禍咎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

折節近貴以苟免耶 劉孝綽凌稚公卿但問道塗之事 景苑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

原 古肆 今蕩 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 今之狂也蕩蕩無所據也

爲亟 飲藥 史記蒯通屢說韓信貳於沛公三分天下信不聞其言乃佯狂爲巫 飲人狂藥 裁之

必也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非狂若狂 史記鄭食其自謂我非狂禮記一國之人皆若狂

醒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何必酒也 晉人瑞 卿狂唐書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測得臣文矣得臣義躍得臣酒狂不可及 獨步天下 閒氣布衣 豪蒐藏論高

奇多駿流俗同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北夢瑣言曰王敬則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不起 足敵萬卒 不易千駟 四豪足敵君贏卒一萬 劉晝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不起 足敵萬卒 不易千駟 四豪足敵君贏卒一萬 劉晝

手持帝髮曰乃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老子聊辭疾不起 足加帝腹 手捋帝髮 會稽典錄曰嚴光字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

何子晳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名曰高士 徽爲侍中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徽

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何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徽爲侍中子晳以

韋緯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孝綽字 後趙錄張賓謂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于房但不遇高帝耳 足加帝腹 手捋帝髮 會稽典錄曰嚴光字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

錄張賓謂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于房但不遇高帝耳 足加帝腹 手捋帝髮 會稽典錄曰嚴光字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

數十卷書行于後世 殷安屈指 恕先効顰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清萬民二也乃屈二指

不易齊景公之千駟 殷安屈指 恕先効顰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清萬民二也乃屈二指

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

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

偷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唐書李白脫靴事見前

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唐書李白脫靴事見前

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賓禮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搥地大罵而羨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荅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 李白脫靴 豪苑張融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

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賓禮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搥地大罵而羨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荅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 李白脫靴 豪苑張融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

乃欲臣事之 千駟 後趙錄石勒謂張賓曰我精卒三千橫行天下誰與爲敵君贏卒一萬 劉晝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不起 足敵萬卒 不易千駟 四豪足敵君贏卒一萬 劉晝

乃欲臣事之 千駟 後趙錄石勒謂張賓曰我精卒三千橫行天下誰與爲敵君贏卒一萬 劉晝

狂二

擇言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進取 狂者進取而過孔子 接輿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擇言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進取 狂者進取而過孔子 接輿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衡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搥地大罵操遂怒之 文子 姓辛氏狀貌似不足而博學多聞 謝奕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鄉主門避之

衡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搥地大罵操遂怒之 文子 姓辛氏狀貌似不足而博學多聞 謝奕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鄉主門避之

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遂怒之 文子 姓辛氏狀貌似不足而博學多聞 謝奕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鄉主門避之

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遂怒之 文子 姓辛氏狀貌似不足而博學多聞 謝奕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鄉主門避之

節語默無常人謂之狂生 閎念作狂 書惟聖罔念作狂 大智似狂 太公田獵令狂老子駙駘田獵令人心發狂 飲泉即狂 秦緊曰昔一國有狂泉飲

節語默無常人謂之狂生 閎念作狂 書惟聖罔念作狂 大智似狂 太公田獵令狂老子駙駘田獵令人心發狂 飲泉即狂 秦緊曰昔一國有狂泉飲

不章 曾獨秀 秦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江東無我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清而不慧 晉宣時山陽太守昌邑王賀清狂不慧 名乃不章 陳平不狂其名

不章 曾獨秀 秦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江東無我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清而不慧 晉宣時山陽太守昌邑王賀清狂不慧 名乃不章 陳平不狂其名

章合得屈宋作倚冠吾之書 季緒頑瑣瑣爲足道哉至於讀遠何爲者乎 好自誇 豪苑吳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曾子建何足數哉憤起闔而笑 屈宋衙官 義之北面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特才爲傲爲時輩所嫉常謂人曰吾之文

章合得屈宋作倚冠吾之書 季緒頑瑣瑣爲足道哉至於讀遠何爲者乎 好自誇 豪苑吳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曾子建何足數哉憤起闔而笑 屈宋衙官 義之北面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特才爲傲爲時輩所嫉常謂人曰吾之文

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狂如此

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狂如此

縱逸一

呼狗實 王澄字平子爲荊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鵲穀反神氣傲然旁若無人 光逸 太傅辟李屬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酣

日飲酒連將排戶守者不聽遂便脫衣靈頭于狗竇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遽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拘之明旦看乃畢吏部也 光遜字孟祖為博昌小吏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誅之遜曰若不暫溫必恐凍死

入桓沖車 臥鄰婦側

察之亦不疑之也

曬頭 濯足

以為厚侍已良久乃木頭散髮而出 不坐俄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 謝乃還未至船哼太傅曰何嬌不作爾恬小字嬌虎 馬周字宣王寬容于汪為淩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去 周舍于新豐逆旅

士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更呼酒一斗方安脫靴對飲旁若無人 一升八升悠然獨酌

求酒 載鹽

盛傾 州王子野賢之時為吳興太守 宋石曼卿好飲酒 嘗為監倉官 監倉吏以曼卿名重 每優容之 曼卿日縱酒 不治官事 或時不出 吏白有緊急文書 曼卿曰待我醒日為之 其實醉也 吏以為常 後遂不白 曼卿聞之 乃自縛詣庭 吏大驚 以為神 自此不敢復縛之 曼卿又嘗監在京倉 以監倉船載鹽 船重 沒於河 曼卿坐廢 後復為三司度支判官 人以為不稱 曼卿曰 我雖不稱 然天下知有石曼卿 不知有三司使也

哭途 攫石

阮籍車 籍嘗途哭而返 或見其車上有石 疑其攫石以自隨 又出一石 疊壘車上 以觀其攫之多少 籍之狂 皆此類也

寄臥何齋

直造王座

王敦初尚主 還下邳 入門不下車 直造王 王驚出 敦曰 我初尚主 不敢以常婿自居 故入門不下車 王曰 若爾 何不徑上大牀 敦乃上牀 王又曰 若爾 何不加被 敦乃加被 王曰 若爾 何不用婢 敦乃命婢 王曰 若爾 何不殺 敦笑曰 公故自無事 王曰 我亦不能殺卿

不拘小節

何用後名

晉陽秋曰 王敦初尚主 還下邳 入門不下車 直造王 王驚出 敦曰 我初尚主 不敢以常婿自居 故入門不下車 王曰 若爾 何不徑上大牀 敦乃上牀 王又曰 若爾 何不加被 敦乃加被 王曰 若爾 何不用婢 敦乃命婢 王曰 若爾 何不殺 敦笑曰 公故自無事 王曰 我亦不能殺卿 敦性通脫 不拘小節 永嘉中 楊士大儀 世說 謝鯤在兄安前 欲起 素便器 阮曰 接羅一云 也 曰 接羅 一云 兜羅綿 擁護全體 謝乃可 謝 鯤 曰 此是我 鯤 在室 曰 幽 謝 謝 出門 曰 簡 而無禮 犯守諱

中竟不聽客語

自追姑婢 願得宋禕

世說 阮咸字仲容 仲容借客驢 客先幸姑家 鮮卑婢 及居母喪 姑當遠移 婢遂廢之 唐陽城字元宗 為諫議大夫 年日夜與二弟 子有國色 善吹笛 後在晉明帝宮 帝疾危篤 聲至進諫請出宋禕時輔臣 在帝閤聊諸人誰 欲得者衆人無言 阮遍集時為吏部尚書 對曰願以賜臣 帝即遣出與之 王徽之 悲 字子猷 王獻之 字子敬 為桓伊 字叔夏 有 然邑柯亭笛 嘗自吹之 王徽之 赴京 泊舟清溪側 與伊素不相識 伊從岸上過 徽之使人謂 曰聞桓伊善笛 試為 我一奏 伊時已貴 顧素聞 徽之名 便下車 踞胡牀 為作三調 弄 訖上車去 賓客不交一言

懷杯就酌

執鐸挽歌

梁謝 長史 幾 卿 庾左丞仲容 既免官 並 隱 武 郊野 飢 酣 則 抱 與 執鐸 挽歌 不 屑 物 議 清 綜

盡各散去

誕或乘露車 歷游郊野 飢酣則抱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倒著接羅 起索便罰

晉山公 永嘉初出鎮襄陽 諸習 豪族有佳園池 簡每嬉遊于池上 輒酣而歸 高陽池 日暮倒載 酩酊無所知 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 舉鞭問 葛疆何如 并州兒 歌曰 山公時一醉 徑造 高陽池 日暮倒載歸 酩酊無所知 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 舉鞭問葛疆何如 并州兒

直造王座

王敦初尚主 還下邳 入門不下車 直造王 王驚出 敦曰 我初尚主 不敢以常婿自居 故入門不下車 王曰 若爾 何不徑上大牀 敦乃上牀 王又曰 若爾 何不加被 敦乃加被 王曰 若爾 何不用婢 敦乃命婢 王曰 若爾 何不殺 敦笑曰 公故自無事 王曰 我亦不能殺卿

不拘小節

何用後名

晉陽秋曰 王敦初尚主 還下邳 入門不下車 直造王 王驚出 敦曰 我初尚主 不敢以常婿自居 故入門不下車 王曰 若爾 何不徑上大牀 敦乃上牀 王又曰 若爾 何不加被 敦乃加被 王曰 若爾 何不用婢 敦乃命婢 王曰 若爾 何不殺 敦笑曰 公故自無事 王曰 我亦不能殺卿 敦性通脫 不拘小節 永嘉中 楊士大儀 世說 謝鯤在兄安前 欲起 素便器 阮曰 接羅一云 也 曰 接羅 一云 兜羅綿 擁護全體 謝乃可 謝 鯤 曰 此是我 鯤 在室 曰 幽 謝 謝 出門 曰 簡 而無禮 犯守諱

竊鄰酒 入令被

畢卓為吏部郎 家釀 酣 便 臥 鄰 其家釀熟 卓 醉夜 入 其 甕 盜飲 既 酣 因 醉 臥 主 人 謂 是 偷 縛 之 明 視 乃 畢 吏部也 光遜字孟祖為博昌小吏 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誅之遜曰若不暫溫必恐凍死

呼父字哭兵女

胡母輔之 酣 飲 謙 之 曰 君 國 年 老 不 得 為 爾 將 令 側 既 不 自 嫌 其 夫 豈 得 獨 擅 一 哭 途 之 哀 而 反 字子敬 為桓沖 騎兵參軍 當 從 沖 行 倩 兩 船 至 壽 春 記 知 沖 公 然 賢 學 士 鹽 方 安 聚 親 賓 任 前 穀 中 萬 城 至 便 求 酒 言 論 放 逸 一 坐 悉 傾 倒 衆 異 之 求酒 載鹽

盡各散去

誕或乘露車 歷游郊野 飢酣則抱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倒著接羅 起索便罰

晉山公 永嘉初出鎮襄陽 諸習 豪族有佳園池 簡每嬉遊于池上 輒酣而歸 高陽池 日暮倒載歸 酩酊無所知 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 舉鞭問 葛疆何如 并州兒 歌曰 山公時一醉 徑造 高陽池 日暮倒載歸 酩酊無所知 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 舉鞭問葛疆何如 并州兒

弄笛 吹簫

唐陽城字元宗 為諫議大夫 年日夜與二弟 子有國色 善吹笛 後在晉明帝宮 帝疾危篤 聲至進諫請出宋禕時輔臣 在帝閤聊諸人誰 欲得者衆人無言 阮遍集時為吏部尚書 對曰願以賜臣 帝即遣出與之 王徽之 悲 字子猷 王獻之 字子敬 為桓伊 字叔夏 有 然邑柯亭笛 嘗自吹之 王徽之 赴京 泊舟清溪側 與伊素不相識 伊從岸上過 徽之使人謂 曰聞桓伊善笛 試為 我一奏 伊時已貴 顧素聞 徽之名 便下車 踞胡牀 為作三調 弄 訖上車去 賓客不交一言

吾行字子行玩戲上通語曰吾出有閒

縱逸 二

便面拊馬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挾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也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意獨往車轍所窮慟哭而返

死徒 出德刑於善而皆在於出後

方剛 必反血氣方剛戒之在鬬

橫潁川 奪沘水 漢書灌夫傳潁川豪傑大族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曾曰潁水沘水注田間

穿城注水 漢書初成都侯商害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渭水注第中大陂以

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所願見輒從上通語曰吾出有閒

絕非禮不行叔嚮曰子之居喪禮乎叔嚮曰子之居喪情苟不快何禮之拘

食肉飲酒哀至乃哭又慨有餘容或以問叔嚮曰子之居喪禮乎叔嚮曰子之居喪

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居喪飲酒 在制圖基 魏晉時兄伯嚮居母喪時兄伯嚮居廬常

酣強者死之徒不在

員畧帶鈴民聞

醫師知是寧

負畧強者死之徒不在

漢書梁冀字伯卓貪暴日之跋扈將軍

梁冀興第宅窮極土木多拓疆界

梁冀 柔懦愚

梁冀 柔懦愚

梁冀 柔懦愚

行船帝聞之大怒　持刀入市　買肉斫屠　漢書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者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禁　又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所傷屠者　豪奢相尚　租廣入私　秉苑安成公何湯是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霊休是眾之子豪奢相尚有功於梁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宅窠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廣之物半入其私

豪彊二

原　任勢　恭頌任勢　彊梁　老子彊梁者不得其死　南方之強　中庸子路問強或問子路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抑而強與君子居寬柔以教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脇弱　通　勢傾朝野　謝瞻切門戶之憂　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乃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舊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　廣占良田　嘉貞為子弟之戒經濟類編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而將相何憂寒餓若其貪婪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柔懦一

原　繞指　無拳無勇　繞指之柔　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水柔攻堅　轡柔御剛　老子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能攻堅莫之能先　轡之柔矣遙詩篇名義取柔轡可御剛焉　勝剛彊　敗脆弱　老子柔弱勝剛強　廣漢云羌氐弱易敗　趙不彊諫　有立志　左傳宮之奇懦不能彊諫　孟子聞　魏勃股栗　越人綿力　史記灌嬰責魏勃齊王反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因退立殷栗嬰注云柔懦也　文叔乃能是　後漢光武幸南陽宴父老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至是邪　管仲不為怯　左傳齊桓公獲秦四使築駘不占將往管仲曰不能死出我勝下能　歎憂　韓詩外傳崔杆亂陳不占將往杆乃歎曰吾以柔守之以戈新之因呼築駘失戈　失戚　左傳晉襄公與秦戰殽秦師敗績遂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失軾　崔杆車則失軾詳無勇　地之生之徒　柔懦者之徒　投車下　左傳衛太子蒯聵出奔宋過戚使大子與戎人戰望見鄭師乘車入保大子自投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注言其懦　出腾下　史記淮陰市少年辱韓信曰不能死出我胯下信孰視之俛出腾下一市皆笑以為怯懦　柔亦不茹　詩人亦有言柔則茹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　柔而不犯　傳隨會奉柔而不犯剛而不虐　舌有勇不　通　有勇不懼　恒子曰有勇不懼恥反異性均也　無氣則虛　呂氏春秋夫民無常怯有義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愚一

原　三赦　一得　周禮三赦三曰蠢愚謂癡愚也者干處亦有一得　移山　畏月　愚公移山之谷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消畏月明行消見其影以為伏鬼使其人愚善畏月明

見其駭以爲伏魅
靖而走氣絶而死　刻舟　膠柱　求鮒　守株　見影　宋人有守株
之愚　詳上　不移　無適　于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莊子我愚人也不知義
之所適禮之所
將甚乎無適　心純　知昧　老子我愚人之心也
純純然　昧昧者不知
注　中庸人一能之已　百之　人十能之已千之　蠢甚　醉如　合璧事類丹陽公主下嫁葬萬徽蠢甚公
唐書祿山陽爲愚以蓋其奸
亂國之
以暴其
短　北山　會稽　愚婦　輕買　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　惡
列子北山愚公年九十　李白詩曰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惡
杜甫詩實有醉如愚
跡掩　耳搥鐘　莊子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愈
多足愈數而跡愈多走疾而影不
離而奔已也　遽掩
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又懼人聞也　藏石　憂天　荀卿子宋之愚人
而笑曰此燕石也
其與瓦甓不差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譬匠之日誠之倉
列子曰杞國人有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陶丘遺婦　石肇懼妻　笑社　浴天　淮南子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
其母曰杜何憂遽死吾必悲哭法
注淮南謂母爲社
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士季歸士適在內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
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妻曰爲之奈何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從天
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是以遣也實無他故　趙書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娶
而石衰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補之爲聘廣川劉典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每入送
門動稱門劉教可爾不
可爾時人以爲嗤謠
詩　愚二

詩失禮詩之失愚　忠敝　夏尚忠其人之敝蔇而愚　少蔇　漢高祖曰王陵少蔇　古直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　頑童　書比頑童　愚婦　愚夫愚婦　闇成
事　愚者閒於成事　不好學　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愚　富武子　其愚不及　不識士衡　人有以馬牛爲買費遂傳愚谷之名　說苑劉恒公獵逐麋入谷中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公曰牛不能生馬遂特
則行　莊子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　敦麥不能辨　傳曰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敦麥　未得爲眞　物宗元曰竇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未得爲眞愚也　誠如尊命　劉禪驚視夫文王漢晉陽秋
敎宋若昭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
善爲文一男愚獨不可敎爲民終身　鴻　後魏書宋弁族弟鴻責爲定州北平府參軍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
之罰乃生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律決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責之愚也
責有斷手之刑　鄭人忘度足之式　韓子曰鄭人之
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爲之式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
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乎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不識士衡　義慕見苦於王濬　沈約宋書劉義
慕曰陸士衡何忽見苦
人有以
戲害謂
義慕所
　獨不可　王陵獲稱於漢氏　漢晉陽秋曰王陵後問宜泣而後荅會王復
若王泣而後荅是爲何意陵曰愚公之谷

原 擗地　杖槖郎魏王思爲司農性急蒼蠅集簷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披劒逐之蠅不得取擗地壞之　後漢明帝褊急嘗書以事怒蒸宏以杖撞之蒸走入牀下帝急呼蒸蒸曰天子毋擗擗

諸侯皇子未聞人君自　踏鷄子　廢壚炭　晉王遵字慮祖性急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擗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曠甚擾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左傳邾莊公怨關曰夷　晉擗木　輿牀　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不合遽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遭怒知旗子爲貴　又王司州嘗乘雪往王掞許司州言氣少有忤逆于掞便作色不足與老兄計婧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往數籃

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記復吾昔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　又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強之轉苦便各以帶繞手恭府逝千人悉呼入嘗大左右雖少亦

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拂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

田　強飲　孝伯　世說謝無奕性粗急以事不遜之轉苦便各以帶繞手恭府逝千人悉呼入嘗大左右雖少亦

褊急　怠惰　詐僞

原 曹參不事日飲酒　汝不恭命　遐棄厥司　書

原 陳遵滿百事請遵曰滿百乃相關故事滿百當所故也　漢書陳遵爲捕廢吏白曰今日以某

原 不洗非能梳也　月十五日不洗大阿痒不能梳也

蕩心遊　筋駑肉緩　蔡邕勸學篇曰曛彼頑薄執性不固目蕩心游意與手互　拙康與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曰晉侯使其無後子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告王曰天王使名武公賜晉侯命受玉清歸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又晉侯使御鉤乞師特事不敢孟獻子曰受命以乞師特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目

原 廢命　失職　傳守官廢令不敬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養名　溺職　漢書齊俗吏人養名舒疑朱博爲郡怠曰齊人欲以爲俗耶　沈滯不舉　增 受玉　乞師　左傳

褊心　躁性　量謝　包荒　德非　合垢　詳上　褊心　躁性　量謝　包荒　德非　合垢　詳上

原 不告而馳　在傳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鄢鄢人使宛射犬近不告而馳之牧擒挾囚不待而出既免二子問曰胡再不謀對曰嚴者志入今則性也皆笑曰公孫之亞也　無德以將　君化善福急　忿不思難　恕自投牀

無德以爲忿　世說桓南郡小不如基以爲忿乃夜往竊開取諸兄弟雞悉殺之　損其自然　又曰王令諸謝

怠荒 不敢怠荒 自暇自逸 怠忽荒政 逋事義縱為上黨 居息燕居息 暇逸自暇自逸 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宇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

不喜拜揖 唐書王績性簡情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詐僞一

矯節 近名 非其矯節是不知言為善無近名矯誣詐也 心勞行險 作僞心勞日拙無行險僞 爾僞

行詐 人之由之行僞言行詐

清 用智不情 禮用人之智去其詐不情 湯澆雪 鐵包銀 晉苑外敷僞而內不多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貲錢有奸民為僞銀以貿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貿以貿物自言已而得貿僞銀者實之深室使數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本而外包以銀及其被圍也乃覺其守城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垣平金寶 陳勝丹書 史記新垣平曰臣望汾陰有金氣意周鼎其出乎不迎則不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 披香殿 長樂宮 漢書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罝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丹書又夜篝火狐鳴呼楚王乃王事成矣 漢書韓信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帝巡狩會諸侯於陳陛下勢必無為也信方斬白吾不用前通之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詐僞二

審禮不誣 君子審禮不誣可証以好詐 辟名皆誅 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謂巧僞為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以禮防僞 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 著誠去僞

鄙詐 詭譎 詐謀 詭辭 釣名 掠美 詐善

矯名 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 莫大之奸 無赦之罪 事不憑虛 罪宜閱實 行僞而堅 言僞而辨

增 獨用徐溫 經濟類編 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誅威王溫曰參明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皆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 又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誅威王溫曰參明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皆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 又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誅威王溫曰參明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皆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 又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誅威王溫曰參明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皆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信以為忠 又突厥圍帝雁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汗詔書以為忠憨親任之 韓給 又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張九齡亦忌融謂說曰融新用事攜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朝廷事攜給我當時亦悟其詐而忠

時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曰人言侍中都望遂與知詰親吏周宗謂廷望如江都望曰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詢名詰實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肆為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頗知其詐 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詰曰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詢金陵除父溫喪詰曰先王遽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詰曰先王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善密輸款于詰亦以詰謀告詢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以告詢詢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罪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曰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待我我何敢往脫為人臣畜

諂佞一

原 草指 劒斬 博物志堯時有指佞草佞人入朝此草屈而指之 漢成帝時未雲上言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以勵其餘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

號三 無一 北商胡長仁爲尚書令時左丞卑躬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號三佞又徐之才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緑一佞何由可活

祝鮀之佞 論語 衛靈公 又崔季舒曰崔逞常憙吾佞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

體佞乃過于吾

增 五色雲 八風舞 唐書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一年韋后自言衣筒有五色雲巨源中宗宴

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歎明經清類編 中宗宴

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場地盡矣

指爲 代巖 隋書 隋煬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來乘猶車衣黃謂衛士曰我去西國矣出金幣示譯譯報王王會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使

貴資其諂佞類如此

假子 乞兒 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唐書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乞兒一旦火熹灰冷當凍餒耳

隱處謝酒 後至脩觴 晉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以身代犢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破

增 皇甫巧媚 晉書 皇甫謐鑄路吐突承璀爲輿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裴度爲朋黨不內其言謐乃益以巧媚自固

盧杞奸邪 唐書 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大臣孰賢泌曰漢王遵以監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盜賊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遵之身三期之間作賢佞豈不甚哉

柔諂諛佞 柔面 漢王遵以監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盜賊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遵之身三期之間作賢佞豈不甚哉

友便佞 便辟 巧媚 善柔 面柔 諂諛佞 倖 取 宋鄧鮮之爲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

原 格佞 宋鄧鮮之爲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時謂格佞

遠諂語遠佞人 惡 又是故惡者 難任人 難拒也 任佞也

增 媚苟容 皇甫巧媚 晉書 皇甫謐鑄路吐突承璀爲輿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裴度爲朋黨不內其言謐乃益以巧媚自固

請視便液 六帖 郭弘霸再遷右曹侍郎弘霸凋復入憂見顏色憔悴省候弘霸凋復入憂見顏色憔悴省候弘霸凋復入憂見顏色憔悴省候

朱浚以萬拜得名 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劉子白事必稱朱浚萬拜賈時人謂之朱萬拜 進珠冠而拜侍郎經濟類編輯俚實要張譯王陳四人皆封州刺史亦緣之又晉王既誅渤鎖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鮮于侁曾以本官為河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廓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勳東節度副使攝行軍司馬事侁士人眾和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忧甚須髭請為王先嘗之侁士開有難色士人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士開有一婢名小惡之使攝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 又有一婢名青蠅何來同條之色頓失 又元稹為江陵士曹掾軍崔潭峻善綠袍逐得意 青蠅何來同條之色頓失 又元稹為江陵士曹掾軍崔潭峻善綠袍逐得意又及即位潭峻領樞密歡隙百餘篇穆宗

惡一朋畫附

鳴雞吠大侍郎學田舍之聲 又韓侂胄客飲南園過山莊觀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高麗舞鳳凰坐大笑 鳴雞吠大侍郎學田舍之聲 又韓侂胄客飲南園過山莊觀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高麗舞鳳凰坐大笑聞者辭之 高麗之舞 又武后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名公卿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真

惡一朋畫附

不悛 相濟長惡不悛 不可長 不可掩惡不可掩 如火燎原 如農去草 惡已甚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 復惡已甚 小人之無良 民之多僻

減半見惡如探湯 記碑 書竹天寶遺事虛矣畢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聚歛 瘴惡 彰善瘴惡瘴去也 樂禍 佗傷 內惡 自斃 脛聞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坐於塗炭 玉千 見如探湯 語論 左傳鄧然明曰見不仁者如農夫之務去 食沖 膺鷹之逐 左傳鄧然明曰見不仁者如農夫之務去逐鳥雀也 惡疾其始 罄竹 決

波清恭紀磐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比匪 朋仇書朋家作仇 罄竹 必有譬言妄人無盡 不比不周 相求相合 南北部 四十年 漢桓時婦人為之論曰天下規規相求同求相誠 四聰八達 謂家實客議白此始矣 唐穆宗時李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四聰八達 謂凡治奸惡既斷罪又書所犯刻石于其惡 豺虎不 東漢陳寵傳趙熹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豺虎不 左傳同惡相求如市無信 元惡 駘湯曰

惡二朋畫附

惡如巷伯 譬於天下 柳文辯伐論譬其惡于天下 譬於君親 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不去不止 通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無見無聞 呂氏春秋目見所惡不如無聞 同惡 左傳同惡相求如市無信焉 元惡 駘湯曰東萊博議孔

招呼充惡以自營衛　摘抉以揚敵美而稱楚辭注敵匹也

傳　黨同伐異共相標榜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東漢黨錮傳序

捐之獄　西漢捐之傳賈捐之復短石顯棄市上即得入矣捐之與共為薦顯秦又自為捐之與共為薦顯秦又自為

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叔文依任任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

興化趙建康過闕入對曰向士大夫奔競排之門十餘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　皆有盛名　東坡書槃薄論後云夏侯元與何晏等皆有盛名晏

王李之黨　紀纂淵海順宗以王叔文王伾甘昇三人鹽結德宗客觀之欲其効死雖知

王李之黨紀纂淵海順宗以王叔文王伾甘昇三人鹽結德宗客觀之欲其効死雖知

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史記

敵美而稱楚辭注敵匹也　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史記

附倚者皆得寵位　典

牢石之黨　漢書佞倖傳石顯與牢梁及陳順為黨石顯白少上通下與捐之欲進但從我計且與合意

宗結為黨友誼附

不疑買金　又陳重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郎者來歸金而前亡金者大慚

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又曹萌字元偉

卷三百十五　人部　惡爭詬罵　三

物有相類事勢見解歸何謝為

爭二 不爭 附

原事末范蠡曰爭者爭心 嘖有煩言 很無求勝 情因利動 忿則爭興 讓為義所 爭乃患先 憑貪憐人 患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違言鄰息有違言 惡聲一至必反之 錐刀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血氣要子曰凡有血氣者皆有

不爭善勝不爭而善勝 增爭帝列子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觸不周之山崩折天柱絕地維 爭年韓子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日吾與黃帝同年曰吾與黃帝兄同年訟此不決以後息為勝 自勝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讓利見利而讓義也 致讓法爭柔勝剛 弱勝強讓為

禮出爭為禍門 強在守柔 勝由不競 禮無求勝 道貴不爭 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其身

由是無爭會稽典錄夏育字叔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相鬬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及以待之各自責不復相鬬 觀其形勢槩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觀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鬬之兆也 退思戒辭郭璞易洞林曰殷洪喬退思戒辭謹謝乃得休

原惡聲 善詈莊子寓言瞽旷之詩瞽背善詈 語侵 言悖 言灌夫以語侵田蚡而出亦悖而入 編心 碁口 增詈大臣 似婦女唐書

車雲起為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詈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司直 又高仙芝代靈詧為四鎮節度使副都護程千里等皆書譜仙芝於靈詧者既視書呼千里謾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鎮節度 退無

餘詈 人都不憾劉子翼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詈 歸思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魏志杜畿為河東守崇寬惠人招訟陳大義令歸思之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自是少有詞訟 詬罵二 訴辯附

原諺語漢書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慢罵 怒詈書小人怒至詈 忿詈汝汝詈汝 怒詈禮怒不至詈 毀瓶詬之衛孫蒯飲馬於重丘人詬之曰爾父爲馬云 失弓

而罵典墜則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增詈汝 歸逋易繫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嫚罵光弼唐書史思明使劉龍仙以五十騎挑戰以右足加于馬鬃上嫚罵光弼 擬患自下訟上患至訟

大罵仁義五代史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義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 禮決忿爭輸物非禮決

違行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注明則無訟 不克易不克訟

訟興契之不明訟由所興 質厥成虞詢質歐成

訴辯 膚訴書受之訴不行焉 訴辯崇舍王庭甘棠名伯所舍聽訟之所 逢怒傳坐獄王庭對事也

還也 褫錫易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褫之者三 訟窒易訟有孚窒惕中吉注訟不可終必見塞而懼中道而止吉也

執競 執競武王

辭 合要舉契 左傳晉使王叔與伯魚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就直助彊 人謂子產 兩劑禁訟 周禮以兩劑禁訟劑禁人訟 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辭宜之故事 辨而不德 必加於戕 退而無怨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人有爭訟曉譬曲直而退無怨也 發言盈庭 煩言對簿

讒謗一

原 青蠅 貝錦詩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斐菲 浸潤 詩蓼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論 揯 搖脣鼓舌 莊子盜跖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每一出令 史記上官大夫讒屈平曰王使屈平為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 又趙王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用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歸報王曰廉將軍雖老而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投杼 家口鑠金 戰國策曾子居費人有與曾子同名姓者殺人而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也 投骨 家口鑠金 積毀銷骨 漢書鄭袖之計尹吉甫妻譖子伯奇 鑠金 萬錢移書 薛宣字贛為宰相相府

讒謗二

原 采葛 懼讒也 蝎 謂國語蝎木蟲也 媒孽 其短 世亂讒勝 主蠹 讒臣在中人蠹也 胥動 胥動以浮言 並進 並進讒諂 以速官謗 孔甘 盤庚孔甘 亂階 職為亂階 讒口 讒慝之口 流言 聞流言而不信 敗言 為讒 屏耳目 無貴多聞 弘多 謗 好聽讒也 可畏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胡得 人之為言乃止 子常殺費無極誘言乃止 背憎 嘑咨背憎 內讒 猶突謂申生曰雖盡外敵猶有內讒 弘多 謗 漢書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樂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也 蕙茲之謗 漢書馬援 投豺虎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中山之謗 史記上名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名 愛以人毀 史記上臣以一人毀去臣云云上曰河東吾愛 去以人毀 史記上臣以一人毀去臣云云上曰河東吾愛

自危 智者除讒以自安子常愛 執朴分謗 左傳宋築城narrow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扶其不勉者乃止傅言子罕 罕能分 自危讒以自危子常囊瓦字 徇囚分謗 又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救之至則已斬矣郤子使速以徇曰吾以為分謗也 謀欲譖人 捷捷幡幡 謀欲譖言 服讒 蒐慝 厚誣 靖譖 讒諛得志 小人在位讒口囂囂 君子信讒 惑蠱君臣 讒謗 黜辱 小人在側 偽言惑志 緝緝翩翩 讒說殄行 讒言能絕君子之行 君子退身要心悄

悄 增 建德信讒唐書曰竇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大聲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言自刈左右手乎

賊出大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皐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皐罷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羅殘綴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寤者因衆集其事爲辨誣略三篇上之 勿令害之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帝疾甚翌日與褚遂良曰我有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

臣之幸也譜者乃不願知也 白璧衆求瑕 素絲易成污 韋應物詩

紫苑楊文憬公爲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謝絡云 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 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之盜嫂 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笞婦翁 劉寬客傷讒論

公與飄風之刺 紀淵海 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 已搏溝壑猶下石而未休 方困蔡縶尚彎弓而未已

黜辱一

原 食垤豆 在泥塗 范睢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下置垤在泥塗豆使黜徒夾而馬飼之 須賈老子知足不辱 爲禁 知足 史呂起囚辱爲禁老子知足不辱 增 相此癡

物 辱無撓辭 唐書有假驢夫於盧程者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以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圜罵曰爾何盍不對而去圜歸家力耶圜不對而去

夜馳至博州見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之無撓辭泄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汝亦悔乎廷玉曰謝此狐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

朝泄怒縛廷玉辱 唐紀蔡廷玉勸朱泚入爲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爲

黜辱二

原 出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使出胯下 盟城下 城下之盟恥辱之事 激之 史記蘇秦責達張儀詣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曰張君吾才不及而未達故恥辱以激之儀之

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滿窮困不使言之儀達方知曰爲我謝蘇君 靳之 左傳宋南宮長萬爲魯獲宋人請之遂殺公靳之曰始我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慢曰靳

辱行周

大辱 辱莫大焉 多辱 莊子壽則多辱 廷辱 恥辱 增 貽騃 貽騃省吏 唐書令狐綯爲裴坦爲知制誥有視事四丞相送之施

一懶堂上壓角巾力焉顧左右索扇與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人爲坦羞之 凌辱行周 五代史杜重威反于槐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

周爲都部署以計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誣

戚虐一

原 播毒 罹凶 書播戎毒于遠邇注罹其凶害 俗弊 政荒 政暴刑酷俗民散

五年徒 三升艾

暍輝耳飲瘡藥使居刷中曰人最崔鴻十六國春秋云 思綰吞膽 盜跖膽肝 宋書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暱昵之間動

石虎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首示之語曰 盤上宮裝 史記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

無敵 莊子盜跖 膽人肝而餉之 通鑑趙思綰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可以用軍法時王元謨御下亦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艾不逢屈突蓋屈突三升艾不逢崔恒度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炙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語曰 元謨元謨尚可宋越殺我

威虐二

原 糾暴刑糾 周禮以國糾暴 報虐言誅其虐 土芥唯戮是問人爲土芥 塗炭生靈 滅德威作 依勢威作 莊國忍人爲莊國 賊

賢害人 樂殺殺是樂殺人 暴內內刑也 北風刺虐也注衛國並爲威虐 猛虎苛政猛於虎 殘害殘害猶百姓 戮不辜庶戮之不辜 敖虐敖虐於百姓 戮

虐諫輔 殺戮無辜 亂罰無罪 怨毒之氣 懊烈之聲 虐使其民 增用法益刻 遵繩張湯趙禹共定諸律令用法益刻 殘害於民

任勢立威 又曜方進以緹衛遵其爲吏任勢立威後文深誡中傷者多 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 斮腥剖心 書

讐人之眼

妖訛一

原 亂常 辨惑 速戾納邪 知防執禁 人所忌 國有恐 人之所忌氣感以取之妖訛相驚 增狹毋鬼 都訛言有狹毋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見鬼哄見然如燈從民益恐匡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免罹傳言金頭王且來 金頭王 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咸

獻 蛇虎導軍 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心醉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說 又薛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至軍斬昧虛以聞 牲牢 景苑李谷

妖訛二

原 造言之刑 亂民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造言造作訛言惑衆也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造言 景苑李谷

惑於人 言能惑亂衆 假鬼神以疑衆 時日卜筮疑衆殺 妖由人興 人無實而妖不自興 各將誰執 動以浮言 而胥動以浮言恐沉於衆 譸張爲幻 譸張作誑以爲幻惑 熒

亂政 左道巫蠱 惑蠱 虛誕 驚俗 變風 他能 自咎 无妄 憑虛 宜

遵國禁 俾無世迷 崇飾訛言 肆行幻術 去邪勿疑 除惡務本 既叶前言 則非左道 姦之大

者 法可逃乎 行非正法 思豈無邪 不得中行 寧非左道 政先去惑 人實知常 思匪無邪

動必有悔 謀則不臧 言非無罪 辭雖徵於補影 罪難逭於麗刑 苟於衆而可疑 雖非妖而必禁

左道雖則非妖 於人且爲無益 僞言雖信何必徵辭 聲俗易驚宜所知禁 去邪除惡宜絕本根

作僞飾辭勿聽枝葉

妖訛 呪詛 叛亂 寇賊

子能役使鬼物轉相樊惑　詛言興兵　人開元末海內無事詛言兵興衣冠潛爲避世計

詛一　咒

有損　何益　詛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難其善祝豈勝億兆之詛者

口咒　國詛　厥口咒宋國區區有詛有咒亂之本也　鄭莊公使祭仲殺其弟叔段段出奔共公失政刑矣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詛爾　咒我　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咒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咒詛二

夫婦皆詛　傳僖

億兆之詛　見上

叛亂一　叛亂

從山　閒穢　惠棟吉從逆凶穢惡彰聞　戎毒　大憝　注戎大也憝亦惡也　渠魁　巨猾　賊帥也　吠堯　千國　史記夫跖之犬可使吠堯

稱亂　阻兵　稱舉也阻兵安忍

叛亂二　叛亂

無君　有無君之心　自底　自底不臣不臣而逸德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反德　人反德爲亂　叔擾　叔始擾亂也　獨亂　文子曰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

禍心　包藏禍心　亂心　天下所惡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神之所惡　有臣不神之所惡　諸侯之亂　廣有三苗

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帥天常　以亂天常　恭聞王室　恭毒也　剥亂天下　反易天

侵弄凶器　毒痛生民　毒流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聞

附

竊位　曩姦臣竊命

寇賊一　剪伐

聚崔蒲　好草竊　傳鄭國多盜取人于崔蒲之澤子太叔興兵以攻之　書殷人好草竊姦宄草竊於草野中竊盜也

蜂蠆　鼠狗　蜂蠆之毒　鼠竊狗盜　黃巾

綠林　並賊名　增白騎　赭衣　皇苑賊名黑山賊統白騎　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無賴　難當　好賊　上將所不快者殺十四五爲難當賊　唐嘉話裴公自言我年十三爲無賴賊遷人則殺十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爲大將使令四五人也　廣

原　剪伐

汚官　封觀　禮曰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

駭　雉伏　竇苑秦權進破東都圍陝州自關中薄青齊南衛滑皆盧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

污其宮而瀦焉宥常無赦仗威用重仗黃鉞之威
誠殄元兇乃討京觀舌擊氣吞曾朱伺議拒賊計楊珉曰朱將軍何
惟以力昌不言伺曰諸將亟以舌擊賊朱伺
紓若逆賊 增 躬詣賊營 道無寇跡廣陵賊
張翼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惡
太守劾因事中之網單車躬詣賊營賊見網誠
信皆降焉 廣陵人仁會

寇賊二 剪伐 要君 劫質

遂 絕

寇賊 攻劫 書寇賊姦宄攻劫曰寇殺人曰賊 寇攘 書凡人自得罪人也言殺人以求貨 完聚 螫賊完聚 保聚 感悔 漢書襄賊兄弟為盜掠奪衣物 劫質執大將 劫少子 魏夏侯惇字元讓與呂布偽降因共執惇責開長蟲之路自此亦死元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千亦以一將軍縱賊之入舍登樓求貨元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敢迫之元瞋目呼曰蟲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千

無傚敏曰試君耳必能辦賦

無遺育書其有甄越不恭則殄滅之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注易種謂生種類也

染污俗咸與惟新

誅盈貫書商罪貫盈

過亂略以詰誅暴慢

觀懸首葉街敢逃刑命肆諸市朝將出凶於梟鏡宜致伐於鯨鯢無縱滋蔓之草以奉漏網

之鯨既不化於皇風宜致誅於赤族既包無君之心難赦不敵之罪當正無赦之刑以懲莫大

之罪庶自及於迷途難加誅於比屋宜絕惡於根本難聽辭於枝葉咎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

商奄而周道著

要君求後於魯子曰臧文仲以防求君日不要君吾不信也

違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之心

劫質出母示苞後漢西羌傳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不得顧私恩毀而忠節母

逮君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

緣人難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防邑要君

投璧於河左傳子犯投璧於河丈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無君又督有無君之心

到為鮮卑寇鈔劫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謂母曰昔王陵云爾其以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殞葬

又曰昔王陵云爾其以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殞葬

使書報彤漢書彤字偉君從征伐王郎所置信都守捕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

彤曰降者封爵不得顧家會郎敗家屬得免

執忠妻子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開城內郎衆執太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

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殺太守及母妻子而不誅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家屬亦全

執奮妻子後漢書孔奮字君魚為武都丞賊圍奮五十帶有二子終不顧遂與賊

尹冨人鮮回為郎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賊還冨人鮮回為郎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賊還

兩卿無得殺質兒宿廣臣也二人覺悟出石叩頭廣漢使賊吏厚遇之

執宿衛臣漢書趙廣漢為京兆

捕捉姦伏捕篇附

竊盜

竊盜有道殺無罪盜亦有道也昭二十年齊侯田成子常殺簡公而有四方之盜陳氏得齊國成子常曰女意宰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津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

罪憎主人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視

待暴客盜憎主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相翔多有

秋官野廬氏掌宿客至有相

作詩贈賊以人信待人詩小雅小弁詩也其實猶猶維也

猶猶作詩贈賊多有

法令慈彰盜賊多有

充斥公行言多也盜賊公行

一篇足矣涉贈絕曰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賊喜曰罹言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劉奪久聞詩名願題

贈盜賊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劉奪久聞詩名願題

去曉而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盜感愧悉避

疑枉盜璧疑金楚相亡璧疑張儀竊數百不服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金意不疑盜金不疑買金償之後知非亡金者大慙

拾塵持綞煤入歙中回炊有始有卒類回炊煤入歙中回

君子防宋人疑古詩疑閒欲鏘實之不竊鐵若思

君子防才然不處嫌疑閒詩曰君子防才然不處嫌

君子防宋人疑古詩疑閒欲鏘實之不竊鐵若思

乃拾之北子疑之陳重景公冏舍郎古歸誤持歸舍去主疑重終不申誅市綞還之後歸者持綞還主事乃驗然

其子曰不能策特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

實用實不竊與定交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拘操行行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

徒掠之聚岸據胡牀坐指揮機遇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此耶若思流券投劾謝罪機遂與定交

酋長乃以綵汚小偷衣令吏補之後漢書度尚字升卿為朝歌長賊數千屯聚謝遣負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緣其裾為識有出市者輒捕

子曰雍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一遺文

帝帝不罪之

不得其死俄而羣盜殺雍

室行也

漢王溫舒亡也

時藏亡吏不敢到門

晉高陽王睦招誘通亡變姓名者七百餘戶賦為縣佚

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舒等酷虐而人輕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沈命皆藏匿命逃

晉周訪字士達時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千人皆走而歸于

盡執先知書庶羣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注檢記追亡焦知姦罪盜不得發

越逐誤收

捕捉赭衣

綵綬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其宿負令致精論

隱伏逃匿

伏隱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弃於秦

傳盜賊伏隱

不爲無有使民不爲盜笶巧棄智盜賊無有

隱死藏亡百家之邑可以隱死湖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爲白衣

捕藏沈命變名

長安多盜敏求得其宿負令致精論

張敞爲京兆尹抵柏鼓逐盜鼓也

鳴鼓察眉

稀鳴鼓逐盜賊無

慢藏誨盜易經

草竊爲奸叢苑殷人好草竊言草野竊盜以好草竊言也

盜不進又時有盜夜劫富家建德之家立戶下窺盜入觸

西湖志昔杭城有一猾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其門曰我來也一至其所愚之者多官府莫能論捕

我來也

揭篋擔囊莊子將爲揭篋探囊發匿之盜而爲守備

跨垣穿宇齊之國氏大富宋氏向氏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聞爲盜之言不論晝夜垣

入界不殺

入界不殺警衆爲國令以禮化民有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小人勇

小人約約斯盜也

小人貧斯約

竊賄爲盜

竊賄

竊財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竊盜二

竊盜

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

財貨

財貨

福獲則取之

福獲則取之

敢進請其死戶建德曰可投諸係取之盜投諸建德乃自縈使盜曳出羅起提刀又復殺數人

自縈使盜曳出羅起提刀又復殺數人

草竊爲奸叢苑殷人好草竊言草野竊盜以好草竊言也

盜不進又時有盜夜劫富家建德之家立戶下窺盜入觸擊殺三人餘盜不敢動也

不拾遺子產相鄭路不拾遺

崔浦久靜桴鼓不鳴四封而詰十里以違不歸

崔浦久靜桴鼓不鳴

死於司敗宜勿佚於追胥頃因會賞庶其暫成充斥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

死於司敗宜勿佚於追胥

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及劉調等通爲羣羣注容止盜賊若羣盛物

羣素同類

賴用賴借

賴用

毀則爲賊掩盜爲藏

毀則爲賊掩盜爲藏

用有常無赦

荒閱

荒閱也荒大也亡逃罪而閱匿者

無留傳云盜有所在無留匿

惠姦疾惡

隱賊有不才

亡抵後漢書張儉逃亡抵孔融兄褒褒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褒融二子爭死竟坐褒罪

亡抵

閉戶閉注謂無盜也

閉戶

不拾遺子產相鄭路不拾遺

崔浦久靜桴鼓不鳴

十里以違不歸

掩藏

淵鑑類函　卷三百十五　人部　竊盜　雜盜　七一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惡

一飯坐漢詔捕辛興興與鮑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匿獲全甲非歸死乙則保奸惡旣相濟罪亦惟均

疾惡終昧於剛腸季布獲全於朱家元節匿死於孔氏

救其患難誠爲好仁匿乃姦回則非嫉惡

事注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之

厚誣薄訴狗盜狐疑瓜李可疑淄澠難別似是而非研覈是非賞用取

盜管仲遇盜取二人爲上以爲公臣所與游辟也

賞盜左傳郗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以賞盜也而去之其或難焉

遺布一端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無令王彥方知烈聞遣布一端以激之後有遺劍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遺布二疋後漢書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有盜入其家伏梁上寔覺之名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卒與疋布遣之

疑枉妄意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曠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人

請敦理道無啓倖門既捨而罪乃升諸公唯善所在雖盜何傷惟賢是求雖盜必舉棄瑕錄用補過責功行其權道開以倖門寇所由興法不可禁若容已露之姦恐誘將來之盜作姦者如可舉爲善者無乃疑所宜權以救世不可垂以訓人若貸前定之法是誘後來之姦閒仲弓之誡子亦既自新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見小善而必求才難苟得踰大防而不禁敵將若何人之縱欲大爲防而猶踰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畫伏夜動始見穿窬之心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捉設三科後漢書度尚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爲上殺人偷盜爲次不事家業爲下恕其罪使入賊誘令劫掠以伏兵待之

比三輔漢書張敞治劇郡吏追捕有功者頗比三輔尤異以勸善上許之

發主名又張敞爲刺史以耳目起盜賊主名區處

怒殺盜後漢書張酺爲東都

把重罪王溫舒爲廣都尉擇

雜盜一

募壯士誘賊出柙之兕漏網之鯨

國語子木曰晉東陽之盜使殺椒鞮也詐財物也

狐裘驂馬孟嘗君有能徇盜入秦宮藏內盜狐白裘獻秦后遂免難秦穆公有駿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 侃柳 恭禾晉陶侃字士行爲荆州牧性聰敏嘗與親友博賭爭矢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者恭見恐其覺遂伏草中盜去乃起去 讓竊馬 證攘羊 竊馬賊自讓曰孔嵩被竊馬賊自讓曰孔嵩送馬謝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光火 盜葱 馬元常甲面縛請罪 景苑張允濟仕隋爲武陽令過道旁有姥盧守所藤葱因斂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名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原 斫樹 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有樹人告喬伴不聞邑人之有 刈稻 孫晏字文度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晏見而避之去后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敢侵 踰垣 書無垣牆竊馬牛 登廚 語林曰王子敬臥齋中偷人取物臥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羣盜驚走 池魚 世說王承爲東海卜吏盜池魚獲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園瓜 桑虞字子深以王孝稱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多刺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瓜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盜瓜請罪仍以與之 不死藥 強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爲武庫卒盜強弩絃一時卖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門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藥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雖與弩異處不得絃不可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絃不可入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所臧直百錢者當坐棄市 一呼俱殞 晉琴高聲如雷震有二盜入其室奮拂林一呼二盜俱殞 一百錢當坐 詳上 揭賈入司兵 司厲掌盜賊之任罰貨賄辨其物數量費而揭之入於司兵 失布由令尹 楚江乙母失布以盜由令尹